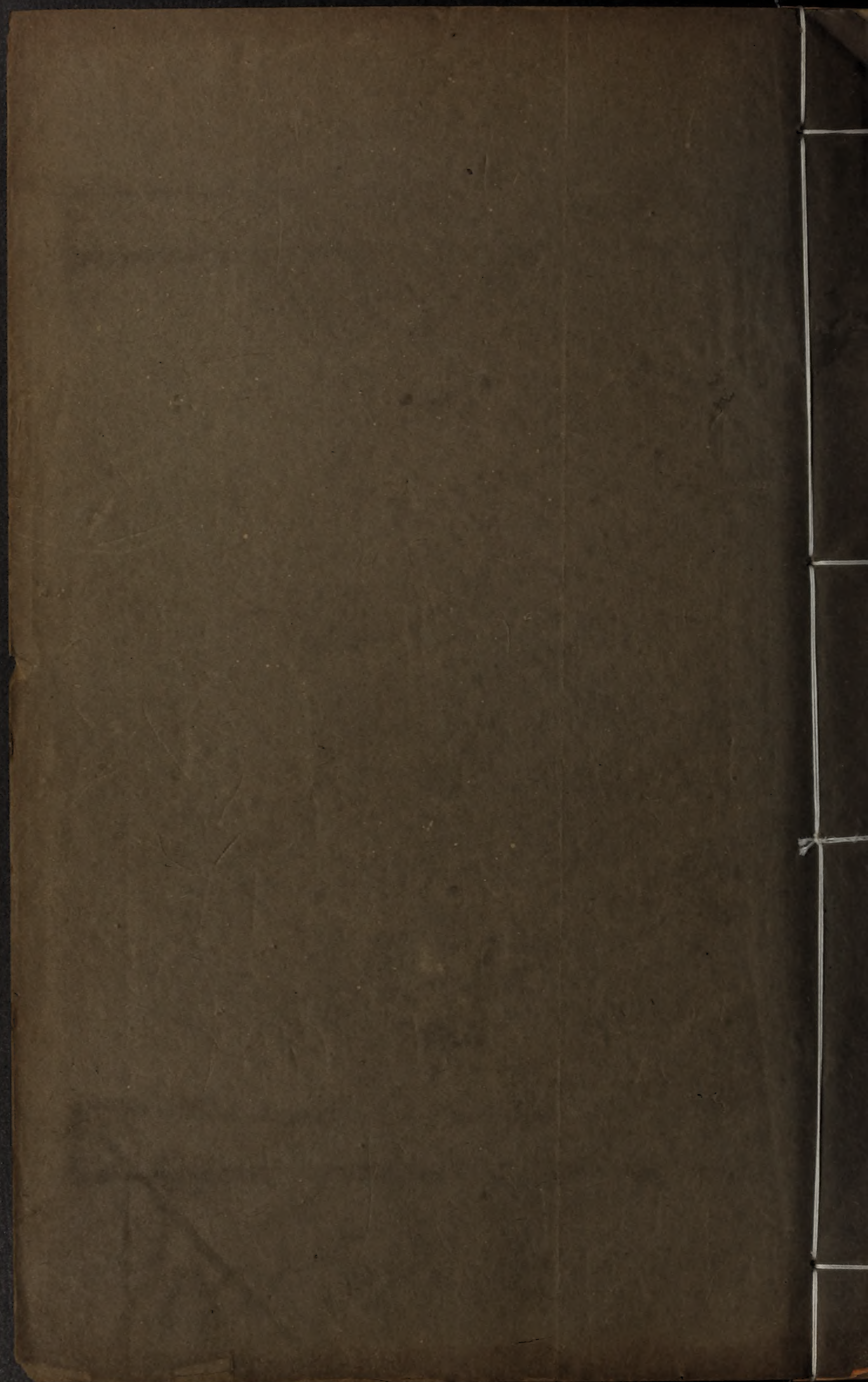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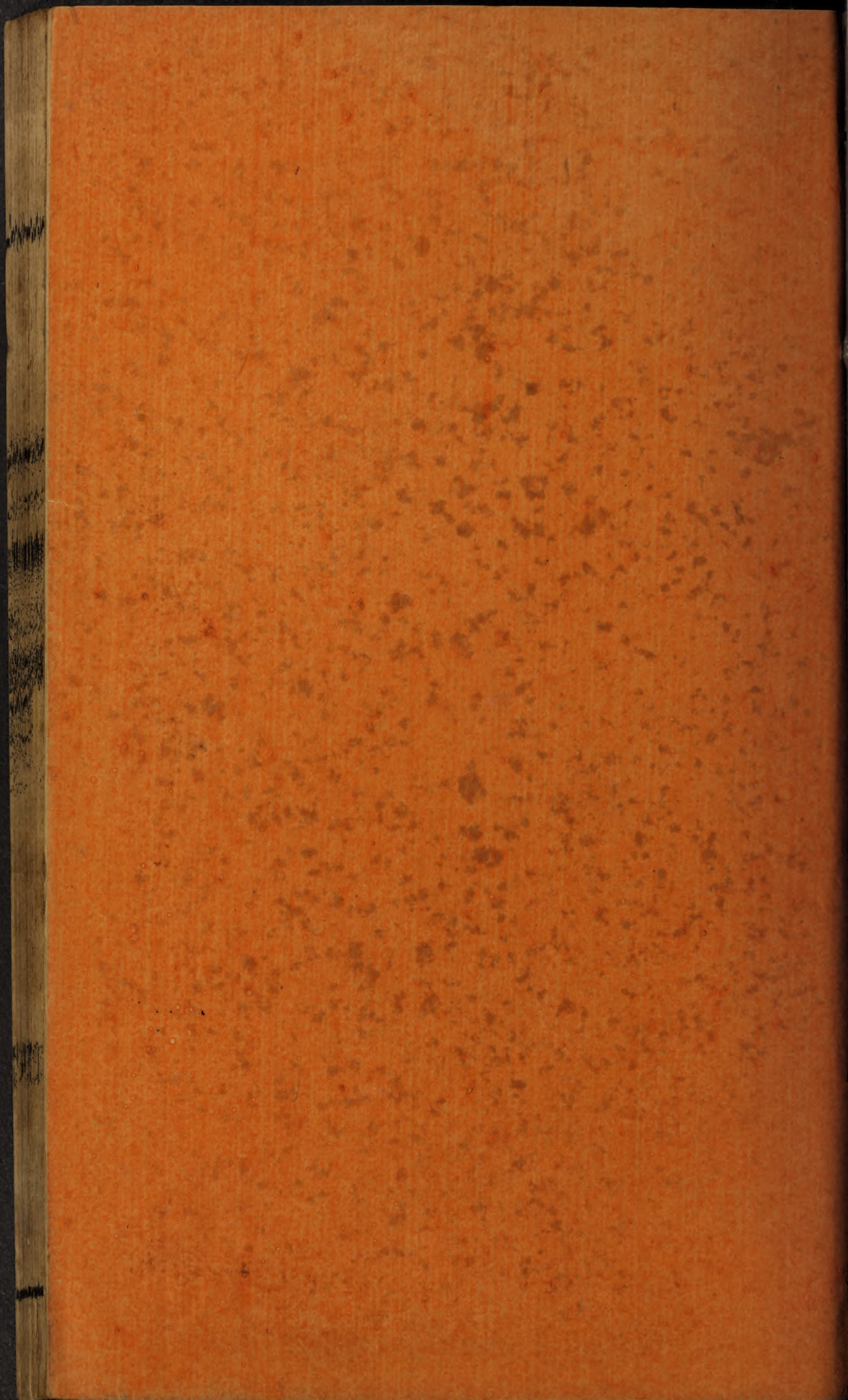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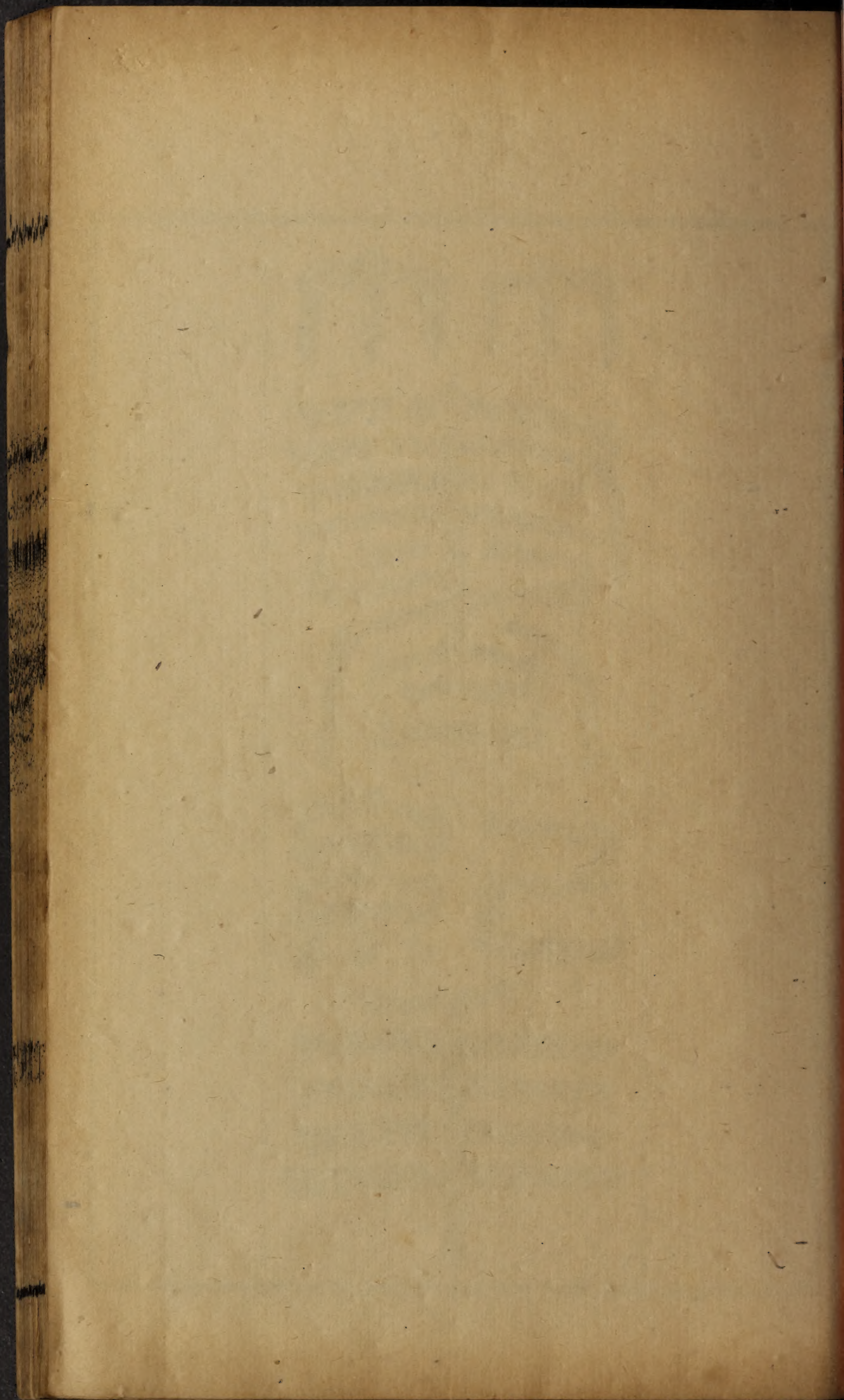






# 竹書紀年

光绪三年浙江書局
據丹徒徐氏本校刻

序

竹書紀年者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所得也其中竹書數十車多致朽壞脫誤唯紀年一編最爲分曉其所紀始黃帝終魏今王二十年蓋六國時晉魏史官所錄也梁天監中沈約始爲之附注然往往好言符瑞於歷代事實罕有發明數千年以來無有深知篤好能言是書者位山徐先生得而讀之謂是書歷於秦火未燔之前八十六年縱未即宣聖筆削之餘當亦不致如古文尚書爲漢儒所僞作也於是於竹書逐年紀載

之下暨休文所附注者一一皆為之統箋誤者訂之疑者釋之闕者補之諸散見於他說者裒而集之經經緯史證據詳確俾從前聚訟盈庭而莫决者並皆折服而無辭此非獨紀年之幸實後來讀紀年者之深幸也竹書堯元年丙子皇極經世以為在甲辰舜元年己未紀政綱目以為在丙戌夏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虞劇以為在元年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食詩疏引王基謂在共和以前種種謬誤不有竹書烏從取證不有先生之統箋烏從為竹書取證是紀年之或隱或見

上下數千年其有待於先生之發明指示葢實有數焉存乎其間而非可苟焉已也烜不敏繆屬讎校莫贊一辭不敢以是書私爲帳中之祕爰謀之於馬先生葵齋並加慫恿付之剞劂令是書得炳曜於右文之世懸之日月而不刋使天下後世知皇墳帝典以及於春秋戰國實有傳書事事與經史符合豈止數千年長夜之一炬云尒

乾隆十有五年仲冬吉旦學晚崔萬烜謹序

# 序

千古之大文惟經與史紀年史事也其實元本於經商書稱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春秋以時繫年日繫月皆紀年例也顧秦火以後尚書有今文古文之疑春秋有左穀公羊之異求其完好無闕徵信不疑其惟六國時竹書紀年一編葢紀年藏于汲冢當周隱王十七年至晉太康初始出殆上天故爲祕惜以爲斯文留一綫之眞而不使絕滅於煨燼者此也同里位山徐先生年踰八十始注此書字箋句釋援史證經

思以補前人之缺釋千古之疑倣鄭氏箋詩之例命曰統箋洵可謂篤信好古者矣先生向爲先君子畏友家丹湖之陽駕一葉來城輒與先君子嘯月吟風互命不朽故所刻有亭悬園詩存先生敘之最悉今統箋脫稿貯之巾箱先生不輕以示人適庚午聘修邑乘館地與亭悬園爲最近時或過從先生以念舊之情不私枕祕屬余爲讎校字畫辭之再四勿許余竊念紀年晚出事事與經史符合閱數千百年僅得一休文爲之附注多略而不詳其後一行造大衍宗

之溫公稽古錄据之雖時時散見他說罕有能覩其
全者何繇爲後學之司南也因請爲勉力授梓以公
同好俾得與先生所著管城碩記山河兩戒考諸書
並垂不朽適同學崔君郁岑並加慫慂實獲我心嗣
相與贊其成焉則紀年埋地下數百年不爲蟻蠹所
侵蝕一若有神物爲之訶護留傳至今其有待于先
生之詮注正非偶也方今
聖天子經經緯史崇儒右文先生以經學應
召行見蒲輪徵聘得意發揮於以謌揚　盛治鼓吹休明

又何止紀年統箋懸之國門藉以行世壽世耶夫紀年史也注史而史學明緣注史而博采經傳賞晰奇疑則注史而實兼以經也況是書始軒皇訖周季遠溯于尚書四代以前補載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後元元本本同爲千古之大文可不謂天所屬意留傳至今翊運而興者哉旹

乾隆庚午年冬月長至日同里後學葵齋馬陽序

竹書紀年統箋

凡例

一紀年一書自周隱王十七年瘞於梁襄王冢至晉武太康二年乃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時考正者有和嶠束晳衞恒荀勗王庭堅王接潘滔摯虞謝衡諸人皆博物多聞之士晉隋唐諸志皆有是書梁沈約始爲附注約好言符瑞於事實罕有發明今特爲統箋遂事分載以紀其詳

一統箋之下所引書傳辭義相同者則連書之其稍有

不同則加又按其確有徵驗可辨析者則加據字例皆放此

一是書於紀年中逐字詳注而謂之箋者倣鄭氏詩箋之例所以別於注也謂之統箋者不特於紀年箋之附注箋之諸凡所引書傳間有譌誤亦併箋之也

一紀年逐條之下間有細字皆休文附注故各於箋按之上加圈以別之至歷代某帝某王推原其先世發祥之自亦皆大字僅低一字者世誤以為竹書之本文今並見宋書符瑞志中實亦休文所自撰採後世

讖緯諸書而成當時謂之附注以爲竹書本文者由未讀宋書故也乃附注之外又有所爲約按者以其非習聞而自爲立說者也實亦附注之例也

一紀年初瘞之歲下距始皇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則是書在未焚之前信而可徵也至今以經傳校之一一符台

一紀年始於黃帝蓋黃帝使大撓作甲子自是而後始得以甲子紀年故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易大傳黃帝之前有神農伏羲孔安國書序伏羲神農

黃帝爲三皇溫公稽古錄亦始伏羲故特倣司馬承禎三皇補紀之例列之於前非好爲蛇足也

一劉道原通鑑外紀金仁山前編皆依邵堯夫經世紀年以竹書較之多有不合如外丙仲壬經世所無肖征辰弗集于房經世以爲在仲康元年唐一行大衍推合在仲康五年與竹書合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孔仲達疏據王基之說謂在共和以前梁虞劇推合幽王六年乙丑與竹書合如此類不可枚舉近世耳學者每於通鑑編年下乃云据經世正之殊可嘆

也

一紀年最可議者莫如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一事方是時齊田和遷康公於海上晉三卿徙桓公於屯留往往假伊尹放君之名以爲解釋時作紀年者特設爲潛出殺尹一案以見戰國諸君爲臣所放皆可潛殺其臣也不然前言命尹爲卿士後言祠保衡此獨言潛出殺尹不亦自相矛盾哉故沈約謂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人所益

一劉知幾作史通不知殺季歷者爲文丁誤以文丁爲

文王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皆以𢹂王爲伯服不知爲王子余臣如此類者甚夥不有竹書烏從而證之此余之統箋所由作也

一紀年雜述𡨋諸簡端無分先後亦容齋隨筆例也俗儒眇見寡聞多以紀年爲齊東野語稗官脞錄殊不知晉隋諸史列之中經取證經史毫無差謬古今來博物君子著書立說未有不取證於是書者觀之雜述了了可見而俗儒轉不之信束廣微校正竹書而外又有發蒙一記者其亦有感而作者與

一紀年雜述之下凡有譌舛宜辨者只用按字不言箋

按葢自述謏聞管見無與於箋注之例故也

一同里馬君晴川好古工詩蓄書甚富其令嗣長君葵齋績學精進廣讀父書以余爲通家世好遇箋注所有紕謬一一是正無隱故是書或罕有譏彈者葵齋力也

一崔子郁岑英年嗜學沈靜寡言嘗見余所纂山河兩戒考管城碩記披閱再四有疑必問余喜其篤志深造非徒以好古博虛名者因併以紀年屬之讎校其

有匡余不逮者不敢以年少忽之故並錄其姓字於前

一是刻非余意也余年八十有二始箋注此書閱三寒暑而後成不過以是書譌誤頗多俾稍拈出示兒輩讀史之法初何敢出以問世適馬崔二子來謁因出是編以就正二子以余爲世好各受鉛黃悉加是正力爲慫恿以授梓或有誚之者曰彼旣與位山有舊何不爲位山藏拙余因辭之二子來復曰合河孫總憲奉新甘大司馬華亭張宮詹皆當代偉人也常以

先生所著遞達之

天聽近　撫憲衛公以先生經學特薦于

朝何必前工後拙且昔是而今非也余無以應遂聽之

# 竹書紀年統箋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太康 元癸未在位四年

仲康 元己丑在位七年

帝相 元戊戌在位二十八年

明年丙寅少康生乙酉少康奔有虞甲辰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杼滅戈伯靡殺寒浞乙巳少康自綸歸于夏邑

帝少康 元丙午在位二十一年

帝杼 元己巳在位十七年

帝芬 元戊子在位四十四年

帝芒 元壬申在位五十八年

卷之四

帝泄 元辛未在位二十五年

帝不降 元己亥在位五十九年遜位于弟後十年陟

雍已 元甲戌在位十二年　太戊 元丙戌在位七十五年

仲丁 元辛丑在位九年　外壬 元庚戌在位十年

河亶甲 元庚申在位九年　祖乙 元己巳在位十九年

祖辛 元戊子在位十四年　開甲 元壬寅在位五年

祖丁 元丁未在位九年　南庚 元丙辰在位六年

陽甲 元壬戌在位四年　盤庚 元丙寅在位二十八年

小辛 元甲午在位三年　小乙 元丁酉在位十年

## 卷之六

武丁 元丁未在位五十九年　祖庚 元丙午在位十一年

康王元甲戌在位二十六年　昭王元庚子在位十九年

穆王元己未在位五十五年　共王元甲寅在位十二年

懿王元丙寅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元辛卯在位九年

夷王元庚子在位八年　厲王元戊申在位十二年奔彘又十四年陟

卷之九

宣王元甲戌在位四十六年　幽王元庚申在位十一年

卷之十

平王元辛未在位五十一年　桓王元壬戌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元乙酉在位十五年　釐王元庚子在位五年

惠王元乙巳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元庚午在位三十三年

頃王元癸卯在位六年

卷之十一

匡王元己酉在位六年　定王元乙卯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元丙子在位十四年　靈王元庚寅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元丁巳在位二十五年　敬王元壬午在位四十四年

元王元丙寅在位七年　貞定王元癸酉在位二十八年

哀王三月附見考王下　思王五月附見考王下

考王元庚子在位十五年

威烈王元丙辰在位二十四年

安王元庚辰在位二十六年

烈王元丙午在位七年

卷之十二

顯王元癸丑在位四十八年

慎靚王元辛丑在位六年

隱王元丁未竹書紀年終于隱王十六年

# 竹書紀年前編

當塗徐文靖位山補箋

同里 馬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 校訂

太昊庖羲氏 箋按漢律志炮羲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作罔罟以佃以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司馬公稽古錄曰伏羲之前如天皇地皇人皇有巢之類雖於傳記有之語多迂怪事不經見臣不敢引獨據周易自伏羲以來敘之今紀年前編始於伏羲以此

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 箋按華胥地名在陝西藍田縣小淵曰渚履巨

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 箋按

漢志天水郡有成紀縣今鞏昌府秦州也**以木德王爲風姓**箋按月令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太古河圖代姓紀伏羲氏燧人子也因風而生故風姓三墳書以伏羲爲天皇墳爲山墳

**元年即位都宛丘**箋按三墳書伏羲氏皇策辭曰惟我承父居方三十二易草木土升君位是先分土於外後登帝位也昭公二十七年左傳梓愼曰陳太皞之虛也詩陳風宛丘之上朱子集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

**龍馬負圖出河**箋按五帝外紀注曰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爲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尺五寸類骼有翼蹈水不沒故聖人在位負圖出於孟河之中焉唐志慈州文城縣有孟門山在縣西南三十六里舊傳伏羲時有龍馬負圖出此三墳書皇策辭曰命子襄居我飛龍之位主我圖文代我咨野四方上下無或私雖其書或後世所穿鑿而河圖之精傳有由也子華子曰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

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子華子程本與孔子同時其所言河圖當自有據又管子小匡篇曰昔人之受命者龜龍假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更在孔子之前宋杜鎬對眞宗曰河圖洛書蓋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歐陽修作葛氏鼎歌曰馬圖出河龜負疇自古怪說何悠悠朱子曰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

始作八卦　箋按繫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杜子春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殷康論易曰昔伏羲始畫八卦觀象以應樞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唐孔氏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

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並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則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説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者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依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

以龍紀官 箋按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太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杜預曰太皥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外紀太昊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歴大庭爲居龍氏造屋廬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流又立五官以

春官爲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是謂龍師而龍名

立九相六佐 箋按外紀曰太昊立九相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又陶潛羣輔錄曰太昊六佐金提主化俗烏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爲海陸陽侯爲江湖分理宇內而政化大治

制九州 箋按伏羲氏皇策辭曰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羣居于外法語曰伏羲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分九州眞源賦曰伏羲別九宮因此制九州鄭康成注易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起自此而從於坤宮而震宮而巽宮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又自此而從於乾宮而兌宮而艮宮而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

之宮而反紫宮行起此太昊以八卦有九宮因此制九州也

**造書契**　箋按易繫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物原曰燧人氏作繩蓋上古未有文字大事則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其繩至太昊始易以書契也河圖代姓記天皇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周禮六書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是也契約也周禮聽取予以書契曲禮獻粟者執右契注曰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也外紀注曰論字學者謂始於倉頡而不謂始於伏羲倉頡爲黃帝史官或伏羲制字至倉頡而大備或倉頡即伏羲之臣而共成書契皆無從稽考也今按伏羲時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何必疑倉頡爲伏羲之臣也

**作甲歷**　箋按古三墳羲皇命昊英居潛龍之位主陰陽甲歷咨於四方上下無或差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邢昺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按漢律書志述三統曰

人統寅木也太蔟律長八寸象八卦虙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也以是知伏羲已用寅正夏后氏因之而已賈公彥謂連山作于伏羲因于夏后氏此之謂也葢夏正建寅艮居東北爲寅春首寅連山首艮其義一也外紀曰伏羲作甲歷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爲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之矣

造琴瑟箋按琴操伏羲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外紀曰伏羲斲木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爾雅大琴謂之離郭璞注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短當猶是伏羲遺制故謂之離離者以通神明之既而名之葢取諸離孫叔然云音多變聲流離也失其旨矣虞汝明古琴疏云伏羲時嬰磹貢梓命下相柏皇爲琴曰丹維曰祖牀正未知出何書又按世本曰瑟伏羲氏作五十絃漢郊祀志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帝王世紀曰伏羲作瑟三十六絃外紀曰伏羲

絙桑為三十六絃之瑟所以脩身理性返其天眞與魏曹植伏羲贊曰瑟以象時神德通立爾雅大瑟謂之灑郭曰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孫叔然云謂之灑者音多變布如灑出也郭云二十七絃未見所出又按楚辭大招曰伏羲駕辯楚勞商只王逸註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吳都賦或超延露而駕辯皆言太昊作瑟之事也

作立基之樂 箋按河圖代姓紀曰天皇因龍出而紀官因鳳來而作樂王嘉曰庖羲灼土為塤孝經鉤命決曰伏羲樂曰立基外紀曰帝作荒樂歌扶徠詠罔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本亦曰立基

製嫁娶以儷皮為禮 箋按上古男女無別伏羲始製嫁娶以儷皮為禮時女媧氏與伏羲同母生而神靈佐伏羲以重萬民之別而民始不瀆

造干戈 箋按王嘉拾遺記伏羲造干戈以飾武此干戈之始也

在位一百一十五年陟箋按東吳朱氏曰三皇之號有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者見於秦博士之妄議有以爲伏羲神農燧人者見於梁武帝之謬談有以爲伏羲女媧神農者司馬貞之陋說紛紛不一皆非也孔安國尚書序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或有問於朱子曰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爲是朱子曰無處理會當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卻無顓頊高辛之數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董氏鼎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氏亦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三皇有書明矣而孔子則云庖羲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庖羲已前且未有字安得有書如此則三皇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安國之說近是觀朱子及董氏之言則三皇爲伏羲神農黃帝斷乎其無疑矣朱氏之說如此今竹書紀

年始黃帝而不始於伏羲者以黃帝已前無年之可紀也無年可紀故始於黃帝而非遺羲農不錄之謂今仍以羲農補紀於前庶幾於三皇無闕而且於繫傳敘庖羲次神農次黃帝之義爲無悖云

炎帝神農氏　箋按三墳書以神農爲人皇墳爲氣墳漢志神農氏作以火承木故曰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封禪書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注曰炎帝神農後蓋後世襲炎帝之號非二也

少典之君娶於有蟜氏之女曰安登生神農三日而能言七日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　箋按五帝外紀少典娶有蟜女生炎帝此有蟜蓋有媧之訛也國語少典娶有蟜女生黃帝豈炎帝與黃帝同父同母乎三皇本紀神農氏母曰安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以時計之爲得其實媧蟜字近而譌故誤耳而世紀曰炎帝之母曰任己

有蟜氏女也不知何出育於姜水故以姜為姓箋按世紀曰神農氏姜姓也長於姜水其起本於烈山號烈山氏箋按水經注賜水出大紫山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一統志烈山在今德安府隨州本作列左傳列山氏之子又作厲禮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初國伊又國耆合而稱之又號伊耆氏箋按禮明堂位疏曰禮運云伊耆氏始為蜡是報田之祭易繫神農始作耒耜田起於神農故說者以伊耆氏為神農也

元年即位居陳箋按左傳陳太皞之虛也杜注今陳州神農氏代伏羲有天下始都於此

遷曲阜箋按曲阜魯地今兗州府曲阜縣炎帝遷此又號大庭氏春秋命歷序曰炎帝號大庭氏魯有大庭氏之庫禪通紀有大庭氏又有炎帝神農氏妄也

尊師受學 箋按漢書古今人表悉諸神農師呂氏春秋神農師於悉諸學於老農

作五絃琴 箋按世本神農作琴桓譚新論曰神農氏始削桐為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張揖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則新論言七絃者殊未確也又按說文曰琴者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絃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鄭注云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連而通也然則洞越者通洞其底孔言神農制琴之體製也邢昺爾雅疏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者此常用之琴也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又琴操曰廣六寸象六合也

作耒耜 箋按易繫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汲冢周書曰神農作陶冶斧斤為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

敎天下種穀箋按汲冢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呂氏春秋曰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女親績

立歷日箋按楊泉物理論曰疇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歷日尙書考靈曜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可以斬伐具器械天子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知民之緩急則不賦力役敬授民時

日中爲市箋按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繫傳曰蓋取諸噬嗑是也日中者以四方之民道里遠近不同故一以日中爲期俾令販夫販婦貿遷有無者皆得依期而至也

辨水泉甘苦箋按河圖曰九州殊題水泉各異荆揚角徵會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其泉甘以苦雍冀商羽合其泉辛以鹹又文子曰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

水濛濁而宜菽洛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安重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劉氏外紀曰炎帝察水泉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以此也

味嘗草木作方書箋按神農政典曰病正四百四藥三百六十五過數乃亂而昏而毒陸景典語曰神農嘗草別穀蒸民乃粒食外紀曰上古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

建明堂箋按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則明堂不始于黃帝也

作中天易箋按鄭康成曰伏羲畫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周禮太卜掌三易干寶注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杜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唐孔氏曰案世譜等書神農又號連山氏黃帝又號歸藏氏是神農之易本于伏羲至黃帝乃別爲歸藏也

有火瑞以火紀官箋按左傳郯子曰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杜氏曰亦有火瑞故以火命官應劭曰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命官分職箋按外紀曰神農命赤冀爲杵臼命巫咸主卜筮命刑天作扶犁之樂命屏封作櫃書命白阜作地理紀以理天下又按山海經刑天與帝爭神帝乃斷其首而葬之常羊之山刑天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注不言何帝以此計之當即爲炎帝也又春秋元命包曰神農世怪義生白阜圖地形脈水道御覽以怪義爲白阜母是圖書並起于羲農也

作下謀之樂箋按孝經鉤命決曰神農樂曰下謀禮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孔疏曰說者以伊耆爲神農也

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

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箋按汲冢周書曰黃帝時有諸侯夙沙氏始以海煮成鹽此夙沙氏其先也於是南至交阯箋按交阯國名今安南是北至幽都即古之幽陵今幽燕是東至暘谷即湯谷日所出處西至三危箋按唐志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六十里莫不服從其化

在位一百四十年陟于長沙之茶鄉箋按漢志長沙茶陵縣莽曰聲鄉師古曰茶音弋奢反又丈加反趙雪航曰外紀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首牛身不知二聖乃開物成務之祖顧有此怪異之貌乎不足信矣殊不審人首蛇身之說猶孔子龜背李廣猿臂班超虎頭燕頷之類耳豈眞有牛首蛇身者哉趙氏說泥

# 竹書紀年統箋卷之一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　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　校訂

黃帝軒轅氏箋按晉語曰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黃帝以姬水成韋昭曰姬水名也鄭康成曰黃帝姓姬炎帝所賜漢律歷志曰黃帝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曰軒轅氏

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星傳曰北斗七星在紫微西垣外第一曰天樞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九度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

帝于壽丘 箋按水經注渭水又東合涇谷水又西北軒轅谷水注之姚瞻以為黃帝生于天水在上邽縣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以黃帝生壽丘壽丘在魯東門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生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之 箋按生一作弱抱樸子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 箋按汲冢周書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通鑑注曰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并諸侯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令居少顥以臨四方蚩尤益肆其惡出洋水登九淖以伐炎帝榆罔于空桑炎帝避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之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黃帝本紀曰軒轅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以女魃止淫雨 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

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天下旣定

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箋按田俅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箋按已上皆休文附注並見宋志或以爲紀年本文大謬

元年帝卽位箋按春秋元命包曰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後漢書律歷志日黃帝造歷元起辛卯宋書禮志曰軒轅高辛夏后氏皆以十三月爲正前史疑問曰史稱黃帝始造甲子則今之甲子是也世史以癸亥紀元則甲子者黃帝之二年也而甲子會紀一書又從黃帝八年始何也今按竹書紀元年不言歲星所在者所以闕疑而示信也三墳書以黃帝爲地皇墳爲形墳

居有熊箋按譙周曰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謚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古有鄭國黃帝之

所都水經注曰姚瞻以爲黃帝都陳在陳倉輿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遷有熊也括地志曰涿鹿城在嬀州東南五十里本黃帝所都也大抵征戰所至都涿鹿卽位乃都有熊

初制冕服

箋按易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禮記冠義孔疏曰鄭目錄云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但冠禮起早晚書傳旣無正文按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至黃帝時則有冕也黃帝內傳曰帝伐蚩尤乃服袞冕世本黃帝作旃冕命臣胡曹作衣宋衷曰冕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淮南子氾論訓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勝複以便其用高誘注曰伯余黃帝臣一曰伯余黃帝賈公彥周禮疏曰凡冕上元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俛而謂之冕據周禮司服掌王之五冕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饗射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絺冕祭羣小祀玄冕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

之命上公之禮冕服九章諸侯之禮冕服七章諸伯如之諸子冕服五章諸男如之鄭氏曰冕服者冕所服之衣也今紀年黃帝初制冕服只是始作冕旒及衣服未必別爲等殺如周禮所云

二十年景雲見箋按春秋演孔圖曰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春秋運斗樞曰天子孝則景雲出遊淮南子天文訓日龍舉而景雲屬後漢郎顗傳景雲降集注日景雲五色雲也晉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

以雲紀官箋按昭公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杜氏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應劭曰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

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

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見于攝提名曰景星箋按石氏星經曰攝提六星夾大角星東向三三而居形似鼎足附注有景雲之瑞下乃以景星釋之當由讀史記天官誤也天官書曰天精而景星見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于有道之國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蓋出于有道之國殊不審若煙以上謂景星也若煙以下謂景雲也史公連書之休文誤以為一而讀之殊鹵莽矣拾遺記曰軒轅有黃星之瑞考定歷紀景星蓋黃星也帝黃服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水之上箋按韓詩外傳曰黃帝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于中宮黃錄曰帝坐玄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右輔周昌等百二十八人臨觀鳳凰蹈圖置帝前一統志玄扈水有王河南府永寧縣西五十里源出陽虛山流入洛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于

阿閣或鳴于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箋按韓詩外傳曰鳳凰上帝東園集帝梧桐何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凰巢阿閣按周書明堂歲有四阿是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爾雅鶡鳳其雌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曰鳳凰自歌自舞

麒麟在囿神鳥來儀箋按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囿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其所則麒麟生和平合萬民說說文五方神鳥中央曰鳳凰是神鳥來儀不專指鳳凰也故文重言之

有大螻如羊大螾如虹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箋按呂氏春秋曰昔黃帝祭天先見大螻大螾黃帝曰土氣勝劉向別錄曰鄒衍言黃帝土德有螻蛄如牛大螾如虹拾遺記曰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

五十七年秋七月庚申鳳凰至箋按一本作五十年京房易傳曰鳳凰高丈二

中華古今注曰鳳瑞應之鳥也五色具采其高六尺與鳥之異也

帝祭于洛水箋按帝王世紀曰黃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

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箋按宋志作於分何如軒轅本紀曰帝舉風后爲相力牧爲將藝文志有力牧兵法十五篇陶淵明羣輔錄黃帝七輔天老受天籙博物記容成氏造歷黃帝臣也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箋按天老曰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終身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

鳳凰翔于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箋按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國語周景王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夷則所以歌詠九則平明無貳也韋昭注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庾信宮調曲鳳響中夷則本此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龜燋箋按定九年左傳注曰龜燋兆不成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燋霧既降箋按宋志作霧既除游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得圖書焉箋按河圖曰黃帝乃齋河洛之間至于嫣

泉大盧魚折溜而至吳淑事類賦軒轅之得大魚謂此也龍圖出河龜書作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箋按篆字當作綠庾信樂府龍圖基代德倪會王注竹書紀年曰黃帝五十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蓋誤以沈約附注為紀年之本文也接萬靈于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箋按封禪書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史記正義曰九嵏山中西謂之谷口郎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孝經疏曰明庭明堂也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箋按山海經曰貫胸國人胸有竅博物志曰交趾民在貫胸東宋佺期泛海詩嘗聞交趾郡南與貫胸連是也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二神怒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胸之民今据竹書黃帝時有貫胸氏來賓則圖說妄也

長股氏來賓箋按海外西經曰長股之國在雄常北一曰長腳郭氏曰在赤水東也黃帝時至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股者黃帝之德嘗致之又淮南墬形訓曰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高誘曰修長也股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修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箋按水經曰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史記索隱曰降下也言帝子爲諸侯下居若水也

產帝乾荒箋按山海經曰黃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韓流郭氏曰竹書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即韓流也

一百年地裂箋按開元占經曰尚書說曰黃帝將亡則土裂張衡上書曰土裂者威分

帝陟箋按張華雜說曰黃帝治天下百年而死大戴禮宰我問孔子曰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何

人也何以至三百年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漢地理志上郡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冢武帝紀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史記封禪書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東封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今竹書紀年仍書帝陟則黃帝亦何嘗不死也

帝王之崩皆曰陟書稱新陟王謂新崩也箋按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尚書康王之誥惟新陟王蔡傳曰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

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陟葬羣臣有左徹者

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箋按張華史補曰黃帝登僊其臣左徹者側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僊去也據此則顓頊前黃帝後中間不得有少昊或謂少昊居西方不在帝位故紀年不載也

諸侯大夫歲時朝焉以箋按史記曰黃帝置左右大監監萬國漢郊祀志黃帝萬諸侯神靈之封七千世紀曰黃帝時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周書黃帝時有諸侯夙沙氏管子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工師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辯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爲李陶潛羣輔錄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淮斥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傅子

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后土配中台五聖配下台故後世以三公爲三台世本黃帝之臣臣朕作服牛相土作駕馬雍父作杵臼于則作扉履世本注黃帝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七略孔甲黃帝之史也呂氏春秋大橈作甲子咸如作虜首羲和作占日常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高元作室虞姁作舟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伶倫造律呂榮後鑄十二鍾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泰山稽輔之劉氏歷正問曰黃帝爲蓋天或曰命容成爲之史記黃帝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蔡邕禮志黃帝使岐伯作軍樂凱歌虞喜志林黃帝命風后作指南車五帝外紀黃帝命大容作咸池之樂命共鼓化狐刳木爲舟命邑夷法斗周旋作大輅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命隸首作筭數命伶倫造律呂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此皆黃帝時諸侯大夫所可考見者

約按帝摯少昊氏箋按帝王世紀曰少昊名摯字青陽姬姓也宗師大昊之道故曰少昊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箋按即華胥之渚在藍田縣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箋按易緯河圖曰女節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字也是女節乃少昊母而五帝外紀曰少昊金天氏名摯已姓黃帝之子元囂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流華渚之祥而生帝以姬姓爲己姓以女節爲嫘祖是皆外紀之誤也登帝位箋按昭十七年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二十九年傳蔡墨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脩曰該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杜注窮桑少皞之號也賈逵曰處窮桑以登爲帝蓋未爲帝居魯北既爲帝居魯劉公幹魯都賦曰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前史疑問曰同一少昊元年也而世史以爲癸卯薛史以爲丁未何也是皆爲少昊登帝位之證也或曰名清

**不居帝位**　箋按國語晉司空季子曰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陽與蒼林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韋昭曰青陽金天帝少昊也皇甫謐曰少昊字青陽據漢律歷志引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魏曹植少昊贊曰祖自軒轅青陽之裔則少昊乃清陽之子非青陽即少昊也五帝本紀曰清陽降居江水地理志曰安陽古江國括地志安陽故城在豫州新息縣西南八十里則清陽非少昊而亦不居帝位矣　帥

**鳥師居西方**　箋按左傳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又按遠遊章句曰西皇者少昊所居西海之濱山海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然則少昊以金德王故曰金天氏亦曰西皇非必定居西方之謂也

**以鳥紀官**　箋按左傳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

氏司空也鷞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又按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一作大淵漢志曰少昊金天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序於行者以伏羲木神農火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易雖不載猶得序於五行之次者此也故紀年不紀少昊而沈約補之要以少昊衰而九黎亂德民神雜揉易及紀年不載有由也已上凡低一字者皆沈約附註乃附注之外而又間有約按者非舊聞而自爲立說者也

**帝顓頊高陽氏** 箋按家語孔子曰帝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宋衷曰顓頊名高陽有天下之號也郡縣志曰高陽故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二十九里高陽佐少昊有功受封此邑一統志高陽城在開封府杞縣西二十九里是也外紀曰顓頊自窮桑徙帝丘於周爲衛春秋傳曰衛顓頊之虛也謂之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地理通釋曰顓頊都衛爲帝丘後徙高陽稱高陽氏一統志高陽城在保定府

城東南七十里城周迴九里相傳顓頊所築又有顓頊城在河間府任丘縣廢鄭州東北邢子顒三郡記云顓頊所造是始封時高陽在杞縣既有天下亦有高陽在保定及任丘凡三也 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 箋按星傳曰北斗第七星曰瑤光詩含神霧曰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蜀國春秋曰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景僕生乾荒乾荒娶蜀山氏女曰樞是爲阿女所謂淖子也生顓頊 首戴干戈 箋按風俗通曰顓頊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葢象招搖 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 箋按水經注曰顓頊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曆歷矣

元年帝即位居濮 箋按前史疑問曰同一顓頊元年也而世史以爲丁未薛史以爲辛未何

也今竹書不言無從考也漢志東郡濮陽故帝丘許敬宗曰以顓頊所居故謂之帝丘

十三年初作歷象箋按晉志董巴議曰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爲歷宗也劉氏歷正問曰顓頊造渾天宋書禮志曰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唐志曰虔議曰顓頊歷上元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值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歷也殷歷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輒差半次夏時值月節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爲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爲上元洪範傳曰歷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

日月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箋按呂氏春秋曰顓頊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以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楚辭遠遊曰張咸池奏承雲兮王逸注曰承雲卽雲門黃帝樂也又張湛注列子承雲黃帝樂淮南子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招時竹書未出皆未知承雲顓頊樂也

三十年帝產伯鯀箋按世本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李石續博物志曰黃帝產昌意歷顓帝窮蟬敬康勾芒蟜牛瞽瞍而後及舜則顓帝後凡六世其云顓帝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則顓頊只二世恐無是理矣大抵古人本其所自出皆謂之產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

龐降庭堅仲容叔達皆以爲顓頊產也乃顓頊在位七十八年此八人者已數十歲矣後高辛在位六十三年摯在位九年堯在位七十三年舜始受終于文祖舉而用之謂之八凱則以數十歲之人用之於一百四十五年之後以爲皆顓頊所產之子有是理乎惟漢律歷志引帝繫曰顓頊五代而生鯀鯀生禹庶幾爲得其實山海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羅泌路史曰顓頊娶鄒屠氏生八子一曰蒼舒即孺帝陳一中冠編曰孺帝高陽氏元子騶明顓頊三十載帝元子孺帝產騶明居天穆之陽皆以山海經有黃帝生騶明騶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以爲孺帝即騶明又疑爲蒼舒皆謬說也以愚論之經所謂孺帝即顓頊也蓋顓頊生有聖德十年而佐少昊故有孺子之稱又十年而登帝位謂之孺帝猶後世之稱孺子王也經以其嗣少昊登帝位以臣代君故以少昊孺帝顓頊連言之若以孺帝爲顓頊元子經何以不曰顓頊孺帝乃曰孺帝顓頊乎經稱騶明生白馬白馬之後爲鯀與帝繫顓頊五代生鯀

之說約略相似爲可據也

居天穆之陽 箋按山海經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郭璞曰竹書紀年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正謂此也

七十八年帝陟 箋按昭八年傳史趙曰陳顓頊之虛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帝王世紀曰顓頊平九黎之亂以水事紀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歲在鶉火而崩皇覽冢墓記顓頊陵在濮陽縣頓丘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曰漢水出鮒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郭璞曰書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胡朏明禹貢錐指曰按尚書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殊不審經云漢出鮒嵎漢乃濮譌水經注曰秦始皇置東郡治濮陽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也斯蓋濮水出鮒嵎之山十道志曰鮒嵎山即廣陽山

之異名也是矣漢濮字近因致斯譌郭璞注山海妄爲之說而胡氏據以釋經誤矣山海經又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沔注曰嶓冢在武都氏道縣南何由在濮陽乎

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箋按器亦作囂山海經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蛙螢子曰祝融爲炎帝裔黃帝之司徒也居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囂及勾龍術囂襲共工號在顓頊時作亂辛侯滅之以其弟勾龍爲后土汲冢瑣語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沉淮淵所謂共工卽術器以術器襲共工之號也

帝嚳高辛氏 箋按五帝本紀曰顓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帝王世紀曰帝嚳姬姓也其母不覺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外紀曰年十五佐顓帝受封於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基於辛故號高辛氏据雅頌諸詩溯商周之母止及稷契而不及高辛且諸史及世紀皆不載推

荒史曰高辛氏之母陳豐氏名裒生而駢齒有聖德箋按風俗通曰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配理陰陽初封辛侯箋按一統志高辛里在歸德府城東門內代高陽氏王天下使瞽人拊鞞鼓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箋按通歷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鞞鼓椌楬塤篪呂氏春秋曰帝嚳命咸黑作爲唐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籥管壎篪鞀椎鍾据此則高辛爲辛侯時平共工之亂乃作塤篪世本辛公作塤謂此也俗誤以爲平王時諸侯暴辛公始作塤豈塤篪至東周始有乎樂記曰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塤篪其非平王時諸侯明矣

元年帝即位居亳箋按前史疑問曰同一帝嚳元年也而世史以爲乙酉薛史以爲己丑何也今竹書不言無從攷也明末游子六曰崇禎己未上距帝嚳甲子四千二十年闞駰曰亳本帝嚳之虛

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括地志亳邑故城在洛州西十四里本帝嚳之虛商湯之都也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箋按山海經顓頊生老童世本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驕福產重及黎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曰少昊氏使重爲勾芒世不失職楚語觀射父曰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卽是人也周書穆王命左史戎夫作記曰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之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伐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是也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箋按孔安國傳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皇甫謐曰堯十五而佐帝摯受封于唐爲諸侯据竹書堯封唐在高辛之四十五年又十有八年而高辛始崩又摯立九年而廢堯始以唐侯升爲天子加以受封時約十餘歲堯年近四十矣傳以爲十六升爲天子亦未然也

六十三年帝陟箋按帝王世紀曰高辛氏以人事紀官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

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而崩据竹書則在位止六十三年少七年一統志帝嚳陵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五里

帝子摯立九年而廢　箋按世本帝嚳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鄷氏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女生帝摯衛宏曰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

竹書紀年統箋卷之一　總校王詒壽　分校汪學瀚　吳承志　校

# 竹書紀年統箋卷之二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　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　校訂

## 帝堯陶唐氏

箋按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左傳范宣子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孔氏書傳曰陶唐唐帝堯氏都許愼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顏師古曰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于唐故號陶唐氏据竹書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帝遊居于陶則臣瓚謂先居唐後居陶故號陶唐氏也世紀曰帝堯始封於唐中山唐縣是也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後又徙晉陽詩唐風譜曰唐帝堯舊都

之地今曰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遷河東平陽括地志今晉州所治平陽故城是也又按陸氏釋文曰堯唐帝名史記索隱曰堯謚也放勳名姓伊祁氏一統志保定府完縣西三十里有伊祁山本堯母所居据舜典帝曰格汝舜禹謨帝曰格汝禹堯舜禹宜皆是名雖周書謚法有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淵源流通曰禹蓋因上世之名號陳之爲謚爲後世所取法耳豈君之命臣不呼其名而有豫呼其謚之理

母曰慶都生于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箋按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上及長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箋按亦疑作赤許愼說文曰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眉八彩鬢髮長七尺二寸箋按春秋元命包曰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面銳上豐下足履翼

宿箋按春秋感精符曰堯翼之精星在南方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箋按四書攷門高辛丁亥歲生堯于丹陵異紀曰堯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于唐箋按漢中山國唐縣也夢攀天而上箋按後漢書和熹鄧后紀后嘗夢捫天占夢者言堯夢抜天而上即此也

元年丙子帝即位箋按晦庵朱子曰温公初作編年起于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已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邵推至堯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今攷皇極經世書堯元年甲辰又歷甲辰至乙卯在位七十二年以竹書紀年校之堯元年丙子則九年甲申十九年甲午二十九年甲辰堯元年不得為甲辰也

**居冀**箋按夏書曰維彼陶唐有此冀方孔傳曰陶唐帝堯氏都禹貢冀州既載孔傳曰堯所都也堯即帝位都平陽乃冀州地也故竹書曰居冀

**命羲和歷象**箋按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永星鳥以殷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中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傳曰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賈公彥周禮疏曰楚語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即羲和也春秋文耀鉤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唐大衍日度議曰古歷日有常度天周爲歲終故係星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法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

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爲一歲之差自帝堯演
紀之端在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卻三十六度而乾
策復初矣日在虛一則鳥火虛昴皆以仲月昏中合
于堯典劉炫依大明歷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
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虞劆歷百八十
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
未中以爲皆承閏後節前月卻使然而此經終始一
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淳風因爲之說曰若冬至
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
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巳正之東互有盈縮
不足以爲歲差證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元
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
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
中星則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
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晷
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
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
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

四序進退不踰午正閒而湑風以爲不叶非也

五年初巡狩四岳　箋按堯典帝曰咨四岳傳曰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舜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傳曰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鄭氏曰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狩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王者爲天循行以牧人也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今據竹書五年一巡狩自堯昉也王韶之始興記曰含涯縣有堯山堯巡狩至于此立行臺也是堯巡狩之事也

七年有麟　箋按春秋運斗樞曰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狀如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乃至孔叢子曰鉏商獲麟孔子觀之乃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使我心憂蓋謂此也

十二年初治兵箋按爾雅曰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周禮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隱五年傳三年而治兵春秋提要曰治兵習戰也申明軍法以整齊之也莊子曰昔者堯攻叢枝胥敖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又曰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又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陽此堯之治兵蓋有以用之也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箋按禹貢織皮昆侖析支渠搜武帝紀北發渠搜晉灼曰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曰禹貢渠搜在雍州西北渠搜在朔方又按楊雄曰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會稽東部都尉燉煌玉門關候則渠搜在西爲右不在北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撥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東去疏勒千里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則禹貢時之渠搜不在朔方陸氏禹貢釋文亦引漢志在朔方非也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箋按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鄭氏曰共工水官名馬融曰僝具也据竹書共工治河錫命在堯十九年改命伯鯀治河在堯六十一年則此四十餘年中皆共工治河而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莊子釋文曰堯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則共工之流抑已晚矣曰乃既流之後依然怙惡不悛左氏傳謂其靖言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山海經有禹攻共工國山周左史戎夫記曰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荀子曰禹伐共工是也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五十里有共城蓋舜流共工處也

二十九年春僬僥氏來朝貢沒羽箋按魯語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山海經曰有小人名曰僬僥之國幾姓馬融廣成頌納僬僥之珍羽庾信哀江南賦西賮浮玉南琛沒羽謂此也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 箋按孫氏瑞應書曰景星者天星也狀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見星傳曰翼二十二星二十度杪在太微垣南史記律書曰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春秋感精符曰堯翼之精故是時景星見于翼也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玄駒 箋按沈約宋書曰堯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宣二年傳曰初宣子田于首山杜注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即是山也後世因名爲堯山地理志蒲坂有堯山也五帝紀帝放勛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彤車乘白馬此云乘素車元駒亦是類也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箋按通鑑注曰洛水源出西安府洛南縣冢嶺山東流經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等縣入河尚書中候曰帝堯修壇河洛昧爽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又東沈璧于洛日稷赤光起元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于舜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箋按帝王世紀曰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荊州記曰丹水縣在丹州堯子朱之所封也漢志曰陶唐氏讓天下于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尚書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此丹朱之所以見放也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賈公彥周官序曰初堯天官爲稷據此則稷爲天官故放帝子朱命之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箋按史記索隱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孔傳曰堯知其性狠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何孟春曰堯之用鯀九載之民命亦可試乎宋初試策以發問而不能荅予曰後漢鄭興傳有言堯知鯀不可

用而用之者是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又張華博物志曰昔鯀堙洪水而枚占大明曰不吉有初無後蓋謂此也今按竹書紀年顓頊三十載產鯀似鯀爲顓帝子矣然產鯀之後四十八年而顓帝陟又歷高辛氏六十三年摯九年堯即位六十一年始命崇伯鯀治河計前後相距一百八十一年而堯始命之治河無是理矣漢書律歷志顓頊五代而生鯀是爲得之又世紀鯀封崇伯國在秦晉之間王伯厚曰趙穿侵崇是也寰宇記坑城臨泗水秦地志云坑城古崇國未知孰是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箋按周語太子晉曰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

堯用殛之于羽山 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又按一統志羽山在淮安府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即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左傳鯀爲黃能入于羽淵即此孔安國舜典傳曰羽山東裔在海中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箋按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五帝本紀曰堯立七十年得舜是矣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箋按風俗通曰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尚書中候握河紀堯即位七十年鳳凰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提象鳳凰巢阿閣又荀子解蔽篇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鳴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注曰逸詩也帝謂堯也　蓂

朱草生箋按續博物志朱草狀如桑栽長三四尺枝葉皆丹汁如血朔望生落如蓂莢周而復始

嘉禾秀箋按春秋感精符曰德淪于地則嘉禾生廣志曰堯時嘉禾生七莖連三十五穗

甘露潤醴泉出箋按列星圖曰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占明潤則甘露

隨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甘露潤澤醴泉出山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箋按尚書中候曰天地開闢甲子冬至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易巛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連璧五星若貫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箋按脯一作莆白虎通曰孝道至則箑蒲出庖厨不搖自扇于飲食清涼助供養也宋書符瑞志箑脯一名倚扇帝王世紀作箑脯又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歷莢箋按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庭爲帝成歷洪水既平歸功于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齊修壇場于河洛擇良日率舜

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知我者重瞳黃姚箋按史記正義曰舜生于姚虛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華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箋按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云云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箋按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昧明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注曰榮光五色休美也按在帝堯七十載即是年事也白雲起回風搖箋按尚書中候曰堯沉璧于河白雲起迴風搖落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箋按宋志作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

尺其闊以白玉爲檢箋按書卷之表籤謂之曰檢漢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籤也赤土爲口泥以黃金約以青繩箋按河圖曰舜以太尉郎位與三公臨觀于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黃玉柙白玉檢黃金繩黃芝泥文曰黃帝符璽文曰闓色授帝舜言虞夏當受天命箋按宋志曰闓色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漢當受天命比此本多殷周秦漢四字知此爲沈約附注非竹書本文也帝乃寫其言藏于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于洛禮畢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元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壇箋按尙書中候曰堯沈璧于洛玄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朱字止壇場沈璧于河黑龜出赤文題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箋按帝王世紀曰堯率羣臣刻璧爲書東沈洛水言

天命當禪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虞箋按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孔疏曰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南入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于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𦒿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于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于虞又按列女傳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世本作女瑩大戴禮作女匽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箋按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傳曰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箋按尚書大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岳八伯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義伯之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零落和伯之樂舞立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冬祀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歸格于禰祖用特按元祀春之首祀非元年之謂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箋按舜典曰僉曰伯禹作司空孔傳曰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鄭注曰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

官也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東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宋易祓禹貢疆理攷曰河自鄯州積石軍北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化成縣南八十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西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又三百九十里至河州枹罕縣南五十里積石在縣西北七十里一名唐述山今人曰龍支縣山為大積石北山名小積石又三百里至蘭州五泉縣北二十里東北流三百八十里至會州之會寧縣西北有黃河堰又五百三十里至靈州之迴樂縣枕黃河後魏刁雍開富平艾山舊渠通河溉田之地又經靈武縣又一千餘里至西受降城東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又二百里至中受降城又三百里至東受降城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並在河岸以遏突厥河轉南流三百五十里至朔方之鄯陽縣西三十里又三百七十四里至嵐州之合河縣西二里又七十里至石州之臨泉縣北二十里又經定胡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

西一百步又經平夷縣五十里又四百二十里至隰州之永和縣六十里又經太寧縣又二百里至慈州之吉昌縣北六十里又經文城縣孟門山在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有山如槽水流懸注七十餘尺俗名石槽與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爲河之巨阨又一百八十里至河中府之龍門縣北二十五里乃龍門口河自積石至龍門計四千七百二十三里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河至此東流經陝州之芮城縣又五十里至陝石縣有底柱山在河中又三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南五十里又至河陽縣後爲孟州南城四面臨河謂之富平津古謂之孟津東百里至今鞏縣有五社渡洛水入河謂之洛口亦名什谷張儀所謂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者也又經氾水縣本漢成皋縣一名虎牢三百九十里至衛州汲縣南五十里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東北流至黎陽縣大伾山在縣南七里俗號爲黎山二百五十里至相州臨河縣南五里又八十里至澶州頓丘縣南二十五里北

流一百二十里至魏州之貴鄉縣大河故瀆在縣西三里俗云王莽河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貝州經城縣枯河在縣東十里又二百一十里至冀州南宮縣洚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又北二三百里至趙州之隆平舊爲大陸縣孔傳曰大陸澤名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海也董鼎曰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爲大水患惟河爲急河始入于雍而經于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平已十之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西而又北治水之功畢矣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箋按古今人表陸終妃女潰生六子五曰

曹姓韋昭曰曹祝融之後左傳詹桓伯曰魏吾西土也盟會圖曰魏嬴姓呂氏春秋曰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卻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以行其教高誘曰屈驁不知出何書也

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贄用玄圭 箋按尚書璇璣鈐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注曰禹功既成天佩以玄圭也是時玄圭出而禹得之因以為贄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爾雅曰錫與也則禹錫猶堯典師錫之錫謂入覲而以圭與帝為贄也孔傳曰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則是當言錫禹矣何言禹錫竹書稱贄用玄圭其義自明白虎通曰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箋按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自古止有九州無十二州尚書大傳云兆十有二州注兆

域也爲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也舜典肇十有二州孔傳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有二州陸氏釋文曰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并幽營也時舜以冀青地廣始分衞水西北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青州東北跨海爲營州故竹書謂初建十有二州也世史類編曰堯甲子八十一載分十二州封十二山濬川舜攝政九載也据竹書在堯八十七載舜受終之五載也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箋按史記曰堯作游成陽漢志曰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師古曰作游者言爲宮室游止之處也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箋按郡國志濟陰定陶縣古陶堯所居又臣瓚注漢書曰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顏師古非之以爲堯嘗居陶後居唐今据竹書堯九十載始居陶瓚說是也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br>箋按堯即位五年初巡狩四岳是以舜代堯巡也堯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後十年司空巡十二州是以禹代舜巡也舜典肇十有二州以舜攝位時事也故係之舜漢書谷永傳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以其本堯時事也故係之堯其說與竹書同

一百年帝陟于陶<br>箋按堯元丙子終乙卯凡一百年異苑晉太康三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鶴語曰今歲不減堯崩年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帝王世紀曰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乃殂葬于濟陰之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今据竹書堯在位百年世紀少二年也

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br>箋按地理志房陵縣屬漢中郡顏師

古曰今謂之房州此丹朱所避也附注云房陵是據世本舜封丹朱於房一統志房縣在鄖陽府城西南三百一十里舜封堯子丹朱于房即此 堯

朱遂封于房爲虞賓三年舜即天子之位

箋按春秋爲房子國後漢獻帝紀贊曰永作虞賓注虞賓謂舜以堯子丹朱爲賓尚書曰虞賓在位是也

帝舜有虞氏

箋按帝王世紀曰舜嬪于虞因以爲虞氏今河東太陽西山上虞城是

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虛

箋按帝王世紀曰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子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子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虛故姓姚氏字都君 括地志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

目重瞳子故名重華

箋按春秋演孔圖曰舜重瞳子是謂重明上應攝提以象三光又後漢鄧惲傳曰步

重華于南野太子龍顏大口黑色箋按孝經援神契賢注重華舜字也曰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裒身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箋按通史曰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箋按通史曰舜穿井又告二女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郭璞山海經注曰二女靈達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又南史江斆辭婚表曰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捐軀于深井蓋謂此也耕于歷箋按史記舜耕于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郡國志河東蒲坂有雷首山亦名歷山舜所耕處括地志歷山南有舜井

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箋按世紀曰堯見舜于貳宮南面而問政乃試以五典舜有大功二十故夢眉與髮等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己攝政

元年己未帝即位箋按舜元年即位世史以爲甲申袁史以爲丙辰紀政綱目以爲丙戌惟竹書以爲己未蓋帝堯崩于乙卯舜避朱南河雖三年喪畢不遽即位至四年己未乃即位者孟子所謂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也又按帝王世紀曰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舜年八十一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即眞以土承火色尚黃以正月元日格于文祖年百歲也据孔安國注通服堯喪三年在位共三十年之數凡壽一百一十一歲後漢書襄楷傳注舜年一百一十二歲則世紀言百歲者非也

居冀箋按舜都蒲坂今平陽府蒲州也亦禹貢冀州之地故曰居冀

作大韶之樂箋按尚書大傳虞夏傳曰維五紀奏鍾石論人聲及乃鳥獸咸變于前秋養耆老而

春食孤子乃勃然部樂興于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讙然作大唐之歌此蓋原大韶所由作也五紀者十二年爲一紀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是五紀也

即帝位蓂莢生于階鳳凰巢于庭擊石拊石以歌九韶百獸率舞景星出于房 箋按石氏曰房四星爲天子明堂歲始布政之堂也

地出乘黃之馬 箋按管子小匡篇昔人之受命者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房元齡注曰乘黃神馬也又周書王會解云白民乘黃乘黃似騏背有兩角

三年命皋陶作刑 箋按舜典曰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王肅曰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施信于彼也

九年西王母來朝 箋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西有須

抵池有弱水昆侖山祠大戴記曰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獻其白琯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雜書靈准聽曰舜受終西王母獻益地圖
歐陽詢曰西王母得益地之圖來獻

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箋按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獻白環舜時又獻之
晉志曰舜時西王母獻朝華之琯以玉爲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一枚咸以爲舜時西王母所獻云意是時王母以玉琯獻舜舜或賜象鼻亭去泠道不遠故于舜祠下得此

十四年卿雲見箋按晉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即卿雲也帝舜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糺聚也言慶雲叢聚也後世不知多有譌糺爲礼者宋陳騤文則引卿雲之歌作禮縵縵沈約宋書符瑞志亦作禮字皆誤以糺爲礼也惟吳淑雲賦或申歌于虞舜注引尚書大傳曰糺縵縵兮止此作糺可證書傳之誤

命禹代虞事箋按帝王世紀曰禹在位七十四年舜始薦之于天

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笙筦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登屋拔木箋按登誤宋志作發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堵持衡而笑箋按堵一本作磬宋志作璿擁璿持衡据周禮凡懸鐘磬之全為堵半為肆謂鐘磬各八共十六枚而在一簴則此作堵者是也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于鐘石笙筦乎乃薦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于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箋按尚書大傳冬伯

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不知卽此否禮亦紀譌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箋拔大傳羲伯之樂舞鼚哉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箋拔循宋志作脩慶雲叢聚蟠龍賁迅于其藏蛟魚踊躍于其淵龜鼈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于河依堯故事至于下昃榮光休氣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

當禪禹箋按春秋運斗樞曰舜爲天子東
巡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箋按水經注曰河南陽
翟縣有夏亭城夏禹始
封于此爲夏國是禹以司空受封于夏故至是改稱
爲夏后也山海經曰半石山東五十里曰少室山又
東三十里曰太室山郭注曰即中岳嵩高山也孔氏
書疏曰有事祭也禮器曰齊人將有事于泰山是亦
以有事
爲祭也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箋按夏小正曰二月丁亥
萬舞入學丁亥者吉日也
萬舞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詩簡兮簡兮方
將萬舞毛傳曰以干羽爲萬舞是萬舞兼用干羽乃
夏制也仲尼燕居曰夏籥序興陳氏曰夏籥禹大夏
之籥曲以籥吹之也据此則是所吹者籥而所舞者
干羽也虞書舞干羽于兩階亦兼干羽而言也左傳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是萬舞不專用干兼用羽也孔氏詩疏曰萬舞名也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是干羽之異也然籥可吹不可舞既云文舞卽當舞羽何又舍羽而舞籥是則公羊之誤也樂師舞羽吹籥蓋教國子以舞羽不言舞干羽者省文耳隱公因萬而專問羽豈萬舞不用干乎又萬入去籥乃是干羽既入則止籥不吹故云去籥若萬不用籥已無籥矣何待去乎

二十五年息愼氏來朝貢弓矢　箋按鄭康成曰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愼氏之國郭璞曰今肅愼國去襄平三千餘里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彊箭以楛爲之長尺五寸青石爲鏑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　箋按世紀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据竹書則

本名義均以封于商曰商均呂氏春秋去私篇舜有
子九人高誘曰國語云舜有商均此曰九子不知出
何書也又按山海經曰帝俊生季釐
是與均爲二也其他七人無聞焉

三十年葬后育于渭附注曰后育娥皇也○箋按地理
志扶風陳倉縣有黃帝孫舜妻育
冢祠蓋卽舜后育冢也漢志注誤育爲盲酈元渭水
注引此亦作舜妻盲冢于數百年無辨其非者不有
竹書何由知其爲育哉楚辭湘君湘夫人君不行兮
夷由帝子降兮北渚朱子集注曰君謂湘君堯之長
女娥皇爲舜正妃者也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
英舜次妃也今据竹書云堯七十一年二女嬪虞其
後三十年堯崩舜在位又五十年崩于蒼梧之野計
二女二十而嫁已並百歲何有百歲之妃后從行巡
省溺死湘江而世仍稱之爲帝子乎況檀弓有曰舜
崩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其不得溺于湘江明
矣今竹書載帝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班志載舜妻
育冢劉向傳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皆與竹書合則從

行而溺于湘江者又何人乎王逸注以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其貽誤後學爲不少矣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箋按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孔傳曰稱總我衆欲使攝至于遂陟方岳者正以見禹之不怠徧歷四方以朝諸侯也若謂付托得人舜遂可巡陟方岳又何謂倦于勤乎周書立政曰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則陟方屬禹可知爾雅釋詁格陟躋登升也文選吳都賦注劉淵林曰陟升也方道也則是方岳者四方之岳如東方岱西方華南方衡之類陟則升于四方之岳也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箋按大禹謨曰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孔傳曰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尚書帝命驗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則舜受終于文祖卽赤府也禹受終于神宗卽黃府也神宗葢神斗與

遂復九州箋按襄四年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禹貢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王伯厚地理通釋曰孔氏云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馬氏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爲幽齊爲營漢地理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禹平水土更置九州列五服與孔馬之說異愚謂舜典言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而後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爲正今据竹書堯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贄用玄圭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於神宗遂復九州則是禹平水土舜始分十有二州尚書封十有二山濬川川但言濬則是水土之既平可知若禹未治水之前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何從而封山濬川此當以孔氏之傳爲正若馬氏禹平水土置九州舜始分十有二州則謬矣周公職錄黃帝割地布九州

杜佑通典顓頊置九州世紀言九州顓頊所建帝嚳受之則堯嗣位時本是九州至舜分十二州故曰肇禹受命遂復九州以前原有九州故曰復又按世紀云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一千五百萬二千頃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徑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 箋按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是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傳曰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左傳文十八年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

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山海經苗民釐姓魏策吳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

有苗氏來朝 箋按夏本紀三危既度三苗大序索隱曰鄭氏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後漢郡國志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渭水出劉昭引地道記曰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水經注曰渭水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三苗所居故有苗谷通鑑前編堯七十六載竄三苗于三危當猶是竄之隴西之地舜三十五載有苗氏來朝其在于羣后之例可知山海經苗民釐姓顓頊後昭九年傳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氏曰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穆天子傳曰乙丑天子東征鰥鼠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伯天曰重䚆氏之先三苗氏之口處郭璞曰三苗舜所竄于三危者是則長沙之山即後漢書注三危山在沙州東南者也韓非子曰三苗有成駒亡國之臣也其遠竄于

瓜沙者蓋
此輩耳

四十二年玄都氏來朝貢寶玉箋按汲冢周書曰昔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又按春秋定八年穀梁傳注寶玉者封圭也范甯曰始封之圭也据書敘湯伐三朡俘厥寶玉則美玉皆謂之寶玉也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箋按春秋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五行傳曰劉歆以爲草妖也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箋按郡國志河東安邑帝王世紀曰縣西有鳴條陌括地志高涯原在安邑縣北其南坂口即古鳴條陌按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舜居鳴條亦如堯居城陽也又困學紀聞以舜卒鳴條在今陳留之平丘

五十年帝陟 箋按舜典曰舜五十載陟方乃死蔡傳曰陟方猶言升遐也韓昌黎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末曰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常以陟爲絕句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而死猶云徂落而死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據竹書四十九年舜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則是與孟子合也書所言陟方蓋鳴條有陟方之館耳竹書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可謂遂徂落于四岳乎宋顏延之祭虞帝文百齡厭世萬里陟方後魏溫子昇舜廟碑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𡨋不歸則陟方非徂落之謂可知矣

義均封于商是謂商均 箋按史記曹相國世家攻下邑以西至虞正義曰虞城縣

在宋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所封一統志虞城縣在歸德府城東北六十里當時并商丘皆在國內故曰商也

后育娥皇也箋按地理志扶風陳倉縣有舜妻育冢竹書后育葬于渭是也

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箋按帝王世紀曰舜薦禹于天使禹攝政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殯以瓦棺葬于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方輿紀勝曰蒼梧山山海經注即九疑山也在今永州府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湘中記曰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曰九疑据世紀則舜以征有苗道死何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至十五年後舜年百有十歲轉又自征有苗何舜之不憚煩耶司馬溫公詩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蓋以此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世傳舜葬蒼梧之野孟子以爲卒于鳴條呂氏春秋舜葬于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在陳留之平丘今攷九城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與休文附注正同則舜不當遠葬于零陵庶爲得之

竹書統箋卷之二

總校王詒壽分校汪學瀚
吳承志校

# 竹書紀年注箋卷之三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　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　校訂

帝禹夏后氏　箋按紀年曰帝舜十四年命禹代虞事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時禹受封爲夏伯稱爲夏后禹有天下因以爲氏也南軒通鑑前編曰禹踐天子之位于韓注引通志曰禹受帝舜之禪踐天子之位于安邑卽韓國也此大謬矣漢志潁川陽翟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應劭曰夏禹都也世紀曰禹受封爲夏伯在禹貢豫州外方南於秦漢屬潁川本韓地今河南陽翟是也外紀曰禹

都安邑或云平陽亦云晉陽及韓韓亦謂陽翟耳南軒引通志謂安邑卽韓國謬矣

母曰脩巳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箋按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脩巳元命包曰昴七星十一度帝位明卽昴星光大旣而吞神珠脩巳背剖而生禹于石紐箋按李石續博物志曰薏苡一名簳珠禮緯曰禹母脩巳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氏揚雄蜀本紀曰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于石紐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鷄子愛而含之不覺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晉載記劉元海曰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西夷顧惟德所授耳括地志石紐山在茂州汶川縣西七十二里虎鼻口兩耳參鏤箋按鏤當作漏禮別名記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首戴鉤鈐箋按星傳曰鉤九星鈐一星其星明則道大昌胸有玉斗箋按帝王世紀曰禹胸有

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箋按續博物志曰禹長九尺九寸夢自洗于河取水飲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箋按趙曄吳越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曰吾之娶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成于家室我都攸昌禹曰娶塗山女一統志漢當塗縣城在今懷遠縣塗山北麓下即古塗山氏之國當堯之時舜舉之禹觀于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訖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淵箋按世紀曰禹名文命字高密水經注曰禹理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禹治水既畢天錫元珪以告成功箋按宋書符瑞志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

元珪出一統志岷山在岷州衛城北山黑無樹木夏洮水經其下相傳夏禹見長人受黑玉書於此

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

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 箋按漢郊祀志曰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鬯茂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帝使范氏御之以行國語曰夏之興也祖融降于崇山注曰祖融祝融也崇嵩字古通用耳

洛出龜書是為洪範 箋按尚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孔傳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一統志龜巢在河南府永寧縣西洛水北岸玄滬水濱夏禹治水洛書呈瑞處

乃三年喪畢都于陽城 箋按世本曰禹都陽城徐堅曰夏禹在陽城蓋避舜子商均非都也

元年壬子帝即位 箋按舜在位五十年元己未崩戊申而己酉庚戌辛亥三年喪畢故禹元

年爲
壬子
居冀 箋按郡縣志安邑故城在陝州夏縣東北十五里禹所都也世紀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故竹書總曰居冀

頒夏時于邦國 箋按禮運曰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夏小正序曰孔子得夏時于杞而鄭注月令文辭大抵嚴約不類秦漢以來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其間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蠃蟠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遰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唐志大衍歷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歷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多不與古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

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仁山金氏曰八月參中則旦當作參見爾岐張氏曰金氏之説本大衍議曰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故曰當作參見不知八月辰伏自以昏時伏參中自以平旦中何得以昏時之伏而例平旦之參謂其始見乎

三年皐陶薨箋按皐陶字庭堅見左傳後漢書馮衍顯志賦皐陶釣于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太

子賢注曰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今言皐陶未詳皇甫謐曰皐陶生于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堯禪舜命之作士舜禪禹禹卽舜位以皐陶最賢薦之于天將有禪之之意未及禪會陶卒水經注曰六縣故皐陶國也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皐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矣按琴乃岑之譌耳酈云楚人謂冢爲琴非

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箋按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哀七年傳諸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氏曰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地理通釋曰在壽春東北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山前有禹會村尚書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天問禹身獻功降省下土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卽此塗山也一統志塗山在懷遠縣東南八里又皇侃注孝經曰春秋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

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計有萬國也

南巡狩濟江中流箋按呂氏春秋曰禹自塗山巡省南土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箋按吳越春秋曰禹南渡江黃龍負舟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于是曳尾而逝箋按水經注江水又右楊岐北山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也大江又東左合于夏口又東左得侯臺水口又右得龍穴水口江浦右迤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禹笑曰吾受命于天何憂龍哉故水地取名矣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箋按吳越春秋曰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治國之道更名茅山曰會稽水經注曰會稽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爲茅山又曰棟山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預

注塗山在壽春東北非也余按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殺之蓋上明親承聖旨錄爲實證故塗山有會稽之名今據竹書禹會塗山在五年會會稽在八年先後懸殊非一地矣酈注承劉向說苑之譌不知其非

殺防風氏 箋按國語仲尼曰防風汪罔氏守封嵎之山者也今湖州府武康縣是也世說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蹴雷門上腳乘至地晉橫陽令賀翦義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舞

夏六月雨金于夏邑 箋按帝王世紀曰夏禹時天雨金蒼頡時雨粟天鏡曰天雨金爲兵喪徐堅曰唐虞以前都名不著自夏以後各有所稱白虎通曰夏爲夏邑商爲商邑周爲京師

秋八月帝陟于會稽 箋按吳越春秋禹老而嘆曰吾年壽將盡止死斯乎乃命羣臣葬我於會稽之山越絕書禹葬會稽鳥爲之芸地理志會稽山陰縣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墨子曰禹葬

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

禹立四十五年　箋按竹書帝舜十四年壬申命禹代虞事至舜五十載戊申凡三十七年舜陟而己酉庚戌辛亥三年喪畢禹即位元年壬子八年己未凡四十五年帝王世紀曰禹年七十四舜始薦之于天薦後十二年始使禹攝行天子事五年舜崩禹除喪明年始即眞年百歲崩於會稽

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啟　箋按古今人表禹娶塗山氏女曰女趫生啟漢書武帝紀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岳見夏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母化爲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陳氏仁錫曰啟一名會見紀年連山易作余又曰建見年代歷山海經作夏后開避漢諱也

帝啟　箋按夏本紀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禹崩雖薦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箋按郡國志潁川陽翟禹所都蓋禹始封于此爲夏伯啟即位居此故曰夏邑帝王世紀曰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何以知此夏邑非安邑平陽諸地也以啟饗諸侯于陽翟之鈞臺故知啟即位于夏邑即陽翟是也

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箋按昭四年傳椒舉言于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饗杜注河南陽翟有鈞臺陂水經注曰㵐水東逕三封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易曰啟筮享啟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鈞臺也一統志鈞臺在禹州城北門外又周禮掌賓曰上公三饗是天子於諸侯稱饗也

帝歸于冀都箋按括地志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本夏之都

大饗諸侯于璿臺箋按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于晉之虛作爲璿臺于水之陽王融曲水園詩序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謂此也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箋按秦本紀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旂是為柏翳索隱曰尚書謂之伯益又按莊十六年傳滑伯同盟于幽杜預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伯益封費宜即此也

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附注有扈在始平鄠縣。箋按書敘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前漢志扶風鄠縣有扈谷亭後志有甘亭楚辭天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洪興祖註啟兼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啟獨與子故伐啟啟伐滅之有扈遂為牧豎也据韓非子曰有扈氏有失度驩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臣者亡國之臣也則啟之伐扈當別有說未必如洪氏所云

六年伯益薨祠之 箋按天問曰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洪氏補注引汲冢書曰益為啟所殺

今據竹書益薨于帝啟六年啟方且祠之何肯殺之
之事漢律歷志曰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皆不合
經術亦是類也又按唐書宗室世系表臯陶字庭
堅爲堯大理生益益生恩成歷虞夏商世爲大理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箋按山海經曰夏后啟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
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居丹山西郭
璞曰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
也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天穆之野箋按山海經曰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
得始歌九韶郭氏曰竹書夏后開歌九韶史記索隱
曰招音韶即舜樂簫韶九成故曰九招又天穆之野
一曰大穆之野又曰大遺之野文心雕龍曰帝
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招九招古樂名也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附注曰武觀即五觀也今頓丘衞縣○箋按匡

季子啟之第五子也昭元年傳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杜注觀國今頓丘衞縣國語士亹曰啟有五觀韋昭曰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水經注曰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為五觀者也據此五觀即武觀也夏本紀謂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則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必皆為啟之賢子竹書武觀則武是一人之名不得為五人矣古今人表啟子昆弟五人號五觀路史后啟五庶俱封于觀是為五觀皆謬又禹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孔疏曰河在冀州之西故謂之西河時夏啟都冀則觀在西河也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箋按武觀既放于西河至此以西河叛漢于此置畔觀縣屬東郡謂此也

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箋按史記正義曰彭城徐州所理縣州東外城

古之彭國也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啟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亡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謂此也

十六年陟 箋按六當作八據竹書太康元年癸未則后啟之陟當在庚辰蓋辛巳壬午三年喪畢而太康即位是六當作八也

帝太康 箋按夏本紀夏后帝啟崩子太康立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 箋按前漢書薛瓚注曰斟尋在河南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尋又昭二十三年傳王師晉師圍郊郊尋潰杜注河南鞏縣有地名鄩中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之居爲近洛也

畋于洛表 箋按夏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孔傳曰洛水之南蔡傳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

羿入居斟鄩箋按襄四年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晉地記曰河南有窮谷羿國于有窮者即此也漢志北海平壽縣臣瓚引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時斟尋又自河南遷北海也

四年陟箋按寰宇記曰拱州太康縣城太康所築故以名一統志太康縣在開封府城東南二百一十里本夏太康所築城時太康爲羿所距不得返國故陟于此

帝仲康箋按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

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箋按孔氏書疏曰羿廢太康猶立仲康不自立則是時羿居斟尋而立仲康故仲康亦居斟尋也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箋按唐志日度議曰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

御差五度太康後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次之舍也集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愼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爲謬何獨致疑于房星哉新歷仲康五年己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虞劇以爲仲康元年非也今据竹書日食在仲康五年與大衍正同

命胤侯帥師征羲和 箋按書堯典疏曰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書胤征敘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箋按鄭語史伯曰昆吾爲夏伯矣韋昭曰昆吾祝融之後陸終第二

子名樊爲己姓封于昆吾昆吾衞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墨子曰昔夏后開使飛廉採金于山以鑄鼎于昆吾是昆吾初爲侯國至是錫以九命爲伯也哀十七年傳衞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括地志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

七年陟世子相出居商丘 箋按劉道原通鑑外紀相爲羿所逐失國居商丘本此王伯厚地理通釋以相居商丘爲相居帝丘之誤非是蓋相先居商丘即位後十五年始徙帝丘也

依邳侯 附注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箋按襄九年傳薛宰曰吾祖奚仲居薛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杜注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太康地記曰奚仲遷于邳邳謂之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蓋太康畋于洛表則邳侯世掌車服自必從之從太康及仲康至此凡十一年相在商丘與邳近其依于邳侯理或然也

帝相 箋按夏本紀仲康崩子帝相立

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 箋按杜預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括地志曰古商丘又羿所封之地是羿居斟尋而立仲康又就封于商而立相故仲康及相皆依之以爲居也

征淮夷 箋按淮夷謂淮水上之夷也昭四年傳曰商有徐奄杜注徐即淮夷非也魯頌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是淮夷與徐爲二昭四年徐子淮夷會申楚執徐子秋楚子淮夷伐吳是會申時有淮夷有徐伐吳時既執徐子又有淮夷徐非即淮夷明矣又按世本云淮夷嬴姓此杜氏所出誤也

三年征風及黃夷 箋按後漢東夷列傳東夷九種有風夷黃夷

七年于夷來賓 箋按東夷傳有于夷太子賢注曰后相七年于夷來賓

八年寒浞殺羿 箋按襄四年傳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氏棄之夷羿收之浞行媚于

內而施賂于外外內咸服羿歸自田家衆殺之皇甫謐曰寒浞殺羿于桃棓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晉志濟南平壽縣古寒國寒浞封此世本寒妘姓古今人表作韓浞師古曰羿之相也

使其子澆居過箋按左氏傳浞因羿室生澆及豷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晉地道記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亭是古之過國括地志故過鄉在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史記索隱曰過猗姓國

九年相居于斟灌箋按薛瓚曰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括地志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時相與羿居商丘羿既見殺故相出居斟灌也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箋按襄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王肅曰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孔疏曰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治天下天下既定而猶立司馬之官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為乘馬之法此當是相土所作乘馬遺制故商人因之而立司馬之官以相土在夏為司馬也若易繫服牛乘馬其來已久不始於相土矣世本黃帝之臣胲作服牛相土作駕馬則古時有相土作乘馬非夏后時相土也

**遂遷于商丘**箋按此商丘當為帝丘蓋因前有商丘而誤也世本契居番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丘左傳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一統志商丘在歸德府城西南三里高百邑一名閼伯臺則商即商丘也安得又從商而遂遷商丘乎其云遂遷者蓋以相土作乘馬以兵車衛相遂遷帝丘如詩所謂載輯干戈爰方啟行者非以相土作乘馬而自遷帝丘也漢志東郡濮陽故帝丘左傳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杜注相居帝丘今濮陽唐高宗封泰山次濮陽問此為帝丘何也許敬宗曰昔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

因之春秋時衞成公自楚丘徙此左氏稱相奪予享
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時后相自斟灌遷
此則當爲
帝丘無疑

二十年寒浞滅戈箋按太史公曰禹後分封用國爲姓有戈氏戈本夏同姓路史以戈爲已
姓非也哀十二年傳鄭人城嵒戈錫杜氏曰戈
在宋鄭之間括地志浞既滅戈因遂封豷于戈

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箋按襄四年傳魏絳曰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京相璠曰故斟尋國西北去灌亭九
里是斟尋雖在河南亦嘗與斟灌相依其事故后相
依斟灌以居也時帝相居斟灌十八年至
是澆用師滅斟灌者葢弑帝相之漸也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箋按澆論語作奡奡
盪舟葢謂澆伐斟尋大戰于濰而覆其舟也先儒皆
謂奡多力能陸地行舟謬矣又按山海經濰水出琅

琊箕縣屋箕山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寒伐斟尋戰于是水而覆其舟淮南子濰水出覆舟山蓋因是以立名也今本作覈舟覈覈乃覆譌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箋按相居斟灌澆滅斟灌而不弑帝者以尙有斟尋在也逮斟尋既滅遂敢于弑帝

后緡歸于有仍箋按哀元年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賈逵曰有仍后緡之國緡有仍之姓古今人表作有扔又昭二十八年傳昔有仍氏生女黰黑后夔娶之此有仍氏之先也

伯靡出奔鬲箋按杜預曰靡夏遺臣事羿者皇甫謐曰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氏今据竹書帝相八年寒浞殺羿至二十八年帝相被弑羿死二十一年矣而伯靡始奔有鬲靡豈因羿死

而始奔乎安見其爲夏臣事羿者蓋靡乃夏之遺臣韜晦以事帝相者故相弒而遂奔有鬲耳應劭曰鬲偃姓皋陶之後

斟灌之墟是爲帝丁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

伯靡奔有鬲氏箋按杜預日今平原鬲縣括地志故鬲縣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

夏世子少康生丙寅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乙酉年○箋按哀元年傳曰后緡歸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杜注虞舜後郡國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水經注曰汳水東逕虞縣故城北古虞國也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箋按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

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注燼遺民胡氏曰少康靡鬲眞人臣子哉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 甲辰年○箋按哀元年傳使女艾諜澆杜注女艾少康臣諜候也

**伯子杼帥師滅戈** 箋按襄四年傳曰后杼滅豷于戈稱后杼者蓋伯子杼也哀元年傳曰使季杼誘豷杜注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今據竹書伯子杼蓋后杼也其帥師滅戈先使其弟季杼誘之耳時少康二子伯與季並名杼杜云季杼卽后杼非也

**伯靡殺寒浞** 箋按浞所恃澆與豷耳澆豷既滅則寒浞勢孤故伯靡于是殺之

**少康自綸歸于夏邑** 乙巳年○箋按已上繫年者皆紀年之本文也少康丙寅生乙酉奔

虞年二十甲辰殺澆年三十九乙巳歸于夏邑年四十通典宋州虞城縣有綸城即少康邑在縣東南三十五里也方輿紀勝少康中興復還安邑今平陽府解州安邑縣

明年后緡生少康 箋按附注稱明年以羿浞不當紀年故承上帝相二十八年乙丑浞使其子澆弒帝明年丙寅而少康生也 旣長爲仍牧正 箋按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

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 箋按林堯臣曰椒澆臣 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 箋按杜預曰思有虞君也姚虞姓史記吳太伯世家伍員曰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不以虞思爲虞君之名與此異也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箋按賈逵曰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箋按爲仍牧正以下皆哀元年左傳文 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浞 箋按二斟謂斟灌斟鄩 浞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爲備少康使汝艾諜澆初浞娶雄狐氏 箋按楚辭天問曰浞娶雄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朱子集注曰言浞娶于雄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 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圉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共舍而宿 箋按天問曰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注曰女岐澆嫂也 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告艾乃田獵放犬逐獸因嗾澆顚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 箋按天問曰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謂此 于是夏

衆滅浞奉少康歸于夏邑箋按帝王世紀曰禹自安邑都晉陽曾孫帝相遷帝丘子少康中興還乎舊都復禹之迹也河東安邑夏禹都故曰夏邑諸侯如聞之箋按如聞誤當作始聞蓋少康復歸夏邑皆少康父子及伯靡二斟之所經營而諸侯不與故至是始聞之也立為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箋按哀元年傳伍員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帝少康箋按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隱曰帝相自被篡殺中間經羿浞二氏蓋三數十年而此紀總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蓋疏略之甚然按吳世家稱引伍子胥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所載甚詳蓋史公之意不與羿浞以代夏故詳于彼而略于此也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箋按少康既歸于夏邑諸侯始聞故

至是而來朝以共尊爲天子也

二年方夷來賓箋按後漢東夷傳有方夷注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

三年復田稷箋按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一統志慶陽府禹貢雍州之域周之先不窋所居號北豳春秋時爲義渠戎國海內經曰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爲牛耕是始爲國郭璞曰得封爲國當即謂復田稷之時也皇王大紀以公劉遷豳附于少康之甲子未可據也文二年傳文武不先不窋杜注不窋后稷子

后稷之後不窋失官箋按括地志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是失官而自竄于戎狄以至是而復居此也

十一月使商侯冥治河箋按古今人表冥根圉之子昌若之孫相土之曾孫也祭法冥勤其官鄭注曰其官立冥宋衷曰冥爲司空

十八年遷于原箋按郡國志河內軹縣有原鄉左傳杜注沁水西北有原城蓋少康自夏邑遷原也

二十一年陟箋按是年丙寅歷丁卯戊辰喪畢而帝杼即位

帝杼箋按夏本紀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索隱予音佇世本云帝佇作甲即帝杼也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箋按水經注濟有二源東源出原城今孟州西北有古原城路史曰帝杼即位居原即其地也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箋按定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注宋地一統志老丘在開

封府陳留縣北四十里有老丘城地名
攷略曰縣有老丘城見陳留風俗傳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箋按魯頌曰三壽作朋又曰遂荒大
東至于海邦今据竹書征于東海及三壽則三壽疑
東海古國名近魯者也瑞應圖曰六合一統則九尾
狐見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箋按魯語展禽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故商人郊冥而宗湯韋昭
曰冥契後六世孫爲夏水官勤于其職而死于水陳
澔禮記集說曰冥即玄冥也水死未聞不有竹書烏
從而証之又按漢禮樂志曰卨始生玄王師古曰毛
鄭說詩以玄王即卨也此志既有卨又有玄王則玄
王非卨一人矣

十七年陟箋按是年己酉歷丙戌丁亥喪畢而帝芬即位

杼或作帝宁一曰伯杼箋按伯杼少康之元子帝宁宁乃亡譌也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箋按魯語展禽曰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韋昭曰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者今据竹書伯子杼嗣少康爲天子則已爲夏后矣又何俟夏后始報之乎蓋伯杼少康元子而季杼其少子也所謂杼能帥禹者乃季杼耳左傳曰使季杼誘豷水經注曰大越之國秦爲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夏后少康封少子季杼以奉禹祀則季杼與伯杼爲二而休文附注乃係之伯杼之下混矣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有杼山言夏后七世王杼巡狩至此則亦臆度之辭耳蓋以禹啟太康仲康相少康伯杼凡七世也

帝芬箋按夏本紀帝杼崩子帝槐立世本作帝芬與紀年同

元年戊子帝即位箋按帝芬即位不言居某者當亦嗣父居老丘也

三年九夷來御 箋按劉敞謂九夷在徐州莒魯之間爾雅疏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此東夷也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又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此西南諸夷也又按周禮地官之屬師氏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則當日九夷來御亦或有使之環衛王宮者乎穆傳虞人次御郭氏曰以次侍御備有所問則來御亦謂來侍御也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 箋按歸藏曰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卜昆吾占之不吉當即爲是時也河伯洛伯皆當時諸侯伯爵用與馮夷其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騖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郭璞注曰無夷馮夷也蓋馮夷爲伯天之遠祖夏帝芬時諸侯也水經注曰竹書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蓋洛水之神其說非矣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箋按韋昭曰蘇已姓國唐書世系表顓頊裔孫

樊封于昆吾昆吾之子封于蘇其地鄴西蘇城是路史懷之武德有蘇故城與世系表異

三十六年作圜土箋按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鄭氏注曰圜土者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水經注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也然則帝芬之圜土蓋卽夏臺也

四十四年陟箋按是年爲辛未而帝芒踰年改元

芬或曰芬發箋按世本作芬附注或曰芬發也

帝芒箋按夏本紀帝槐崩子帝芒立

元年帝卽位箋按是年爲壬申

以玄珪賓于河箋按堯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贄用玄圭瑞應圖曰王者勤苦以憂天下厚人薄

己則玄珪出薦禹功既成天以賜禹至是而帝芒乃用以賓河也

十三年冬狩于海獲大魚箋按星經曰天魚一星在尾後河中星明則海出大魚初學記引紀年曰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璧賓于河狩于海獲大魚誤合爲一年事也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箋按商頌宅殷土芒芒鄭箋曰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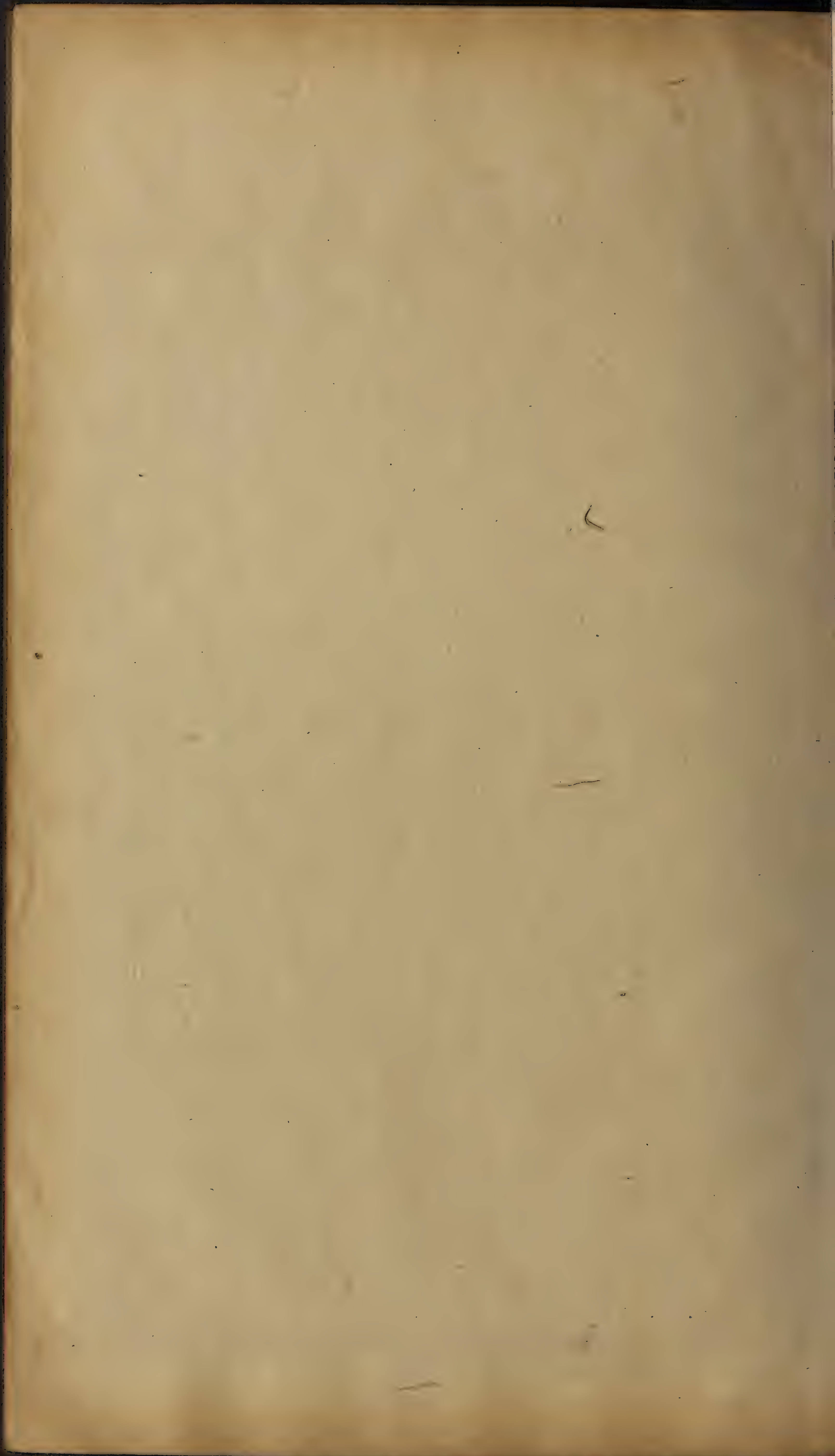
据竹書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上距商侯冥死于河八十有二年此遷殷蓋玄冥之子子亥也世本相土居商丘冥往河治水子亥遷殷孔甲復歸商丘則此遷殷者正殷侯子亥也孔甲乃上甲之譌國語所謂上甲微能帥契者玄冥之孫子亥之子也計夏后帝芒三十三年下距湯始居亳之殷地百六十年其時已先稱殷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而已今据竹書商在夏已稱殷安在湯始居殷盤庚遷殷改商曰殷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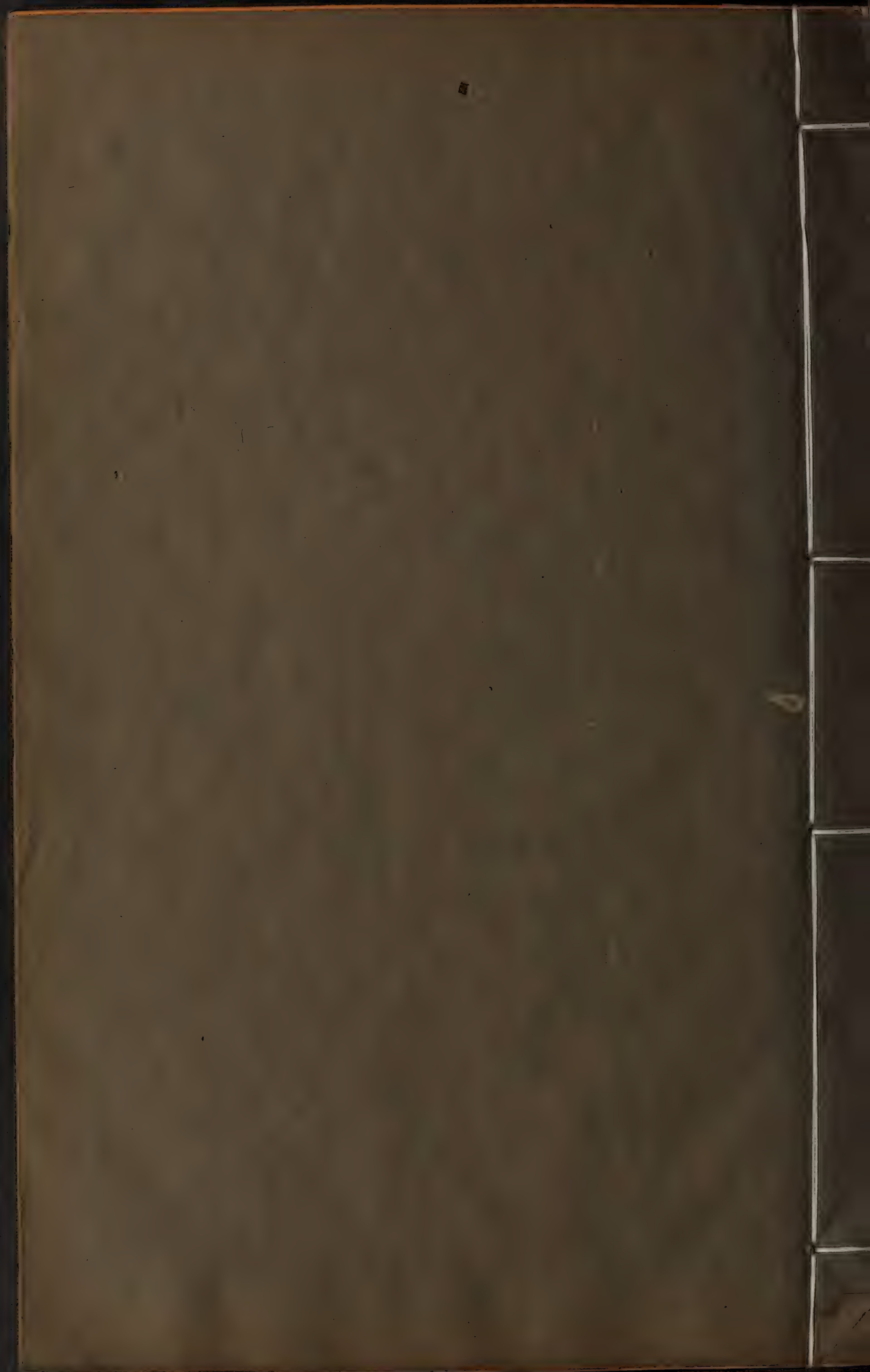
五十八年陟 箋按是年爲己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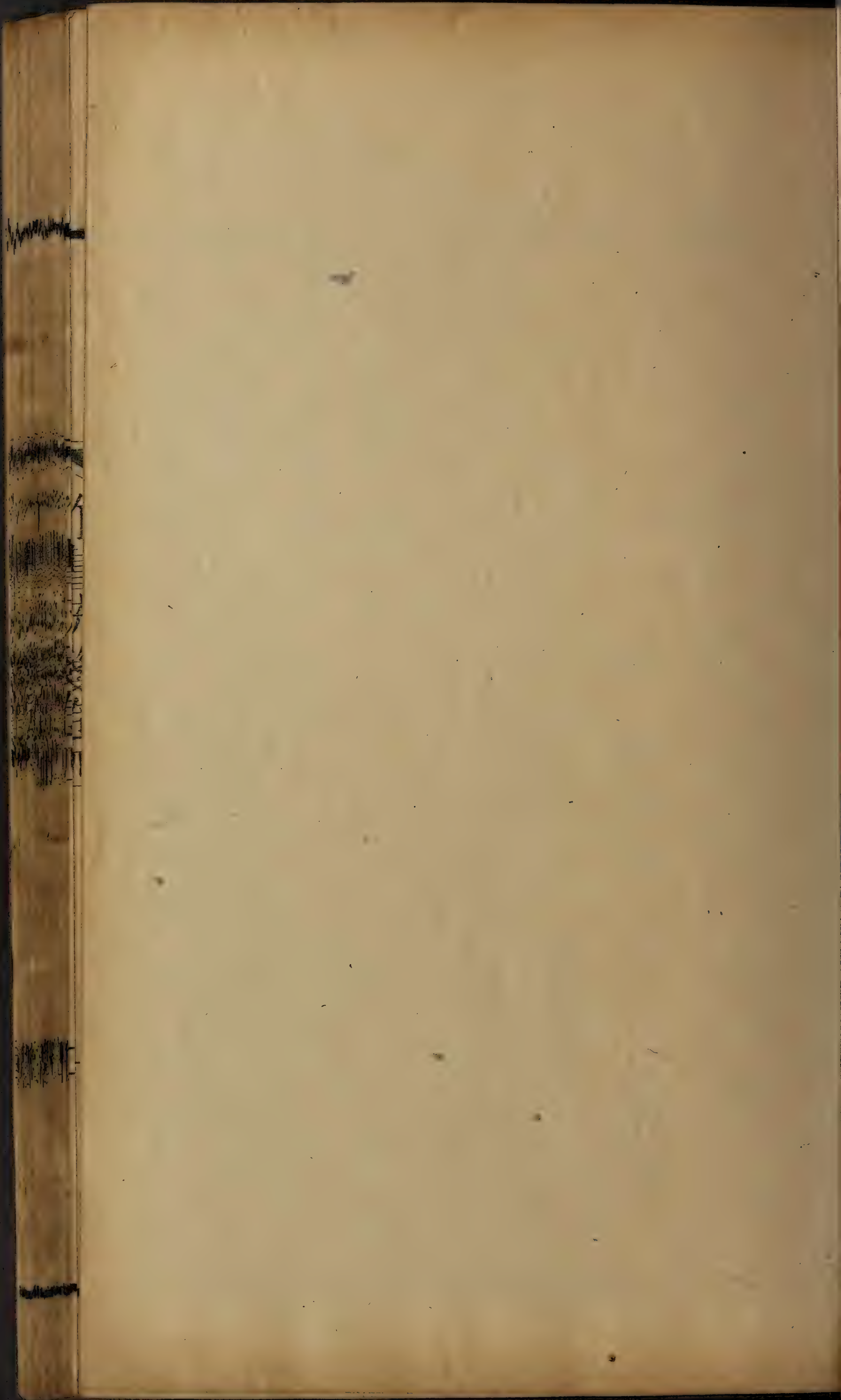
芒或曰帝荒 箋按史記索隱芒音亡鄒誕生又音荒也

竹書統箋卷之三

總校王詒壽 分校 汪學瀚 吳承志 校







竹書紀年注箋卷之四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　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　校訂

帝泄箋按夏本紀帝芒崩子帝泄立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矦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箋按子亥遷殷見世本据竹書則子亥爲冥子遷殷在夏后帝芬三十三年至是三十八年矣山海經困民之國有人曰王亥

托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注云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諛河伯伯爵前所云河伯洛伯是也僕牛地名也殷侯亥賓于有易托處于河伯僕牛之地有易乃殺王亥取僕牛如文八年取武城昭八年取鄭之例不得以河伯僕牛皆爲人姓名也又困民之國郭氏不注襄十四年傳若困民之主匱神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林唐翁注困民之主曰困苦其民以主其國山海經困民之國當如是解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箋按郭璞曰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

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殺其君綿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箋按前漢書古今人

表帝嚳妃簡逷生卨卨五世孫冥冥子垓師古曰垓音該據竹書垓卽亥也天問該秉季德又作該是亥讀爲垓也垓子微滅有易所以報父之讐也國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殷人報焉

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元夷風夷□□黃夷箋按後漢西羌傳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卽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注引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二十五年陟

帝不降箋按夏本紀帝泄崩子帝不降立世本作帝降

元年己亥帝卽位

六年伐九苑箋按史記張良曰關中北有胡苑之利索隱曰苑馬牧也馬生于胡又按水經注苑

川水出天水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子城川
苑川水又北入于海疑卽爲九苑之故地也捷錄法
原曰不降席崇最久九苑一役僅可稱述
蓋不降自卽位至陟年共六十九年也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箋按周左史戎夫記曰信不行義
以亡謂此也括地志絳州龍門縣不立則哲士陵君政而生亂皮氏
西一里入十步卽古皮氏城也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箋按是年丁酉帝不
降遜位於弟帝扃
帝扃箋按夏本紀帝不降崩弟帝扃立今據竹
書不降讓位于弟後十年始崩是史誤也
元年戊戌帝卽位
十年帝不降陟箋按是年爲丁未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十八年陟箋按帝廑元年爲己未則帝扃崩年當是戊午十八疑二十之譌

帝廑箋按夏本紀帝扃崩子帝廑立

一名胤甲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箋按河在冀州之西曰西河

四年作西音箋按呂氏春秋曰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今據竹書殷王河亶甲名整自相遷囂無宅西河作西音之事惟夏后胤甲即位元年居西河四年作西音而呂氏誤記殷整甲也梁劉勰文心雕龍夏甲嘆于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是又以不韋誤矣

昆吾氏遷于許附注已姓名樊封于衛夏衰爲伯遷于舊許○箋按郡國志濮陽古昆吾國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是昆吾自衛而遷許也左傳許太岳之胤也杜注

許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後堯讓許由即其一也堯典咨四岳汝能庸命巽朕位是讓許由之實地理志潁川許縣故許國許後遷葉又遷夷又遷析即白羽又遷容城故以潁川之許為舊許今開封府許州

即昆吾所遷地也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　箋按高士傳堯讓天下于許由由日十日並出而爝火不熄其光也不亦難乎此蓋以堯德光被如十日並照所謂就之如日也世誤以堯時果有十日堯命羿射十日中其九妄矣觀竹書帝廑八年十日並出直以妖孽書之豈堯時先有十日而不書乎其後桀二十九年兩日並出漢書五行志周靈王時有黑如日者五晉愍帝建興五年三日並照唐書突厥傳五日並出三月連明是

皆妖孽之類也

其年陟　箋按帝廑元年己未八年陟則是丙寅据孔甲元年己巳則中間尚隔丁卯戊辰二歲蓋孔甲

居喪三年而即
位也夏制皆然

帝孔甲 箋按夏本紀帝廑崩
立帝不降之子孔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 箋按是己巳
云乙巳誤

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箋按昭二十三年傳蔡墨對魏
獻子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
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
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
鬷川及夏后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
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杜預曰更
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鄭語曰鬷夷董姓祝融
後王符曰鬷夷豢龍則夏滅之今平陽聞喜縣有董
澤一名豢龍池見昭二十九年傳路史堯長子監明
早死封其子式于留留
累其後也以豢龍事夏

三年王畋于萯山箋按呂氏春秋曰夏孔甲遊于東陽田于萯山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入于民室郡國志泰山南城縣有東陽城孔甲田于東陽萯山

五年作東音箋按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箋按夏本紀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括地志劉累故城在洛州緱氏縣南五十五里左傳曰遷于魯縣竹書曰遷于魯陽地理志南陽魯陽縣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續博物志劉累遷魯立堯祠于山一統志魯山在汝州魯山縣東一百八十里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箋按夏本紀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　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

入于民室箋按山海經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神泰逢司之是好居于萯山之陽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孔甲聞之曰以爲余一人子夫誰殃之乃取其子以歸既長爲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劉累所畜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陽其後爲范氏箋按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而行蕊因宣子之言而推原之也

九年陟箋按劉向列仙傳師門能使火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

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道死又
按陶弘景刀劍錄云夏孔甲在位四十年以八年九
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鑄劍一銘曰甲据竹書則
孔甲八年乃壬子非甲辰又在位九年而陟無四十
年

殷侯復歸于商丘箋按上甲微以帝芒三十三年遷殷
至孔甲九年凡一百三十五年復歸
商丘計下距湯之居亳僅二十五年則此
復歸商丘者當是湯祖父主壬及主癸也

帝昊箋按夏本紀孔
甲崩子帝皋立

昊一作皋

元年庚辰帝即位

使豕韋氏復國附注夏衰昆吾豕韋相繼爲伯○箋按
孔甲元年廢豕韋氏至是復之郡國志

東郡白馬縣有韋城古豕韋
氏之國蓋彭姓之豕韋也

三年陟箋按僖三十二年傳蹇叔曰崤有二陵焉其
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注皋夏桀之祖父

帝發箋按夏本紀帝皋崩子帝發立索
隱按世本帝皋生發及桀與此異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

元年乙酉帝即位

諸侯賓于王門再保墉箋按王門當作玉門昭十八年
傳鄭祓于四鄘杜注鄘城也爾
雅牆謂之墉釋名曰墉容也所以隱蔽形容也尚書
大傳曰天子賁庸鄭康成注賁大也言大牆正直也
家語曰孔子觀四門之墉是有一門即有一門之墉
也史記項羽紀成皋北門徐廣曰成皋北門曰玉門
後漢東夷傳夏后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
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今按竹書帝發崩

桀即位居斟尋則斟尋在河南時帝發必先居河南之地桀因居之去成臯不遠是諸侯賓于玉門當即此也月令注都邑之城曰保

會于上池 箋按會于池水之上曰上池猶郡在洛水之上則曰上洛是也

諸夷入舞 箋按孝經緯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侏離北夷之樂曰禁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之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之養賈公彥周禮疏曰凡舞夷樂者皆門外爲之此言諸夷入舞者不知其舞于門外否也

七年陟泰山震 箋按泰岱也王者更姓改物有事于泰山所以著代也泰山震則將有代起而王者此其兆也

帝癸 箋按夏本紀帝發崩子帝履癸立

一名桀

元年壬辰帝卽位居斟鄩 箋按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葢桀所居也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三年築傾宮 箋按淮南墜形訓傾宮旋室高誘曰傾宮宮滿一頃旋以琁玉飾宮也左思吳都賦思比屋于傾宮畢結瑶而構瓊劉淵林注曰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築傾宮飾瑶臺紂作瓊室立玉門

毀容臺 箋按周紀表商容之閭鄭康成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儒林傳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桀毀容臺則禮樂廢矣

畎夷入于岐以叛 箋按畎音犬韋昭曰春秋以爲犬戎小顏曰卽昆夷也

六年岐踵戎來賓 箋按岐一作跂淮南墜形訓有跂踵民高誘注跂踵踵不至地以五指行

呂氏春秋富染篇夏桀染于羊辛岐踵戎是也大荒北經曰跂踵國在拘纓東其爲人大兩足亦大一曰大踵郭璞曰其人行腳跟不着地也孝經鉤命決曰焦僥跂踵重譯欵塞也又按山海經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曰跂踵之山或即爲跂踵國故地也

十年五星錯行箋按漢志曰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塡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四星皆失塡星乃爲之動易緯河圖曰日月五星同道起牽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皆行其南九尺畢北七尺觜參北一丈三尺貫東井出鬼南六尺柳北六尺出星張翼北一丈三尺軫北三尺貫角亢出氐南二尺出房左右股間

出心北四尺出尾北九尺出箕北六尺貫南斗復至牛此日月五星所行之常道也荊州占曰五星者五行之精也王者施恩布德正直淸虛則五星順度出入應時人君無德遠君子近小人則五星逆行變色出入不時

夜中星隕如雨 箋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竹書夏桀十年星隕如雨者紀年法春秋文也

地震 箋按周語曰夫天地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如是有地震

伊洛竭 箋按伯陽甫曰昔伊洛竭而夏亡韋昭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謂此也余謂桀居斟尋在鞏洛則伊洛最近何必遠追神禹乎又禹避丹朱陽城非都也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箋按昭四年傳椒舉曰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山海經季釐之國有緡淵韓非子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戎當是仍之譌春秋昭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杜注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郡國志山陽東緡縣春秋時曰緡

十三年遷于河南箋按周書度邑篇武王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有河是在大河之南也

初作輦箋按爾雅徒御不驚輦者也郭璞曰徒輓輦車後漢陰就外戚驕貴井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耶又周禮鄉師之職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鄭注曰輂駕馬輦人輓行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通典曰夏后

氏末代制
葦是也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 附注一作山民○箋按楚辭天問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注曰蒙山國名也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今據竹書桀伐岷山郎蒙山也岷山女桀二人曰琬曰琰非妹嬉也妹嬉有施氏女非岷山也逸注並誤

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箋按歐陽詢藝文類聚引紀年曰桀伐珉山珉山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今本竹書無莊王事知遺佚多矣

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 箋按國語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注有施嬉姓之國 于傾宮飾瑤臺居之 箋按天問曰妹嬉何肆湯何殛焉似亦以

妹嬉見棄爲問又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于婦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作爛漫之樂則琬琰亦其一也又按管子地數篇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皆事之以千金女華即女琰也以刻于華曰女華又按國語曰末喜與伊尹比而亡夏樂府折楊柳行曰末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甚其罪耳王弇州四部稿曰竹書紀年桀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氏則妹嬉以棄而亡國非以嬖而亡國也据此則與桀奔南巢者疑爲琬琰而非妹喜也淮南子曰湯放桀于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未足据也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 附注成湯元年○箋按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丘至此又自商丘而遷亳湯居亳與葛爲鄰者也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箋按孫子兵書云伊尹名摯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女子採

[illegible]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
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湯
於是請取妻爲婚有侁氏喜甚以伊尹爲媵送女湯
得伊尹祓之于廟明日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高誘
曰烰猶庖也一統志空桑城在陳留縣南
一十五里帝王世紀云伊尹生于空桑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箋按書敘曰伊尹去
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
方孔傳曰鳩方二人湯賢臣又焦氏筆乘曰媵說文
送也史載湯妃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故稱有莘媵
臣楚辭魚鱗鱗兮媵予爾雅亦云媵將送也然則世
以媵臣爲賤者非也蓋彼有迎此有送春秋如齊逆
女者迎也此以伊尹爲媵者送也胡傳引公羊三國
來媵以爲媵妾者非也若以爲媵妾魚鱗鱗兮媵予
亦可爲妾乎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曰昔伊尹之干湯
兮七十說而乃信太子賢注曰伊摯負鼎俎以干湯
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信音申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箋按周左史戎夫記曰昔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

遂征荆荆降箋按商頌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在昔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也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箋按夏本紀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索隱曰獄名夏曰夏臺皇甫謐曰地在陽翟是也太公金匱曰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鈞臺置之重泉杜預左傳注河南陽翟有鈞臺陂一統志夏臺在河南南鞏縣西南郎夏桀囚湯處是重泉亦郎夏臺之土室也楚辭天問曰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誰使挑之朱子集注曰重泉地名在左馮翊史記所謂夏臺也然漢馮翊重泉縣今在西安府華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秦本紀簡公六年塹

洛城重泉者也安得一之洪興祖
楚辭補注亦以爲馮翊重泉皆誤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商箋按帝王世紀曰夏桀無道皋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使于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供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

二十六年商滅温箋按括地志故温城在懷州温縣西三十里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箋按郡國志東郡濮陽古昆吾國鄭語史伯曰已姓昆吾則商滅之是也前漢書古今人表有昆吾師古曰妘姓國也帝王世紀曰河東安邑縣有昆吾亭疑此伐商者乃妘姓之昆吾與桀同姓故因爲桀而伐商非必定是濮陽之昆吾也

商會諸侯于景亳箋按昭四年傳椒舉曰商湯有景亳之命郡國志梁國蒙縣劉昭注引帝王世紀曰有北亳即景亳湯所盟處又按有景山故名景亳

遂征韋商師取韋 箋按郡國志東郡白馬縣有韋鄉鄭語史伯曰彭姓豕韋則商滅之又按古今人表有劉姓豕韋

遂征顧 箋按古今人表有鼓師古曰即顧國也史記索隱曰郡國志顧在東郡廩丘縣北今曰顧城春秋哀二十一年公及齊侯盟于顧即是城也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箋按姓氏譜紂行亂政三旬不朝終古執圖法泣諫不聽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淮南氾論訓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即奔商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箋按詩韋顧既伐是湯先取韋後取顧也

三日竝出 箋按三當作二孝經緯曰夏時兩日竝出讖曰桀無道兩日照荆州古曰兩日以上出天下有灾夏以兩日亡京氏曰兩日竝出天下爭王

費伯昌出奔商箋按夏后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此費伯益其後也王充論衡曰桀無道兩日竝照在東者將起在西者將滅費昌問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也東殷也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箋按通志曰桀鑿山穿陵以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耆老或諫桀又殺之

三十年瞿山崩箋按通志曰瞿山崩爲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下反在上

殺其大夫關龍逢箋按通志曰桀有暴臣于辛陵轢諸侯諛臣左師曹觸龍讒賊忠良關龍逢引黃圖以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於是焚黃圖殺龍逢

商師征昆吾箋按桀二十八年昆吾伐商商既征韋文征顧至是遂征昆吾

冬聆隧災箋按聆當作耹音琴周語內史過曰商之亡也回祿信于耹隧韋昭曰回祿火神再宿曰信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箋按書敘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孔傳曰夏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

克昆吾箋按昭十八年傳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長發疏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

大雷雨戰于鳴條箋按括地志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阪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皇甫謐按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

同以乙卯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
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
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
有其亭也今据古今人表有姒姓昆吾或在鳴條則
昆吾以乙卯亡未必
即濮陽之昆吾也

夏師敗績　箋按秦本紀若木元孫費昌當夏桀之
世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于鳴條

桀出奔三朡　箋按郡國志濟陰
定陶縣有三朡亭

商師征三朡　箋按書敘曰湯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
仲伯作典寶孔傳曰二臣作典寶一篇

戰于郕　箋按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
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誘注曰桀
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又按郡國志
濟陰成縣本國左傳杜預注東平剛父縣有郕鄉

獲桀于焦門　箋按淮南主術訓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
歙金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

門高誘曰焦或作巢一統志巢湖在巢縣西十五里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據此則焦門當即是巢門也

放之于南巢箋按周書殷祝解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齊民往奔湯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與五百人去居孔晁注不齊魯地名居南巢之地名地理志居巢縣屬廬江通鑑注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此因以放之隋煬帝大業十年二月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帝王世紀曰成湯凡二十七征而德施于諸侯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起壬子終壬戌○箋按帝王世紀自禹至桀非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世史始禹甲戌終桀

中年共四百四十一年案史始禹丙子終桀甲子共
四百三十九年今据竹書羿浞不在王數凡十有七
王用歲四百
七十一年

竹書統箋卷之四　總校王詒壽　分校汪學瀚　吳承志　校

竹書紀年注箋卷之五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　陽葵齋　校訂

崔萬烜郁岑

殷商成湯箋按詩商頌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國語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是其始稱商也竹書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元鳥云殷受命咸宜是其兼稱殷也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女殷商是又總稱爲殷商也詩補傳曰殷以溵水得名古溵水縣今陳州之商水縣也殷商兼商山溵水言之鄭氏通志曰溵水出陽城東至西華汝陽入于潁與潁水合流古人并謂潁爲殷故命以殷焉

名履

湯有七名而九征箋按湯名帝乙見易緯名天乙見世本名履見魯論名祖乙見白虎通曰成湯曰武王見詩是七名也湯始征葛次征荊征温次征韋征顧次征昆吾征夏邑征三朡戰于郕獲桀焦門是九征也放桀于南巢而還諸侯八譯而來者千八百國箋按仲虺之誥曰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國策顏斶曰古大禹之世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奇肱氏以車至乃同尊天乙履爲天子三讓遂即天子之位箋按河圖括地象曰奇肱氏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博物志曰湯時西風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與其

娀浴于元邱之水箋按一統志晉丘在開封府祥符縣界內一名清丘又名玄池昔原簡狄浴于晉丘之水有玄鳥遺卵吞之遂生契有元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八競取覆以玉筐箋按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箋按白虎通曰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也長爲堯司徒成功于民受封于商箋按皇甫謐闞駰並以爲上洛商縣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銳上皙而有髯箋按晏子春秋曰湯長頭而髯鬢句身而揚聲箋按句身帝王世紀作倨身長九尺臂有四肘是爲成湯箋按禮別名記曰湯臂四肘是謂神翼攘去不義萬民蓄息

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舟過日月之旁箋按孫子兵書曰伊尹名摯庾信銘乘舟相日又詠懷詩乘舟能上月皆用此也湯乃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沉璧退立黃魚雙踴黑烏隨之止于壇化爲黑玉箋按魚豢典略曰湯東觀洛沉璧沉璧于洛獲黃黃魚雙躍出于壇帝王世紀曰湯魚黑玉之瑞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箋按沈約宋書曰玄龜洛書者天檮杌之符也王者德至川泉則洛出龜書檮杌之神見于邳山箋按周語曰商之興有神牽白狼銜鈎而入商朝檮杌次于邳山也箋按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鈎入殷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箋按漢書郊祀志殷得金德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

天而祇之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箋按祇宋書符瑞志作䑛後漢鄧后紀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鐘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占夢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䑛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太子賢注曰䑛音是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箋按沈約注帝癸十五年成湯始爲諸侯之元年癸在位三十一年湯放之南巢明年湯始代夏爲天子從湯爲諸侯元年計之十八年也竹書起堯元年丙子至湯十八年癸亥其五百八十八年故孟子謂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也

居亳箋按書敘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又周書殷祝解曰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古薄與亳通此即孟子

所謂湯居亳與葛爲鄰後漢郡國志梁國穀熟縣有南亳寍陵縣有葛鄉者也皇甫謐曰孟子稱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若湯居偃師去寍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往爲之耕乎竹書湯即位居亳蓋南亳也程史曰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房房宋亳分也則亦以湯代夏之元祀所居爲宋亳而非偃師之亳矣書敘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從先王居作帝告沃釐此則從克夏歸亳之後復遷于偃師之亳爲帝嚳舊居故曰從先王居也孔氏疏曰序所言帝告不知告誰正未審帝告之告當讀爲嚳古作俈告卽嚳從俈省也帝告沃釐者以其因帝俈舊居沃土來遷釐亦來也若湯時代夏稱王何由稱帝告乎史記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誥乃俈字之訛傳寫者誤耳孔傳以爲作誥告先王則已誤矣

**始屋夏社**　箋按書敘曰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孔疏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程子曰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戒故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春秋書亳社災皆自湯之不遷既

始也又按般時立四輔有疑
承輔弼疑至之疑殆官名也

十九年大旱

氐羌來貢 箋按商頌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其事也

二十年大旱

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箋按輿地志曰巢縣卧牛山
後有桀王城晉書地理志注
云桀死于是未詳今据竹書桀卒
于亭山是即巢縣之卧牛山矣

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 箋按管子曰湯七年旱民之無
檀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
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漢書食貨志注師古曰凡言
幣者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
也若然則湯之鑄金幣者蓋鑄金以為幣也橫渠理
窟曰幣金玉齒革布泉之雜名是也其後齊桓公令

左司馬伯公將自徒鑄錢
于莊山蓋又法湯而爲之

二十二年大旱　箋按漢公孫弘傳武帝元光五年復徵
賢良文學上策詔諸儒制曰禹湯水旱
厥咎何由弘對曰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
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
之罪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
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二十三年大旱　箋按莊子書公孫龍曰湯之時八年七
旱墨子曰禹七年水湯五年旱氾勝之
書曰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後漢劉般傳
有區種法言區土蘊禾根也區與漚同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箋按尸子曰湯之救旱
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
白茅以身爲牲殷本紀曰湯既放桀後大旱七年以
身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
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
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又按左傳昭二十一年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淮南修武訓湯禱于桑山之林國策張儀說韓王曰秦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矣呂氏春秋湯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又曰立湯後于宋以奉桑林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 箋按呂氏春秋曰殷湯即位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孔氏曰晨露九招六列葢大濩之別曲名也左傳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杜注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是大濩因桑林之禱而作也熊氏曰濩護也言湯之寛仁能救濩生民也

初巡狩 箋按鄭志答孫皓曰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葢六年一巡守今湯以連年大旱故七年初巡狩也

定獻令 箋按周書曰伊尹朝獻商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

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之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産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己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箋按墨子曰昔夏后使飛廉析金于荆山鑄鼎于昆吾使翁難雉乙灼白若之龜龜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炊自亨不舉自臧不遷自行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通鑑會編曰夏后禹四歲鑄九鼎說文曰禹鑄九鼎荆山之下在馮翊懷德縣南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

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又張華博物志曰著一千歲而三百莖明夷曰昔夏后莖乘龍而登于天而枚占史華陶陶曰吉昔啟莖徙九鼎啟果徙之則是夏后啟時已有遷鼎之事矣左傳宣三年楚子問鼎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漢書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夏德衰鼎遷于殷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慚德是湯遷鼎之事也詩商邑翼翼集傳商邑王都也

二十九年陟 箋按書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孔安國曰桐湯葬地杜預曰蒙縣西北有亳城中有湯冢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州三里漢劉向傳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葢是時孔傳未出故向亦不知也

外丙 箋按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

名勝

元年已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箋按已亥誤當是乙亥湯十八年爲癸亥

二十九年爲甲戌則外丙元乙亥

二年陟

仲壬 箋按殷本紀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竹書二年陟與孟子同史云三誤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箋按商彝器有丙寅卣銘曰丙寅王錫博古錄曰商建國始于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正在仲壬即位之二年今据竹書仲壬二年乃戊寅非丙寅也

四年陟 箋按趙岐注孟子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與竹書合邵子經世史不載二王之名程子伊川以古人謂歲爲年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張氏經世紀年謂邵子以數推知去外丙仲壬之年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唐孔氏正義謂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而張衡通載乃云以紀年推之外丙仲壬合於歲次尚書缺略而正義之說謬

太甲 箋按殷本紀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嫡長孫也

名至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箋按書敘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書曰惟元祀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是也史記正義曰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書三亳阪尹偃師爲西亳蒙爲北亳即景亳穀熟

爲南亳也括地志亳故城在偃師縣西十四里又唐志大衍歷推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今据竹書太甲元年辛巳則二年爲壬午不爽也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箋按書太甲上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曰予弗狎予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蔡仲默引吳氏曰太甲既即位于仲壬之柩前方居憂于仲壬之殯側是也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孔傳曰桐湯葬地鄭氏曰有王離宮焉太康地記曰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正義曰尸鄉在偃師西南五里通鑑太甲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于桐宮注曰桐湯墓所在平陽府曲沃縣西南有桐鄉城世傳伊尹放太甲于桐即此按是時太甲居亳在河南偃師豈有遠之曲沃之理自當從太康記也

附注約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爲眞爾箋按陳氏越石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于西魏取于東司馬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後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尹以爲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有旨哉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箋按文選陸士衡豪士賦注引紀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考竹書紀年事事與經史扶同獨太甲潛出自桐殺尹一事敢立異議不顧事之有無者彼見夫三晉處晉君于端氏田和遷康公于海上往往托伊尹放太甲之美名明示其可以潛爲之謀而殺之故設爲太甲殺尹之說所以寒奸臣之胆而壯衰君之氣也如春秋外傳褒姒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與膠鬲比而亡周豈必實有是事哉

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箋按書敘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後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夫豈有七年而仍在桐者此疑為後人所羼入也爾雅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郭注言晦冥邢昺曰霧又名晦春秋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穀梁皆云晦冥也

附注約按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

十年大饗于太廟箋按月令季秋大饗帝注以徧祭為大饗是也書咸有一德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傳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孔疏曰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商書已云七世之

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今天子大饗太廟蓋合羣廟之主于太祖之廟而徧祭之故曰大饗也又按商頌詩序曰長發大禘也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則此所云大饗者其即商頌之大禘乎

初祀方明　箋按漢律歴志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今据竹書太甲十年初祀方明則漢志云元年者誤也

十二年陟　箋按郡國志濟陰歴城縣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歴山上

沃丁　箋按殷本紀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

名絢

元年癸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咎單箋按書敘曰咎單作明居孔傳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馬融曰咎單爲湯司空是歷仕四世至沃丁命爲卿士與尹爲左右也

八年祠保衡箋按書君奭篇公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衡說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鄭氏曰此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闞駰曰殷帝沃丁之時伊尹卒葬于亳皇甫謐曰伊尹爲湯相號阿衡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書敘曰沃丁旣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十九年陟

小庚附注史記作太庚。箋按殷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

名辨

元年壬子王卽位居亳箋按小庚小甲雍巳元年卽位皆不言命卿士者並咎單爲相也

五年陟

小甲箋按殷本紀帝太庚崩子小甲立徐廣曰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也

名高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亳

十七年陟

雍巳 箋按殷本紀帝小甲崩弟雍巳立

名佃 箋按佃一本作伷

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 箋按史記曰雍巳之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十二年陟

太戊 箋按殷本紀帝雍巳崩弟太戊立据孔氏書傳太戊沃丁弟之子陸氏釋文曰太戊馬云太甲子蓋太庚爲沃丁弟而釋文引馬融所云太甲子甲誤當作庚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箋按書敘曰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周書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是也孔傳伊陟伊尹子伊陟原命二篇皆亡今

据竹書伊陟始見于太甲七年至此凡六十二年命爲卿士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箋按書敘曰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孔傳曰二木合生七日大拱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又按小雅鶴鳴篇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朱注穀一名楮惡木也焦氏筆乘曰史記桑穀共生穀樹名皮可爲紙穀从木音搆穀从禾音谷穀从米音吼今多混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箋按離騷經巫咸將夕降兮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史記封禪書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太史公以巫咸接神事太戊使咸禳祥桑之災所以謂巫咸之興自此始也今按尚書孔氏傳以巫咸爲巫氏書明言巫咸乂王家其非巫覡可知莊子天運篇巫咸祒曰天有六極五常注巫咸殷相祒名越絕書曰虞山者巫咸所出也去縣百五里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　箋按西戎西方之戎禹貢西戎卽敘是也殷本紀曰帝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弟太戊立伊陟爲相殷復興諸侯歸之今西戎來賓諸侯可知又按漢書匈奴傳隴西有緜諸畎戎狄獂之戎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

王使王孟聘西戎　箋按山海經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郭璞曰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圖贊曰丈夫之國王孟是始卽此聘西戎事也

三十年命費侯仲衍爲車正　箋按秦本紀女華生大費是爲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二曰若木大廉元孫曰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

之又按定元年傳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杜注爲夏掌車服大夫則車正自夏始也

三十五年作寅車 箋按詩小雅六月疏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是寅車始大戊也

四十六年大有年 箋按春秋宣十六年大有年左氏公羊皆無傳

五十八年城蒲姑 箋按郡國志下邳取慮縣有蒲姑陂左傳昭十六年齊師至蒲隧杜預曰縣東有蒲姑陂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箋按後漢東夷傳注王制云東方曰夷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七十五年陟 箋按周書無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孔傳曰太
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太戊遇祥桑側身脩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
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爲中宗附注竹書作太宗○箋按
商頌詩序曰烈祖祀中宗也鄭箋曰中宗商王太戊
史記曰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太戊伊陟相殷復興
諸侯歸之
故稱中宗

仲丁箋按殷本紀中宗崩子帝仲丁立仲丁書闕不具書敘曰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今亡
名莊

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箋按殷本紀仲丁遷于隞索隱
曰隞亦作囂水經注濟水東逕敖山北詩所謂薄狩
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括地

志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
也一統志敖山在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秦時敖
氏築倉其上因
以名山非矣

六年征藍夷箋按後漢東夷傳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
湯革命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太子
賢曰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
紀年仲丁即位征于藍夷也

九年陟

外壬箋按殷本紀帝仲
丁崩弟外壬立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即位居囂

邳人姺人叛箋按昭元年傳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
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杜注姺邳二國商

諸侯邳下邳縣括地志古侁城在陳留縣東五里

十年陟

河亶甲　箋按殷本紀帝外王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時殷復衰

名整

元年庚申王卽位自囂遷于相　箋按書敘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孔傳曰相地名在河北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王伯厚地理通釋曰河亶甲居相在河北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卽北冢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書紀年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此皆全抄史記正義注誤也史記漢高祖紀項羽王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正義曰以商帝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爲殷在相州安陽縣卽北冢殷墟南去朝歌百

三十六里故號殷王殊不知書敘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始自相遷耿故世以朝歌北為殷墟若盤庚所徙改商為殷在梁國蒙縣殷有三亳蒙為北亳曰北蒙非北冡也正義說謬而通釋据之非也

三年彭伯克邳　箋按鄭語史伯曰大彭豕韋為商伯矣韋昭曰陸終第三子曰籛封于大彭彭城是也時大彭為商伯故稱彭伯也

四年征藍夷　箋按藍夷即前仲丁所征者至是復叛故征之郡國志南陽棘陽有藍鄉東海伊盧亦有藍鄉南郡編縣有藍口聚不知誰是其地也

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賓　箋按外王元年邳侁同時而叛越十有三年彭伯克邳則侁人勢孤而入于班方彭伯韋伯共伐之韋昭曰豕韋彭姓之別封二國相繼為商伯漢韋賢傳以詩諫楚王戊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

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維光

當卽謂彭伯韋伯同伐班方時事也

九年陟箋按商彝器有足跡疊薛尚功曰此器在洹水之濱亶甲墓旁得之銘作亞形中有左足跡是

河亶甲之陟葬此也

祖乙箋按殷本紀河亶甲崩帝祖乙立商彝器有祖乙卣薛用敏曰祖乙者河亶甲之子也

名滕

元年己巳王卽位自相遷于耿箋按閔元年傳晉滅耿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水經注汾水西逕耿鄉城北書敘曰盤庚遷于耿也尚書祖乙遷耿酈注云盤庚遷耿誤也通鑑注耿古耿國在蒲州城東北今河津縣是

命彭伯韋伯箋按韋昭曰二國相繼爲商伯今据竹書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則是同時爲二伯

如周召之分陝也

二年圯于耿自耿遷于庇　箋按書敍曰祖乙圯于耿作祖乙孔疏曰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毁更遷他處故言毁于耿耳又尙書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遷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史記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圯于耿徙居邢今据竹書祖乙又自耿遷庇則是盤庚前五遷祖乙自兩遷也邢與庇當是一地帝王世紀紂自朝歌北築沙丘臺沙丘在鉅鹿東北七十里括地志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則史記謂祖乙遷邢者當即爲竹書所云遷庇者也葢是時宋有邢國邢自周公子靖淵始封商時謂之庇也

三年命卿士巫賢　箋按書君奭篇周公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傳曰賢巫咸子巫氏殷本紀云帝祖乙時殷復興巫咸任職咸誤當作賢

八年城庇箋按祖乙時數被河患遷庇八年始城之書疏曰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今据竹書祖乙二年便自耿遷庇八年城庇當是居庇後奢侈踰禮時汲冢古文未出故鄭亦不知也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箋按世紀曰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風釐是也及公劉徙邑于豳詩稱于豳斯館今新平漆之東有豳亭是也郡縣志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栒邑故城在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周本紀不窋失官而犇戎狄之間卒子鞠立卒子公劉立公劉復修後稷之業自桼沮度渭故詩人歌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自是而後歷皇僕差弗毀隃公非皆國于豳殷王祖乙錫高圉命爲邠侯晉語展禽曰高圉太王能率稷者也周人報焉韋昭曰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据漢書古今人表高圉辟方子夷竢高圉子則史記

實參遺鍼而韋注仍未考也又按鬻子曰湯得慶誧伊尹皇里且東門虛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七大夫人表有慶節公劉子湯時人或曰即誧計后稷長于堯堯在位百年舜五十年夏自禹爲天子至桀亡夏歷四百四十一年共五百九十一年而謂公劉爲后稷曾孫止四五代可乎昔所謂周十五王不過如漢七制唐三宗之說而以爲世數止此非矣

十九年陟

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爲中宗附注曰史記與無逸皆無之○箋按周書酒誥曰自成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當郎謂祖乙也

祖辛箋按殷本紀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商彝器有祖辛卣薛尚功曰祖辛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

名旦

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

十四年陟

開甲　附注史記作沃甲○箋按殷本紀帝祖辛崩弟沃甲立世本作開甲與竹書同

名踰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　箋按祖乙二年庚午遷庇至開甲元年壬寅三十三年

五年陟

祖丁　箋按殷本紀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

九年陟

南庚箋按殷本紀帝祖丁崩
立弟沃甲之子南庚

名更

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箋按祖乙二年遷庇至南庚二
年共四十七年居庇自此以後
乃遷
于奄

三年遷于奄箋按南庚遷奄舊未有言奄地所在者郡
國志魯國即奄國昭四年傳祝鮀曰因商
奄之民命以伯禽其曰商奄者
或以商嘗遷此故遂謂商奄乎

六年陟

陽甲一名和甲○箋按殷本紀帝
南庚崩立弟祖丁之子陽甲

名和

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

三年西征丹山戎箋按山海經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璞注引竹書紀年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

四年陟箋按史記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盤庚箋按殷本紀帝陽甲崩弟盤庚立

名旬

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箋按經世紀年曰盤庚元以己亥自祖乙以乙未踐位歷祖辛

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及盤庚凡七世居耿巳一百二十五年今据竹書祖乙元年己巳二年圯于耿自耿遷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南庚三年自庇遷奄後陽甲及盤庚皆居奄盤庚十四年自奄遷殷經世紀年以爲七世居耿者非也又盤庚之立元年丙寅南軒以爲己亥非

七年應矦來朝 箋按地理志潁川父城縣應鄉故國周武王弟所封臣瓚曰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應謂此也杜預注左傳謂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胡身之曰襄陽無城父杜誤也括地志故應城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箋按書敘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鄭氏曰商家自此徙而改國號曰殷殷本紀曰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郡國志梁國蒙縣有北亳昭四年傳椒舉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括地志曰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

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皇甫謐曰蒙爲北亳即景亳商頌陟彼景山山在曹縣東南四十里蔡氏書傳以盤庚遷殷在於偃師又以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据竹書南庚三年自庇遷奄陽甲亦居奄至是凡二十二年盤庚又自奄遷于北蒙則非自耿并非偃師矣其他又有謂北蒙爲北冢謂北蒙爲此遂者水經注洹水又東北逕鄴縣南洹水出山逮逕殷虛北竹書紀年盤庚即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則是北譌爲此蒙譌爲遂也史記索隱曰汲郡古文盤庚自奄遷于北冢則殷虛去鄴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號北冢則是蒙譌爲冢也殊不審北蒙之亳在梁國蒙縣書敘曰盤庚將治亳殷鄴豈有亳之名乎種種謬誤殊屬可咲不有竹書烏從而證之

十五年營殷邑 箋按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即紀年所謂營殷邑也周希聖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据竹書夏后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

亥賓于有易世本冥往河治水子亥遷殷是商之稱殷始自夏世殷土芒芒豈謂盤庚已後乎

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箋按世本曰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據漢書古今人表雲都亞圉弟則實爲二人非一人名與字也仁山金氏曰堯封棄于邰世爲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官自竄于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于豳荒史謂稷生漦壐漦壐生叔均漦郎漦古部字也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祖紺諸盩十餘世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据人表及此則以雲都爲亞圉字者誤也

二十八年陟

小辛　箋按殷本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之迺作盤庚三篇索隱曰由不見古文故也

名頌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

三年陟

小乙　箋按殷本紀帝小辛崩弟小乙立

名斂

元年丁酉王即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箋按書說命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無逸曰其在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

聳其德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此葢言武丁未即位時出居河上就學于甘盤旣乃自河而徂于亳殷爲天子也韋昭謂武丁遷于河內從河內往亳都葢非也當是時武丁尚爲世子何得自遷於河內乎

十年陟

竹書統箋卷之五

總校王詒壽
分校汪學瀚
吳承志
校

# 竹書紀年注箋卷之六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　暘葵齋　校訂

崔萬烜郁岑

武丁箋按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名昭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盤箋按書君奭篇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漢書古今人表有甘盤師古曰武丁師也

三年夢求傅說得之箋按書敘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孔傳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王子年拾遺記曰傅說賃爲顏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以玉帛聘爲阿衡括地志傅說版築之處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虢之界水經注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或問高宗之于傅說文王之于太公卿之熟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之夢卜以重其事程子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箋按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禮記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王制曰凡養老殷人以食禮又曰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又曰殷人縞衣而養老文王世子曰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注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

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孔氏疏曰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明天子亦親視學也又孔氏王制疏曰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弟之處故于中養老李氏曰養老之禮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虞夏殷周莫之改也然則視學養老皆七十以上之人故天子亦親往焉武丁以命傅說者書所謂夢帝賚予良弼

其代予言者也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 箋按夏后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殷道復興故殷人報焉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韋昭曰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

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 箋按秦策陳軫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尸子曰殷高宗之子曰孝已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又按家語曰曾參既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

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能免于非乎遂不娶

二十九年肜祭大廟有雉來箋按書敍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孔疏曰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蔡仲默曰于肜日有雉雊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祭湯廟者非是按二說皆謬蓋高宗武丁之廟號也若是書作于武丁未陟之前豈可云高宗之訓乎竹書殷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太廟有雉來五十九年陟廟號高宗祖庚元年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殷本紀帝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意是時祖庚繹祭于高宗之廟每過于豐故戒以無豐于昵因作高宗之訓以訓祖庚耳孔疏以爲訓高宗謬矣書序高宗祭成湯竹書武丁祭太廟並有證據而蔡傳云祭禰廟以序言祭湯廟非意以豐于昵昵爲近廟則不得爲湯廟也不審豐于昵者祖庚也祭湯廟者高宗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格王者

至道之王高宗也訓于王者訓于祖庚也何轉以敍爲非又按格王成帝建始元年詔作假王師古曰商宗肜日載武丁之臣祖已之辭也假至也以祖已爲高宗之臣時所作亦誤嗟乎竹書未出天下之以不狂爲狂者將胡底也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 箋按後漢西羌傳武丁伐西戎鬼方詩大雅蕩云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傳鬼方遠方也世本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曰女嬇生鬼方于漢則先零戎也要之武丁伐鬼方則鬼方自是國名不得以遠方槩之竹書言伐鬼方次于荊大抵即商頌所云奮伐荊楚者也孔氏詩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于武丁之世不知楚君是何人今按彝器欵式所載曾侯鐘銘曰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王韻章薛氏曰背有兩商字商癸父丁彝銘曰惟王六祀兄癸卣銘曰惟王九祀商稱祀也商自太戊外惟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此鐘銘稱五十六祀者應自高宗伐鬼方之後

而荊楚亦遠徙西陽也一統志西陽城在黃州府黃岡縣境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箋按易未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氐羌來賓箋按詩商頌殷武箋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孔疏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于王前漢地理志隴西有氐道羌道後漢西南夷傳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是漢世尚存也尚書大傳曰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說苑曰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箋按鄭語史伯曰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韋昭曰彭祖大彭也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箋按鄭氏詩箋曰韋豕韋彭姓也計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至此歷

一百四十八年先後八年周而相繼澌滅韋昭謂後世失道商復興而滅之

五十九年陟箋按周書無逸曰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曰高宗享百年之壽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箋按郡國志汝南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亭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箋按商頌詩序曰禮廢而復興廟號高宗箋按殷武祀高宗也漢書嚴助傳高宗殷之盛天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德高可尊故號高宗箋按殷本紀帝武

祖庚丁崩子帝祖庚立

名曜

元年丙午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箋按書敘祖己訓諸王作高宗之訓孔氏傳曰所以訓訓也亡今據竹書祖己作高宗之訓在祖庚元年則高宗之崩已踰年矣孔疏以爲訓高宗失其旨矣又按商彝器有祖己爵薛尚功曰商之君有雍己無祖己據書敘祖己訓諸王作高宗之訓商器又有祖己甗疑即此祖己也

十一年陟

祖甲附注曰國語作帝甲○箋按殷本紀帝祖庚崩弟祖甲立

名載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殷箋按書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鄭氏曰祖甲武丁

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間故云舊爲小人金仁山曰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按高宗旣廢孝己又欲廢祖庚大抵總惑于後妻之言

十二年征西戎 附注曰祖甲西征得一丹山○箋按竹書陽甲二年征丹山戎郭璞注山海經亦引竹書曰陽甲西征得一丹山沈注以爲祖甲蓋誤也

冬王返自西戎 箋按武丁之世其地西不過氐羌則祖甲西征當亦在隴西左右故卽于是年冬而返也

十三年西戎來賓 箋按殷太戊二十六年西戎來賓距祖甲十三年凡二百五十八年始因祖甲親征而來賓想其負恃荒遠王師罕至正不獨夜郎自大已也

命邠侯組紺 箋按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

類號曰太公也今据竹書命邵侯組紺則組紺諸螯非連名也金仁山以諸螯別一人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箋按昭五年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注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文十八年傳太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誓命曰毁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注曰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按汲冢周書嘗麥解曰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則九刑之名本此蓋史克以爲周公作也叔向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亦謂重作者耳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箋按禮記王制注鄭氏曰王子王之庶子也西京雜記曰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時霍

光開之答書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今霍氏亦宜以前生爲兄焉謂此也

三十三年陟　箋按書無逸曰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王舊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　附注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箋按殷本紀帝甲淫亂殷道復衰與國語同據書無逸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則祖甲不當有淫亂之事矣大抵殷之祖甲猶周之宣王周宣不再傳而有幽王之敗況祖甲後七世乎

馮辛　附注史記作廩辛○箋按殷本紀帝甲崩子帝廩辛立索隱古今人表及帝王世紀皆作馮辛

名先

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箋按庚寅一本作庚申誤

四年陟箋按書無逸自是厥後亦罔或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如沃甲五年南庚六年小辛三年仲壬陽甲馮辛皆四年

庚丁箋按殷本紀帝廩辛崩弟庚丁立

名囂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箋按紀年囂祖甲庶子祖甲二十七年命爲王子者

八年陟

武乙箋按殷本紀帝庚丁崩子武乙立

名瞿箋按商有瞿父鼎薛用敏曰商器以父名多矣瞿則不知其爲誰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箋按武乙元年周文王昌始生而世紀以爲當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生昌殊不寤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乃陟則是時文王六齡又歷馮辛四年庚丁八年武乙三十五年則是時文王五十三齡又歷文丁十三帝乙九年則是時文王七十五齡又加紂四十一年而文王薨則是時文王年百十六齡安得爲九十七乎計文王之生適當武乙元年壬寅歲其年太王自邠而遷于岐周故孟子謂文王生于岐周也若祖甲二十八年在未遷岐之前十九年安得云生于岐周乎

邠遷于岐周箋按漢書匈奴傳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山下地理志右扶風美陽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林氏曰邠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括地志故周城一名美陽城雍州武功縣北七里郡縣志岐山一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徐廣曰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箋按殷本紀武乙立殷復去亳居河北相州圖經曰安陽在淇洹二山之間本殷墟也史三代世表武乙徙河北

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箋按詩疏引中候稷起注云亶父以字爲號今据竹書命亶父則亶父是名也書傳說大王遷岐民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則是岐山之下始未有邑至是成邑而武乙因賜之也魯頌曰至于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曰翦齊也鄭箋曰翦斷也說文作戩商戩福也三說皆非也爾雅釋詁曰勞來强事謂翦肈勤也實始翦商蓋謂實始勤商耳與周周書太王其勤王家之意正自符合齊斷勤三訓皆見爾雅注詩者未之攷也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沬箋按武乙三年自殷遷河北至是復濟河北徙朝歌紂仍都之蓋武乙之時其地名沬至紂時其地乃名朝歌水經注曰朝歌本沬邑紂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也周書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孔傳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孔疏曰妹與沬一也詩有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括地志朝歌本沬邑武乙始都之是也、

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 箋按自組紺已上皆曰邠侯至亶父遷于岐周始命爲公故曰周公亶父也武乙元年文王生至是年二十一矣太王以文王生有聖德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此也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 箋按穆王時左史戎夫記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尊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周師伐程戰于畢蓋卽爲畢程也地理志扶風安陵縣師古曰闞駰以爲周之程邑也書敘惟王季宅程史記正義引周書惟王季宅郢郢卽程也郢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里戰于畢畢陌在程西北莊十一年傳凡師得雋曰克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箋按左史戎夫記昔者義渠氏有兩

子巽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周師所伐者蓋卽此也地理志北地有義渠道括地志寧原慶三州本義渠戎國之地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疋　箋按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杜氏曰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雙玉爲瑴又作珏今武乙賜季歷者乃公禮也王制曰有功德于民者則加地進律是也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　箋按後漢書西羌傳注武乙三十五年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王畋于河渭大雷震死　箋按地理志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因名爲河渭也殷本紀曰

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漢書郊祀志曰帝乙嫚神而震死

文丁名托

附注曰史記作太丁非○箋按殷本紀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殷

附注曰自沬歸殷邑○箋按帝乙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沬至文丁又自沬歸殷邑史項羽本紀期洹水南殷虛上地理通釋曰殷虛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是文丁自沬而北徙也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

箋按淮南子汾出燕京高誘曰燕京山在太原汾陽縣水經注曰濕水逕陰館縣故城西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耆老云其水潛承太原汾陽北燕

京山之天池燕京亦管涔之異名也郡縣志天池在嵐州靜樂縣北燕京山上週迴八里陽旱不耗陰霖不溢燕京之戎
蓋居此山也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箋按水經洹水出洹山逕殷虛北又東北逕鄴城南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有洹水東流者也皇甫謐曰鄴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之太甲當即太丁之譌也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 箋按左傳閔二年晉申生伐東山皐落氏上黨記東山在壺關縣城東南今名無皐成八年劉康公敗績于徐吾氏上黨記純留縣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余無之戎當即是余吾及無皐二戎也

命為牧師 箋按周禮太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八命作牧鄭注曰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又按鄭注王制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今据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竹

書般命季歷爲牧師是般亦稱牧也又按虞書益稷篇州十有二師釋文引鄭注曰師長也路史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牧牧稟命于上京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五年周作程邑箋按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至是十有七年而周始營之以作邑括地志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箋按山海經有始州之國此云始呼未詳也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箋按後漢書西羌傳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周人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

復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並據竹書爲文也又按春秋提要曰獻者下奉上之詞軍獲曰捷莊三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

**王殺季歷** 箋按呂氏春秋首時篇王季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高誘曰季歷勤勞國事以至薨沒故文王哀思苦痛也時竹書未出誘不知有文丁殺季歷事也劉知幾史通雜說上曰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李氏維禎曰羣書蕪穢典訓陵遲殺益誅尹猶曰頗刑季歷之弒古今大惡而以之汚衊至聖不憂舌過鼻乎是皆不知史記太丁即文丁誤以文丁爲文王由不見竹書本文故也又按晉書束晳傳亦言文丁殺季歷

**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 箋按大雅旱麓詩傳

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秬鬯周禮冬官玉人職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氏曰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禮記曰君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者資鬯于天子說文曰秬黍也一稃二米所以釀鬯鬯鬱金香草也周禮大宗伯九命作伯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孔叢子羊容問於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玉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也据竹書則王季爲西伯在帝乙之前三年

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故曰文丁殺季歷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箋按韓非子曰文王見詈于玉門正與此合庾信齊王憲碑囚箕子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以王季爲箕子疑塞庫囚季歷處紂囚箕子于此所未詳也

十二年周文王元年○箋按晉語胥臣曰文王之卽位也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

有鳳集于岐山箋按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草蟲經曰鳳雛爲鸑鷟

十三年陟

帝乙箋按殷本紀帝太丁崩子帝乙立

名羨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箋按帝王世紀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則自帝乙而後遂名朝歌爲殷矣

二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箋按小雅出車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

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縣云混夷鋭矣鄭箋混夷夷狄國陸氏混音昆尚書大傳四年伐犬夷注即昆夷也汲冢周書序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朔方漢武帝元朔二年開以爲郡郡有渠搜縣王莽更郡曰溝搜即今之寧夏衞也

夏六月周地震 箋按鄭樵通志曰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震竹書則文王即位之四年

九年陟 箋按文二年傳宋祖帝乙猶上祖也杜預曰帝乙微子父宋不以帝乙爲不肖而猶尊尚之

帝辛 箋按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啟啟母賤不得嗣辛母爲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

名受 附注即紂也曰受辛○箋按周書克殷解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孔晁注云紂字受德也又按呂氏春秋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次曰仲衍三曰受德乃紂

也



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箋按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史記正義曰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二百五十二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殊不審紂所居殷乃紂父帝乙所徙皇甫謐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是也正義以此殷為盤庚所徙之亳殷謬矣

命九侯周侯邘侯附注周侯為西伯昌○箋按戰國策魯仲連曰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一作九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春秋繁露曰紂刑九侯取其指環字皆作九廣又曰鄂一作邘今本紀年作邘侯蓋因廣語史稱九侯進女于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韓子曰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脯比干剖心梅伯醢翼侯即鄂侯也左傳隱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

隨晉人納諸鄂翼與鄂近是韓子翼矦即鄂矦也廣云一作邗非矣

三年有雀生鸇 箋按璇璣曰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因風飛急擊鳩鴿燕雀食之家語孔子曰昔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于城隅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注曰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

四年大蒐于黎 箋按楊士勛穀梁疏曰言大者器械過常春秋昭公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之類是也又按昭四年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漢志魏郡黎丘縣晉灼曰黎山在其南韓非子曰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

作炮烙之刑 箋按淮南俶眞訓迨至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銅柱漢書莽作焚如之刑猶是也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 箋按水經注南單之臺卽鹿臺之異名也劉向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臣瓚曰今在朝歌城中

雨土于亳 箋按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雨土于亳天雨土君失封

六年西伯初禴于畢 箋按天保云禴祠烝嘗孔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云宗廟之祭春曰禴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今据竹書文王初禴于畢易未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本義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改夏祭爲禴者自文王始矣杜佑通典曰畢王季初都之後畢公封焉汲冢古文曰畢西于豐三十里又按史記曰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亦卽是畢也後漢蘇竟傳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若然則文王初禴于畢亦可謂禴祭于畢星乎知不然矣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 箋按晉語史蘇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唐書世系表曰鄴西蘇城是又按泰誓曰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蔡氏引列女傳曰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皇甫謐謂紂二年納妲己皆誤也今据竹書紂四年作炮烙九年獲妲己則炮烙非爲妲己設也世紀謂武王伐紂紂自焚于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抑猶爲賢于褎姒故特爲考其事而原之

作瓊室立玉門 箋按說文曰瓊赤玉也六韜曰紂作瓊室鹿臺飾以美玉通鑑外紀曰紂爲瓊室立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韓非子曰文王見詈于玉門而顏色不變國策希寫曰昔者文王拘于羑里而武王羈于玉門似當以韓子爲是又按賈子曰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箋按詩譜曰邶鄘衛者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冀

州太行洹山之東孔疏曰河內即紂都而西不踰太行者以其國近西也戰國策曰紂聚衆百萬右飲洹水不流則紂敗西郊葢在太行洹水之東矣

十七年西伯伐翟箋按王符潛夫論白狄媿姓地理通釋曰翟媿姓白狄有延安府鄜丹綏鄜銀石州之地漢匈奴傳西河圁洛之間有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郤缺獲白狄子者西伯伐翟殆即此與

冬王遊于淇箋按山海經沮洳之山淇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郡縣志出衛州共城縣西北沮洳山至衛縣入河謂之淇水衛古朝歌也水經注淇水逕朝歌北又屈逕頓丘西太和泉水入焉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老人晨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于此斮脛而視髓也泰誓斮朝涉之脛蓋謂此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箋按文王即位之三十二年諸侯始朝周也

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箋按史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韓詩外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應劭曰孤竹之國君姓墨胎氏據殷本紀史公曰契後分封以國為姓有目夷氏即此也地理志遼西令氏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箋按昭十一年公羊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地理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此言大蒐于渭者隨渭水所經之地蒐之不止于一處也若扶風渭城之名起于漢武古未有也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箋按趙策魯連子曰紂醢鬼侯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嘆故拘之于牖里之庫又淮南道應訓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高誘曰屈商紂臣也皇甫謐云紂二十年囚文王少三年也又按地理志河內蕩陰縣西山羑水所出至內黃入蕩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水經注曰昔紂王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于此散宜生南宮括見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終始之義焉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陸佃埤雅曰伏羲重卦重三畫于前文王重卦重六爻于後何用知伏羲重三畫于前以書曰卜五占用二曰貞曰悔周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知之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何用知文王重六爻于後以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蓋西伯拘而演易揚雄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据周易正義曰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辭則伏羲重卦但已有爻無辭耳

二十九年釋西伯箋按襄二十一年傳衞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此言爲得其實殷本紀紂囚西伯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亦傳聞之辭也

諸侯逆西伯歸于程箋按文丁五年周公季歷作程邑居之文王又居之周書程典解惟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迎諸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箋按左傳襄四年韓獻子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箋按括地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王氏曰畢原

無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秦謂之池陽原漢謂之長平坂其地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西伯治兵于此習戰也

得呂尚以爲師 箋按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爲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一統志呂城在南陽府城西三十里虞夏時封呂尚先祖於此齊太公世家曰呂尚者東海上人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釣魚干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爲文武師詩維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 箋按春秋元命包曰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龍之精周據而興隋天文志曰周王之興五星聚房赤雀銜書止于王居

有赤烏集于周社 箋按墨子曰赤烏啣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呂氏春秋曰文王之時天光見火有赤烏銜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尙赤傅玄晉鐃歌曲赤烏啣書至天命瑞

周文

密人侵阮 箋按大雅皇矣曰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毛傳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應劭曰密須姞姓之國臣瓚曰安定陰密縣是左傳桓十年虞公出奔共池張氏曰今涇州有共池黃帝使伶倫之阮隃之陰取嶰谷之竹又按阮無所攷据漢成帝陽朔元年詔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陸友仁研北雜志梁四公子有仉脊五阮人或郎是阮之故地也

西伯帥師伐密 箋按大雅皇矣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是其事也皇甫謐曰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于我我可先伐之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伐書傳以爲在文

王受命之四年今据竹書是在殷末錫命文王之前一年也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箋按周書大開武解曰維王一祀王在酆密命訪于周公旦曰烏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若歲之有秋今予不獲其落若何孔晁注密人及商紂謀周大命不得其落恐將亡皇甫謐曰密須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昭十五年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杜注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東故密城是也又周書言一祀三月者是年爲文王受命得專征伐之年故周書稱爲一祀一如所謂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皆以是年爲始一祀者時從殷稱祀也

遂遷于程箋按孔氏詩疏曰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今周書程寤解闕据大開武解周公旦對武王曰茲順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孔晁注曰言天寤周以和商謀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程寤解亡其義略見于此矣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箋按韓非子曰文王侵盂克莒擧酆三擧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史記殷本紀曰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爲西伯徐堅曰周禮雍州其川洛汭洛一名漆沮出馮翊此闕輔之洛非河南洛也

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箋按大雅文王篇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曰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作周邦孔疏引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云受天命也漢和帝時應劭著風俗通曰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殷何緣便得列三王哉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辯論至於訟閱太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

乎今据竹書殷錫西伯命得專征伐沈休文附注以受命爲受得專征伐之命較應氏更爲明快眞可以破千古之疑矣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

箋按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肌又作耆是耆卽饑國也左傳僖二十九年祝鮀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饑氏是也周本紀謂西伯敗耆國正義曰卽黎國也然尚書西伯戡黎乃武王襲封西伯後三年事也安在文王所伐之耆卽黎乎又按地理志河內壄王縣孟康曰故邘國今邘亭是也又大戴記曰紂不說諸侯之聽于周昌別嫌于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注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伐也客事者謂忍而臣之也尚書大傳曰文王既受命專征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今据竹書取耆伐邘遂伐崇皆一年事也明堂位曰崇鼎天子之器也鄭注曰文王伐崇遷其重器

崇八降箋按僖十九年傳子魚謂宋襄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之因壘而降又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言于衞侯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

冬十二月昆夷侵周箋按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春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

三十五年周大饑箋按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謂此也又文傳解文王召太子發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蓋亦有鑒于此也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

西伯自程遷于豐箋按僖十九年左氏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蓋謂此也孔晁曰

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乃徙豐焉師古曰文王作豐今長安西北界靈臺豐水上是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箋按漢書匈奴傳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即畎戎也又曰昆夷

西伯使世子發營鎬箋按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初學記引周書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吾梧桂而茅茨爲八愛費是鎬爲文王時所營也其後武王徙都之文王有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是也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箋按莊子曰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是辟雍爲樂名也說文曰廦牆也廱天子享宴廦廱也魯詩

解辟雍文王宮名古鼎銘惟三月初吉王在和宮大夫始錫作彝文王在辟宮獻工錫章是辟雍爲宮名也或文王嘗曰作樂于辟雍之宮奏之故樂亦名爲辟雍也周有天下欲廣文王周公之制于天下故國學謂之辟雍鄉學謂之泮宮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史記曰國中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于西郊夏序于州殷序于黨是爲小學大雅云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毛傳云水旋丘如璧曰辟雍以節觀者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凡九室室四戶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外水曰辟雍封禪書天子辟池索隱曰卽周天子辟雍之池漢平帝紀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應劭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廱者象璧圜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箋按劉向別錄曰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之去

周文王以爲公卿襄四年傳魏莊子曰辛甲之爲周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漢書藝文志辛甲二十九篇地理志上黨長子縣周史辛甲所封

四十年周作靈臺箋按詩含神霧曰文王作邑于豐起靈臺淮南子道應訓曰紂拘文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孔疏曰始附謂心附之也據中候雒師謀曰惟王既誅崇侯虎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又宋書索虜傳曰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是詩序云始附者謂歸附之衆於是而始若以爲心附民之心附文王者豈始于是日乎左傳僖二十五年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氏曰在京兆杜縣周之故臺也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箋按王嘉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

地之形韓非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附注周文王葬畢畢西于豐三十里○箋按漢書劉向傳文武周公葬于畢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于豐三十里師古非之曰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禮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尚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孔傳曰文王即位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今據竹書文王生武乙元年庚寅以文丁十二年戊子嗣父即侯位年四十六故曰受命惟中身又按通典曰文王葬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高封焉後漢蘇竟傳武王上祭于畢注以爲古無墓祭此蓋上祭于畢畢星若然文王初禴于畢亦可謂上禴于畢星乎知不然矣又成湯自帝癸十五年始爲諸侯十八年而代夏有天下至帝辛四十一年而文王卒共計五百零二年故孟子云由湯至文王五百有餘

歲通鑑前編謂始湯終紂共六百六十一年與孟子殊幷當依竹書爲是

四十二年箋按周武王元年

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箋按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月召師尚父而問焉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而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云云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于席四端以戒後世子孫

有女子化爲丈夫箋按春秋潛潭巴曰賢人去位天子獨居則女子化爲丈夫

四十三年春大閱箋按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鄭注曰大閱王乘戎路及太常焉然則大閱乃冬時教戰之禮此云春大閱未必卽殷禮也見紂

之大閱爲不時耳

嶢山崩 箋按淮南俶眞訓逮至殷紂嶢山崩三川涸覽冥訓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史留侯世家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魏土地記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嶢柳方輿紀勝嶢關在藍田縣東南二十八里一統志嶢山在藍田縣南二十里初學記引淮南子作碩山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箋按書敘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紂作西伯戡黎孔傳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鄭氏曰西伯文王也大全引朱子曰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是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或問西伯戡黎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王吳才老亦言戡黎恐是伐紂時事然史記又謂文王伐崇伐密須伐耆國耆即黎也音相近二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證據姑且闕之今據竹書殷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則是戡

黎者武王無可疑也郡國志上黨壺關有黎亭古黎國劉昭注文王戡黎卽此盇又以鄭氏誤也

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 箋按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又淮南子氾論訓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以摯爲藝武王爲文王皆誤

四十八年夷羊見 箋按周書度邑解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遍野又周語內史過曰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韋昭注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續博物志曰武王既勝殷登邠之阜以望商邑曰自發未生六十年麋鹿在牧飛鴻滿野徐廣引內史過之言曰夷羊在牧張華以爲文王之詞曰水潦東流飛鴻滿野與竹書所紀微有不同但夷羊不知何物史記貨殖傳其民羯羠不均徐廣羠音兕一音囚几反皆健羊名當卽是夷羊也

二日並出 箋按荊州占曰兩日俱出以上是謂亂明亂明出天下大亂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 箋按是年己丑周武王即位之十年也唐天文志云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則竹書稱十一月戊子蓋猶是商正也一統志孟縣在懷慶府城南六十里周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即此史記正義曰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孔氏書傳曰武王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是渡盟津而還之事也王充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曰盟津又水經注曰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此有盟津之目

王囚箕子 箋按泰誓曰囚奴正士孔傳曰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世紀曰武王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又按書敘曰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司馬彪注莊子曰箕子名胥餘漢官儀曰紂時胥餘爲大師又按庾信周齊王憲神道碑囚箕子於塞庫據紀年附注塞庫紂祖文丁囚季歷處

紂因以囚箕子耳

殺王子比干箋按宋微子世家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直言諫紂紂怒遂殺比干而剖視其心水經注曰淇水逕頓丘縣故城西東北逕枉人山東隋地理志曰汲郡黎陽有枉人山圖經曰枉人山谷名也或曰紂殺比干于此因以爲名世紀曰武王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祀亨祀于軍寰宇記比干墓在汲縣十里世族譜殷比干子堅逃難長林山因以林氏唐書地理志江陵府有長林縣

微子出奔箋按史記曰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史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歸周左傳楚克許許面縛銜璧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假令微子先抱祭器歸周周必禮之何至今日始持祭器而縛造于軍門如宋世家所云者据竹書商紂二十九年太史辛甲出奔周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奔周此獨書微子出奔不云奔周者知微子無抱祭器歸周之事而逢伯夸張其說以動楚子太史又据之而誤也觀武

王克商即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立紂子武庚而不一及于微子以是時微子出亡未獲故也微子適周未知其何時迨武庚以叛誅而後封微子于宋則從前未嘗歸周可知一統志東昌府城東北有故微子城是微子在殷封于微漢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是武庚既滅微子不忍殷王之不祀始受封于宋也蔡邕朱公叔鼎銘曰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生公子朱其孫氏焉朱遯于荒野始終未嘗適周故微子舍孫腯而立衍安有以微子之賢而先歸于周乎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箋按是年庚寅周武王即位十一年矣周始伐殷蓋始果于伐殷也書敘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書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陸氏釋文曰惟十有三年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今據竹書則書敘十有一年是也張子南軒曰書敘稱十有一年而書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又唐志日度議曰竹書十一年庚寅周

始伐商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觀兵盟津十三年復伐商推日月不爲相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房與歲星實相經緯后稷感之以生故國語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師所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顓頊之虛戊午師渡孟津而辰星伏于天黿所以告顓頊而終水行之運且木帝之所繇生也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俈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黿有建星及牽牛焉是歲歲星始及鶉火直軒轅之虛以爰稼穡稷星繫焉而成周之大萃也以此較之則書序稱惟十有一年實相符合而泰誓稱十有三年譌也

秋周師次于鮮原箋按大雅皇矣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高平曰原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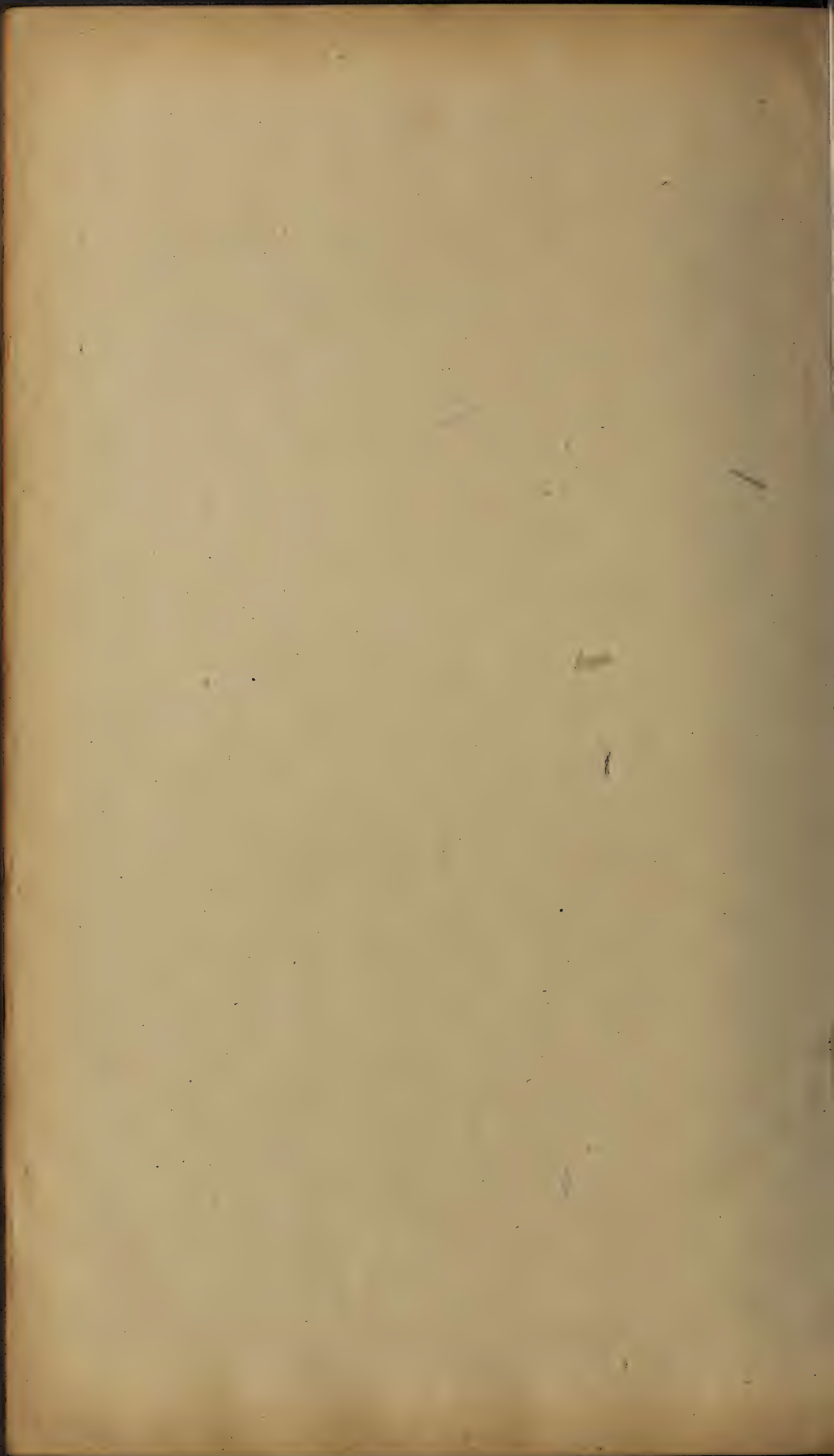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箋按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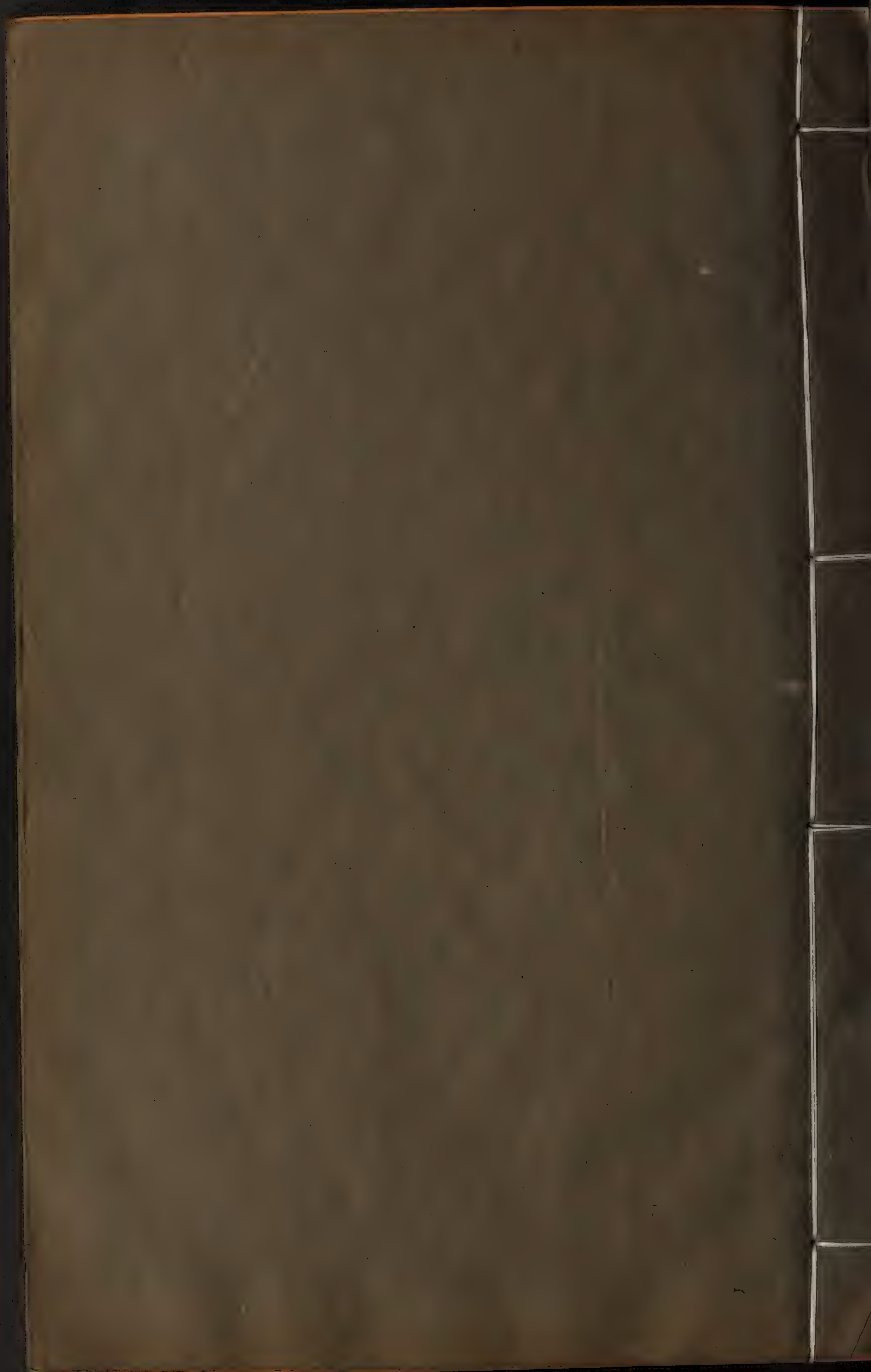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伐殷至邢丘更名邢丘曰懷○箋按孔氏書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也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戎府以南古微盧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左傳昭九年趙孟曰吳濮有釁杜注建寧郡南有濮夷是也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附注起癸亥終庚寅

竹書統箋卷之六

總校王詒壽分校汪學瀚
吳承志校





# 竹書紀年統箋卷之七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馬　陽葵齋
同里　　　　　　校訂
　　　崔萬烜郁岑

周武王

名發

初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見大人迹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男以為不祥箋按

元命包曰姜嫄遊閟宮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箋按宋志者下有薦覆之三字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為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頤有異相長為堯稷官有功於民箋按詩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鄭箋曰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禋祀上帝於高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歆歆如有人道感已也於是遂有身後生子而名之曰棄后稷之孫曰公劉有德諸侯皆以天子之禮待之箋按大雅篤公劉鄭箋曰后稷之曾孫也吳越春秋曰堯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閒其孫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則公劉去不窋

凡四五百年矣周本紀以公劉爲鞠之子不窋之孫止三代殊失考也　初黃帝之世讖

言曰西北爲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

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

牧之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

大任夢長人感已溲于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箋按

晉語曰太任震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　龍顏虎肩身長十尺

胸有四乳箋按禮別名記曰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太王曰吾

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

昌適越終身不返弟仲雍從之箋按史記正義曰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

錫東南六十里故季歷爲嗣以及昌昌爲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于闕閒化爲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吉夢箋按尚書中候曰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爲太子又張華博物志曰太姒夢見商庭生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于闕閒梓化爲松柏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愼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汲冢周書曰太姒夢周梓化爲松

季秋之甲子赤雀銜書及豐置于昌戶昌拜箋按置志作止稽首受之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亾殷者紂箋按尚書中候曰季秋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蒼帝子注曰最要者也王將畋史

編卜之箋按古今人表作史扁師古音編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太師以佐昌箋按宋志作天遺汝師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皋陶其兆類此箋按漢書律歷志三代既沒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李奇曰疇人同類之人俱明歷者如湻曰家業世世相承爲疇師古曰如說是也今據周文王時史編曰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皋陶其兆類此則是史疇之子孫世掌天王官故以明歷者爲疇人子弟也奇湻諸註皆非至于磻溪之水箋按一統志磻溪在鳳翔府寶鷄縣東南八十里磻溪谷中石壁深邃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呂尙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尙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岐受命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箋按呂氏春秋曰太公釣于茲

泉遇文王酆元日皤溪中有泉謂之兹泉括地志兹泉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尚出游見赤人自洛出授尚書命曰呂佐昌者子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鸑鷟鳴於岐山箋按毛詩草蟲經曰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爲鸑鷟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已移不得復久箋按琴操作游文王之郊星命一作皇命又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沒太子發代立是爲武王武王駢齒望羊箋按禮別名記曰武王望羊是謂攝陽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孔子世家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視也將伐紂至于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

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血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告也箋按史記索隱曰白魚躍入王舟中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遂東伐紂勝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乃封呂尚于齊箋按洛誥傳曰天下諸侯采服來受命于周者一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周德旣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箋按宋志作蒿宮又按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木工

之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有大者可作屋柱是

既有天下遂都于鎬箋按漢志武王治鎬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鎬陂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按書敘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于牧野作牧誓武成曰旣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朝誓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牧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博物志武王伐紂會于幾逢大雨焉蕤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于牧野孔晁注曰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

王親禽紂于南單之臺箋按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

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旣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
敗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焚于火武王
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武王先入適
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斬之以黃鉞折懸諸
太白東晳汲冢書抄曰周武王親禽紂于南單
之臺水經注曰南單之臺卽鹿臺之異名也

遂分天之明 箋按分天之明天向未明也

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 箋按周書克殷解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維解武王克殷乃
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史記衞世家武王已克殷紂
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
勿絕白虎通曰春秋讖二名何所以譏者
乃謂其無常若乍爲名祿父元言武庚

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 箋按書武成惟一月壬辰
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
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孔傳曰此

本說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月二日近死魄翼明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伐商二十八日度孟津其四月始生明月三日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孔疏曰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四月己丑朔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籩豆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命監殷**

箋按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鄭氏詩譜云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

**遂狩于管**

箋按周書大匡解維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又周書文政解維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孔晁曰管管叔之邑二叔開其宗族循鎬

京之政言從化也左傳宣十二年晉師救鄭楚次管以待之預曰京縣東北有管城

作大武樂箋按周書大武解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戰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孔晁曰言廟勝也尚書武成曰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大告武成蔡仲默曰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据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夏四月丁未祀于周廟作大武樂則是大告武成者謂大武之一成再成三成四成五成六成也申培詩說曰大武為大武之一成賚為二成時邁為三成般為四成酌為五成桓為六成則是大告武成者即告以大武之樂成也樂記夫子語賓牟賈曰夫武者象成者也武成名篇者此矣

十三年巢伯來賓箋按書敘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孔疏曰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是也徐邈曰巢偃姓之國今為縣屬廬州府

薦殷于太廟箋按薦殷于廟者薦殷俘也說文曰俘取
也周書世俘解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
方通殷命有國惟一月丙辰旁死魄若翼日丁巳王
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
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夫惡臣百人
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禦
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
新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
俘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辛亥薦俘
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
格于廟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
列升維告殷罪癸酉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
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
奏大享三終甲寅謁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
奏武王入進來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
三鐘終王定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
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
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

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孔晁注曰使史佚用書重薦俘于天也

遂大封諸侯 箋按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薊帝舜之後于陳大禹之後于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于蔡餘各以次受封昭二十八年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林注曰之往也漢書賈山傳周蓋千八百國

秋大有年 箋按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鄭箋曰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僖十九年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蓋謂此也又按春秋桓三年冬有年公羊傳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

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注曰宣十六年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作金縢箋按書敘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爲三壇同墠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祝冊曰維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孔傳曰壇築土墠除地蔡傳曰以其藏于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

十五年肅愼氏來賓箋按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愼氏之貢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也銘其楛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諸金櫝如之又按博物志曰肅愼氏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人代

立則其樹生皮可爲衣周武王成王時曾遣使入貢地理通釋曰肅愼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通典挹婁卽古肅愼之國在不咸山北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勿吉在高麗北亦古肅愼國地靺鞨卽勿吉也

**初狩方岳誥于沬邑**箋按周頌詩序曰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孔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也又按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孔傳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据竹書武王初巡方岳遂誥于沬邑則此乃武王事也若成王之誥安得稱文王爲穆考乎篇中稱文王者三而不及武王其當爲武王之誥明矣況後世天子于宗邦諸侯尚有伯父叔父之稱而此直呼曰封曰汝何其于周公則謙而於周公之弟則倨也予嘗著管成碩記以康誥亦武王之辭時成王改封康叔于衞若果爲成王之辭則當云衞誥何仍云康誥乎蓋成王在服將闕不便遽自作誥以命叔父故史記世家謂取康誥而申之是也酒誥爲武王所作据竹書初巡方岳誥于

沬邑在武王之十五年是也孔傳以爲成王者疑非又按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據周頌毛詩序曰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竹書武王十五年初狩方岳則是武王早已巡狩非成王始也詩鄘風沬之鄉矣毛傳曰沬衛邑正義曰酒誥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紂都朝歌明朝歌卽沬也

冬遷九鼎于洛 箋按周書克殷解王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孔晁注鼎王者所傳寶三巫地名左傳桓二年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漢書地理志河南故郟鄏周武王遷九鼎水經注王城東南名爲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爲鼎中是武王克殷之時鼎已爲周所遷至是又自三巫遷于雒邑也

十六年箕子來賓 箋按汲冢周書王曰咨爾商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

辛錫朕以國闈洪範九疇錫保以道朕殫厥邦上靡所私乃朝鮮于周底于遐遜其以屬父師史記宋世家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是箕子封朝鮮來朝于周之事也孔氏書疏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據尚書敘曰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是勝殷爲十二年則作洪範者亦是年也書曰惟十有三年王訪于箕子豈去年得箕子今年始問耶史記亦以爲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或然也宋世家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是矣但箕子來朝當以竹書爲十六年爲得而孔疏云十三年爲非葢朝鮮去周幾近萬里安得十三年始在周作洪範後封朝鮮十三年卽來朝之理乎竹書以爲十六年是也後漢書東夷傳曰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鮮箕子敎以禮義用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又按括地志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卽古朝鮮也鄭開陽朝鮮圖說井田

在平壤府外城內箕子區畫井田遺蹟宛然孔安國洪範傳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孔疏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卽是書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謂五行五事爲洛書本文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悉五行所有陳泰之曰安國之所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宗可觀焉耳劉歆謂洛書有字則全與孔異矣先儒立論非之曰如歆之說則洛書已有文字矣而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又何以故夫豈有兩洛書耶明王褘以圖書並出于伏羲之世皆聖人所則以作易洪範乃禹所自敘而非洛書今按莊子天運篇巫咸祒曰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呂吉甫注曰五常卽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則吉也反之則逆而凶九洛卽洛書九疇九疇之用至于福極則治成德備天下戴之此所以爲上皇據此天錫禹洛書禹因敘之以演疇與孔傳合若謂則

河圖洛書專指伏羲不得以兼禹將天垂象見吉凶亦止爲伏羲設耶後儒非之正自不必又巫咸所云上皇舊無明注余按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疑卽此上皇也

秋王師滅蒲姑　箋按昭九年傳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及武王伐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郡國志下邳取慮縣有蒲姑陂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于蒲姑卽此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箋按徐堅曰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又按周書武儆解維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則成王立爲世子至是已六年矣禮記文王世子曰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又周書本典解曰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召公告周公曰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

故問伯父是成王在東宮之事也漢書五行志曰東宮太子所居宮也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箋按詩清廟疏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今据竹書武王九十四陟是年丙申以甲子計之則武王生于武乙二十二年之癸亥是時文王一十二歲生武王蓋武乙在位三十五年則武王十四歲加文丁十三年則武王二十七歲加帝乙九年帝辛五十二年則武王八十八歲加代商六年武王九十四歲歲在丙申舊說文王十五生武王而又有伯邑考爲之兄此大謬也觀關雎思得賢后以爲之配求之不得輾轉反側若文王十二三時豈應作此語乎

成王 箋按周本紀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 箋按漢志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

之歲也据竹書則此元年歲在丁酉也周書成開解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王其敬天文命無易天不虞王拜曰式皇敬哉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則成王初立已卽天子之位周公攝政仍稱爲王矣何嘗有負扆南面而攝天子之位哉

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箋按周禮惟王建國設官分職乃立天官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鄭注曰爾雅冢大也冢宰大宰也世紀曰成王元年周公爲冢宰攝政八年春正月王始躬政事以周公爲太師封伯禽于魯父子並命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與紀年漢志並乖世紀之誤也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箋按庚午正月二日也周書曰周公會羣臣于閎門以輔王之格言作皇門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羣臣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耇老據屏位建沈入非不

用明刑惟其開告予于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大孔晁注路寢左曰皇門閎音皇小至于大大小大邦君也宣十一年傳楚克鄭入皇門至于逵路吳氏曰皇門周邑向京畿之道董逌石鼓文辨曰轡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其因後代亾之亦未可知也似未見汲冢周書皇門解也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箋按周書作雒解乃歲十二月王崩于鎬肂于岐爲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括地志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

秋王加元服 箋按家語曰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旣葬武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又按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

師古曰如氏以爲衣服之服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傳序曰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爲元服儀禮圖解儀禮所存者唯士冠禮自士以上有大夫諸侯天子冠禮見於家語冠頌大戴公冠與禮記玉藻者雖遺文斷缺不全而大概亦可考如趙文子冠則大夫禮也魯襄公邾隱公冠則諸侯禮也周成王冠則天子禮也大夫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其冠也則服士服行士禮而已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諸侯始加緇布冠績緌其服玄端再加皮弁三加玄冕大戴禮公冠四加玄冕鄭注曰四當爲三是也天子始冠加玄冠朱組纓再加皮弁三加袞冕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三王共皮弁素積疏曰以其質素故三王同之是三加袞冕冠頌曰去王幼志服袞職是也

武庚以殷叛　箋按地理志邶以封受子武庚是武庚所居即殷都也成王時乃以殷叛

周文王出居于東　箋按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

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孔傳曰辟法也陸德明曰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今据竹書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秋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則是居東者謂出居于東也孔傳謂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非矣然馬鄭以居東爲東都亦非史記魯世家曰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邵氏寶曰周公避流言嘗居東矣魯公封也不之魯而之楚乎据戰國策惠施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季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左傳成十三年逆晉侯于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因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地必無遠涉東都之理邵疑爲楚國謬矣觀下文王啟金縢執書以泣曰維朕小子其新逆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則居東爲成周之近郊而必非東都明矣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箋按左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說文云邶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左傳周有徐奄注二國嬴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箋按金縢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孔傳曰郊以玉幣謝天今據竹書則郊是國之近郊而不得謂郊天之郊矣爾雅邑外謂之郊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鄭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箋按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

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
于東孔晁注曰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
遷殷民于衛 箋按書敘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
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遂伐奄 箋按定四年傳祝鮀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而封于少昊之虛鄭氏曰奄國在淮夷之北孟
于三年伐奄討其君葢
成王嗣位之三年也
滅蒲姑 附注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故周公滅之○箋
按此蒲姑當是薄姑之譌昭二十年傳晏子曰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則是蒲姑之滅太公之封皆在
于武王之世安得至成王時始滅蒲姑耶漢書地理
志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師古漢
昭帝紀注四國管蔡商奄也地理志琅琊姑幕縣應
劭曰薄姑氏之國後漢注姑幕故城在密州莒縣東
北郡國志博昌縣有薄姑城屬樂安國取慮縣有
蒲姑陂屬下邳國故曰此蒲姑蓋薄姑之訛也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 箋按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鄭箋曰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

夏四月初嘗麥 箋按周書敘成王即政因嘗麥而語羣臣求助作嘗麥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是月也命大正正刑書大祝以王命作筴眾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史正升拜于上王則進太史乃藏之于監府以爲歲典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箋按書敘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孔傳曰爲平淮夷徒奄之政令今亾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箋按書敘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

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左傳昭十六年齊師至蒲蒲隧杜注下邳取慮縣有蒲姑陂

**夏五月王至自奄**

箋按書敘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書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孔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按竹書夏五月王至自奄在公攝政之五年後二年公始復政于王孔傳云王至自奄在公歸政之明年疑誤

**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箋按周書作雒解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尚書多方曰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命乃有致天罰移爾遐逖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奔走臣我多遜是遷殷民在前作洛在後也蔡氏曰敘書者考之不詳以爲成周既城遷殷頑民謬矣今據竹書云遷殷民于

洛邑遂營成周是作洛在遷殷之後則蔡傳是也呂氏曰孔子序洛誥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為成周矣

六年大蒐于岐陽 箋按昭四年傳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國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致茅蕝表坐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箋按周書明堂解夫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于成王漢書律歷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曰反政故洛誥篇

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魯周公世家曰七年後還政成王駒駒如畏然徐廣曰駒駒敬慎貌也蔡氏書傳曰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今據竹書云成王七年周公復政于王蓋七年之前成王尚幼天下之政皆聽于冢宰至是復政于王令自親政耳豈曰我先爲明辟至是復子明辟哉書義自明傳書者誤耳

春二月王如豐箋按書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孔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于巳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城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箋按召康公名奭燕世家曰召公奭與周同姓皇甫謐曰文王

之庶子穀梁傳曰燕之分子也漢扶風雍縣東南有
召亭召子康公邑焦氏筆乘曰史篇召公名醜奭豈其
字耶書敘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命召公先相宅作
召誥書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卽此也孔氏召
誥傳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據竹書則召公如洛度
邑乃在周公復政之明年爲成王七年多二年也蓋
書傳言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建侯衞者尙書康
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四方之民大和會是也竹書成王五年王至自奄遷
殷民于洛邑遂城成周者洛邑旣成營成周爲遷洛
之計也至七年如洛度邑則度邑卽召誥之卜宅詩
所謂宅是鎬京之宅周書度邑解稱武王曰瞻于伊
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日度邑是也于洛度邑本武王
之意而成王周公成之以爲東都命召公先相宅
者此也孔傳以此爲五年之事未見竹書故也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箋按書敘曰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成

周既成遷殷頑民公以王命誥作多士王氏曰篇名多士序以爲頑民何也在官者謂之多士卿大夫士是也在民者謂之士士農工商是也此書稱士皆在官之殷士也

遂城東都以箋按昭三十三年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詩王城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曰車攻序云王復會諸侯于東都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卽洛邑也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箋按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周書明堂解曰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

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冬王歸自東都 箋按書洛誥疏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詩王風疏曰以洛邑為東都則此云歸自言自此而歸也

立高圉廟 箋按魯語展禽曰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故周人報焉

八年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 箋按文王世子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注曰武王崩成王方十歲雖涖阼為天子未能行治天下之事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治之黃東發曰踐阼亦指成王非指周公是成王久已踐阼至是始親政也

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 箋按定四年傳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率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從前伯禽封魯已分以殷之六族至武庚旣誅復遷庶殷于魯使醜類得有所統率也

作象舞箋按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注曰言象而兼言武者象蓋武舞之樂也呂氏春秋曰成王立殷民反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高誘曰三象周公所作樂名淮南子齊俗訓曰周人之禮其樂大武三象棘下是也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鄭箋曰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墨子三辨篇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象以象爲武王所作時竹書未出故皆誤以爲武王也

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箋按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匃之祖在商

爲家章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今京兆杜縣徐才宗國都記曰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太叔遷唐人子孫于杜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北三十里即堯裔子所封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 箋按春秋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杜預曰有事祭也又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則此有事于太廟亦是禘也

初用勺 箋按詩序曰酌告成大武也申培詩說曰酌爲大武之五成孔疏曰酌左傳作勺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繁露曰周公輔成王作汋樂以奉天勺與酌汋義一也

肅愼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愼氏命 箋按武王十五年肅愼氏來賓貢楛矢石砮至是而又來朝書敘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傳曰賄賂也義未詳

篇亾疏曰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爲王卿士据穆傳太王亶父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賄用周室之璧郭注賄贈賄也則賄肅愼者義葢如此不當以賄賂解之

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　箋按晉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成王弟字子于定四年傳子魚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虚杜預曰夏大夏今太原晉陽也

越裳氏來朝　箋按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韓詩外傳曰越裳氏重譯來朝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水經注曰交州外城記九德縣屬九眞郡與日南接周越裳氏之夷國中華古今注曰舊說云指南車周公所作也越裳氏重譯來朝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其國而還其

始制車轄轄皆以鐵還至周鐵亦銷盡以屬中車、氏攻而載之常爲先道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

周文公出居于豐箋按三輔決錄注鎬在酆水東酆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箋按通鑑綱目前編曰成王十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以戒王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孔疏曰上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形般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是時公在豐而王亦如豐公因作無逸以戒之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箋按書敘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又按嘉禾書亡而張霸乃僞作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王莽遂依之以稱居攝則僞書之惑世誣民者大矣

王命周平公治東都箋按都疑作郊書叙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鄭注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據竹書周公之薨在成王二十一年時猶未薨敘說誤也周本紀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酆鎬是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而東都之地則命周平公分正東郊是也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爲重故君陳畢命曰尹兹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也

約按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箋按鄭康成論語注曰君陳周公子又按焦氏筆乘曰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注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箋按僖二十四年傳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則韓侯蓋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也史

記韓世家乃曰韓之先與周同姓殊失考矣今據竹書成王命韓侯就國王師燕師城韓葢是時韓侯之國與燕爲近水經注聖水東逕方城縣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篇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箋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韓伯言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是也郡縣志方城故城在涿州固安縣南十七里然則宣王時韓侯封于韓原居梁山之地葢卽此韓侯之裔孫也其詩曰王親命之纘戎祖考又曰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皆指成王時韓侯言也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卽紀年之所稱王師燕師城韓者哉此葢追逨其先祖之事欲其克紹前烈非宣王之世別有燕師城韓也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

箋按此當是東方之戎近齊魯者如春秋之世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公追戎于濟西北戎伐齊皆東方之戎故王師會齊魯以伐之

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箋按大禘于周公廟者葢周公亶父周公季歷之廟也時周周文公後八年始薨故知非周文公之廟也禮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于太廟是也

十四年秦師圍曲城克之箋按成王時無秦秦當作齊又城當作成齊太公世家武王封師尚父齊營上萊人來伐與之爭營上故至是齊師圍曲成而克之郡國志東萊有曲成葢萊夷地也

冬洛邑告成箋按周成王七年召康公如洛度邑至是凡八年而洛邑始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箋按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左傳宣三年王孫滿勞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郟鄏杜注曰郟鄏

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鳳凰見箋按周書王會解鳳凰戴仁抱義尚書周公留君奭篇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則前此召公未求去時鳳凰固嘗至矣此云鳳凰見蓋以王如洛邑時見也故特書之

遂有事于河箋按左傳杜注曰有事有祭事也

武王没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箋按說文曰鳳神鳥也蓂莢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沉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昃箋按昃宋志作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箋按禮斗威儀曰周成王治平觀于河青雲浮于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元龜青龍蒼光止于

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箋按周公攝政七年下至此皆尙書中候文也刻書乃列書之訛青龍乃青純之訛書成文銷龜隨甲而去箋按宋志作墮甲是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盛衰之符箋按世皆以沈約附注爲紀年本文今言自周公訖于秦漢則附注爲沈氏之自撰無疑麒麟遊苑箋按漢書武帝紀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鳳凰翔一作翱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箋按樂錄曰成王時鳳凰翔舞成王作此歌曰神鳳操已上並見宋書符瑞志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箋按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

殷國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鄭氏曰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守又按大司馬及師大合軍注曰師爲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以從召康公之從或亦兼攝司馬也

歸于宗周遂正百官 箋按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于豐作周官書曰惟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是其事也陳氏曰書言歸于宗周乃鎬京非豐也然豐鎬甚近故只以宗周言之兼是時有黜豐侯之事其在豐爲無疑也

黜豐侯 箋按左傳富辰曰豐文之昭也杜注豐國在始平鄠縣東又三禮圖曰豐國名其君以酒亾國故崔駰酒箴云豐侯沉湎是也

二十一年除治象 箋按周禮太宰之職曰正月之吉始和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小宰之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是周制一歲既懸治象以示之復觀治象

以警之至是而成王除之以法立而民不犯故除之也

周文公薨于豐箋按書敘曰周文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蓋成王以薄姑益魯之封故告之周公而因作亳姑以命魯也古亳薄通用

二十一年葬周文公于畢箋按史記曰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示余小子不敢臣周公一統志周公墓在咸陽縣北一十五里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箋按吳越春秋曰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會稽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禽鳥呼嚥喋嚥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

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于天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漢書音義曰于南方越名也賀循會稽記曰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 箋按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奕陰羽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旁天子而立于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堂後東北爲赤弈焉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左彌士外臺之四隅張赤弈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鬣謂之母兒西面者正北方稷愼大麈穢人前兒良夷在子揚州禺發人鹿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煇羝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東越海蛤歐人鱓蛇姑於越納曰姑妹珍且甌文蜃共

人元貝海陽大蠏自深桂會稽以鼉皆西嚮正北方
義渠以茲白央林以尊耳北唐戎以閭閭以隃冠渠
叟以鼩犬樓煩以星施卜盧以紈牛區陽以鼈封規
矩以麟西申以鳳鳥丑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
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
闒木康民以桴苡州靡費費都郭生生奇幹善芳皆
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獨鹿邛邛距虛孤竹距
虛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能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
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
文馬數楚每牛匈戎狡犬皆北嚮權扶玉目白州北
閭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
鐘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南人至眾皆北嚮

冬十月歸自東都大事于太廟

箋按周禮太宰職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鄭注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宮正云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鄭注大事祭事也春秋傳曰有大事于太廟今据竹書成王九年有事于太廟是禘祭一廟之主二十五年大事于太廟是合

祭羣廟之主故孔氏毛詩疏曰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

三十年離戎來賓箋按水經注戲水出驪山馮公谷又北逕麗戎城東麗戎男國也姬姓索隱曰驪山在新豐縣西南故離戎男國也

約按驪戎驪山之戎也為林氏所伐告于成王箋按周左史戎夫記云林氏召驪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驪戎逃歸林氏伐之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箋按張衡東京賦西阻九阿穆天子傳天子西征升九阿郭注疑今西安縣十里九坂也詩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豐鎬宗廟所在故謂之宗周周書酆保解周王三十三祀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

少庭正是時事也

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箋按唐書世系表舜封堯子丹朱于房唐志房州永清縣有房山故國也一統志廢永清縣在鄖陽府房縣東一百一十里丹朱封房房爲舜後故康王娶于房也其曰如房逆女者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以王者言之故稱女也公羊傳曰祭公來逆王后于紀以臣下言之故稱后也

房伯祈歸于宗周箋按房國名房伯名祈送女歸于鎬京也桓九年傳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春秋曰紀季歸于京師是也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箋按地理志扶風渭城故咸陽括地志咸陽故城在咸陽縣東十五里三輔皇圖曰山南爲陽水北爲陽山水皆在陽故爲咸陽

約按咸陽天雨金三年國有大喪劉按雨金在辛未王陟在癸酉是三年也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箋按書敘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書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云云王曰茲予審訓命汝越翼日乙丑王崩漢志曰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其說謂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卽政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鄭康成謂此年爲成王之二十八年章子平編年通載謂成王在位四十七年今据竹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陟是漢志不謬也

竹書統箋卷七

總校王詒壽分校汪學瀚吳承志校

竹書紀年[illegible]卷七 [illegible]校[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illegible]

[illegible]

# 竹書紀年統箋卷之八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　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　校訂

康王 箋按周本紀成王崩太子釗立是爲康王

名釗 箋按顧命曰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蔡傳曰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 箋按書顧

命乃同召太保奭孔傳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鄭注周禮曰百官總焉則謂之冢賈氏疏案經司書職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詔王及冢宰是貳王事總眾職而稱冢也宰夫職曰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是總眾官誅賞而稱冢也又司會職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是總四國之治而稱冢也

諸侯朝于豐宮箋按左傳曰康有豐宮之朝杜預曰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括地志豐宮周文王宮也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

三年定樂歌箋按定樂歌如周禮大司樂曰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以祀地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是也又周頌序曰歌清廟以祀文王歌天作以祀先王先公歌執競以祀武王歌思文祀后稷以祀天歌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如此類者必皆其所先定

耳

吉禘于先王箋按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祖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是康王三年吉禘以三年喪畢即吉而行禘也

申戒農官告于廟箋按詩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其詩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朱子曰此戒農官之詩保介農官之副也疑即爲康王申戒農官而告于廟之詩也

六年齊太公薨箋按紂三十一年文王得呂尚以爲師至是凡六十六年而薨皇覽曰呂尚冢在臨淄縣城南去縣十餘里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箋按郡國志太原晉陽本唐國有龍山晉水所出地理通釋曰叔虞封唐子燮爲晉侯徙居晉水傍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國都城記云

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改曰晉侯襄公三十一年傳子產相鄭如晉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殆亦有鑒於此耶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

箋按左傳畢文之昭也郡縣志畢原在京兆府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蒸郎畢公高之所封也書敘曰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唐孔氏疏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亦不知豐刑何所道也余按成王十九年黜豐侯三禮圖說曰豐侯以酒亾國所言豐刑或此也又按鄭志答趙商曰周公左召公右秉師保故成王周官稱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若然太傅者畢公爲之兼世子之官故稱太傅是以文王世子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此錫命畢公當亦由太傅爲冢宰也

秋毛懿公薨箋按周書克殷解武王入商
毛叔鄭奉明水即毛懿公也

十一年錫齊侯伋命箋按齊太公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徐廣曰伋一作及按周公諡法述義不克曰丁

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箋按漢志豫章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鄱陽縣鄱水餘汗縣餘水艾縣修水新淦淦水南城盱水建城蜀水宜春南水皆入湖漢太康地記曰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因言九江太史公曰余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地理志廬江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東合爲大江論語注蔡大龜也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龜策傳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輸太卜官路史蘄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高崇文傳有蔡山羅苹云蘄水縣北蘄水尋陽舊治也則九江納錫亦在廬江故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支曇諦

廬山賦曰縈以三湖帶以九江今據竹書康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九江可移而廬山之九江不可移蔡仲默以九江在洞庭未見此矣或又以禹貢九江孔殷屬之荆州則九江應在洞庭殊不審漢至大別入江經先言江漢朝宗于海後言九江孔殷則九江在漢水入江之下矣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澧水不在九江之數故先至澧而後乃過九江也蔡傳以澧爲九江之一又以東陵卽巴陵殊不審澧自澧州東流至巴陵縣北五里洞庭湖在縣西南若澧水亦爲九江亦在東陵經何以言至澧過九江然後至東陵乎郡國志江自尋陽分爲九道
地志廬江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當從之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 箋按十九年九誤當作六皇甫謐曰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今據竹書成王三十七年陟加以康王十六年是封五十三年也魯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爲煬公煬公以康王二十一年築茅闕門則從前尙有四年宜屬考公伯禽之

薨不得在康王十九年也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箋按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作夷世本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又春秋定公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杜預曰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而立其宮書以譏之搜神記曰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煬宮又漢志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午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丁酉據竹書則煬公六年卒史記魯世家亦云六年無二十四蓋漢志誤也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箋按應劭風俗通召康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

昭王 箋按周本紀康王崩太子瑕立是爲昭王

名假 假他本多作瑕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

復設象魏 箋按周禮太宰之職正月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賈公彥曰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然今據竹書成王二十一年除治象至昭王元年凡四十有四年而復設象魏故史記三代世表謂成康刑錯四十餘年又按此正月周十一月建子之月也周禮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鄭注曰正歲謂夏之正月是周時兼用夏正以正歲別之

六年王錫郇伯命 箋按周書王會解唐叔荀叔周公在左詩曹風下泉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鄭箋曰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僖二十四年左傳郇文之昭也水經注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一統志郇城在平陽府猗氏縣

冬十二月桃李華 箋按漢書五行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

十四年夏四月恆星不見 箋按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公羊傳曰恆星者何列星也何休曰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主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儀陵遲之象注郎柳也天官書柳爲鳥注

秋七月魯人弒其君宰 箋按魯世家煬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世本潰作弗魏作微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箋按爾雅兕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千斤韋昭國語注兕似牛而青善觸人楚策江乙說安陵君曰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亦是類也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箋按司馬彪天文志曰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謂之大喪宋書符瑞志彗孛紫微天下易主春秋文十四年秋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曰孛彗星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箋按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左傳桓七年祭公來杜預曰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釋例曰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封也一統志祭城在鄭州城東北一十五里周公第五子所封此祭公蓋其後也漢志上黨郡有長子縣周史辛甲所封此辛伯蓋其後也

天大曀箋按爾雅釋天陰而風曰曀詩終風且曀不日有曀毛傳陰而風曰曀

雉兎皆震箋按屈原天問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朱子集注曰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沉之白雉事無所見舊注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逢迎之今據竹書昭王十九年伐楚涉漢天大曀雉兎皆震當是厥利維何逢彼兎雉也汲冢未出世不知有雉兎事遂譌爲白雉耳

喪六師于漢王陟箋按僖四年左傳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杜氏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又按水經注沔水逕江夏雲杜縣東又東逕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渡沔中流而沒死董逌書跋曰叔繇鼎銘二十有二年王在宗周王命叔繇其日王在宗周則知在幽王之前昭穆皆有二十三年則叔繇作器蓋在二王之世矣今據竹書昭王在位十有九年陟無二十三年豈彥遠未見此耶一統志昭王陵在登封縣少室山陽城西谷

穆王 箋按周本紀昭王南巡不返卒于江上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卽位

作昭宮 箋按昭宮穆王所作以祀昭王也陸佃禆雅曰貝大者如輪穆王得其殼懸于昭觀卽昭宮也

命辛伯餘靡 箋按呂氏春秋曰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周乃侯之于西翟高誘注引左傳云昭王南征而不復孔仲達曰昭王爲沒于漢中辛餘靡焉得振王不濟也振王爲虛誠如高誘之注今據竹書穆王元年命辛伯餘靡則辛伯未沒于漢其振王北濟又何疑焉又按左思蜀都賦起西音於促柱劉淵林注曰周昭王涉漢中流而隕其右辛遊靡振王遂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爲長公楚徙宅西河長公思故處乃

始作西音見呂氏春秋是亦誤也況呂氏于振王北濟下云周乃侯之于西翟與紀年合而孔氏正義反以振王爲虛者誤也

冬十月築祈宮于南鄭 箋按祈當作祇穆天子傳曰仲冬壬辰至㬎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郭璞注曰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者鄭即漢京兆鄭縣一統志古鄭城在華州鄭縣北稱南鄭者以鄭在鎬南也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箋按書無逸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呂刑曰王享國百年耄荒乃自其生年而數若謂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則耄荒將何指乎顏師古謂穆王下無都西鄭之事殊不知西鄭南鄭一也自鎬京視之則鄭在南自新鄭視之則鄭在西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箋按後漢書穆王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太子賢曰水經注潢池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箋按北唐戎國也周書王會解北唐戎以閭郇此北唐也穆傳曰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騄耳郭注曰魏時鮮卑獻于里馬色白而兩耳黃名曰黃耳亦此類耳

九年築春宮附注王所居有鄭宮春宮。箋按初學記曰鄭宮春宮見紀年大約鄭宮卽祗宮宮在南鄭故因以名之王子年拾遺記曰穆王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霄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所謂春宮者殆卽此也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箋按書敘曰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又周書有祭公解王曰祖祭公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公其告予懿德祭公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魂在于天孔晁曰祭公周公之後昭穆于穆王在祖列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箋按穆傳曰天子至于鈃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郎此毛公班逢公固也又按共公利疑作井公穆傳曰天子西征至于鄘人鄘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又穆傳曰天子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又天子北入於邴與井公博三日而决郎井公利也郭注疑井公爲賢人而隱邴故穆王就之遊戲謬矣逢公逢伯陵後昭二十年傳有逢伯陵杜注逢伯殷諸侯姜姓又按青州廣固有逢城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箋按山海經黃帝曾孫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白犬人名也周本紀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遂征之得四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箋按穆傳曰天子西征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先白口天子使鄒父受之郭注曰鄒公謀父傳又曰仲夏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鄒鄒公飲天子酒乃歌䦵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𩡧此皆祭公從王西征之事也

次于陽紆箋按穆傳曰天子西征騖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又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

秋七月西戎來賓 箋按墨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刃切玉如切泥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火浣之布

徐戎侵洛 箋按後漢東夷傳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據穀梁傳注苞人民毆牛馬曰侵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侵洛當以下侵上而言洛謂洛邑也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箋按穆傳曰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翛芍及傳又曰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乘天子主車造父爲御𦉐𦉐爲右次車之乘栢夭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栢夭送天子至于鄘人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丙寅天子至于鈃山之隊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口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濟于河馳

驅千里遂入于宗周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箋按博物志徐偃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江淮之間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自稱徐偃王穆王遣使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走死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萬數因民其山爲徐山又按史記索隱曰譙周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言此事非實也今据周本紀山成王至穆王凡四代楚世家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衞康叔子牟俱事成王繹生熊艾艾生熊䵣䵣生熊勝勝以弟熊楊爲後亦四五代則穆王時之楚子當是熊勝熊楊何得疑爲楚文王而云去穆王遠乎

夏四月王畋于軍丘箋按穆傳曰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庚辰次于軍丘以畋于藪口

五月作范宮箋按穆傳曰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郭璞曰范宮離宮之名也吳淑桑賦曰

范宮周穆之遊

秋九月翟人侵畢箋按穆傳曰季秋宿于房畢人告戎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悆如畢討戎傳又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陖翟至賂良馬百駟歸畢之寶以詰其成陖子鳥胡□東壯郭璞曰陖翟隗姓國屬胡名歸畢之寶言翟前取此寶也詰猶責也成謂平也

冬蒐于萍澤箋按萍當作苹穆傳季冬丙辰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繇藪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憙畋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

作虎牢箋按穆傳天子北入于邴至于臺有虎在乎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爲之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又按東虞誤當作東虢地理志河南成臯故虎牢或曰制師古引穆傳天子畜之東虢虢曰獸牢是當爲東虢也春秋襄公二年遂城虎牢十年戍鄭虎牢卽此也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箋按穆傳天子四日休于濩澤于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留昆歸玉百枚郭璞曰留昆國見紀年

作重璧臺箋按穆傳曰盛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郭璞曰盛國名公羊傳曰成者何盛也者爲諱之盛諱戚同姓者今盛柏爲姬姓之長上位在上也璧臺言臺狀如壘璧

冬王觀于鹽澤附注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箋按穆傳天子西絕鈃隥乃遂西南至于鹽郭注鹽鹽池今在河東解縣楊佺期洛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

十六年霍侯舊薨箋按世本霍國眞姓後周武王封弟于霍爲姬姓襄十九年傳晉女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地理通釋曰霍姬姓文王子叔處所封在晉州霍邑縣穆傳霍侯舊告

羗郭注曰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

王命造父封于趙箋按趙世家趙之先有季勝生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爲宅皋狼其子衡父生造父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而徐偃王反穆王馳歸攻徐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

十七年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箋按山海經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郭璞日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昆侖穆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丁巳天子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郭璞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前漢地理志酒泉廣至縣有昆侖障金城臨羌縣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一統志昆侖山在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南與甘州山連其巔峻極經夏積雪不消世呼雪山十六國春秋

張駿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丘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又按穆傳曰天子飲于溫山鳥口人郭注引紀年日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䳒人今本紀年無

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箋按胡元瑞筆叢曰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是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珪元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有語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又按紀年一書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穆王十四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則西王母者一西方諸侯國耳其謂之王母不過如乡媪女貞八百媳婦之類無論虎齒豹尾事屬荒唐卽如淵明詩王母怡妙顏粲然啟玉齒又豈足信乎哉

秋八月遷戎于太原箋按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秦本紀

莊襄王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正義曰上黨以北皆太原地即上三十七城也然則古太原地甚廣穆傳遷戎于太原夷王伐太原之戎至俞泉宣王時伐玁狁至太原皆此地也後人疑太原甚近又非必即戎翟盤踞之所皆泥于杜預左傳注太原即晉陽耳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箋按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大澤千里羣鳥所解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西征于青鳥所解附注三危山○箋按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注引竹書曰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也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箋按穆傳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安得如約說億

有九萬里乎

十八年春正月王在祇宮諸侯來朝箋按在一作居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穆傳曰仲冬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又曰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蓋以南鄭有祇宮在也穆王常居于祇宮故諸侯來朝亦就祇宮而朝也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箋按周書曰穆王思保位爲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警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而生亂皮氏以亾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亾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亾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于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亾樂專于君

者權專于臣權專于臣則刑專于民君娛于樂臣爭于權民盡于刑有虞氏以亾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亾大臣有錮職諱誅者危昔日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諱而弗加諸卿謀變質沙以亾外內相閒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亾弱小在强大之閒存亾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與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亾嬖子兩重者亾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亾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賞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强力而下賤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亾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亾斧小不勝柯者亾昔有鄶之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小

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亾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亾犯難爭擴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偽義弗剋俱身死國亾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亾爵重祿輕比口已不成者亾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亾好變故易常者亾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于下陽氏以亾業刑而復者危昔穀平之君復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刑用國外內相援穀平以亾武不止者亾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謀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亾很而無親者亾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亾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

都以亾文武不行者亾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亾美女破國昔者續陽強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續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亾

三十五年荆人入徐 箋按羅泌曰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爲周所滅後封其子宗爲徐子按徐亾于穆王十四年至是僅二十一年而荆人入徐正徐子宗紹封之時也

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泲 箋按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從伐犬戎遷當是班之子又按泲卽濟衞詩作泲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 箋按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

則九師當二萬二千五百人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皆無過六師而已此則六師之外又益一半故曰大起九師也漢鄭氏以六師卽六軍恐非

東至于九江　箋按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卽彭蠡湖口北流入大江者漢志曰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則九江不在洞庭明矣竹書云穆王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亦卽是廬山尋陽之九江也

架黿鼉以爲梁　箋按初學記引紀年曰周穆王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爲梁郭璞山海經序曰穆王駕八駿之乘周歷四荒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離騷經麾蛟龍使梁津兮王逸注似周穆王之越海叱黿鼉以爲梁也庾信徵調曲浮黿則東海可厲蓋謂此也又按魏略曰北方有槖離之國其王侍婢云有氣如鷄子來下因有身生子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奄水以弓擊水魚鼈浮

為橋得渡與後漢夫餘傳同但奄水作淹滤水槖離作索離又隋書高麗傳曰朱蒙棄夫餘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於是魚鱉積而成橋遂渡則穆王架黿鼉爲梁容或有之

遂伐越至于紆 箋按穆王伐越非必即禹後之越如史記吳起列傳南平百越南越列傳使和集百越其大起九師豈僅以禹後之一越哉伐至于紆紆當爲越之地名楚世家熊渠伐庸楊粵索隱曰有本作楊雩音吁地名也雩即紆矣

荊人來貢 箋按三十五年毛伯遷敗荊人于泲故荊人畏伐而來貢也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箋按昭四年傳椒舉曰穆有塗山之會杜注周穆王會諸侯于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

四十五年魯侯濆薨 箋按魯世家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在位五十年卒漢志作弗

師古曰潰古沸字也

世本潰作弗魏作微

五十一年作呂刑

箋按書敘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馬端臨曰呂刑一書蔡氏謂舜典贖刑施于官府學校耳五刑未嘗贖也穆王贖及大辟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為此一切斂財之計夫子錄之蓋以示戒愚以為未然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為斂財設也審矣鬻獄末世暴君污吏之所為而謂穆王為之夫予取之乎且其所謂贖之意自有在學者惟不詳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世刑法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朴至于周而文繁俗弊矣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法而刑之則舉足觸罪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

不可矣然大辟之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贖之列者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于法皆死而可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按徐鍇曰書金作贖刑古贖皆用銅漢始用黃金少其斤兩

命甫侯于豐

箋按孝經引書作甫刑孔氏書傳曰後爲甫侯故稱甫刑正義曰傳稱後爲甫侯者以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今據竹書則穆王時命爲甫侯矣一統志穆王時呂侯言于王徙下蔡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

箋按昭七年傳曰楚令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王王是以獲沒于祇宮杜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

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梁蕭綺拾遺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名山大川肆登躋之極殊鄉異俗莫不膜拜稽顙東升巨人之臺西窩王母之堂南渡黿鼉之梁北經積羽之地觴瑤池而賦詩朗井伯而陸博勒石軒轅之丘紀迹玄圃之上自開闢以來載籍所紀未有若此神異者也

共王 箋按周本紀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

名繄扈 箋按世本作伊扈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 箋按國語曰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女三為粲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漢志安定陰密縣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箋按廣川書跋有毛伯敦皋祐中長安民得于渭上其銘曰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郱王呼內史册命郱王曰郱昔先王既命汝作邑今唯亂商乃命錫今據竹書共王九年春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古遷字小篆作䙴劉原父以郱爲毛叔鄭董逌以許慎顧野王書有鄦字呂忱以鄦爲周人名鄙省作郱亦猶遷省作迁也竹書康王十九年毛懿公薨穆王十二年有毛公班從伐犬戎三十七年毛伯遷敗荆人于泲遷當是毛班子至是乃錫命爲二伯也

十二年王陟

懿王箋按周本紀共王崩子懿王囏立

名堅箋按史記作囏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

天再旦于鄭箋按石氏曰日再出爲滲光其國有兵開元占經曰竹書懿王元年天再啟于鄭鄭當是京兆鄭縣今西安府華州也在府城東二百里有古鄭城在城北一統志周時鄭桓公始封此其地亦名咸林或作棫林字近而譌也又按吳淑天賦曰驚鄭國之再旦注引竹書紀年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据宣王二十二年始錫王子多父命其後爲鄭桓公乃始爲鄭國則再旦于鄭者京兆鄭縣也穆天子傳屢言王入于南鄭是也齊地記曰古者有日夜出于東萊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爲名又漢殤帝延平一年天一夕再啟亦是類也

七年西戎侵鎬箋按詩六月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毛傳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則此非鎬京也一統志涇陽故城在平涼府界漢初屬安定郡

十三年翟人侵岐 箋按左傳詹桓伯曰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漢匈奴傳曰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是也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箋按周宗鎬京也宋衷曰懿王自鎬徙都犬邱水經注曰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縣故犬邱邑也周赧王都之秦以爲廢邱漢高祖三年改曰槐里今据竹書舊名槐里矣周既自鎬京遷此豈有天子之所都而不改犬邱之名乎又酈注赧王當作懿王括地志犬邱故城一名廢丘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即周懿王所都地理通釋秦紀非子居犬邱周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莊公居其故西犬邱即此也

十七年魯厲公擢薨 箋按魯世家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擢世本作翟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箋按漢匈奴傳曰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急當是見有戎難重歌采薇之詩耳不然采薇小雅之正豈始于懿哉

二十五年王陟

懿王之時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侯于是攜德箋按周禮挈壺氏掌縣壺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注日縣壺以爲漏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又按齊風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沈氏附注本此

孝王箋按周本紀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

命申侯伐西戎 箋按秦本紀申侯言于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仲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則孝王以伐西戎命申侯者此也

五年西戎來獻馬 箋按西戎獻馬馬漸蕃而非子以牧馬起其禍實始于此

七年冬大雨雹江漢水 附注江漢水是年厲王生

八年初牧馬于汧渭 箋按秦本紀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之犬邱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于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又按地理志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

九年王陟

夷王 箋按周本紀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

名燮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 箋按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至夷王爲諸侯所共立因加禮焉于是始下堂見諸侯覲禮廢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 箋按周禮玉人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貨賄入焉鄭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也逸論語曰瓊赤玉也說文亦以爲赤玉据齊風著詩尙之以瓊華乎而鄭箋曰人君以玉爲瓊華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

賓于河用介圭箋按夏帝芒元年以玄珪賓于河是古有是禮也介圭大圭也尺有二寸曰介圭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箋按齊世家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宋衷曰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又哀公不辰世本作不臣周本紀正義引紀年云夷王三年致諸侯翦齊哀公昴與今本異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箋按郭璞曰犀形似牛猪頭大腹庳脚黑色、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亦有一角者李東壁曰犀凡三種山犀水犀有鼻額二角兕犀止有一角在頂郭云三角傳說也又按魯世家厲公擢卒獻公具立獻公三十二年卒是當卒于是年紀年不載闕文也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箋按後漢西羌傳亦引至于俞泉獲馬千匹通鑑注俞泉地名在太原府城西北

冬雨雹大如礪　箋按京房曰凡雹過大人君惡聞其過也

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　箋按楚世家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杜預曰庸今上庸縣劉伯莊曰鄂地名在楚之西一統志鄂王城在武昌縣西南二里即楚熊渠之子封國城也廣川書跋曰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爲號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　箋按左傳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躬諸侯莫不奔走期望以祈王身杜預春秋釋例曰古人有祭事無祈禱禳禬則有之今據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則是祈禱之事自夷王始也又按書金縢曰以旦代某之身周禮甸師職喪事代王受災眚魏鶴山曰

代王受災眚乃是災禍之來欲代
王受之即今人不自殞滅之義

王陟

厲王 箋按周本紀夷王崩子厲王胡立

名胡 附注居彘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

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箋按夷宮厲王所作奉父夷王之宮周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又按爾雅曰落始也鄭氏詩箋曰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是也

楚人來獻龜貝 箋按易曰十朋之龜大寶也蘇林曰兩貝爲朋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

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㠯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㠯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也楚世家當夷王之時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立其三子爲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代楚亦去其王則此來獻龜貝者蓋卽是熊渠也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箋按洛卽洛邑也呂氏春秋曰厲王染于虢公長父榮夷終高誘曰虢榮厲王二卿士又按虢一作郭荀子成相篇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楊倞注孰或爲郭又按高誘國語注郭古虢字也

齊獻公山薨箋按楚世家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乃與其黨帥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九年卒子武公壽立

六年楚子延卒箋按楚世家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譙周古史考

云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于夔似熊延無弒兄而代立之事疑史誤也

八年初監謗　箋按周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箋按周書曰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解曰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共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斯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改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地理志平翊臨晉有芮鄉故芮國左傳疏芮畢岐吾西土當即是芮伯之故封也又按一統志處州宣平縣西十五里有三員君祠周厲王時三諫臣唐宏葛雍

周武以屢諫不用遠遯于此姑存以備攷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箋按秦本紀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駱犬邱之族

十二年王亡奔彘箋按昭二十六年傳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韋昭曰彘晉地漢爲縣屬河東郡今曰永安

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箋按左傳服虔注召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周本紀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一統志鳳翔縣春秋時爲故雍本召穆公之采邑

十三年王在彘其伯和攝行天子事附注號曰共和○箋按魯連子曰衛

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史遷以爲周召二公行政號共和非實錄也又按徐廣曰自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劉恕作資治通鑑外紀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今据竹書厲王元年戊申則十三年爲共和元在庚申

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 箋按稽古錄以是年爲共和元年漢霍去病傳注服虔曰葷允堯時曰熏鬻周曰玁狁秦曰匈奴宗周鎬京也

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 箋按詩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其詩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毛傳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疑當曰召公帥師至洛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蓋當爲厲王時詩洛亦是東都之洛孔疏以洛爲漆沮非是竹書幽王六年

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尚且書之何得有帥師追荆蠻至洛而紀年于幽王時不一書乎

十六年蔡武侯薨 箋按蔡世家武侯時厲王失國武侯卒子夷侯立

楚子勇卒 箋按楚世家熊勇六年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

十九年曹夷伯薨 箋按曹世家夷伯喜立二十三年厲王奔彘三十年卒

二十一年大旱 箋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杜氏曰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是以五穀不收爲大旱也

陳幽公薨 箋按陳世家幽公寧十二年厲王奔彘二十三年幽公卒

二十三年大旱

宋僖公薨 箋按宋世家釐公舉十七年厲王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

二十四年大旱

杞武公卒　箋按杞世家杞謀娶公當周厲王時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今據竹書武公薨厲王二十四年安得其父當厲王時乃生武公乎史誤

二十五年大旱

楚子嚴卒　箋按楚世家熊勇卒弟熊嚴爲後十年卒據竹書當是七年史誤

二十六年大旱　箋按詩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鄭箋曰當爲刺厲王詩宗周既滅靡所止戾宗周鎬京也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今據竹書厲王流彘已後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歲皆大旱故其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又曰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正大夫作雨無之詩以刺之正厲王游旱時也子貢詩傳曰王室播遷大夫暬御之臣賦雨無其極申培詩說曰雨無其極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暬御之臣

閔之而作劉元成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則正厲王居彘連年大旱時詩也若幽王即位日食日暈震電隕霜一一書之豈連年大旱而不書乎鄭箋以爲刺厲王是也

王陟于彘 箋按厲王居彘十五年

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 箋按周本紀共和十四年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

共伯和歸其國 箋按呂氏春秋愼入篇許由虞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高誘曰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于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也時竹書未出故誘亦不知也

遂大雨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箋按厲王居彘彘有汾水故亦稱汾王詩韓侯娶妻汾王之甥是也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意于共山之首箋按莊子子貢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故許由娛于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司馬彪注曰共伯名和修則雙名也

竹書統箋卷八

總校王詒壽 分校 汪學瀚 吳承志 校

竹書紀年統箋卷之九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　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　校訂

宣王箋按周本紀厲王死于彘宣王卽位

名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箋按周本紀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僖公二十四年傳注曰召穆公周卿士名虎扶

風雍縣東南有召亭

**復田賦**

箋按周禮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鄭司農曰上地謂肥美田也注之曰賦給軍用者也周自厲王奔彘田賦廢弛宣王卽位而復之

**作戎車**

箋按小雅戎車既飭鄭箋曰戎車革路之等也其等有五孔疏曰春官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卽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漢志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三十四萬井戎車四萬匹兵車萬乘王明齋曰以王畿千里居民之數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除山澤邑居溝渠道路等三分之一爲六千四百井每井以上中下三等一易再易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實止四家以可任者三人至二人計之每井十八故每同二萬五千餘家可任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萬人每五家而出二人可任者六人

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有
四千萬家爲車十六萬乘矣

**燕惠侯薨** 箋按燕世家厲王在彘十五年燕惠侯卒竹書在宣王元年

**二年錫大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箋按詩序曰白駒刺宣王也箋曰刺其不能留賢也其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正以命太師尹氏皇父爲三公故賢者欲去之也楚語重黎氏世敘天地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曰謂夫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稱國志河南洛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也關中東有程地帝王世記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爲上程

**魯愼公薨** 箋按愼史記作眞魯世家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眞公濞立眞公十四年厲王奔彘二十九年宣王即位三十年眞公卒子武公敖立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彊 箋按曹世家幽伯彊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立已三年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 箋按宣王時秦仲爲西垂大夫水經注秦水出大隴山秦谷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秦亭秦仲所封也鄭語史伯曰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曰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詩序曰車鄰美秦仲大有車馬其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小戎美襄公備兵甲討西戎其詩曰小戎俴收五楘良輈王氏維禎曰秦仲誅西戎卽小戎之詩是也朱子乃屬之襄公誤矣

齊武公壽薨 箋按齊世家武公壽九年厲王奔彘二十四年宣王立二十六年武公卒

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 箋按左傳曰韓武之穆也詩序曰韓奕美宣王

也能錫命諸侯其詩曰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蹶父如韓之事也詩又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韓侯來朝之事也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 箋按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其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漢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是其事也又按太原即涇陽後魏於此置原州非左傳杜注所謂太原即晉陽也一統志尹吉甫宅在鄖陽府房縣城南門外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箋按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是其事也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 箋按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其詩曰淮夷來鋪王命召虎是其事也僖王二十四年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杜注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

王帥師伐徐戎箋按詩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其詩曰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其事也

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箋按詩鐘鼓序曰刺幽王也歐陽永叔謂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又自成王時淮夷不爲周臣宣王時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幽王何得作樂于淮上然則詩所云鐘鼓淮上果屬何代之王也今据竹書宣王六年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次于淮則作樂于淮上者蓋宣王也歐公謂宣王未嘗至淮非也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箋按常武之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是王歸自伐徐之

事也江漢之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是其錫命之事也

**西戎殺秦仲** 箋按秦本紀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犬邱并有之爲西垂大夫

**楚子霜卒** 箋按楚世家熊霜元年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

**七年王錫申伯命** 箋按詩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其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是其事也韋昭曰謝申伯之都今在南陽潛夫論曰申在宛北序山之下路史曰序即謝也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箋按詩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其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傳曰樊穆仲也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邑而定其居葢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孔

疏曰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齊世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又按晉語倉葛曰陽人有樊仲之官守服虔曰陽城樊仲山甫所居故名陽樊韋昭曰仲山甫王卿士食采于樊朱子詩集傳曰仲山甫樊侯之字也杜預曰野王西南有樊城路史曰陽樊在濟源縣東南三十八里其後出爲樊侯而城齊故兖有樊城也括地志漢樊縣城在兖州瑕丘縣西南三十五里當是仲山甫城齊時所築也今据竹書獻公在位九年卒當周厲王之六年子武公立宣王四年卒子厲公立是山甫城齊當齊厲公之三年不得云獻公

八年初考室箋按詩序斯干宣王考室也鄭箋曰考成也宣王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儀禮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蓋即此詩也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箋按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

諫曰不可立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敎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箋按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又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是其事也鄭箋曰東都王城也圃草圃田之草也鄭有圃田孔疏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今按穆傳曰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致諸侯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東至于房西至于口丘則是宣王前已先名圃鄭矣

**十二年魯武公薨** 箋按漢律書志武公敖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史記魯世家武公九年春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夏武公歸而卒今据竹書武公朝周在宣王八年卒于宣王十二年史記

及漢志皆誤

齊人弒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箋按齊世家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按年表宣王十三年爲齊文公赤元年

十五年衞釐侯薨　箋按衞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

王錫虢文公命　箋按賈侍中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士韋昭曰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括地志虢故城在岐州陳倉縣東南十里

十六年晉遷于絳　箋按史記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詩唐風譜曰太原晉陽是也唐叔子燮改爲晉侯燮曾孫成侯南徙曲沃近平陽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按漢志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

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今據晉世家穆侯費王立上距
宣王之立十五年穆侯遷絳與紀年合是漢志誤也

十八年蔡夷侯薨 箋按蔡世家夷侯十一年周
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弒其君懿公戲 箋按國語魯武
公以括與戲見
王韋昭曰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宋庠
曰今考魯世家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戲立是爲懿公
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
則伯御乃括之子明矣又按班固人物表伯御懿公
兄子與史記合今以括爲伯御疑失之漢律志懿公
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甲午蓋即是年
也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箋按左傳隱八年鄭
伯請釋泰山之祀而
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杜注曰鄭桓公周宣王
之母弟封鄭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此以厲王之

子宣王之弟故稱王子多父卽鄭桓公友也世本鄭桓公居棫林徙拾左傳襄十四年鄭子蟜帥師至于棫林杜注棫林秦地是桓公初封京兆鄭縣後乃命之居洛也水經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皇甫士安曰或言鄭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是新鄭之名亦始于桓公竹書云王命居洛是矣注又曰渭水又東石橋水出馬嶺山北逕鄭城西東去鄭城十里而北流注于渭闞駰謂之新鄭水蓋以桓公居洛爲新鄭故以石橋水在鄭縣者亦謂之新鄭水也世本言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鄭竹書言宣王二十二年錫王子多父命居洛是多父卽友友時居洛已有新鄭之名其子武公襲封亦稱新鄭非武公遷洛乃稱新也古友字作叐與多字相近或稱友也薛瓚言穆王已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者非是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箋按齊世家文公十二年卒于成公脫立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箋按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其詩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是其禱于郊廟之事也皇甫謐曰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公諫不聽天下大旱三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今据竹書大旱在宣王二十五年不藉千畝在二十九年亦併無積旱五年之事謐說非也

二十七年宋惠公覵薨 箋按宋世家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

二十八年楚子狥卒 箋按楚世家熊狥十六年鄭桓公初封于鄭二十二年卒

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 箋按周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卒以告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

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　箋按周禮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注曰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列子曰周宣王之牧正有梁鴦者能養野禽獸使毛丘園傳之鴦曰且一言我養虎之法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汲冢瑣語曰幽王欲殺太子宜臼釋虎使執之宜臼叱之虎輒弭耳而服是周宣王養猛獸而幽王又尤而效之也兔舞鎬京豈亦有教之使舞者耶京房占曰兔止城上邑必虛初學記引紀年曰宣王三十年有兔舞鎬京漢五行志曰昭帝元鳳元年九月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亦是類矣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　箋按周本紀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

命孝公稱于夷宮箋按宣王既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侯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宣王曰然乃立稱于夷宮章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于祖廟又按唐孔氏詩正義曰宣王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在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王德漸衰美刺並作其大雅六篇小雅自正月至鴻雁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詩或亦作也後則王政大衰刺詩爲常故宣多也據竹書則伐魯在宣王三十二年詩疏少二年也

陳僖公孝薨箋按陳世家釐公孝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

有馬化爲人箋按京房曰天子諸侯相伐民流百姓勞厥妖馬生人今馬之化人亦猶是也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箋按齊世家成公脫立九年子莊公購立脫世世本作說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箋按穆王十七年遷戎于太原故太原之戎日盛朱長孺曰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夷王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二十六年遣兵伐太原之戎不克諸所稱太原非禹貢之太原也後漢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于涇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長孺之言正非無見今竹書云厲王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則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其不得在東明矣況玁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詩人已明言之矣詩又言整居焦穫括地志焦穫亦名瓠口在雍州涇陽縣城北十數里則太原亦指涇陽從可知矣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 箋按唐開元占經引紀年曰周宣王三十三年有馬化爲狐今按是三十七年

燕僖侯卒 箋按燕世家釐侯宣王初即位三十六年釐侯卒

楚子鄂卒 箋按楚世家熊鄂立九年卒索隱曰鄂一作噩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箋按桓二年左傳條之役杜注條晉地史記晉世家穆侯費王立七年伐條即是條也九域志蓨縣在冀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樂史云即有條國也按穆傳曰有虎在乎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乃生捕虎而獻之又曰天子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稽首或奔戎來服于周故仍以奔戎係之是時王師敗逋不言敗之者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箋按周語曰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曰姜氏之戎西夷別種四嶽之後也詩序曰祈父刺宣王也其詩曰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鄭箋曰謂見使從軍與姜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也郡國志太原界休縣有千畝聚左傳曰晉有千畝之戰在縣南日知錄曰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是也又按晉世家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時亦惟王師敗御奄父脫王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箋按周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王卒料之又按春秋傳子產對叔向曰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

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此太原在平陽東北也

戎人滅姜邑 箋按後漢西羌傳戎人滅姜侯之邑水經注曰岐水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一統志姜氏城在鳳翔府寶岐縣西南七里杜預左傳注姜氏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殆戎人滅姜之後姜遷晉南鄙也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箋按後漢西羌傳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注曰二水名非也左傳桓三年曲沃武公逐翼侯于汾隰林唐翁曰曲沃武公逐翼侯于汾水邊也下濕曰隰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箋按後漢西羌傳宣王四十一年王師征申戎破之與此云敗于申者不同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 箋按顔介寃魂志引周春秋曰周杜國之伯名恆爲宣王

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于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友左儒爭之王王不許曰女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以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矢而死

其子隰叔奔晉箋按左傳襄二十四年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杜伯之子隰

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爲范氏括地志
下杜故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

**晉穆侯費生薨** 立箋按晉世家晉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二十七年卒索隱曰鄒誕生本作弗生或作濆生今依紀年作費生

**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箋按晉世家穆侯四年娶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成師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四十四年** 箋按晉殤叔元年丁巳

**四十六年王陟** 箋按周語云杜甫射王于鎬韋昭注鎬鎬京也周春秋謂杜伯射王于圃田與國語異

**幽王** 箋按周本紀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

名涅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即位

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為文侯箋按晉世家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箋按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其詩曰赫赫師尹毛傳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則詩正作于是時宣王二年錫太師皇父至是尚在而幽王申錫之也

二年箋按辛酉晉文侯元年

涇渭洛竭箋按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韋昭曰三川涇渭汭今据竹書乃涇渭洛也洛漆沮水也漢志曰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笄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十里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行千八百七十里水經注按尚書禹貢太史公禹本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孔安國曰漆沮一名洛水也山海經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漢書匈奴傳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注云洛即漆沮水也出上郡雕陰泰冒山東南入于渭周禮雍州之浸曰渭洛殷本紀西伯獻洛西之地于紂正義曰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是涇渭洛爲三川韋昭以爲涇渭汭非也

岐山崩箋按地理志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郭璞曰漆水出岐山地理通釋岐山亦曰天柱山一統志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北一十里

初增賦箋按周禮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

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至是而悉增之不但田賦也故直曰增賦詩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序又曰甫田刺幽王也鄭箋曰政煩賦重農人失職是其事也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

箋按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近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濟河洛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韋昭曰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據竹書桓公時已克鄶而居于鄭父之丘故曰鄭桓公史記鄭世家桓公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與紀

年合韋昭注國語其時未見竹書故以取十邑爲武公也又按周彝器有史伯碩父鼎銘曰維六年八月初吉巳子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尊鼎黃伯思東觀餘論曰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

三年王嬖褒姒 箋按後漢注無德而寵曰嬖稽古錄幽王三年王得褒姒嬖之詩人知其必亾刺之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傳曰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懼之化爲元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鄭箋曰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今按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褒氏葢褒姒爲褒人所入因冒褒姓非字也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爲嬖人嬖人之名始此

冬大震電 箋按河圖曰陰陽相薄爲雷元命包曰陰陽激爲電開元占經曰冬三月有大雷聞千里

者人君絕令又曰天冬雷地必震敎令撓則冬雷民饑

四年秦人伐西戎 箋按秦本紀莊公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二年戎圍犬邱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

夏六月隕霜 箋按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其詩曰正月繁霜毛傳曰正月夏之四月鄭箋曰夏之四月建巳之月而多恆寒若之異京房易傳曰夏霜君死國亾又春秋命歷序曰桀無道夏隕霜亦是類也

陳夷公薨 箋按陳世家武公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據竹書是四年

五年世子宜臼出奔申 箋按小弁詩傳曰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臼韋昭曰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史記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汲冢瑣語曰幽王欲殺太子宜臼釋虎使

孰之宜臼叱之虎輒彌耳而服是其欲殺之事也時申爲太子母家故太子宜臼奔申稱世子者幽王立伯服爲太子故此稱世子也

皇父作都于向　箋按詩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孔疏引杜預曰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　箋按後漢西羌傳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王軍敗伯士死焉

西戎滅蓋　箋按韓非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勝眾小以刼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齊語曰桓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韋注四塞諸夏之關也是蓋與戎近山海經蓋國在鉅燕南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箋按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毛傳日之交日月之交會鄭箋日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孔疏曰古之歷書亾矣今世有厨歷魯歷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朔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謬矣按孔疏以鄭箋爲優不必據毛傳定在幽幽世未審紀年皆夏正無周正也梁虞劆推之謂在幽王六年乙丑者是也又劉向條災異封事曰幽厲之際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學齋佔畢曰注云朔日也而乃謂之朔月盖月朔之反辭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此說是矣魏了翁正朔考曰夫十月之交則十一

月矣是周八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日亦孔之醜今据竹書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與毛傳合無用作朔月解也

七年虢人滅焦

箋按周本紀武王封神農之後于焦地理志云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又按水經注上陽虢仲之所都爲南虢其大城中有小城古焦國也按幽王七年虢人滅焦卽虢石父之國也呂氏春秋幽王染于虢公鼓蔡公穀是石父名鼓也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箋按鄭語韋昭曰鄭姬姓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封于咸林今京兆鄭邑括地志故鄭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世本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曰棫林與拾皆舊鄭一地疑棫林卽咸林或字相近而譌也桓公名多父或名友爻與多字相近故也小雅十月之交曰番維司徒鄭箋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因此知當爲厲王時詩殊不審

幽王八年始命多父爲司徒
八年以前猶是番爲司徒也

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爲太子 箋按周本紀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至是立之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 箋按王符潛夫論申城在宛北序山之下漢地志東海繒縣故繒國禹後鄭語史伯曰申繒西戎方强周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韋昭曰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曰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周褒故戎翟强也時太子宜咎在申申侯之聘西戎及鄫者正以爲太子謀耳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 箋按杜預曰太室山在河南陽城縣西南戴延之述征記曰嵩高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斗七里嵩其總名也山海經曰太室之山也

秋九月桃杏實箋按開元古經曰僖公即位殞霜不殺草梅李實梅李大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此云九月桃杏實亦是類也

王師伐申箋按晉語曰褒姒生伯服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韋昭曰幽王欲殺宜咎以成伯服求之于申申人弗予遂伐之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箋按是年爲庚午石氏曰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名爲暈又曰日月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反叛洪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也日暈再重中暈赤外暈青一墨盡上下通在日中是歲有幽王之敗

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及鄭桓公箋按地理志東海繒縣故繒國禹後詩王風序曰黍離閔宗周也鄭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魯語里革對成公曰幽王滅于戲周

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巧佞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韋昭曰殺幽王驪山戲水桓公死之一統志鄭桓公墓在華州城西三里

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箋按周本紀曰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箋按時鎬京殘破宜臼在申因就而立之

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原注是爲攜王二王並立○箋按晉侯曰褒姒有寵生伯服韋昭曰伯服攜王也又按昭二十六年傳曰幽王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預曰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今据竹書幽王十一年犬戎殺王子伯服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時伯服

蚤已見殺而攜王乃余臣也韋杜注以攜王爲伯服皆誤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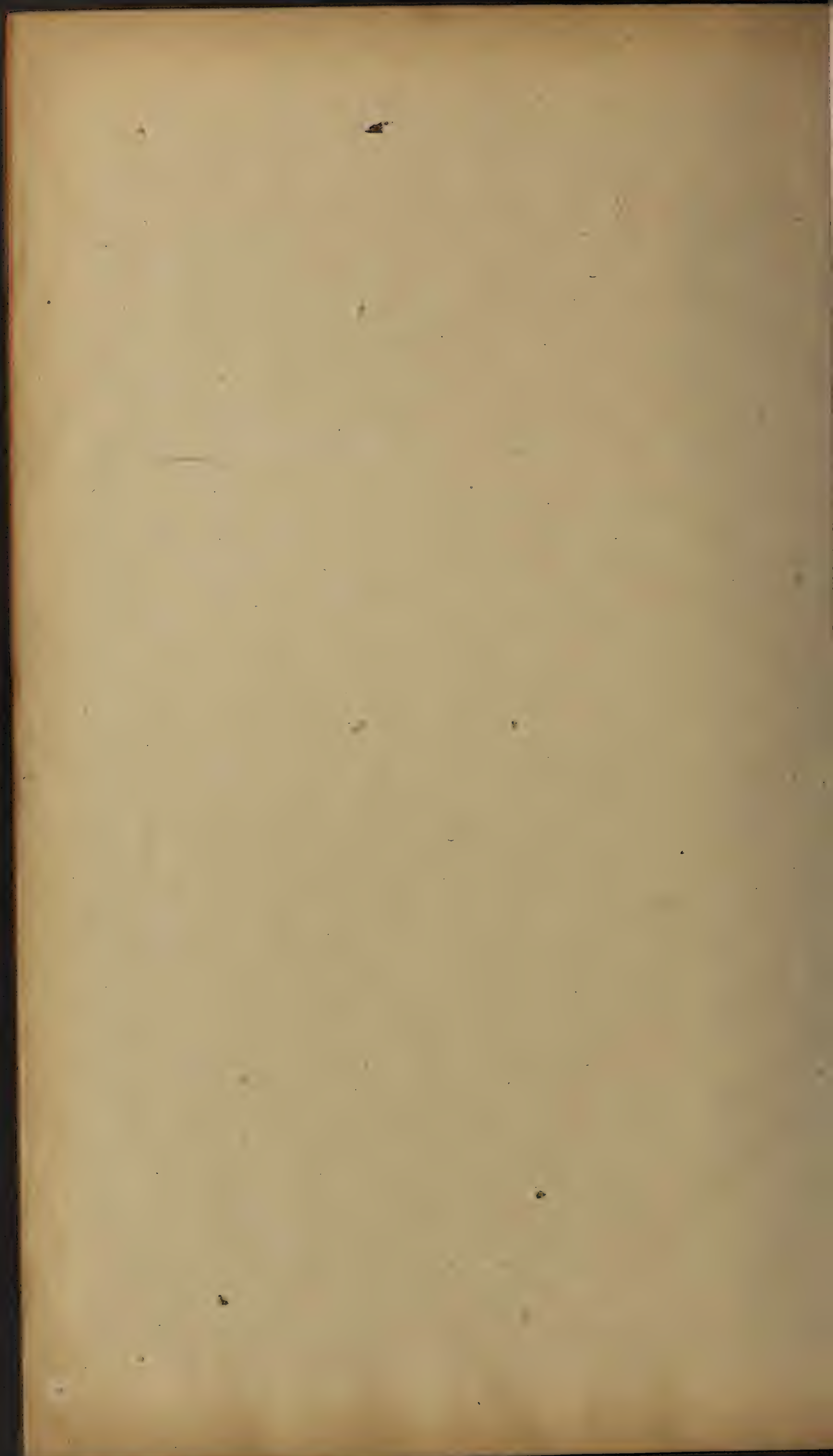
箋按滅當作伐庚寅蓋武王十一年也是年周始伐殷明年十二年辛卯滅殷十五年甲寅始遷鼎洛邑後二年王崩無二十四年又定鼎當作遷鼎成王十八年始如洛邑定鼎

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己誤當作辛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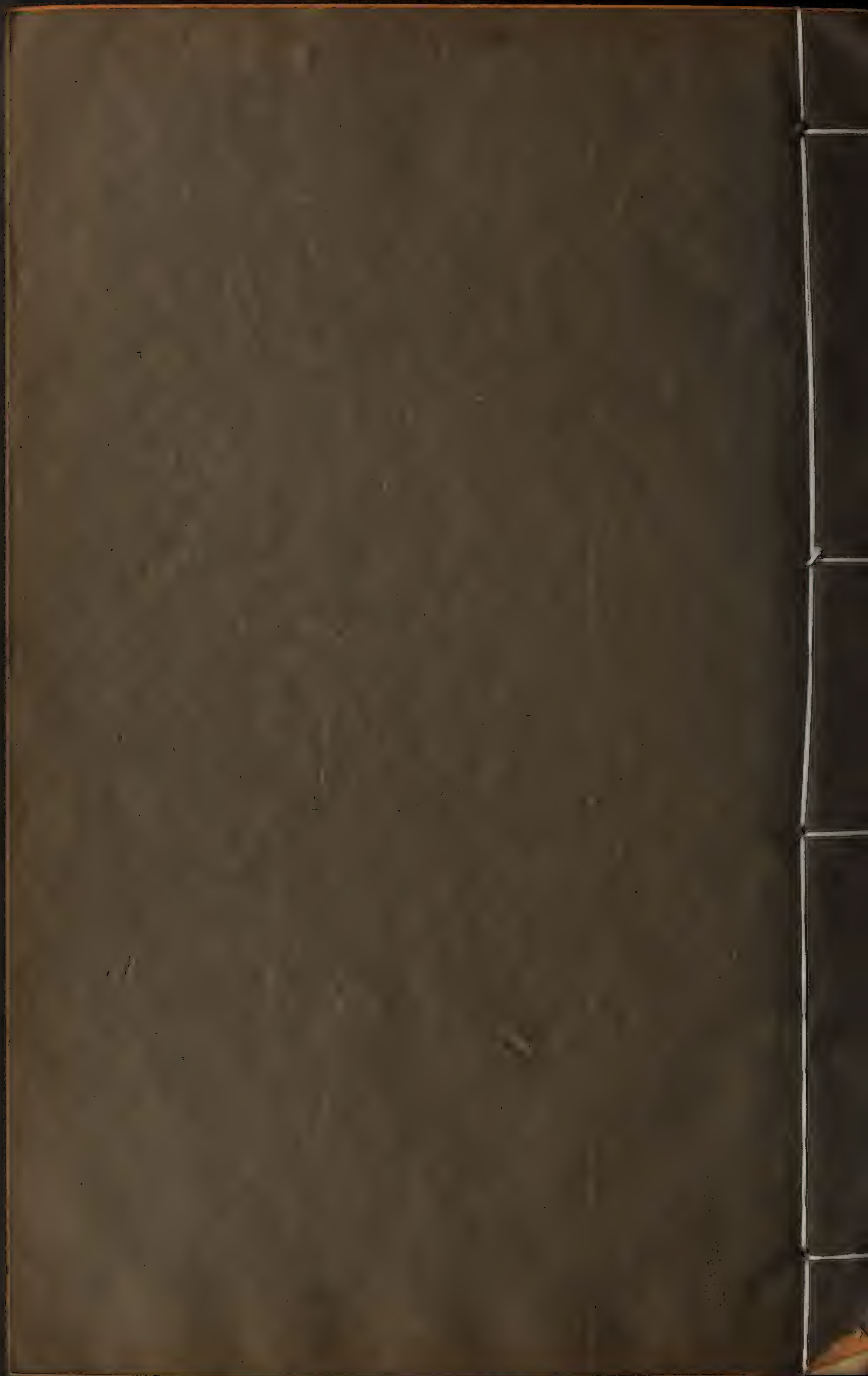
箋按金仁山通鑑前編起武王之十三年己卯至幽王之十一年庚午共二百九十二年己卯蓋辛卯之譌相距十有二年據竹書是辛卯至庚午二百八十一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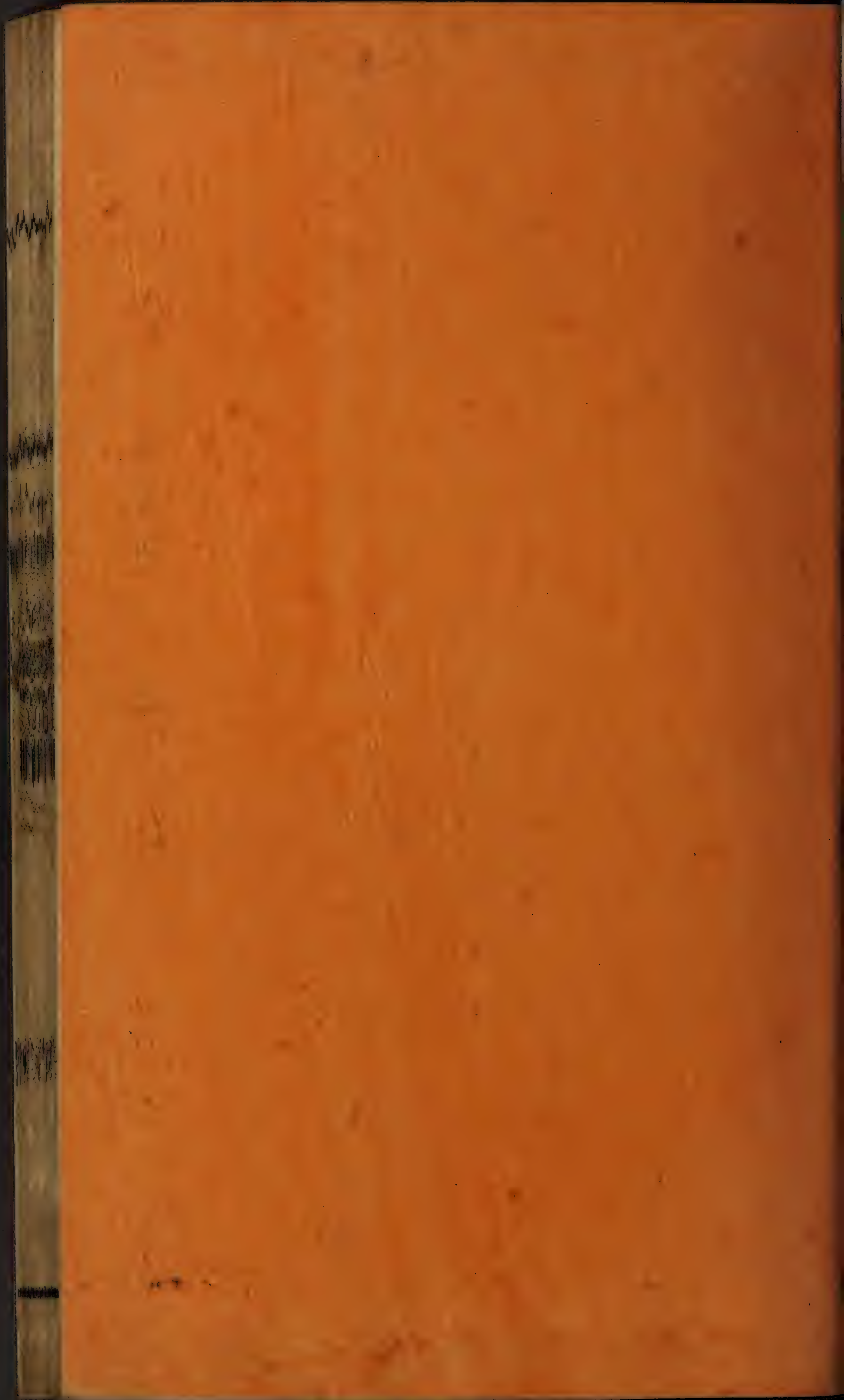
竹書統箋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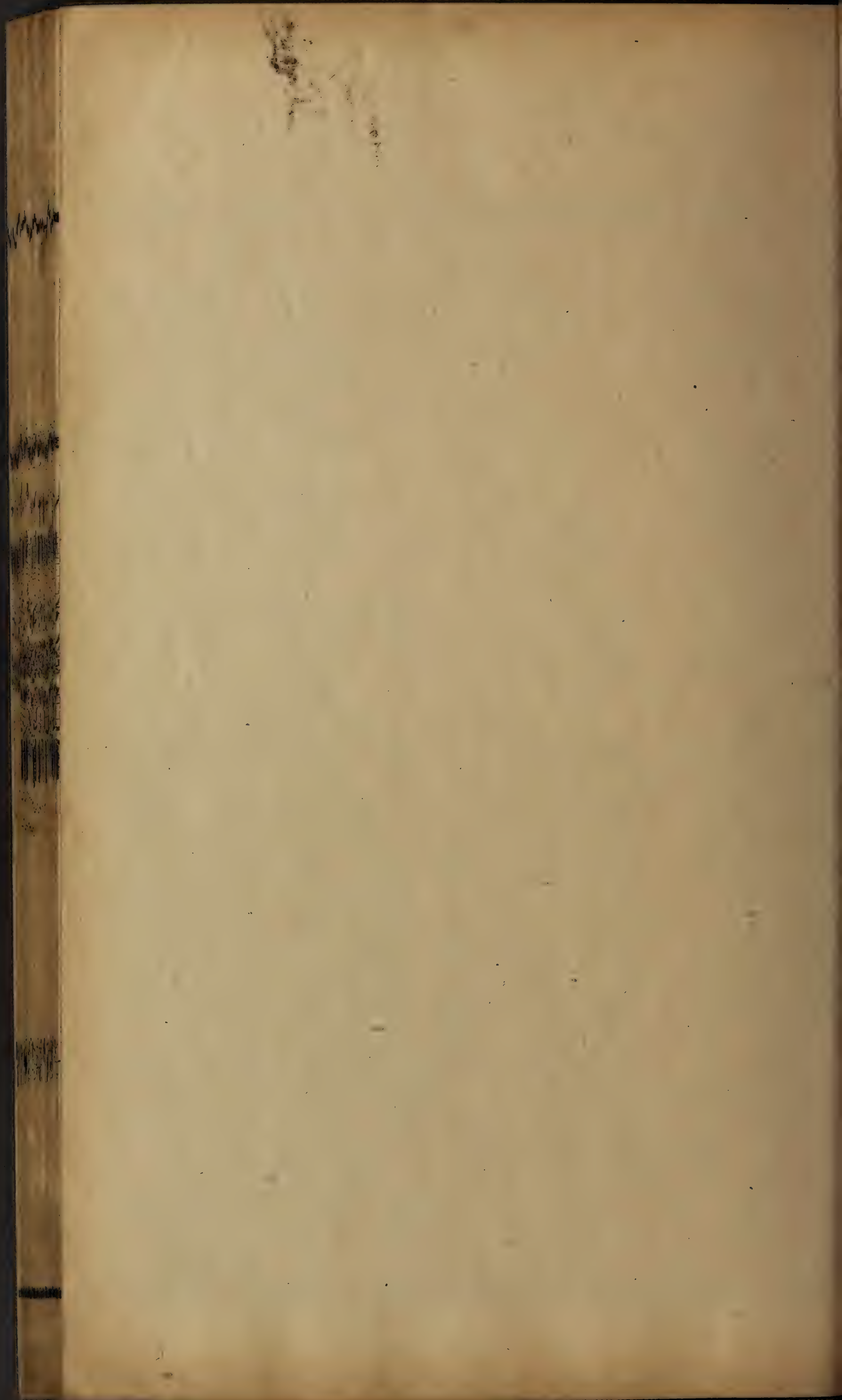
總校王詒壽　分校汪學瀚　吳承志　校











# 竹書紀年統箋卷之十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 校訂

平王名宜臼。箋按周本紀犬戎殺幽王於是乃卽申侯而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卽位皆不書箋按此休文附注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箋按史記正義曰雒邑卽王城也平王以前號東都又按地道記王城去雒城四十里地理志河南郡有雒陽縣成周也有河南縣郟鄏王城也卜澗水東瀍水西平王

居之王城是也又卜瀍水東是爲成周故雒城是也郡國志河南周公所城雒邑也春秋謂之王城東城門名鼎門北城門名乾祭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望洛水北至郟山當平王東遷之初尚未有王城之名故竹書謂東徙洛邑也

錫文侯命　箋按書敘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天子稱同姓伯父叔父晉於周同姓故以父稱之義和文侯字左傳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仇即文侯名也葢文侯名仇字義和天子之於諸侯稱其名正也今稱其字葢尊之而不名也馬融王肅徒見義和非晉侯名遂謂父能以義和諸侯此鑿說也

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箋按史記衞世家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鄭世家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

其子掘突是爲武公秦本紀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是當日晉侯所會從王入于成周者也

二年秦作西畤　箋按秦本紀祠上帝西畤索隱曰襄公始列爲諸侯自以居西畤故作西畤祠白帝畤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

魯孝公薨　箋按魯世家孝公懿公弟立二十七年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世本作弗皇

賜秦晉以邠岐之田　箋按秦本紀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林氏曰岐在郿西北無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

三年齊人滅祝　箋按周本紀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服虔曰東海郡祝其縣也至是齊人滅之

王錫司徒鄭伯命 箋按幽王八年錫桓公命爲司徒後死于犬戎之難至平王復命其子掘突爲司徒是爲武公

四年燕頃侯卒 箋按燕世家作頃頃侯二十年幽王爲犬戎所弒二十四年頃侯卒

鄭人滅虢 箋按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賈逵曰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孔仲達曰據傳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按漢志東虢在滎陽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鄭所滅者虢仲之後別有虢君字叔者也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 箋按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秦本紀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

宋戴公薨 箋按宋世家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

六年燕哀侯卒箋按燕世家頃侯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三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

鄭遷于溱洧箋按詩鄭風譜曰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鄭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說文溱作潧水經注潧水出鄶城西北鷄絡塢下入洧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又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潧水卽溱水也通典鄭州新鄭有溱洧二水

七年楚子儀卒箋按楚世家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二十年幽王爲犬戎所弒周東徙二十七年若敖卒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箋按韓非子曰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因

問于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世本胡歸姓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

十年秦還于汧渭箋按還當作遷秦本紀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卽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水經注渭水出首陽縣渭谷亭南谷東逕郁夷逕平陽故城南汧水入焉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是汧渭之會也世紀文公徙汧括地志故汧城在隴州汧源縣西三里

十三年魏武公薨箋按魏當作衛史記衛世家武公四十二年犬戎弑幽王五十五年卒又按楚語曰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警韋昭曰懿大雅抑之篇也毛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蓋王朝有雅列國有風惟刺王所以列之于雅若僅爲飲酒悔過之詩則當同淇澳列之於風烏在列之於

雅哉考年表衛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其齒當四十餘厲王無道已熟悉之又歷五十餘年則幽平時也武公有感于時事不敢顯言王失追刺厲王以寓其意其在於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非必睿聖武公身有是事當時必有所指可知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豈非以厲王奔彘而欲後人之鑒之故以爲刺王而列之于雅也紀年衛武公薨平王十三年與史記衛世家合

十四年晉人滅韓箋按史記索隱曰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則韓是武王子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也今据竹書成王十三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是時韓在北方與燕近宣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則又改封于韓原詩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箋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孔疏曰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蓋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晉世家文侯二十四年滅韓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蓋

考之不詳耳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箋按秦本紀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按稽古錄以秦文公大敗戎師在平王二十一年誤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箋按事在晉文侯三十一年史記晉世家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乖又按攜王號公翰所立翰蓋號石父子也

二十三年宋武公卒箋按宋世家武公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箋按秦本紀文公十九年得陳寶漢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

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然野鷄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括地志寶鷄神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箋按晉世家文侯六年犬戎殺幽王三十五年文侯仇卒

秦初用族刑箋按秦本紀寧公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

二十六年丙申晉昭公元年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箋按襄公二十三年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晉世家文侯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詩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郡國志河東聞喜邑本曲沃劉昭

曰曲沃在縣東北與晉相去六七百里据左傳在春秋前魯惠公二十四年

三十二年晉潘父弒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孝侯箋按左傳在魯惠公三十年

晉人殺潘父箋按晉世家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

三十三年癸卯晉孝侯元年 楚人侵申箋按杜預曰申今南陽宛縣是也

三十六年衛莊公卒箋按衛世家武公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

王人戍申 箋按詩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鄭箋曰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四十年齊莊公卒 箋按齊世家成公卒子莊公購立二十四年周東徙雒六十四年莊公卒

晉曲沃桓叔成師卒子鱓立是爲莊伯 自是晉侯在翼稱翼侯○箋按晉世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稽古錄平王四十一年曲沃莊伯鮮元誤据竹書鮮當作鱓少一年

四十一年辛亥莊伯元年春大雨雪 箋按爾雅曰雪與雨雜下曰霰春秋考異郵曰庚申大雪雪深七尺并者丈四尺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于豐年袤丈則表沴于陰德京房易傳曰凡雪者陰氣勝也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箋按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

宋襄公薨箋按襄誤當作宣周平王二十三年宋武公卒宋世家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箋按呂氏春秋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据本紀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魯惠公請郊廟之禮在平王四十二年下距桓王即位十一年呂氏說謬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弒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

子郤箋按郤世本作郤他本亦作都是爲鄂侯箋按左傳隱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
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六年春翼九宗五
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
侯春秋地名攷略曰今介休縣東有隨城世本唐叔
虞居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括地志故鄂城在慈
州昌寧縣東二里時晉人迎翼侯于隨納諸鄂
後乃復入于翼也左傳謂在魯惠公四十五年

四十八年戊午晉鄂侯元年

無雲而雷箋按開元占經曰天書云無雲而雷是謂天
狗所當之國必有甲兵洪範五行傳秦二世
元年無雲而雷雷陽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
臣然後有君也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人民也

魯惠公卒箋按魯世家孝公卒子惠公立四十六年惠
公卒庶長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

四十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箋按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預曰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國卞縣南有姑城括地志姑蔑故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又按蔑公穀二傳作昧

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箋按隱三年歲在辛酉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此不書朔失攷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其不書朔者八左氏傳曰其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曰不言朔者二日也穀梁傳曰不言朔者食晦也隋律歷志曰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隱公三年二月乙巳日有食之推合乙巳朔莊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元郭守敬授時歷又推合宣十年四月丙辰朔襄十五年八月丁巳朔文元年三月癸亥朔皆闕朔字左傳以爲官失之是也穀梁誤以爲食晦如果爲食晦

信十六年己卯晦成十六年甲午晦皆書此何以不書明是日食在朔而官失之耳公羊以爲春秋不書晦尤謬

三月庚戌王陟 箋按是年辛酉春秋魯隱公三年春三月庚戌天王崩傳曰壬戌天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杜氏曰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

桓王 名林○箋按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

元年壬戌

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 箋按左傳隱五年夏六月曲沃叛王蓋先時曲沃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翼侯至是而曲沃叛王不遵王命復伐翼也杜氏曰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莊伯成師子

也翼晉舊都

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箋按水經注澮水出澮山西逕翼城南又西逕熒庭城南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女家水出于家谷竹書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

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箋按水經注澮水西南合黑水流逕翼城北右引北川水亂流西南入澮澮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竹書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相而還附注相一作桐○箋按水經注涑水又西逕仲郵鄉北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洞庭乃返者也朱謀㙔曰洞一讀作桐又曰庭當作渦洞渦水出沾縣北山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于汾武公莊伯

子鮮也請

成求成也

二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箋按左傳隱五年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杜注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又六年傳鄂侯注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不知翼人迎晉侯于隨而納諸鄂事在春秋前二年故經不書杜謂晉不告亂故不書誤也又晉侯始納諸鄂因謂之鄂侯杜謂不得復入翼故別居鄂亦誤以史記世家合之竹書鄂侯卒而始立其子哀侯于翼非鄂侯不得復入翼也

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晉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箋按晉世家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

三年甲子晉哀侯光元年

四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箋按林氏曰魯隱公七年晉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武公今据傳是魯桓公三年云隱公誤

尙一軍箋按周禮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五年曲沃武公元年○箋按竹書桓王五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曲沃箋按地理志馮翊臨晉有芮鄉故芮國詹桓伯云駘芮吾西土是也此芮人乘京之芮漢河北縣地後周改芮城唐志陝州芮城縣是也臣瓚曰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左傳文公六年晉人改蒐于董杜注河東汾陰有董亭是也

十一年晉小子侯元年

曲沃獲晉哀侯箋按桓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晉人立哀侯子爲小子侯箋按晉世家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

芮伯萬出奔魏箋按桓三年傳芮伯萬之母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箋按詩魏國疏曰魏世家絕不知所封詩爲誰故言周以封同姓子晉詩世學曰畢公高支王庶子初封畢伯成王進爲魏侯十餘世晉獻侯詭諸滅之畢萬降于晉爲大夫得食邑于魏九傳生魏斯斯請周威王命爲魏文侯而與趙籍韓虔廢晉靖公爲家人文侯孫則梁惠

王塋也又六傳至魏王假爲秦所滅

取芮伯萬而東之箋按寰宇記陝州芮城縣北五里有魏城左傳桓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杜氏曰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左傳桓十年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十三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箋按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林氏曰以計誘而殺之非用兵也晉世家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是也

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箋按地理志扶風栒邑應劭曰荀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又云文公城荀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也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師古曰瓚說是也

戎人逆芮伯萬于郊箋按郊當作郟水經注戎人逆芮伯萬于郟郟斯城亦或伯萬之故畺也然則郊蓋爲郟之譌矣

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爲晉侯箋按春秋桓八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弟緡于晉杜氏曰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

十五年晉侯緡元年

十六年春滅翼箋按左傳桓八年春滅翼杜注曰曲沃滅之又水經注曰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孝侯改絳曰翼郡國志河東絳邑縣有翼城劉昭注城在縣東八十里至是爲武公所滅

十九年鄭莊公卒箋按鄭世家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莊公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王師大敗祝聸射中王臂四十三年鄭

莊公卒

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箋按是年甲申春秋桓公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林堯叟曰桓王至莊三年葬一統志桓王陵在澠池縣北九十七里桓王山上

莊王名佗○箋按周本紀桓王崩子莊王佗立稽古錄作莊王仲字之訛也

元年乙酉

曲沃尚一軍異于晉箋按周禮大司馬職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時曲沃初幷晉國故尚一軍以别于晉也

六年五月葬桓王箋按桓王之崩七年矣至是始葬林注謂桓王至莊三年葬者莊王之六年魯莊公之三年也

十五年王陟

釐王名胡齊○箋按周本紀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

元年庚子

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箋按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元年至是立五年矣春秋莊公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傳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林氏曰北杏齊地衣裳之會一序齊于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王風之什絕筆于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之伯皆在是年此王伯興衰之機也又左傳疏曰平宋亂者宋萬已誅宋新立君其位未定齊桓欲修霸業爲會以安定之地名考略曰北杏在東阿縣境

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箋按晉世家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

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僖王

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箋按左傳莊公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莊伯以一軍爲晉侯林堯叟曰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覆滅宗國僖王命以一軍爲晉遂從小國之制又按魯閔公元年晉始作二軍僖二十七年晉作三軍三十一年晉作五軍成三年晉作六軍遂僭王矣

四年晉武公三十八年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附注晉侯緡是年滅○箋按春秋魯莊公十有五年書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書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魯莊公十五年十六年正僖王三年四年盟皆無晉是晉于是時猶不與齊桓公之盟也

五年晉武公卒箋按晉世家武公卒子獻公詭諸立

王陟箋按春秋魯桓十五年書桓王崩杜預曰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經傳今据竹書莊王十五年陟僖王五年陟史記周本紀亦言釐王胡齊立五年崩杜云不見經傳非

惠王名閬○箋按周本紀釐王崩子惠王閬立世本名母京韋昭注國語曰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母京也爲子頽所篡出居于鄭鄭厲公納之

元年乙巳晉獻公元年

晉獻公朝王如成周箋按國策注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然成周實東都之總名非專指雒邑也呂氏曰豐鎬宗廟之所在故曰宗周東都王道之所成故曰成周

周陽白兎舞于市箋按水經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又西過周陽邑南其城南

臨涑水北倚山原竹書晉獻公二十五年翟人伐晉周陽白兎舞于市即是邑也今据竹書周陽白兎舞于市事在晉獻公元年晉世家獻公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亦擊晉于齧桑左傳作采桑杜氏曰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水經注以周陽兎舞在是時据竹書則晉獻公如成周時所見也

二年王子頽亂王居于鄭　箋按莊公十九年左傳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頽子頽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秋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頽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頽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儛鄭伯聞之見虢叔曰盍納王乎二十一年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頽及五大夫王乃入

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 箋按鄭人溫人也周本紀邊伯等五人作亂伐惠王惠王犇溫已居鄭之櫟左傳溫蘇忿生邑桓王奪以予鄭者是時溫已屬鄭雖居溫而直可言鄭也又王府當作玉府周禮天官之屬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良貨賄之藏是也鄭人入玉府玉化爲蜮射人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注云蜮短狐也蓋似含沙射人爲災也五行傳曰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蓋氣精也然則玉化爲蜮射人者亦氣精之類也

九年晉城絳 箋按左傳莊二十六年夏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杜曰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水經注曰按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孝侯改絳曰翼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命之爲絳是也晉世家謂獻公八年城聚都之命曰絳晉始都絳未足据也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滅魏以賜

大夫畢萬晉滅于大夫韓趙魏萌于此○箋按閔公元年晉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地志河東河北縣詩魏國左傳晉賜畢萬魏卜偃曰魏大名也其地于今爲河中永樂非元城之魏也漢以大名名此失矣又地志皮氏縣有耿鄉故耿國都城記曰耿嬴姓國也地理通釋耿在河中府龍門縣東南括地志晉州霍邑縣霍太山在東韋昭曰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國也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附注曰洞當作泂○箋按春秋閔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杜注曰此熒澤當在河北竹書洞澤卽熒澤也又按宣十三年傳赤翟伐晉及清十五年晉師滅赤翟潞氏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成公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

呂如詩赤翟之餘是赤翟種類甚多其伐衛戰洞澤
者未審誰也周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北有衛燕翟鮮
虞路洛泉徐蒲韋昭注云徐赤翟隗姓蒲赤翟隗姓
則赤翟與衛近者乃徐蒲也後漢郡國志樂安臨濟
本狄國劉昭注引地道記
云狄伐衛懿公其說謬矣

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箋按左傳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
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
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
虞師伐虢滅下陽杜氏曰
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虢公醜奔衛箋按僖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
之奇諫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圍上
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
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
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
旦日在尾月在策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

虢虢公醜奔京師唐歷志日度議曰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策入尾十二度新歷是歲十月丙子定朔日月合尾十四度於黃道日在古歷尾而月在策故曰龍尾伏辰於古距張中而曙直鶉火之末始將西降故曰賁賁又紀年虢公奔衛左氏傳云奔京師史記晉世家晉獻公二十二年冬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其城南一有虢公臺河內本衛地後乃屬周曰衛曰周曰京師一也

公命瑕父呂甥邑于國都 箋按國誤當作虢左傳僖十五年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杜注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据竹書瑕父呂甥甥先食采于瑕故曰瑕父不得以瑕呂為姓明矣文十三年晉使詹嘉處瑕杜氏曰賜其瑕邑亦猶是矣時獻公滅虢虢公奔衛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以鎮撫之僖五年傳注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

二十五年春狄人伐晉箋按晉世家獻公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于齧桑

王陟箋按僖公七年秋七月盟于甯母閏月惠王崩林氏曰惠王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傳曰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杜氏曰有叔帶之難

襄王名鄭○箋按周本紀惠王崩子襄王鄭立

元年庚午箋按周語曰惠后之難王出在鄭韋昭曰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也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氾在魯僖二十四年史記鄭世家鄭文公三十七年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

晉獻公卒 箋按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氏曰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按甲子不當在戊辰後穀梁傳亦作甲子惟公羊傳作甲戌是在戊辰後六日今當從之

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 箋按莊子長梧子曰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左傳閔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毒而獻之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又僖九年傳九月晉獻公卒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二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林堯叟曰卓子驪姬之娣所生子也又按卓子史記作悼子

**立夷吾**箋按晉世家申生自殺于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驪姬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二十二年獻公乃使兵伐蒲重耳踰垣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二十三年獻公遂使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遂奔梁二十九年獻公卒里克殺奚齊悼子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

**二年**辛未晉惠公元年○箋按晉世家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重耳于翟重耳謝曰大夫其更立他子里克迎夷吾于梁夷吾欲往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河西之地予之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是爲惠公

晉殺里克　箋按春秋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傳曰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殺之

三年雨金于晉　箋按天鏡曰天雨金國有兵喪稽古錄曰莊王三年夏戎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是亦有兵之應也

七年秦伯涉河伐晉　箋按僖十五年傳晉侯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內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

以歸秦許晉平十月改館晉侯十一月
晉侯歸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五年晉惠公卒子懷公圉立箋按晉世家惠公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十三年
惠公病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
太子圉立是爲懷公時晉僖公二十三年也

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秦師
箋按左傳僖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
令狐入桑泉取臼衰闕駰曰令狐今猗氏也杜預曰
桑泉在解縣西郡國
志河東解縣有臼城

狐尾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箋按狐尾當作狐毛禦秦當作禦晉左傳僖二十三
年懷公命無從亾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
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乃殺之僖二
十四年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杜氏曰懷公遣軍拒重
耳蓋是時狐毛先軫皆從重耳在秦至是聞晉師在

盧柳故使禦之也春秋地名攷略曰今解縣西北有盧柳城

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次于郇盟于軍 箋按僖二十四年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林堯叟曰晉師從秦命納文公故退師預注解縣西北有郇城

公子重耳涉自河曲 箋按郡國志河東有蒲坂沙丘亭韋昭曰卽河曲左傳僖二十四年二月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

十六年 乙酉晉文公元年 晉殺子圉 箋按晉世家重耳卽位爲晉君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粱戊申使人殺懷公杜氏曰高粱在平陽楊縣西南時魯僖公二十四年也

十七年晉城荀 箋按桓王五年荀人叛曲沃十三年晉曲沃滅荀至是城之地理志注臣瓚曰

文公城苟即謂此也

二十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箋按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杜注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王申十月十日又按晉世家晉文公五年四月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壬午晉渡河北歸國行賞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郡國志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括地志衡雍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郭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治坂城是魏土地記治坂城南臨孟津河一統志河陽城在孟縣西南三十里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即

此

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箋按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又西南逕瑕城又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涑水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為二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卽張澤也西北去蒲坂二十五里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箋按春秋僖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世家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据僖二十八年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杜氏曰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是卒年四十四也

二十五年甲午晉襄公驩元年○箋按左傳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

三十年洛絕于泂 箋按水經注洛水又東過偃師縣南又北陽渠水注之竹書晉襄公六年洛絕于泂卽此處也

三十一年晉襄公卒 箋按晉世家襄公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士會于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于陳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皐是爲靈公

三十二年辛丑晉靈公夷皐元年

三十三年王陟 箋按春秋魯文公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以幣奔莒弔喪之禮缺矣至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則魯不赴弔又幾三月

頃王 箋按周本紀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元年癸卯

六年彗星入北斗 箋按星傳曰北斗九星在紫微西垣外第一星曰天樞去極二十三度半入張宿九度二曰天璇去極三十度入張宿十二度半三曰天璣去極三十度入翼宿十三度四曰天權去極二十三度入翼宿十七度五曰玉衡去極二十八度入軫宿十二度半六曰闓陽去極三十度入角宿四度少七曰搖光去極三十五度入角宿九度又一星曰弼在第七星右不見又一星曰輔在第六星左常見去極三十度入角宿三度宋玉九辨曰天有九星以正機衡謂此也春秋魯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十六年宋襄夫人使召公畋孟諸而弒之十八年齊閻職及邴歜弒懿公于申池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于桃園以甲子計之釐文公元年乃

周襄王二十六年也至于文公十四年則襄王崩後七年事矣韋昭洞記曰頃王六年彗星入北斗晉趙盾率諸侯平周亂立王子樊是爲匡王時竹書未出而所云若是則紀年信不誣矣但匡王名班韋乃云樊未知何据又孝經鈎命决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孛入北斗不知爲頃王六年事矣

竹書統箋卷十

總校王詒壽　分校汪學瀚　吳承志校

竹書紀年統箋卷之十一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　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　校訂

匡王名班○箋按周本紀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

元年己酉箋按春秋魯文公十五年也

六年晉靈公爲趙穿所殺箋按左傳宣二年秋九月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杜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

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箋按僖公二十三年傳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杜注盾趙宣子又宣公二年傳宣子使趙穿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林氏曰黑臀晉文公子晉世家云迎襄公弟黑臀于周也

王陟箋按春秋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舊本竹書以趙穿弒靈公係王陟之下今依春秋傳冬不當在秋前也故改正之

定王名瑜○箋按周本紀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元年己卯晉成公元年○箋按己當作乙

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箋按

左傳宣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晉世家成公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斥謂斥堠之人宣八年傳晉伐秦獲秦諜殺諸絳市蓋彼諜即此赤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

七年晉成公卒于扈箋按春秋宣九年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林注扈鄭地按郡國志卷縣有扈城亭

八年壬戌晉景公元年○箋按晉世家成公七年卒子景公據立

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箋按左傳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

子桓子是以免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請八百乘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晉人許之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杜注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按廣川書跋有方甗銘言古者謂鼎上下大小若甑曰鬵亦鬻器類甗古文作鬳今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紀有甗齊晉以爲重器然其用不過行于饗食今舉國爲重號於天下則紀侯之甗必其尤異者也

二十一年王陟 箋按是年乙亥春秋成公五年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簡王名夷○箋按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

元年丙子箋按是年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五年晉景公卒箋按晉世家景公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按景公名據春秋作獳厲公壽曼左傳作州蒲

六年辛巳晉厲公元年○箋按左傳魯成公十年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十一年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十

五年晉三郤害伯宗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十六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鄭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六月晉楚遇于鄢陵及戰射共王中目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十七年厲公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乃皆歸

十三年晉厲公卒箋按左傳成十七年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十八年春王正月庚午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晉世家厲公死十日公子周立是爲悼公

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箋按楚世家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宋世家平公三年楚共

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于宋水經注泚水出泚陽東北太湖山又西至新野縣南其水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竹書楚共王會宋平公於湖陽者矣

十四年己丑晉悼公元年○箋按悼公名周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號為桓叔子惠伯談生悼公周周語曰既殺厲公欒武子使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于清原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二月乙酉公即位二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于雞丘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王陟箋按春秋襄公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杜氏曰辛酉九月十五日

靈王名泄心○箋按周本紀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又靈王生而有頿初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能克修其職諸侯服享故靈王亦稱頿王

元年庚寅箋按通鑑綱目靈王元年冬吳壽夢來朝据吳越春秋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

魯成公會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樂因歎而去曰嗚呼哉禮也左傳成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則壽夢來朝而問周公之禮樂正成公時也成公五年定王崩六年爲簡王元年則會吳鍾離在簡王十年若靈王元年魯襄公二年非成公也漢書郊祀志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周室愈微故知靈王元年無吳壽夢來朝之事也

十四年晉悼公卒 箋按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晉世家悼公十五年卒子平公彪立

十五年甲辰晉平公元年。箋按左傳襄公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

歸侵田以伐魯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林注十二年

二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爲魯討之悼
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又按史記年表亦以是
年爲甲辰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歲在已酉据竹書則已酉是靈王二十年魯襄二十
一年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丨有一
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註曰時歲在乙卯又曰何氏自
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然据竹書則魯襄公二十
一年歲在已酉何云乙卯當從竹書及年表孔子
生已酉歲自文王既沒至此共五百一十二年

二十七年王陟箋按春秋襄公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林堯叟曰實十一月癸巳崩
而以十二月甲寅告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
怠慢皇覽曰周靈王葬于河南城西周山上

景王名貴。箋按周本紀靈王崩子景
王貴立韋昭曰太子晉之弟也

元年丁巳

十三年春有星出婺女箋按星傳婺女四星十一度在牽牛東北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漢書李尋傳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張揖廣雅曰須女謂之婺女荆州古曰彗星犯婺女其邦兵起左傳昭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杜注客星出非其地故曰妖星也唐志歲星差合術曰昭公八年十一月楚滅陳史趙曰未也陳顓頊之虛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開元書在箕八度析木津也十年春進及婺女初在元枵之維首傳曰有星孛于婺女是也

十月晉平公卒箋按十月誤春秋昭公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即用夏正亦當爲九月非

十月

十四年庚午晉昭公元年。箋按晉世家平公二十六年卒子昭公夷立

河水赤于龍門三里箋按水經注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里郡縣志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京房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又曰河水赤者邑有寃

十九年晉昭公卒箋按春秋昭公十八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冬十二月桃杏花箋按五行志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為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

二十年晉頃公元年。箋按晉世家昭公六年卒子頃公去疾立

二十五年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箋按春秋魯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周本紀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猛爲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爲敬王景王立二十三年崩自是而王室亂踰二年而立敬王故竹書總紀爲二十五年耳而史記云二十年誤也

敬王名丐。箋按丐一作匄春秋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杜預曰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于是王猛卒敬王即位館王猛之母弟也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出子朝也

元年壬午箋按周本紀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

于周子朝爲臣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犇于晉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賈逵曰澤郇翟泉地理通釋曰翟泉地在成周東北晉卒諸侯之徒修繕其城以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以廣焉

八年晉頃公卒箋按春秋昭公十八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晉世家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九年庚寅晉定公元年○箋按晉定公元年魏舒爲政定三年舒卒范鞅爲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

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强分晉之勢成矣

十四年漢不見于天箋按晉天文志曰天漢起東方尾箕之閒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

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大陵
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
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在七星南而沒詩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蓋謂此也敬王十四年漢乃不
見于天所
以紀異也

二十六年晉青虹見箋按蔡邕月令曰虹見有青赤之
色此有青無赤故曰青虹元命包
日世惑臣
謀虹舒照

二十八年洛絕于周箋按水經注周書稱周公將致政
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係于洛
水北因于郟山竹書晉
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

三十六年淇絕于舊衛箋按水經注淇水出隆慮縣大
號山又東逕逢都壘南世謂之
淇陽城又東分爲二水左爲菀水右則淇水自元甫
城東南逕朝歌城北竹書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絕于

舊

衛

三十九年晉城頓丘箋按水經注曰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史記正義曰頓丘故城在衛州頓丘縣東北三十里輿地廣記頓丘本衛邑漢屬東郡

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箋按哀十七年傳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丹水壅不流箋按水經注獲水出汳水于梁郡蒙縣北十三州志曰首受菑獲渠亦兼丹水之稱也竹書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又曰丹水三日絕不流菑汳水之變名也地鏡曰河大壅下臣執

政或主大水又曰
流水忽停天下飢

四十四年王陟箋按左傳哀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
王崩故也史記年表敬王四十三年崩
則少一年徐廣曰歲在甲子
從史記也据竹書則在乙丑

元王箋按周本紀敬王崩子元
王仁立世本云元王名赤

元年丙寅箋按太史公十二諸侯
王年表始于周元王

晉定公卒箋按晉世家定公在位三十三年卒子出公
鑿立韋昭洞記曰周元王二年彗星見其年

魯哀
公卒

三年晉出公元年据
温公稽古錄補

四年於越滅吳箋按地理通釋曰越見春秋凡六其三
稱越皆在昭公之時其三稱於越二在

定公一在哀公之時會稽記曰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吳太伯世家吳王夫差十八年勾踐率兵使伐吳敗吳師于笠澤二十年越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欲遷吳王于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乃自刎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据左傳魯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句踐十九年也二十年越圍吳乃句踐二十二年也二十三年越滅吳乃句踐二十四年首尾盍三年矣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及太伯世家合吳越春秋曰句踐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校左傳則事在句踐十九年非二十一年月圍守三年非一年也俱誤又按建康志云越城在江寧縣尉廨後遺址猶存人呼爲越臺宮苑記云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築蓋郎是年也

六年澮絕于梁　箋按水經注澮水出河東絳縣東高山又西南逕虒祁宮南其宮地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竹書晉出公五年澮絕于梁即此水也一統志虒亭在潞安府襄垣縣西北五十里春秋昭公八年叔弓如晉注曰賀虒祁也虒祁宮名顏師古曰虒音斯今爲虒亭鎮也

丹水三日絕不流　箋按地理志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泫水水經注丹水東南流入丹谷又東南逕鄴城西又西逕苑鄉城北屈東逕南其城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竹書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即此水也一統志丹水在澤州城東北三十里舊號泫水源出高平縣西北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

七年齊人鄭人伐衛　箋按衛世家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般師爲衛君齊伐衛虜班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左傳注班師襄公孫服虔曰起靈公子又按齊人鄭人時爲鄭聲公齊平公也

王陟箋按六國表起自元王皆云元王八年崩今据竹書是七年崩也

貞定王箋按世本貞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周本紀元王崩子定王介立索隱曰如史記則元王是定王父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誤皇甫謐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貞定王今据竹書已作貞定王乃元王子則世本與索隱並謬也

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箋按吳越春秋立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瑯琊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歃血盟即勾踐起臺處栝地志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瑯琊臺越王勾踐觀臺也瑯琊山在縣東南百四十里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菼執次鹿郢立箋按禮坊記曰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陳澔曰書卒不書葬夷之也史記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

秋之初未通上國史記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爲於越子又按越世家句踐卒子王鼫與立樂資春秋後傳曰越語謂鹿郢爲鼫與也

六年晉河絕于扈　箋按郡國志管縣有扈成亭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左傳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即于是也又書傳多稱禹功告成之歲下逮周定王五年己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据竹書則定王五年爲丁丑六年爲戊寅河徙河絕皆在定王之世當魯哀公之時云宣公誤也

七年晉荀瑤城南梁　附注曰一本出公三十年○箋按南誤當作高郡國志平陽楊縣有高梁亭水經注汾水西南逕高梁邑西故高梁之墟也竹書晉出公三十年知伯瑤城高梁今竹書是貞定王七年則是晉出公十三年也當是十三而訛爲三十又按左傳哀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

桐丘悼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韋昭曰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申也瑤宣子之子智伯也謚曰襄子郡國志河東解縣注引博物記曰有智邑括地志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子不壽立箋按鹿郢立六年卒據吳越春秋勾踐子興夷孫不壽是鹿郢即興夷也

十一年晉出公出奔齊箋按元王二年晉定公卒出公立則貞定王十一年正出公十七年也晉世家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氏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一本作出公二十年非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箋按京氏別對災異曰河水赤者獄有寃恨誅殺不當則致河水赤也洪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也水盡赤以火沴水也又張華博物志曰江河水赤名曰泣血

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箋按左傳定四年荀寅曰中山不服中山名始見此史記索隱曰中山故鮮虞國姬姓也隋圖經曰中山城在今唐昌縣東北三十一里水經注淶水東逕廣昌縣故城南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竹書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

十三年晉韓龐取秦武城箋按地理志武城縣屬左馮翊春秋文公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豈秦先取之晉晉又復取之秦耶又按水經注洛水逕盧氏縣故城南竹書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龐取盧氏城有盧氏川水注之朱謀㙔箋云今竹書云晉韓龐取盧氏城則酈注龐氏乃盧氏之譌而此本作武城者誤也

秦菾秦厲公也

十六年晉出公二十二年〇箋按史記六國年表三晉滅知伯在周定王十六年上距獲麟二十七年

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知伯據竹書則元王七年陟不得十一年也又按晉世家晉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又按秦本紀厲共公二十四年晉亂殺知伯分其國與韓趙魏二十五年知開與邑人來奔正義曰開知伯子與從屬來奔秦晉世家及秦本紀互相矛盾皆誤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箋按晉世家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趙世家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懿公年表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皆自相矛盾今据竹書出公十七年奔齊又六年薨晉不應曠年無君年表晉世家皆有哀公忌是也此當是知伯所立定王十六年韓趙魏殺知伯于鑿臺之下明年立敬公則非知伯之所立明矣

十八年己丑晉敬公元年○箋按晉世家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戴子生忌忌早死乃立忌子驕爲君則世家懿公蒸卽紀年之敬公也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勾立箋按越世家王不壽卒子王翁立是朱勾卽王翁也吳越春秋不壽之後爲不揚是不揚又卽朱勾也朱勾水經注作末勾誤

二十二年楚滅蔡箋按蔡世家蔡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遂絕祀

二十四年楚滅杞箋按杞世家杞簡公春出公子也在位一年楚惠王四十四年滅杞班固曰簡公爲楚所滅弟佗奔魯魯悼公給以采地爲侯

二十八年晉敬公十一年

王陟箋按春秋成公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考王箋按周本紀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時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蓋平王東遷以豐鎬爲西周洛邑爲東周至考王之後更以河南爲西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鞏號爲東周於是有東西二周呂氏曰東西周各爲列國不復相關自是而後稱東西周者皆謂二周君也

元年庚午晉敬公十二年

魏文侯立箋按魏世家魏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國策吳師道注魏文侯名斯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今據竹書

魏文侯初立在考王元年辛丑是在威烈王之前十五年也又按漢高帝紀注臣瓚曰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是文侯不都魏也呂氏春秋魏文侯勝齊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水經注鄴本齊桓公所置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漢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以此也

十年楚滅莒　箋按世本莒己姓括地志密州莒縣故國也楚世家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十一年晉敬公卒　箋按己丑元辛亥卒在位二十三年

十二年晉幽公柳元年○箋按通鑑謂考王元年庚子晉幽公立止有絳曲沃二邑餘皆入于韓趙魏今據竹書幽公之立在考王十二年壬子非考王元年也

魯悼公卒　箋按魯世家魯哀公二十七年三桓攻公公奔于衞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三十七年悼公卒

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箋按僖二年城楚丘杜注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程畏齋曰楚丘魯地子夏詩傳曰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知楚丘非漕地矣僖二年城楚丘魯自城之也與書城中丘城郎城小穀之云同又水經濮水逕葭密縣故城北注曰竹書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卽葭密遂城之時魯元公三年也地理志濟陽葭密縣一統志葭密城在曹州曹縣西北三十里是也又有楚丘城在歸德府城北四十里古戎州已氏之邑春秋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卽是戎也而范甯注穀梁曰戎者衛也戎衛者謂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此大謬矣

十五年王陟

威烈王箋按周本紀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

元年丙辰

三年晉大旱地生鹽 箋按水經注畦水耗竭土自成鹽亦是類也

五年晉丹水出反潔 箋按水經注引竹書曰晉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則潔是擊之譌也又按地理志上黨高都縣有莞谷丹水出此是晉丹水也上洛冢領山亦有丹水故以晉丹水別之

六年晉大夫秦嬴賊幽公于高寢之上 箋按大夫當作夫人秦嬴秦女爲晉夫人者晉世家幽公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之上是今本大夫誤也又按春秋定公十五年公薨于高寢穀梁傳曰高寢非正也說苑曰春秋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始封君之寢也二曰路寢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又按周禮宮人掌王之六

寢之修鄭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則諸侯不止于二寢矣

魏文侯立幽公子止箋按晉世家魏文侯以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是史表誤也

七年壬戌晉烈公元年

趙獻子城泫氏箋按温公通鑑曰趙襄子封伯魯之子於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爲趙氏後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爲獻子地理志上黨泫氏縣應劭曰山海經泫水所出者也

韓武子都平陽箋按地理志河東平陽縣韓武子元孫貞子居此世本作景子徙此又按韓世

家韓之先曰韓武子得封韓原後三世有韓厥是爲韓獻子其子宣子名起徙居州子貞子名須徙居平陽又四傳至武子名啟章仍都平陽是韓之先後有兩武子讀漢志者易以滋疑也

八年趙城平邑 箋按地理志平邑屬代郡趙世家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後漢書注曰代郡有平邑今魏郡昌樂縣東北又有平邑城

九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箋按此云楚人楚簡王時也戰國策楚魏戰于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與楚地理志上洛縣屬弘農郡水經注晉分爲郡地道記曰郡在洛上故以爲名

十一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 箋按風俗通曰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始食田采姓田氏焉田居思即是齊策田臣思也水經注

河水故瀆逕呂樂縣故城又東北逕平邑郭西竹書
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鄙圍
平邑者也按是
時齊爲宣公

十二年於越子朱勾伐郯以郯子鴣歸箋按左傳昭公十四年郯子來朝郯子曰吾高祖少昊摯之立也杜注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索隱按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郯地理志東海郯縣故國

十四年於越子朱勾卒子翳立箋按索隱曰紀年云朱勾三十七年卒又按淮南子曰越王翳逃山穴越人薰而出之遂不得已据莊子此乃越王無顓之事非翳也

十六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逋遂獲韓舉取平邑新城箋按齊策盼子謂齊王注曰盼子田盼也威王臣葢即此田盼

矣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後魏地形志高陽郡有新城縣二漢晉曰北新城前漢屬中山後漢屬涿當即此新城也又漢地理志代郡平邑秦本紀莊襄王三年蒙驁攻趙楡次新城括地志新城亦名小平城在朔州鄯陽縣西南四十里蒙驁所攻也

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 箋按括地志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此汾陰誤汾當作洛魏世家魏文侯十七年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郃陽正義曰雒漆沮水也城在水南郃陽郃水之北括地志雒陰在同州西部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地理志京兆鄭縣鄭桓公邑魏文侯伐秦至鄭而還即此按是時爲秦簡公

田悼子卒 箋按田完世家田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按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而世家不錄據莊子及鬼谷子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

而有齊國世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秖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非妄也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與悼子合數爲十二也

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丘叛于趙箋按水經注瓠河之北即廩丘縣也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竹書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公孫以廩丘叛于趙朱謀㙔曰今竹書作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丘叛于趙是皆誤也既云公孫孫見殺又何從復以廩丘叛于趙乎今據齊世家齊宣公五十一年田會反廩丘索隱引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則下公孫孫乃公孫會之譌地理志東郡有廩丘縣

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

澤田師敗逋箋按趙世家趙敬侯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即是事也又按水經注河水東逕鐵丘南河之西岸有竿城郡國志曰衛縣有竿城者也河南有龍淵宮元光中河決濮陽武帝起宮于決河之旁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據此則龍澤蓋即爲龍淵矣又按地理志廩丘濮陽並屬東郡

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箋按王威烈王也外紀云威王十六年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據竹書則威王十八年也又按韓景子名虔武子之子趙烈子名籍獻子之子敬侯之父也依此則上年救廩丘者乃趙烈侯世家云敬侯誤也長垣即長城蘇氏曰齊有長城巨防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蓋即是年也又按通鑑綱目曰王命[illegible]韓啟章趙浣伐齊入長垣不審啟章乃韓景子父浣乃趙烈子父以竹書較之蓋皆誤也又按伐齊在齊康公之二年

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爲諸侯箋按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蓋春秋之季晉有范氏中行氏知氏是爲六卿後三家爲韓魏趙所滅三分晉地而有之至是魏斯趙籍韓虔始請命于天子爲諸侯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始于是年胡三省曰上距春秋獲麟七十八年距左傳趙襄惎知伯事七十一年

二十四年王陟

安王箋按周本紀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古今人表云元安王驕

元年庚辰

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附注曰韓非子作桓侯○箋按晉世家烈公卒子孝公頎立世本云孝公傾欣綱目作孝公傾今紀年作桓公是與韓非子同也

十年己丑晉桓公頎元年○箋按漢紀高祖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李奇曰名越人魏桓侯時醫也臣瓚曰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是也今据竹書及韓子李奇諸說瓚云無桓侯非也

十五年魏文侯卒附注在位五十年○箋按考王元年庚子魏文侯初立安王十五年甲午文侯卒實在位五十五年晉世家文侯三十八年卒附注云在位五十年皆未詳也

大風晝昏箋按荆州占曰凡霧氣四方俱起百步不見人曰昏開元占經曰天色晦暝雲氣昏濁風聲寒慘是謂災風又曰魏惠成王元年晝晦十六年邯鄲四噎室多壞民多死然竹書在武侯元年之前一年安王十五年也

晉太子喜出奔箋按晉太子喜當是晉桓公子也而世家年表不載

十六年乙未魏武侯擊元年○箋按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

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雁齎行倉唐至北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對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中山君不賢烏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爲嗣劉向說苑曰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令雞鳴時至太子迎拜賜發篋衣盡顛倒太子曰欲召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封公子緩箋按魏世家云公中緩中音仲

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箋按韓世家韓哀侯二年滅鄭日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今据竹書韓滅鄭在周安

王二十一年魏武侯六年又按鄭世家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藎索隱誤記爲魏武侯之二十一年也其云魏武侯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亦誤也

二十三年於越遷于吳箋按索隱据紀年云越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今考是三十二年

二十六年王陟

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箋按洛陽疑當作汾陽地理志河南洛陽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一年晉合諸侯大成周之城以居敬王此豈待魏武侯始城者大原有汾陽當是其所城耳又河東南安邑縣魏絳自魏徙此有垣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魏世家武侯三年城安邑王垣括地志王垣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弒其君翳 箋按索隱曰紀年云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又按夏之符姑孰備攷安王二十六年越世子諸咎弒其君翳葬之大橫山之下是時越遷于長干也

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 箋按越世家王翳卒子王之侯立是之侯即孚錯枝也

烈王 箋按周本紀安王崩子烈王喜立古今人表云夷烈王喜元安王子

元年丙午

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箋按魏世家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王得王錯挾上黨固半

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胡三省注通鑑曰解縣濁澤近于魏都又按稽古錄韓趙敗魏於濁澤遂圍魏趙欲弒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韓欲兩分之趙不可韓怒以其師夜去趙師亦歸魏罃遂滅緩

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 箋按索隱曰紀年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之是無余之即王之侯也据吳越春秋王侯自稱爲君當即爲王之侯也

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于酸水 箋按胡蘇一作蘇胡是蓋秦獻公時也水經注濮水逕酸棗縣故城南又東逕胙亭東南又東與酸棗故瀆會酸瀆首受河于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北延津南竹書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者也

魏觴諸侯于范臺 箋按魏策梁主魏嬰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

梁主稱善相屬嬰史作罃諸侯索隱按紀年謂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也

晉桓公邑哀侯于鄭箋按韓滅鄭八年晉桓公始邑之鄭因徙都之皆誤又按初學記注韓貞子初都河北之平陽哀侯徙焉東自豫許畧汝鄧而西得河南府之陽翟福昌新安盡韓地也

韓山堅賊其君哀侯箋按六國表韓哀侯六年韓嚴殺其君資治通鑑烈王五年韓嚴遂弒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人刺韓廆于朝走哀侯哀侯抱之刺韓廆兼及哀侯今据竹書韓嚴嚴遂郎山堅實一人也

六年辛亥梁惠成王元年

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以後更無晉事。箋按韓無共侯當卽是

懿侯年表懿侯作莊侯是皆譌也趙世家趙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趙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今据紀年徙屯留卽趙成侯也地理志端氏屬河東屯留屬上黨

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鄴城。箋按世本趙成侯名種此云偃異又按水經注司馬彪曰山陽有鄴城京相璠曰河南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鄴城竹書魏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者也

七年王陟箋按趙策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至周怒赴于齊

我師伐趙圍濁陽箋按伐趙當作伐韓地理志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長社陽翟郟郡國志潁川長社有蜀城有蜀津水經注潩水枝渠東逕曲强東皇陂水注之皇陂卽古長社縣之濁澤也其陂水北對鷄鳴城卽長社縣之濁城也濁陽蓋韓地故魏伐韓而圍之若伐趙何由圍蜀陽乎

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箋按田完世家齊威王九年敗魏于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徐廣曰年表云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正義曰按濁澤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今據竹書是惠王二年非哀王也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箋按呂氏春秋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使人召起卽是王錯也魏世家公孫頎謂韓曰魏罃得王錯徐廣引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是也

竹書統箋卷十一　總校王詒壽　分校汪學瀚　陳謨　校

# 竹書紀年統箋卷之十二

梁　武康沈　約休文附注

清　當塗徐文靖位山統箋

同里　馬　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　校訂

顯王　箋按周本紀烈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帝王世紀作顯聖王

元年癸丑鄭城邢丘　附注自此韓改稱曰鄭○箋按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左傳宣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杜注邢丘今河内平臯縣水經注曰昔晉侯送女于楚送之邢丘即是處也竹書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

秦子向命爲藍君箋按水經注霸水北歷藍田川逕藍田縣北竹書梁惠成王三年秦子向命爲藍君蓋子向之故邑也

二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箋按趙世家成侯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即是年也京房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貞定王二十二年河水赤三日周景王十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里今赤于龍門三日則又不止三里矣地理通釋曰河至慈州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絳州汾水合河之上是謂出龍門其地總謂之龍門也

三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逋箋按水經注濮渠之側有漆城或亦謂之濮菀城春秋甯武子與衛人盟于菀濮杜預曰長垣西南近濮水也竹書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師敗逋澤北壇陵亭亦或謂之大陵城非所究也据

此則戰于陽者當是濮陽而今本則戰于韓蓋濮陽本衛地至是而屬之韓也

**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箋按地理志陳留浚儀故大梁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水經注大梁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居竹書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孫奭孟子疏亦引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漢高祖紀注臣瓚引汲郡古文魏惠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與今本合

**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箋按哀十四年傳宋皇野語左師向巢曰迹人來告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河南開封縣逢池在西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陂忌澤是也水經注會溝水流逕開封縣故城北南際富城東南入百尺陂即古之逢澤也

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奔安次無顓立箋按莊子曰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曰號曰無顓是無顓卽子搜也庾信周步陸郢碑既遭燻穴翻從壓紐謂此

五年雨碧于郢箋按山海經耿山多水碧柴桑潯陽其下多碧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天鏡曰天雨石兵喪萬民亾又按楚世家文王熊貲始都郢杜預曰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括地志平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荆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則此郢與紀南爲二者蓋指平王所城之郢而言也但顯王六年雨黍于齊此不言雨碧于楚則似非楚郢据周書敘惟王季宅程史記正義引周書敘惟王季宅郢孟子謂文王生于畢郢字亦作郢郢故城在咸陽東二十里則雨碧于郢者或此也故不言楚楚宣王時也

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 箋按地鏡曰地無故自長如巨隴室屋其上或生草本皆失地亾民山海經廣注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踊長五六里高二丈與此正同

六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 箋按地理志廣平國有列人縣水經注漳水過斥丘縣部斐縣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竹書粱惠成王八年伐邯鄲取列人者也

我師伐邯鄲取肥 箋按地理志眞定國有肥纍縣春秋肥子之國水經注白渠歷邯溝縣故城東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竹書粱惠成王八年伐邯鄲取肥者也

雨黍于齊 箋按易飛候曰天雨黍爲政者去大人出死他國三年國有死將此亦齊威王時也

七年我與邯鄲趙榆次陽邑 箋按地理志榆次陽邑並屬太原郡本魏地也魏惠王九年與趙秦本紀莊襄王三年蒙驁攻趙榆次新城是後爲趙地也

王會鄭釐侯于巫沙箋按水經注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又南會滎澤至垂隴城濟澤出其北又有沙城城左佩濟瀆竹書梁惠成王九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者瀆際有故城也

八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箋按水經注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歷中牟縣之圃田與陽武分水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里許南北二百里許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竹書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於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者也一統志大溝在尉氏縣西南一十五里東北合康溝入于黃河爾雅鄭有圃田本鄭地而後入于魏

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箋按晉有二瑕左傳郇瑕氏之虛京相璠曰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文公十二年秦侵晉及瑕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西征記陝州太原

倉北臨大河周廻六里即晉詹嘉所處之瑕也瑕陽人不知何屬無所考也華陽國志曰有沫水從西來出岷江又從岷山西來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道元注曰縣故有青衣羌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者也一統志青衣水出雅州盧山縣東南流至雅州合沫水經名山縣至嘉定州入大江蓋魏瑕陽人爲秦導岷青衣水至是始自秦來歸若魏地逼近大河安用導青衣水來歸哉

九年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箋按秦孝公時也郡國志懷屬河內有懷城括地志故懷城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水經注朱溝水自枝渠東南屈逕州城東又東逕懷城又東逕殷城竹書秦伐鄭次于懷城殷者也

十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箋按水經注河水舊于白馬縣南決通濮

河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梁惠成王十九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陳留風俗傳縣有長垣故縣氏之

**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箋按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正義曰魏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以界秦境洛即漆沮水也以在魏西故曰築長城于西邊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即此也水經注以郡國志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爲龍賈築長城于西邊謬矣

**鄭取屯留尙子** 箋按地理志屯留長子並屬上黨郡水經注漳水東會于梁水北流至長子縣故城南竹書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尙子則尙子即長子之異名也春秋襄十八年晉人執孫蒯于純留即此也

十一年鄭羞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

鄭馳地箋按春秋昭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杜注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左傳哀公十三年會于黃池吳人四子服景伯而還及戶牖歸之杜注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趙世家肅侯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水經注濮水又東逕韋城北有馳道屬于長垣濮渠東絕馳道逕長垣縣故城北衛地也故首垣矣按馳地是馳走車馬之中道孔仲達曰馳道如今之御道也

我取枳道箋按趙世家蘇厲說趙王曰齊韓西師以禁秦使秦反溫枳高平于魏注曰溫枳皆河內蘇秦列傳秦正告魏曰我下枳道南陽封冀索隱曰枳是河內枳縣言道者亦衍字今据竹書云我取枳道是河內枳亦稱枳道也括地志故枳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三十里

與鄭鹿箋按韓哀侯滅鄭徙都鄭韓因改稱爲鄭此鄭即韓也水經注黎陽縣故城黎山在城西竹書

梁惠成王與鄭鹿郎是城也今城內有臺尚謂鹿鳴臺又謂鹿鳴城王元謨自滑臺走鹿鳴者也

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箋按宅當作宅魏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竹書晉出公六年齊鄭伐衛荀瑤城宅陽字當作宅水經注秦昭王四十二年魏冉攻魏走芒卯入北宅即故宅陽城也竹書惠王十三年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者也括地志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東南十七里又按一統志河開府阜城縣有宅陽城又名沙丘春秋時晉東陽地

歸釐于鄭箋按水經注河流為滎瀆水受焉北濟也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春秋地名考略曰今開封東四十里有釐城蓋釐本鄭邑魏取之至是復歸于鄭也

十二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箋按魯恭侯名奮魯

穆公子史記作共公宋桓公名辟兵宋休公子衞成侯名速衞聲公子鄭釐侯名武鄭懿侯子即韓昭侯也韓策謂之昭釐侯

於越子無顓卒是為菼蠋卯次無彊立 箋按索隱曰無顓之弟胡三省曰自句踐至無彊凡六世據吳越春秋句踐卒子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立卒子不揚立卒子無彊立勾踐至無彊僅五世也竹書無彊上有王之侯及無顓凡七世則吳越春秋誤也又無彊水經注及稽古錄並作無疆非

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 箋按趙成侯名種趙敬侯子燕成侯名載燕孝侯子地理志安邑屬河東

十四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 箋按顯王十四年秦孝公十一年也

水經注役水東北流逕苑陵縣故城北東流北逕焦城東陽丘亭西謂之焦溝竹書秦公孫壯帥師伐鄭圍焦城不克卽是城也

秦公孫壯帥師城上枳安陵山氏也箋按秦謂秦孝公時通鑑赧王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枳取城大小五十六胡三省曰枳縣班志屬河內郡唐爲孟州濟源縣又按郡國志京兆霸陵有枳道亭是秦地有兩枳故因以河內爲上枳也地理志潁川有僞陵縣李奇曰六國時爲安陵郡國志汝南有安陵亭注曰卽魏安陵君所封水經注役水自陽丘亭東流逕山氏城北爲高楡淵竹書秦公孫壯帥師城上枳安陵山氏者也

邯鄲伐衞取漆富兵城之箋按水經注酸水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會于濮濮渠之旁有漆城竹書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衞取漆富兵城之者也謝注曰兵當作丘又伐衞

在衛聲公時也

齊師及燕戰于泃水齊師遁箋按齊威王及燕文公時也水經注鮑丘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又東與泃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東逕平谷縣之䢵城南又東南逕臨河城竹書梁惠成王十六年齊師及燕戰于泃水齊師遁即是水也

十五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箋按國策蘇子謂魏曰魏東與齊境又齊伐魏東鄙戰于桂陽在周顯王十四年邯鄲之師敗魏于桂林在周顯王十六年總爲齊田期所敗水經注桂陽亦曰桂陵大抵在桂水之北故曰桂陽

東周與鄭高都箋按趙世家趙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則東周復有東西之分始此蓋以自考王封弟揭于河南是爲桓公桓公傳威公惠公是爲西周惠公公

復封其少子班于鞏曰東周惠公立長子曰西周武公惠公卒子傑嗣武公卒子文成嗣則此與鄭高都者正東周惠公時也史記音義曰河南新鄭縣有高都括地志高都故城在洛州伊闕縣北又按國策曰雍氏之役蘇代謂周君曰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粟與甲于周又能為君得高都遂往見韓相公仲而與高都是高都卒歸周也

鄭釐侯來朝中陽 箋按韓策或謂鄭王曰申不害之計事曰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即謂此也又按水經注太水出太山之陽東南流注于役水東北逕武陵城西又北逕中陽城西竹書梁惠成王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者也今据竹書在十五年也

宋景鼓衛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 箋按田完世家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于齊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于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時宋衛復會

師以圍之嵩必齊使之也司馬溫公稽古錄周烈王四年爲衛聲公宋辟公元年史記世家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則圍魏襄陵者正宋剔成衛成侯時也鮑彪注國策曰襄陵屬河東魏邑也攻之使魏困史記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非

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師縣于襄陵 箋按以韓師諸侯師一作以諸侯韓師誤蓋魏懲前此襄陵之圍因以縣之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 箋按水經注梁惠成王十八年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公會齊宋之圍菑求成謂通好也隱元年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林氏曰魯宋始通好命是也

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林 箋按資治通鑑曰顯王十五年魏惠王伐趙邯鄲楚王使

景舍救趙十六年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十月邯鄲降魏師還于齊戰于桂林魏師大敗括地志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

秦伐韓閼與惠成王使趙口破之

附注不知是何年○箋按魏世家如耳謂魏王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爲二所以不亾者魏爲從主也括地志閼與山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二十里徐廣曰武安在邯鄲西北當是趙之閼與但此是魏伐趙非秦伐韓也戰國策無忌謂魏王曰夫越山踰河絶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史記索隱曰秦韓相攻閼與而趙奢破秦軍郡國志上黨涅縣有閼與聚此當是韓之閼與但秦師伐韓而趙奢破之非顯王時事溫公稽古錄周赧王四十五年秦入伐趙圍閼與趙奢救之大破秦師與魏惠成王無涉故附注謂不知何年也

十七年燕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 箋按燕文公時也水經注博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又東南逕三梁亭南疑即古勺梁也竹書燕人伐趙圍濁鹿趙武靈及代人救濁鹿師于勺梁者也今廣昌東嶺之東有山俗名之濁鹿以此推之或近是矣朱謀㙔曰古本作敗燕于勺燕竹書但云敗燕師于勺吳琯改作勺梁是也又按溫公稽古錄周烈王元年趙成侯元顯王十七年猶是趙成侯也後三年爲趙肅侯元年又四十年趙肅侯薨武靈王卽位則此時救濁鹿者當猶是趙肅侯也史記趙世家趙伐魏在肅侯十一年於竹書爲周顯王二十七年安得十年之前爲靈王救濁鹿乎或靈王此時已能將兵故命之救也

晉取元武濩澤 附注卽雷澤舜漁處○箋按地理志河東有濩澤縣初學記引墨子曰舜漁于雷澤在濩澤縣西穆傳天子四日休于濩澤郭注曰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濩澤故城在今澤州陽城縣西

二十里又項羽本紀漢王封項氏有桃侯平皋侯玄武侯桃平皋皆邑則玄武亦必有邑名可知

十八年齊築防以爲長城 箋按襄十八年傳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注平陰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塹防橫行廣一里史記蘇秦列傳燕王曰吾聞齊有長城足以爲塞信有之乎正義引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今据竹書齊築長城在梁惠王十二年不應與齊閔同時齊記曰齊宣王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以備楚其實非也此築防爲長城者猶威王也顯王三十七年始爲齊宣王元年

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 箋按水經注汲郡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魏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本紀昭襄王九年魏公子勁爲諸侯索隱曰別封之邑比之諸侯魏當作衛字譌也又按韓非子曰衛子南勁之爲其臣也上偪君下亂治

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今觀魏惠王如衛命子南爲侯則援外撓內侵下謀上從可知矣

二十年

二十一年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 箋按代燕燕文公時也呂氏春秋趙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高誘曰夏屋代之南山也漢地理志太原廣武縣賈屋山在北即夏屋又中山國曲逆縣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水經注濡水蒲陰縣西東逕其縣故城南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爲曲逆水也張晏曰濡水于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濡水又東得蒲水口蒲水逕安陽關下出關北流又東逕夏屋故城實中險絕竹書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者也

二十三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 箋按侵楚楚宣王時也郡國志南陽

丹水縣有三戶亭左傳哀十四年晉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者也水經注淅水出淅縣西北盧氏縣大蒿山又歷其縣東而南流入丹水縣注于丹水丹水又東南逕一故城南名曰三戶城一統志三戶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

楚入徐州箋按入一本作伐楚策曰齊魏戰于馬陵齊大勝魏魏王召惠施告之對曰王若欲報齊乎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田嬰許諾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楚王怒自將而伐齊大敗齊于徐州史記索隱曰徐音舒左氏作舒說文作䣄在薛縣正義曰在勃海郡東平縣也

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箋按楚世家懷王十七年悉兵襲秦戰于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于鄧潛夫論曰上蔡北有古鄧城是也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應劭曰以九江有下蔡故曰上蔡又按春秋取國邑十有六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孫何取濦陽箋按水經注濦水出潁川陽城縣東南逕臨潁縣西北小濦水出焉濦水又東逕濦陽城北又東逕濦彊縣故城南正應爲濦陰而有濦陽之名者明在南猶有濦水故以陽名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箋按秦孝公名渠梁秦獻公子也地理志開封縣有逢池在西北郎逢澤也秦世家孝公二十年諸侯畢賀秦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朝天子秦策魏拔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皆是地也後漢西羌傳秦孝公雄彊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正一時事

絳中地坼西絕于汾箋按考異郵曰臣恣地裂坼漢含孳曰大夫專權兵陵地坼水經注汾水又經絳縣故城北竹書梁惠成王二十五年絳中地坼西絕于汾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三十柱

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箋按韓世家韓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

二十五年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箋按穰疵一本作穰穰疵從疵者考工記車人爲耒疵鄭音棘刺之刺從疵者漢書霍去病傳封雁疵爲煇渠侯顏師古音匹履反又一作穰苴水經注渠水東至浚儀縣東南逕大梁東南逕赤城北竹書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苴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即是城也朱謀瑋曰穰苴疑誤今本竹書作穰疵實皆誤也据呂氏春秋無義篇曰秦惠王疑衛鞅之爲人欲加罪焉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襄疵當即是穰疵也又酈注赤城疑是恭城說廓嬾眞子云漢太守恭恭乃赫赫也

與齊田盼戰于馬陵箋按田盻魏策作田盼丁度集韻盻與盼同陳完世家魏伐趙趙與

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今据竹書田嬰誤當作田盼又按馬陵徐廣以爲在魏郡元城史記正義曰虞喜志林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索隱曰孫子減竈退軍三日行至馬陵大破魏軍當如虞說上云太子爲上將軍過外黃則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北六十里也時趙韓共擊魏戰南梁韓急請救于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元城哉徐說定非也

二十七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 箋按地理志山陽郡有南平陽縣水經注泗水又南過平陽縣西卽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者也按魏收地形志高平郡有平陽縣二漢晉曰南平陽漢屬山陽晉屬高平

九月衛鞅伐我西鄙箋按一本九月下有秦字藝文志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秦本紀秦孝公二十九年衛鞅擊魏呂氏曰孝公取河西地蓋商鞅之力

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箋按國策蘇秦說魏王曰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又按地理志趙國邯鄲縣趙敬侯自中牟徙此後遂稱趙爲邯鄲趙世家趙肅侯十一年趙伐魏

王攻衛鞅我師敗逋箋按呂氏春秋無義篇公孫鞅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當之卒罷軍鞅使人謂公子曰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相與坐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

二十八年城濟陽箋按水經注濟水自武父城北東逕濟陽故城北竹書魏惠成王三年城濟陽者也案當是二十八年地理通釋曰漢陳留郡濟陽縣唐省入宛句建隆四年爲濟陽鎮

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尙箋按水經注斯洨水又東逕樂信縣故城南地理志鉅鹿屬縣也又東入衛水衛水又北逕鄔縣故城東竹書梁惠成王十三年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据此則竹書改名曰尙尙卽商也商君列傳衛鞅旣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曰商君於讀爲烏古字通穆天子傳於鵲與處卽烏鵲是也於商二縣名正義曰鄧州內鄉東七里古於邑商洛在商州東本商邑

二十九年邳遷于薛箋按括地志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縣界左傳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則是邳先遷薛後遷邳至是而又遷薛也索隱引紀年曰下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徐音舒洪容齋曰薛自奚仲受封歷夏商及周末始爲宋偃王所滅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

三月爲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箋按水經注魏惠王三十一年爲大

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余謂故汴沙陰溝矣一統志圃田澤在中牟縣西北七里今爲澤者八若東澤西澤之類爲陂者三十有六若大灰小灰之類其實一也圃田大溝在尉氏縣西南十五里又有長明溝源出長葛縣界經尉氏縣西南滙爲大陂東南與大溝合流一統志大溝又東北合康溝入河

三十年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敗蘇胡于酸水附注曰不知何年附此○箋按秦胡蘇伐鄭見烈王二年此重出誤

三十二年箋按稽古錄云秦惠王元年

三十三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箋按韓世家韓昭侯卒子宣惠王立十一

年君號爲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薨侯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是宣惠王卽鄭威侯也漢志陳留襄邑縣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

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 箋按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年惠王卒索隱按紀年云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

王與諸侯會于徐州 箋按魏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又孟嘗君傳齊宣王九年田嬰相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于徐州皆誤以魏惠王改元之一年爲襄王元年也稽古錄曰顯王三十五年魏後元魏惠王齊威王會于徐州以相王與紀年合威王誤當作宣王

於越子無彊伐楚 箋按越世家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

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願大王之轉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時蓋楚威王也

三十五年楚得吾師師伐鄭圍綸氏 附注曰不知何年附此○箋按一本師下有及秦字地理志綸氏縣屬潁川水經注伊水逕當階縣西大狂水入焉水出陽城縣大𦡕山又西逕綸氏縣故城南竹書楚得吾師師伐鄭圍綸氏者也

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殺無彊 箋按越世家無彊伐楚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索隱曰案紀年越王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今據竹書楚殺無彊之後尙有四十六年而紀年乃終安得謂紀年不得錄乎又吳越春秋無彊子玉玉子尊尊子親親失邪邪爲

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而紀年止越無彊史記天官書越之亡熒惑守斗蓋是年事也蔡如松曰越王勾踐至無彊七世唐書世系表無彊子蹄更封于歐餘山陽

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　箋按地理志上郡雕陰縣雕山在西北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資治通鑑曰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然此時龍賈正未擒也秦本紀惠文王十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豈有兩龍賈而兩被虜耶當依紀年云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是此時無擒龍賈事也又按蘇代曰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王會鄭威侯于巫沙　箋按索隱曰紀年鄭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

于巫沙今按鄭圜魏襄陵在顯王三十三年魏會鄭巫沙在三十八年相距凡六年非威侯七年五月事也

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箋按秦本紀惠文君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地理志汾陰皮氏並屬河東郡

四十年

四十一年秦歸我焦曲沃箋按樗甘列傳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又按魏世家魏襄王五年秦圍我焦曲沃八年秦歸我焦曲沃据竹書則魏惠王後元之六年也水經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又南菑水注之西北逕曲沃城南諸著述者咸言曲沃在北此非也余按春秋文公十二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

之名遂為積古之傳矣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陜
城西七里城郎號邑之上陽號仲之所都為南號其
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于此
括地志焦在陜城東百步因焦水為名曲沃在陜州
縣西南三十二里因曲沃水為名又按稽古錄顯王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伐魏取蒲陽儀言于惠王
復以予魏亦
是年事也

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沒于淵箋按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漢郊祀志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于泗水彭城下又漢吾丘壽王曰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則九鼎淪沒于泗而未嘗入秦可知史記曰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于𢠸狐正義曰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皆失實也

四十三年箋按趙肅侯薨子雍立是爲武靈王

四十四年箋按稽古錄是年秦始稱王時惠王即位十三年也明年改爲後元年

四十五年楚敗我襄陵箋按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上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郡國志河東襄陵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括地志襄陵在晉州臨汾縣東南三十五里又按春秋書法詭道而勝之日敗

四十六年箋按稽古錄是年燕衛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有其名乎令國人謂已爲君

四十七年箋按通鑑顯王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

四十八年王陟

慎靚王 箋按周本紀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

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 箋按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又西河有平周縣十三州志曰古平周在汾州介休縣西四十里魏世家襄王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今据竹書在慎靚王之元年魏惠王之後元十六年通鑑云在周顯王四十七年張儀相魏之年皆誤也

二年魏惠成王薨 箋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梁惠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多諫太子請弛期更日不許惠施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于是出而爲之張朝羣臣百姓皆見之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

曰又吳淑雪賦葬滕文而弛期注引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請弛期不許是孟子與滕文之謁

三年今王元年箋按世本魏襄王名嗣惠成王子一名赫時作紀年者襄王時人故以爲今王又按史記作哀王据孟子見梁惠王之後卽云見梁襄王趙岐注曰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是史記哀王爲誤

四年箋按魏王囚張儀以請成于秦張儀復歸相秦

五年

六年鄭使韓辰歸晉陽及向箋按晉語曰襄王賜晉文南陽陽樊之田陽人不服倉葛曰陽人未狎君德隱十一年傳注杜氏曰野王縣西南有陽城又十三州志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

城地理通釋曰范雎傳秦昭王三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括地志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周桓王以予鄭韓滅鄭有其地至是復歸之晉也

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 箋按徐廣曰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今据紀年但云城陽向烏知爲宜陽也況陽向並在河內其必非宜陽明矣至以襄王爲哀王承史遷誤又按周本紀愼靚王立六年崩歲在丙午紀年不載王陟闕文也

隱王 附注曰史記作赧王名延蓋赧隱聲相近○箋按皇甫謐曰赧王名誕赧非謚謚法無赧正以微弱竊鈇逃債赧然故名曰赧耳又漢書諸侯王表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爲二周有逃債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債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于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謻臺是也

元年丁未

鄭宣王來朝　附注曰梁○箋按來朝朝梁也韓世家宣惠王卽鄭威侯十一年始號爲王索隱曰紀年鄭威侯七年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來朝今据紀年魏惠王與威侯會巫沙在顯王三十八年鄭宣王來朝在赧王二年當魏襄王之五年相距凡十有七年是索隱誤也

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　箋按燕世家燕王噲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因搆難數月衆人恫恐齊因伐燕燕大勝燕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皆死据竹書云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是年表誤也

齊師殺子之醢其身　箋按燕世家齊大勝燕子之亾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索隱曰案年表云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云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爲謬也然紀年謂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索隱遺不克字而云殺公子平何謬也裴駰案汲冢紀

年擒子之而臨其身與此正同又齊人伐燕孟子以爲宣王時史記六國表燕王噲及子之死在湣王十年溫公稽古錄據竹書紀年周顯王三十七年爲齊宣王之元年則隱王元年爲齊宣王十九年是年齊師殺子之與孟子合孟子愼靚王三年見梁襄王而去梁之齊纔三四年則正齊宣王十八九年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正儲子爲相時也王令章子將兵以伐燕正孟子與遊時也朱子據史記以梁惠王三十五年孟軻至梁不審其至梁在惠王改元之末年當在愼靚王一二年閒而轉疑溫公通鑑以伐燕在宣王十九年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復畔也因云未詳所據大事記以赧王元年孟子致爲臣于齊則紀年實與孟子合也

二年齊地景長丈餘高一尺

箋按赧王元年齊湣王地元年也周髀算經陳子曰夏至南萬六千里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立竿測景周髀長八尺易氏祓曰夏至日在南陸躔東井

去極六十六度有奇而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北陸躔牽牛去極一百六十度有奇而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西陸躔於婁秋分日在東陸躔於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今齊地景長隋史袁充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亦是類也淮南子曰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

魏以張儀爲相箋按呂氏春秋曰張儀魏氏餘子也高誘曰大夫庶子爲餘齊策犀首以梁戰于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魏世家襄王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

三年韓明帥師伐襄丘箋按水經注濮渠水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曹也又北逕襄丘亭南竹書襄王七年韓明帥師伐襄丘据稽古錄赧王四年韓襄王倉元則七年當是元年之譌較竹書少一年

秦王來見于蒲坂關箋按秦本紀惠文王後元三年張儀相魏五年王遊至北河則此時道經蒲坂故襄王見于蒲坂關也地理志河東蒲坂故曰蒲蒲秦更名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反云今按紀年作長坂已在始皇前也

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箋按越世家楚威王興兵伐越殺王無彊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据竹此書周顯王三十六年越王無彊爲楚所滅又十二年顯王陟愼靚王立六年陟赧王三年越人來獻舟三百距無彊滅二十一年矣是此越王者必無彊之子若孫也水經注引紀年曰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周及舟三百箭五百萬與今本小異說文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又字說象齒感雷莫之爲而文生通雅象大者六牙爾雅九府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交州記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埤雅曰南人以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難別也杜詩黑暗通蠻貨

五月張儀卒 箋按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戰國策摎留謂韓王曰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儀卒在襄王七年史記云十年誤及稽古錄曰周赧王五年秦武王元張儀與秦武有隙乃去秦相魏遂卒于魏据竹書儀卒在赧王三年非五年也

四年翟章伐衛 箋按舊本作四月誤魏世家魏哀王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据紀年正襄王八年事云哀王誤伐衛事在衛嗣君八年

魏敗趙將韓舉 箋按韓世家宣惠王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案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

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也今據竹書韓趙各有一韓舉非一人先在趙而後入韓也先時齊田盼戰于平邑獲邯鄲韓舉當威烈王十四年後十年王陟歷安王二十年烈王七年顯王四十八年慎靚王六年又加隱王三年相距凡九十四年魏復敗韓舉豈仍爲一人乎又按韓世家文侯七年伐齊至桑丘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則趙之韓舉死矣此當是鄭將如韓世家之所說不得云趙將也又按地理志泰山郡有桑丘則桑乃桑之譌

五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箋按水經注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繫于洛水竹書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

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棗箋按爾雅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是也述異記曰書舊說鬪秦閒河南雨小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郡

國志酸棗即鄭廩延之地水經注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竹書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邳括地志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丘　箋按莊公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附注曰此年未的○箋按晉語驪姬賂二五使言于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韋昭曰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地理志北屈縣注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于南屈又按春秋提要曰伐而書次其次爲善伐楚次陘是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聶北救邢是也

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　箋按鄠甘列傳秦昭王元年鄠里子將伐蒲胡

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衛衛必折而從之害秦而利衛王必罪公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按皮氏古國名見周穆王太史戎夫記括地志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北三十里

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 箋按魏策曰秦楚攻魏皮氏魏太子在楚謂樓子于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此皮氏于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魏世家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是其事也

九年城皮氏 箋按周顯王三十九年秦取魏汾陰皮氏時皮氏屬秦二十四年矣至是魏復據皮氏故秦圍之卒解圍未拔而去故襄王城之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谷箋按括地志蒲城在蒲州河東二里晉陽故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史記正義曰封陵在古蒲坂縣西南河曲之中蓋近平陽地也秦本紀秦昭襄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蘇秦列傳秦正告魏曰我下軹道南陽封冀索隱曰封封陵也魏世家秦伐我蒲坂晉陽封陵紀年封谷即封陵也

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箋按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史記索隱曰秦曰九原漢武帝改五原郡郡縣志五原謂龍遊原乞地干原青嶺原岢嵐正原橫槽原又曰故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方輿紀要曰九原今榆林

衛西北七百餘里廢豐州境是一統志九原縣在大同府西北四百二十里奴與拏同趙策瞍謷對主父曰臣羈旅也宮室小而拏不眾是拏遷之證也

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 箋按韓非子初見秦曰代四十六縣漢高帝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趙世家武靈王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則代史謂安陽君史也將軍大夫適子水經注引紀年作大吏趙世家趙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吾欲胡服使王緤告公子成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趙策牛進諫武靈王曰昔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水經注隆慮縣有黃水出于神囷山黃華谷北崖劉劭趙都賦置酒乎黃華之館蓋謂此也淮南子主術訓曰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高誘注武靈王以大貝飾帶胡服鵕鸃讀曰私鈚二字三音曰郭洛帶

係銚鎬也貂貂胡產也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說文貂鼠屬大而黃黑出胡丁零國通典俞祈國少牛馬多貂貂鼠徐廣曰北方寒以貂皮煖額附施于冠因為首飾

十四年

十五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 箋按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則此會王釜丘者蓋田嬰也水經注曰地理志定陶有陶丘墨子以爲釜丘也竹書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又釜丘一本作咎丘誤

楚入雍氏楚人敗 箋按楚兩圍雍氏一在赧王三年一在赧王十五年周策曰雍氏之役韓徵粟甲於周蘇代說韓相公仲不徵甲與粟於周楚卒不拔雍氏而去蓋赧王三年事也大事記曰韓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爲太子時蟣蝨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史記甘茂傳楚

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甘茂言於秦昭王王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徐廣曰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此葢赧王十五年事也韓世家以景翠之圍在三年誤矣郡國志潁川陽翟有雍氏城括地志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東北二十六里羅泌路史曰雍氏城在冀州堂陽縣東北三十六里羅苹注曰杜云陽翟東北有雍氏城者非此又羅氏之誤也

十六年與齊王會于韓 箋按前年有楚師之圍今又有公子爭立之釁故魏齊二王會韓以安定之

今王終二十年 箋按和嶠曰紀年起於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之子

竹書統箋卷十二　總校王詒壽分校　汪學瀚　陳　謨　校

# 竹書紀年雜述

當塗徐文靖位山彙輯
同里馬陽葵齋
崔萬烜郁岑校訂

晉書束晳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冡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葢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

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按幽王當作厲王共伯國卽今之輝縣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

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劒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按束晳傳云紀年述魏事至安釐王二十年蓋因史記誤以魏惠王後元年爲哀王元年也是當從孟子惠王之後即爲襄王紀年終襄王二十年也

王接傳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

荀勗傳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荀又嘗敘穆傳曰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

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按令王當作今王時作書者梁襄王時人書終于襄王未卒之時故曰今王庾開府滕王逌序啓壁魏墳倪注云郭璞穆天子傳曰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令王之冢仍以今譌爲令又所引穆傳序文皆荀勗語倪以爲郭氏亦誤

劉知幾史通曰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

典所載乖剌甚多李氏維禎曰羣書蕪穢典訓淩遲殺益誅尹猶曰頗刑季歷之弒古今大惡而以之汚衊至聖不憂舌過鼻乎 按紀年文丁紂祖父也囚季歷于塞庫季歷困而死故曰文丁殺季歷文丁史記作太丁竹書未出世不知有文丁事故誤以文丁爲文王也知幾知紀年出于晉代而猶不知文王爲文丁殆得之傳聞其實未見竹書也

杜預左氏傳集解後序曰汲郡汲縣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别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是時仲尼造之于魯而未播之于遠國也

隋經籍志曰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

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惟周易紀年最爲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葢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

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按竹書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是年王與諸侯會徐州後十五年乃卒史記魏世家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蓋誤以惠王後元一年爲襄王之元年也因誤以後十五年所卒爲襄王而以紀年所稱今王爲哀王隋志云哀王謂之今王又因史記而誤

魏酈道元注水經河水注引紀年十汾水注引紀年三汲郡古文一澮水注引紀年三古文瑣語一濟水注引紀年十二涑水注引紀年四洞渦水注引紀年一清水注引紀年一沁水注引紀年四淇水注引紀年四濁漳水注引紀年七滱水注引紀年二巨馬河水注引紀年

一洛水注引紀年三伊水注引紀年二丹水注引紀年

二汝水注引汲冢古文一紀年一潁水注引紀年一渠

水注引紀年七汲郡古文一瓠子河注引紀年一泗水

注引紀年三巨洋水注引汲郡古文一汶水注引紀年

二粉水注引紀年一淮水注引紀年二青衣水注引紀

年一合計所引竹書紀年者七十有六

晉書儒林傳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傳春秋鄭氏易爲

東安太守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

世

戰國策田華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吳師道注曰汲冢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注云所以毀敵也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見汲冢書武稱篇郭古號字見國策高誘注

廣川書跋曰祕閣至咊舊鼎其銘曰宋公䜌餗鼎少監羅畸摹其欵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宋世家無公諱䜌者豈宋自爲謚或以菜地舉耶某曰周初惟二王後稱公

而微子啟實封于宋宋非畿內地且不爲諭其曰宋公杲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緣而史爲頭曼孫炎以緣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兜緣蓋亦著其聲如此按此言竹書有宋公緣見汲冢師春書漢書作兜緣見古今人表又彝器有緣女鼎微緣鼎字皆作緣

史記晉世家注引紀年四宋微子世家注引紀年二衞康叔世家注引紀年一燕世家注引紀年五魯周公世家注引紀年一魏世家注引紀年十五趙世家注引紀年一越世家注引紀年七田完世家注引紀年六韓世

家注引紀年五孟嘗君列傳注引紀年四唐開元占經引紀年曰帝辛受時周大曀惠成王元年晝晦十六年邯鄲四曀室多壞晉定公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爲丈夫與之妻能生子今王四年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今本無按呂氏春秋愼勢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史記越世家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御謂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曰晉出公六年晉荀瑤城宅陽又梁惠成王元年鄴師邯鄲師于平陽今本無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

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
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
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覩中祕
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全集卜筮事而此乃記
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
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
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
象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
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

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今據梁沈約附注定本紀年起黃帝終魏襄王二十年又晉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是又不起于唐虞也伯思雖見朱祕書所藏紀年猶未審也

漢書地理志注扶風栒邑瓚引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文公城荀河南開封瓚引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

藪以賜民頴川父城應鄉古國周武王弟所封瓚引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應國河東北屈瓚引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于南屈北海平壽瓚引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按所引汲郡古文皆紀年文也臣瓚薛姓資治通鑑晉穆帝永和八年稱太原薛瓚即是人也時竹書已出故瓚引紀年以釋史也

方氏通雅曰汲冢楚冢今不能分故有瑣語亂竹書之疑也書史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竹書數十車漆書科斗武帝以付束皙隨疑分釋皆有義證又廣川書跋太公廟碑今在衛州其縣晉

太康十年立碑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於令狐之津許氏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而衛宏字說與郭昭卿字指則有之知許愼所遺古文衆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得是碑豈知宏之爲有據哉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與此碑太康二年異知史誤也胡元瑞據武帝咸寧五年譏升菴太康安釐之誤直未見廣川書跋與書史耶若淮海題跋言太康元年盜

發魏襄冢則少游誤記也不準姓音彪陳鉅昌原治篇引作卞準非少游又言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得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王僧虔謂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則皆倉頡遺法也法書苑則言楚昭王墓在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冢得古竹簡沈約得數篇示劉繪曰周禮逸文也智按南齊之雍州即襄陽此二條正是一事按南史王僧虔傳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禮所闕文也

廣川書跋曰亞駝王存乂以亞爲烏古文駝作馳周禮其川滹池池故沱也烏池在周爲滬夷水起北地東入河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今本無

陳明卿四書考曰竹書紀年外丙名勝不書陟年仲壬名庸四年陟而外丙遞至仲壬其間又有小庚小甲雍己太戊四君絕與孟子不合今按坊刻沈休文附注舊本誤于外丙元年後係以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太戊三十五年作寅車之後卽繼之曰二年陟其爲外丙之陟年何疑陳氏謂其與孟子絕不相合是亦考之不詳耳余依史遷殷本紀序次甲子元歷校訂之其實絲毫不

爽後又見漢魏叢書所刻有汲冢周書竹書紀年一
一校訂無訛近刻秘書二十一種者倘仍舊本之誤
則亦未較正漢
魏叢書故也

秦本紀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索隱按紀年云與
魏戰岸門今本無

穆傳天子北征于犬戎注引紀年曰取其五王以東天
子賓于西王母注引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
爰有碩鳥物羽注引紀年曰行積羽千里乃里西土之
數注引紀年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丁酉
天子入于南鄭注引紀年曰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

留昆歸玉百枚注留昆國見紀年 按在穆王十五年

天子飲于溫山口考鳥注引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䳑人 今本無

史記孟嘗君列傳魏惠王會宣王東阿南索隱按紀年云惠王後元十一年會平阿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 今本無

田完世家齊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索隱曰徐廣及年表竝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 今本無

文選吳都賦注引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築傾宮飾

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班叔皮北征賦注引汲郡古文
曰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木華海賦注引紀年
曰周穆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黿鼉
以爲梁賢良詔注引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
四十年不用陸士衡豪士賦注引紀年曰太甲潛出自
桐殺伊尹

唐藝文志紀年十四卷汲冢書又古文瑣語四卷汲冢
周書十卷孔晁注周書八卷

張南軒著經世紀年二卷自敘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

表始紀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歳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歴世寖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如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之説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

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其眞萬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歷考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爲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閒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其大節目有六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彰故於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

合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間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爲萬代中興之冠冕此皆節目之大者其他如夏以上稱歲商稱祀周始稱年皆攷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

王不欲臣箕子尙存商歷箕子之志也按竹書堯元年丙子非甲辰堯在位百年以乙卯陟非甲申舜避堯之子三年喪畢乃踐位舜元年己未非丙戌五十年陟方乃死則庚午也禹避舜之子三年喪畢乃踐位禹元年壬子是也舜薦禹十有七年據竹書則舜郎位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是至五十年帝陟十七年也歲在戊辰非癸酉邵氏測之以數而無所攷據宋儒皆依之而不敢改遂羣致斯謬也

陳氏讀書攷曰經世紀年廣漢張欽夫用皇極經世譜編其言邵氏以數推知去外丙仲壬之年乃合於尙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今按孔氏正義謂劉向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而張衡通載乃云以紀年推之外

丙仲壬合於歲次尚書殘缺而正義之說誤葢三代而
上帝王歷年遠而難攷類如此
朱子文集曰聞此間有竹書紀年須借讀半年方得爾
雅注引竹書紀年曰北唐之君來見驪馬是生綠耳又
引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鷄成王時蜀人獻之邢昺曰云
逸周書曰者今所謂汲冢周書也
與岩李氏曰汲冢周書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
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
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

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删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祕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耶篇目北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別加是正云 按晉荀勗校定穆天子傳云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而坊本竹書誤以今王爲令王矣又按和嶠曰竹書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之子時襄王未薨故稱今王明年王卒而此書及紀年並殉葬冢中故襄王不得稱謚若安釐王冢去襄王五十

三年而卒是蓋爲襄王之孫安得無襄王二十一年事乎隋唐諸志皆誤

王弇州四部稿曰竹書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之斲其名于苕華之玉又云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則妹喜以棄而亡國非以嬖而亡國也按竹書原本無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二句元美乃卒意增之以國語有妹喜與伊尹比而亡夏句也讀者不可不知

傳暢晉諸公讚曰荀勗領祕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勗躬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列於祕書經傳闕文多於證明

孫奭孟子疏曰汲冢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今据竹書是六年漢書高祖紀臣瓚引汲郡古文魏惠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梁與今本合

焦氏筆乘曰和嶠竹書紀年沈約注稱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塡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不知何據以此見紀年低一字者皆沈約注也世以爲竹書本文大謬

顧寧人日知錄曰据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

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于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按紀年顯王三十四年爲魏惠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顯王在位四十八年陟又愼靚王嗣立二年魏惠王薨明年襄王立若孟子以魏惠王三十六年至梁則見梁襄王之時當在梁十五六年何絕無他事可見史記誤以惠王後元年爲梁襄王元年也而朱子集傳因之

胡應麟筆叢曰汲冢四書皆史也紀年春秋也周書尚書也穆天子傳起居注也盛姬錄逸事家也

廣川書跋太公碑引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蓋壽一百一十餘歲時按紀年西伯得呂尚在商紂三十一年而紂亡又六年而武王陟又三十七年而成王陟又康王六年而齊太公卒壽百五十有一

春秋後傳曰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竹書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按竹書帝顓頊十三年初作歷象唐大衍日度議曰顓頊歷上元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值艮維之首是紀年起黃帝至戰國皆用建寅之月爲歲首非謂晉始改用寅月也

王山史撰山志引閻百詩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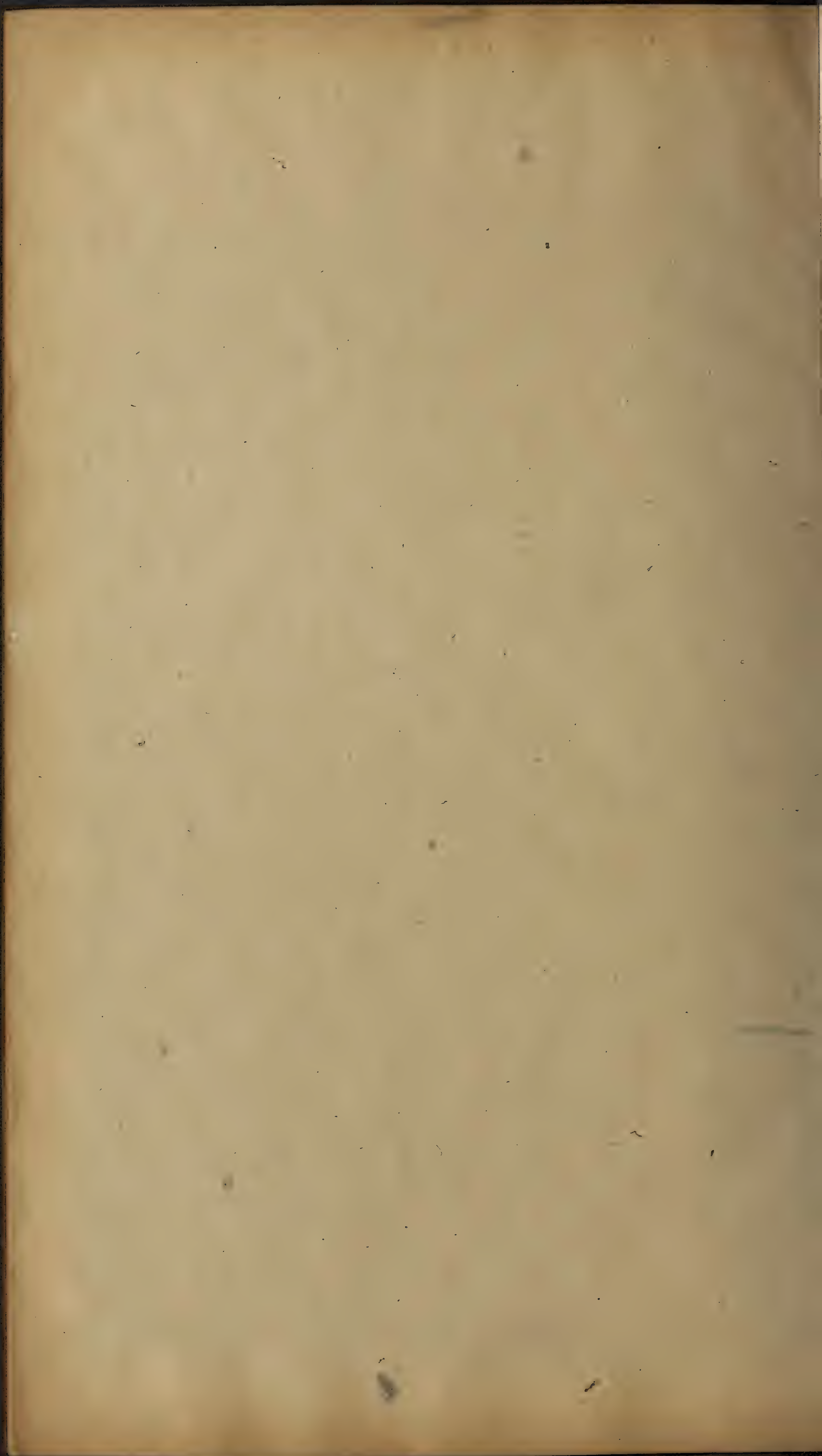
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紀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也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今愚以孟

子證之史記爲近是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有不似人君之語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始惠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耶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耶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葢孟子不特不久於梁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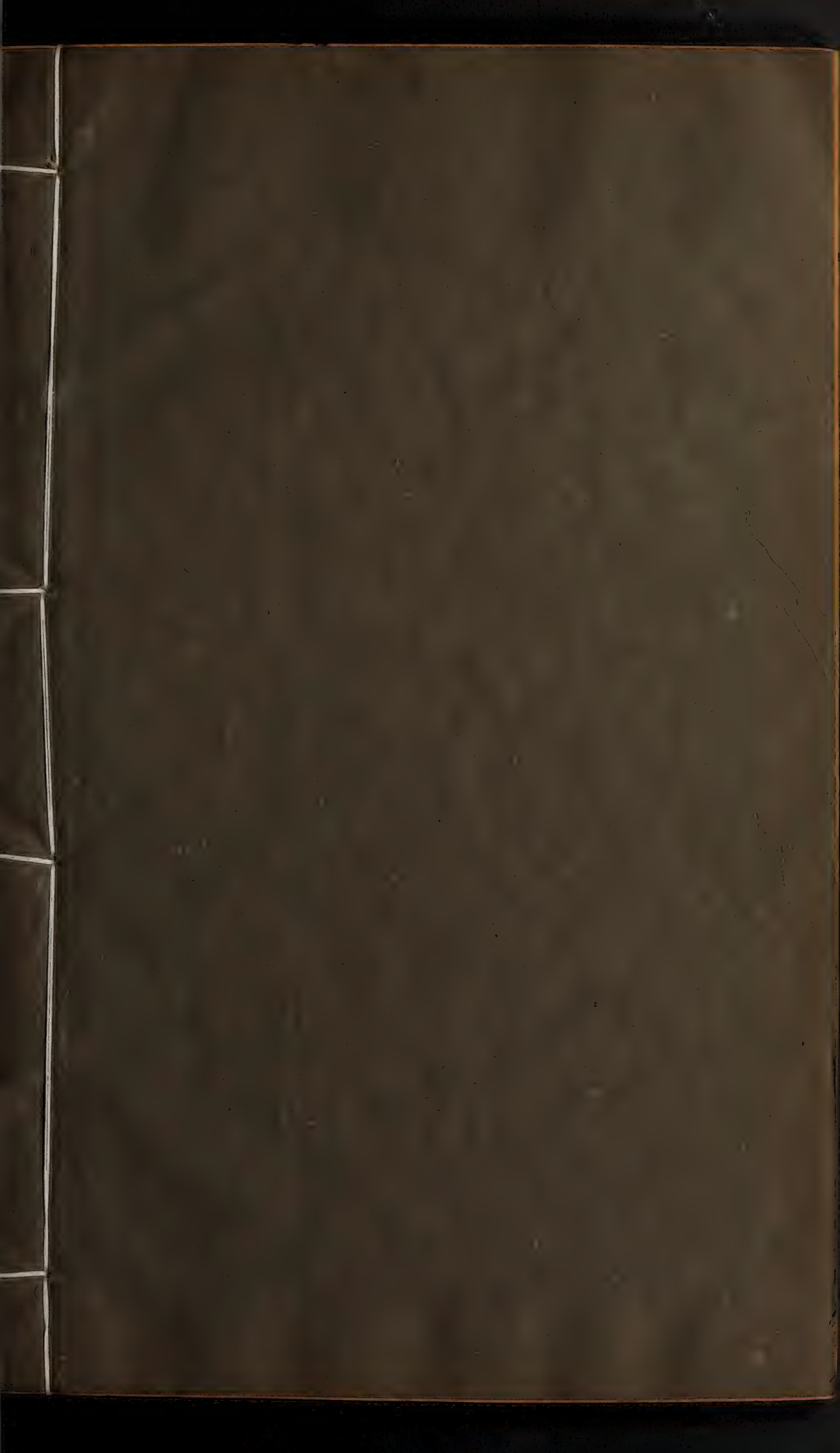
書魏事必得其眞故司馬公從之曰不然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始立衞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即一徙都事如此尙謂其生卒年月盡可信耶又按六國表魏世家皆云子罃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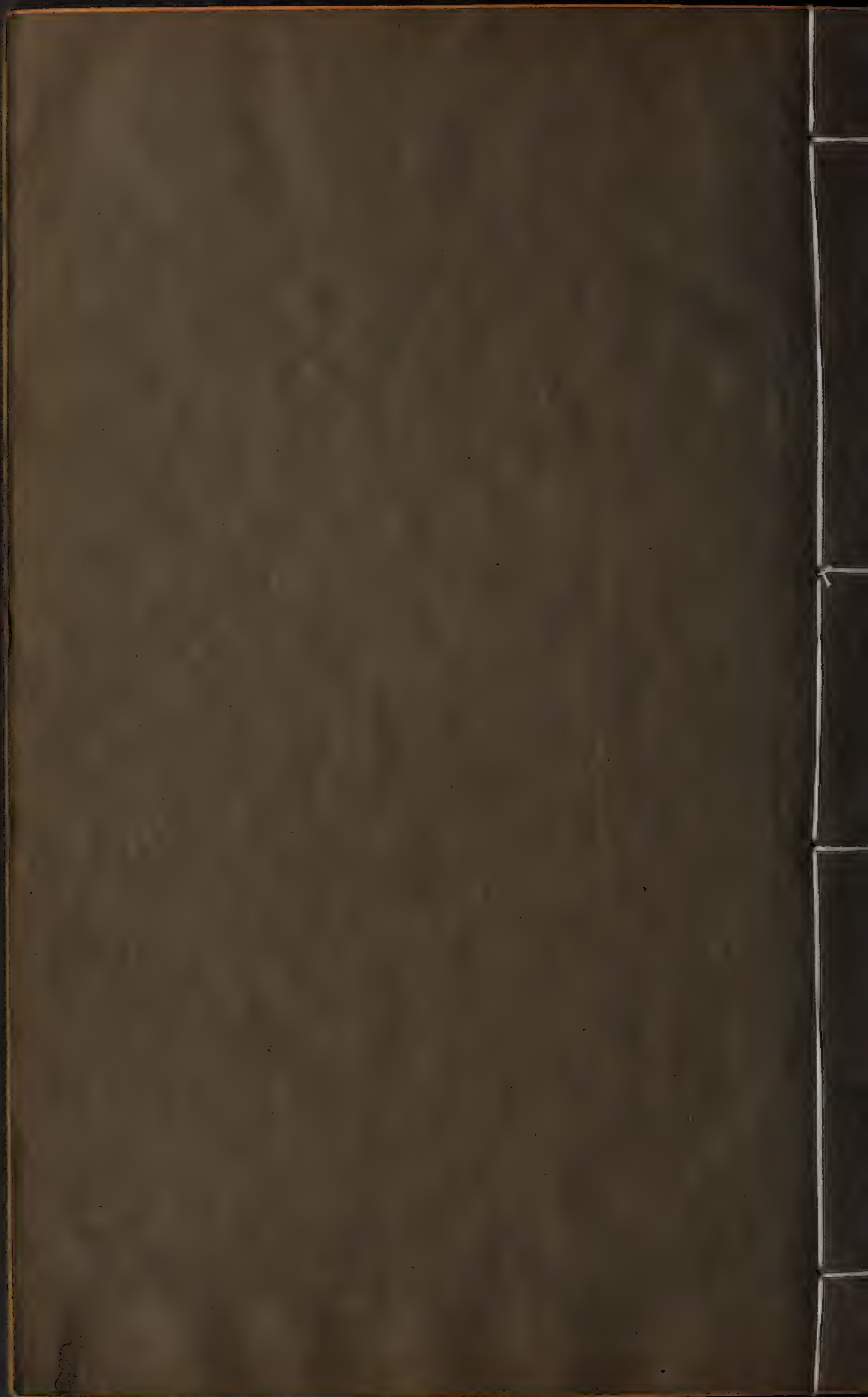
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按竹書考王元年辛丑魏文侯立考王十五年陟子威烈王嗣二十四年陟子安王嗣安王十五年甲午魏文侯卒是文侯在位五十四年史記六國表及魏世家皆云子罃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較竹書則文侯在位少十六年也且文侯元年辛丑則二十五年乙丑不得爲辛巳也安王十六年乙未魏武侯元年烈王五年庚戌武侯卒在位十四年無二十六年明年辛亥梁惠王立至周顯王三十四年爲梁惠王三十六年梁復改元稱一年又十六年爲愼靚王之二年梁惠王薨其在位五十一年計生時值祖文侯二十五年則在位時四十三歲矣又加五十一年共九十四歲安得一百有四歲乎若依史記魏世家惠王之後有哀王竹書今王即哀王何孟子見梁惠王之後即云見梁襄王無所謂哀王乎晉和嶠謂竹書今王者梁惠王子是也時紀年終襄王二十年襄王猶未薨無謚可紀故曰今王後世臣下稱上曰今上亦猶是也此竹書所可信者與孟子

合與世本亦合亦可見孟子至梁當在惠王改元之十四五年其在梁無幾見襄王之後即去之齊司馬溫公作通鑑乃宗是說有以也山志引杜預說哀王爲今王是亦仍史記年表之誤而轉以宜信者爲不可信也至以梁惠王九年徙都大梁爲不可信謂是時地不割秦不偪何遽徙都以避之今据竹書周顯王四年爲梁惠王之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漢志陳留浚儀故大梁魏絳自魏徙安邑至惠王自安邑徙大梁臣瓚漢書注曰浚儀有逢陂忌澤此豈盡不可信者耶至誤六年爲九年則但依孫奭孟子疏語而未見竹書故也









# 商君書

光緒二年浙江
書局據西吳
嚴氏本校刻

# 商君書新校正序

西吳嚴萬里叔卿譔

商君書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亾其二實二十四篇舊刻多舛誤不可讀余參稽衆本又旁搜羣籍勘正其紕繆而疑其不可攷者然後焉馬魯魚十去三四乃繕寫一編歸諸插架序之曰太史公爲鞅傳載鞅始見孝公語未合鞅曰吾說公㠯帝道其志不開悟又說㠯王道而未入佀鞅亦明於帝王之道不得已而重自貶損出於任法之說者及觀所爲商君書而知鞅實帝王之

罪人吾不知其始見而再不用者作何等語也夫天之生一治一亂治之極則生亂亂之極則思治帝王者所已撥亂世反之治豈別有迂濶久遠不近情之道哉亦惟是救民於水火與天下更始而已是故輕刑罰薄稅歛使四民各安其業于是爲之興禮樂崇詩書涵育於善化脩其孝弟誠信養其貞廉相與宅乎仁而由乎義蓋拯其所苦予其所樂而人心歸之天命歸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其事不同其道一也由是者治反是者亂故曰學帝不成者王學王不成者霸學霸不成者

亾蓋㠯力服人力竭而變生㠯悳服人悳成而化盛帝
王之道順人之性而相與安之故能享國久長而天下
食其福也今鞅之書曰王者刑九賞一又曰六蝨者禮
樂詩書脩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國有十二
者必貧至削於虜是直與帝王之道爲冦讎而已矣彼
不計勢之必窮而狃於說之易售其處心積慮偏怙其
法之必行束縛之馳驟之招之㠯告訐羅之㠯連坐壹
之㠯農戰㠯坐收其富彊之實而不顧元气盡削胥秦
人巳化爲虎狼而孝公不悟也數傳至始皇盍不悟也

席其成業遂能鞭撻九有橫噬六合于是山東戍卒揭竿一呼而秦瓦解矣向使鞅能堅持其帝王之道將不見用用而其效或不如任法之速而秦久安長治矣然而鞅安知所謂帝王之道也僞也彼不過假迂遠悠謬之說姑嘗試之而因已申其任法之說而詎知亾其身已亾人國乎夫帝王之道無近功亦無流弊故君子斷不舍此而取彼也或曰審若是宜過絕其說而顧校正之可乎曰是書自漢志已來著錄久矣但使後之君若臣讀是書者談虎色變則鞅之毒輸於秦而功及於後

世爲不少矣夫荀卿明王道一傳至李斯而焚書坑儒商鞅語帝王再不用於秦孝公而滅法亂紀則夫士之抗言高論或不幸而見用於世吾焉保其末路之不至斯極也又誰得盡廢其書哉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仲冬月吉書

商君書總目

案隋唐志及唐代註釋家徵引並作商君書不曰商子今復其舊稱又其篇帙漢志二十九篇讀書志今亡者三篇書錄解題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是宋本實二十六二十七篇余得元鐫本始更法止定分爲篇二十六

中間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實二十四篇與今所行范欽本正同後又得秦四麟本頗能是正謬誤最爲善本其篇次亦同因以知宋無鐫本或有之而流傳不廣故元時已有所亡失也舊本鈌總目范本有今遂錄爲一篇冠諸卷首云叔卿書

商君書卷第一　　西吳嚴萬里叔卿校本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秦本范本無求字元本有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史記作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史記作固見非元本同秦本范本作必見非司馬貞索隱云案商君書非作負今據改有獨知之

慮者必見驁於民元本驁作敖史記同索隱引作必見驁於人今據改唐避太宗諱故更民作人秦本范本作因見毀訛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舊本無而字成下有功字今依史記增刪郭偃之法曰論至悳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㠯愛民也禮者所㠯便事也是㠯聖人苟可㠯彊國不法其故苟可㠯利民不循其禮舊本作於禮與文語不合今據上文及史記改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㠯教民臣恐

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 元本及史記李善註文選東京賦引㐅作故俗 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㠯居官而守法 史記作㠯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當屬㠯意刪改 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 范本無也字 三代不同禮而王 舊本作同道史記作同禮案此篇禮法㐅舉作道訛今改正 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 史記李善註文選西京賦引無而字 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

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元本范本作不必古史記作不法古今據秦本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諸本及史記作循古今據司馬貞索隱改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元本作殷夏史記同秦本范本作商夏又史記無之滅也之王也六字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史記作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不足多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

焉易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范本作不救諉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諸本作一元本作壹下同上壹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

墾矣無㠯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范本闕國字諸本有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㠯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

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秦本范本作無以食此依元本）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

商賈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善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秦本范本作擅從譌元本作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㠯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㠯辟役而

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秦本范本作自拾此依元本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

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秦本作匿其過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賫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

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吕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吕農戰而吕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

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从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

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㠯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㠯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㠯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㠯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㠯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㠯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㠯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乘秦本作愈繩疑誤不冀矣二者不可㠯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㠯

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會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从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偷營（秦本作不營私）則國力摶（案摶古與專通左傳若琴瑟之摶一呂氏春秋不收則不摶註入不專一也史記田齊世家摶三國之兵註握領也秦本范本作摶摶摶形近致訛今從元本下同）國力摶者彊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

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案外字疑誤）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人而無法也（案辯說上當有脫文）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

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秦本范本作非盡能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

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秦本范本少一之字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范本土作大詘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

罰進也壹則可㠯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㠯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㠯尊身也商賈之可㠯富家也技藝之足㠯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范本作避農戰不壘避農字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秦本范本摶作搏與前作傳竝㠯形近致訛下同是㠯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彊作壹十歲者百歲彊作壹百歲者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君脩賞罰㠯輔壹教是㠯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

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彊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彊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㠯待外事然後患可㠯去而王可致也是㠯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彊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秦本范本作章無用譌今依元本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㠯取王公大人

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㠯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㠯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㠯彊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

去彊第四

㠯彊去彊者弱㠯弱去彊者彊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

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彊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彊事興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彊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彊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范本無曰美句好上有玩字行下有闕文三字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㠯治法者彊㠯治政者削常官治者遷官范本治者作法去訛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彊之重削弱之重彊夫㠯彊攻彊者亾㠯弱攻彊者王秦本范本作攻弱此依元本國彊而

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彊舉榮任功曰彊案榮字疑誤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亾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㠯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㠯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曰㠯難攻國好

言曰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亾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舊本此下有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十八字與下靳合篇語同而文誤未全今從秦本删去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亾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以死國無敵者彊彊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彊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壹一歲十歲彊作壹十歲百歲彊作壹百歲

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威㠯一取十㠯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彊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其一必彊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彊案九當作五下說民篇亦作五㠯日治者王㠯夜治者彊㠯宿治者削舉民眾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彊舉民眾㠯下一切舊本尤多凌亂脫誤今从葉校本乙增㠯刑去刑國治㠯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惠惠生於

力舉力㠯成勇戰戰㠯成知謀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秦本作粟生而金死金死而粟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困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亾金一兩生於竟内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内金一兩死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内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舊本無國弱及下文國彊四字案楊愼丹鉛別錄文集四十六引竝有今據增國好生粟於竟内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楊愼引作兩盈國彊彊國知十三數竟内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㠯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秦本無此句馬牛芻藁之數欲彊國不知國十

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彊國興
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
兵起而勝敵按國而國富者王

商君書卷第一

總校余肇鈞分校孫詒綸同校孫瑛

# 商君書卷第二

##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彊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案字書無規字疑誤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

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彊故曰㠯良民治必亂至削㠯姦民治必治至彊國㠯難攻起一取十國㠯易攻起一亾百國好力曰㠯難攻國好言曰㠯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㠯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㠯言攻者出十必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

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舊本多作無從至於文義不合至當作止今改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

貧國彊諸本國彊字在貧者富下今案文義乙正秦本與諸本同富者貧下又有國弱字於義悖當屬妄增三官無蝨國久彊而無蝨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彊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則無以致欲秦本范本則作政誤故作一作一則力摶力摶則彊彊而用重彊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彊塞私道以窮其志啟一門

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彊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保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斷於家（范本作使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

斷故已十里斷者弱已五里斷者彊家斷則有餘故曰日治者王范本無日字下同官斷則不足故曰夜治者彊君斷則亂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案此下當有缺文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

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㠯倉其民都邑遂路足㠯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㠯供其利藪澤隄防足㠯畜案此下當有脫文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倉不足㠯待役實倉而兵爲鄰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秦本范本地下有者字下

同

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摶於敵摶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秦本范本作竝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秦本范本作民百姓之情人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

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元本范本臣作天大誤此據秦本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案此句有脫誤非生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案道字疑誤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生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為

國也入令民㠯屬農出令民㠯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𡚁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𡚁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𡚁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彊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㠯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

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案加字疑衍）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㠯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㠯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㠯勝之世知則力可㠯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

農敎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傚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㠯隨世禁故千乘惑亂范本惑作式案千乘字疑亦誤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愼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㠯求民者少而民之所㠯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㠯止能任力㠯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爲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藏於地則樸託危

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隣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隣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託狂夫之所不爲也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以奪禁邪也元本無奪字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亾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於民上以利

求顯榮之門不一案則徼下數語當有脫訛又范本文句無民字諸本有則君子事勢已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則富者不能守其財則元本作故范本缺一字缺上有欲字或此處有脫句也今从秦本作則則上有徼字依文義刪去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聖人之爲治也元本范本故下有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十一字迺開塞篇文誤入此今依秦本刪去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𠛬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

所㠯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㠯立術案一正字疑有誤立官貴爵㠯稱之范本之作臣誤論榮舉功㠯任之案榮字疑誤范本之下有者字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范本脫一親字愛私則險民眾范本作陰陽民而㠯別險為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

力征務勝則爭范本務作負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范本無正字誤設無私而民說仁范本說作曰誤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秦本范本君上有其字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范本道作贏誤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

親親者㠯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道有繩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知可㠯王世知則力可㠯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服故㠯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

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彊國事兼幷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悳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之民以下元本范本之作時悳作得治作防效作治惑作感竝多舛誤今依秦本校正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

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案貿易二字疑誤當作同異又禮檀弓貿貿然來釋文貿一音牟則貿或侔字之假借侔亦訓同作名貿實貿異亦可然無他証可據五經文字貿緐典相承隸省作貿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案出度字疑誤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

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一切舊本此下並有脫句案文義當補亂國賞多而刑少七字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藂生而羣處亂元本范本

闕亂字秦本有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元本范本無然則天下句秦本有將吕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吕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吕賞禁吕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吕去刑范本求過下有闕文五

# 商君書卷第二

總校余肇鈞分校孫詒綸 孫瑛同校

商君書卷第三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摶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摶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於農也秦本俗作治誤范本夕作暮不可不知也一切舊本知作變此依秦本夫民之從事死制也㠯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

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壹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闢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彊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摶摶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彊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

有姦蝨故摶力㠯壹務也殺力㠯攻敵也治國者貴民壹民壹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㠯爵不淫淫者廢之㠯刑而務農故能摶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摶者必亾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彊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埀法而法治㠯得姦於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案倫徒字當有誤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㠯亂㠯秦本作於范本作闕文非樂㠯爲

亂也安其故而不闚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愼爲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

##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

兵彊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彊者爵祿之謂也爵祿者兵之實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祿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彊道幽則國日削故爵祿之所道存亾之機也夫削國亾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爲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彊矣同列而相臣妾

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幷兼者彊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彊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苟有道里范本里作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衆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周氏涉筆引作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彊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爲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明王之所貴惟爵其實爵其實而榮顯之秦本無而榮顯之字范本全作闕文幷不疊爵其實字今依元本不榮則民不急列位不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祿賞不道其門則民不以死爭

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日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

貴隨之無私悳也故教流成如此（案此句當有闕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彊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悳是㠯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愼己也夫離朱見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㠯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㠯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㠯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㠯私意㠯上爲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鬬而勇於寇戰（范本邑作

私民習㠯力攻難難故輕死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衆則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敵彊弱案弱字誤或下有缺文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持勝術者秦本持上有政久字必彊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

敵深入偕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其過失已下一切舊本並多舛誤今案文義當作兵之過失在深入敵阻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敗道也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案使民者下當有缺文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衆者謂之萺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彊者必剛鬬其意鬬則力盡力盡

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賞壹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彊可立也是㠯彊者必治治者必彊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彊者必富富者必彊故曰治彊之道論其本也

##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㠯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㠯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

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如㠯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㠯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㠯佚力與罷力戰此謂㠯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治薄檄三軍之多分㠯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

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案及耕格阱不成文疑耕字誤或有逸脫）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亾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彊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 靳令第十三

靳令則治不畱（秦本靳作飭）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彊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貴商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祿以自伐（案則顯以十一切舊本舛誤相仍今無從是正范本商作齊使作便亦不成文）國無姦民則都無姦示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蝨

必彊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國㠯功授官予爵此謂㠯盛知謀㠯盛勇戰㠯盛知謀㠯盛勇戰其國必無敵國㠯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㠯法去法㠯言去言國㠯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㠯治致治㠯言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謂失（案此句疑有缺文）守十者亂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蝨者亾民澤畢農（案民澤字疑有誤）則國富六蝨不用則兵民畢競勸而樂爲主用其竟內之民爭㠯爲榮莫㠯爲辱其次爲賞勸罰沮其下民惡之

憂之羞之修容而已言恥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案備字誤或有闕文國之危也有饑寒死亾不爲利祿之故戰此亾國之俗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十二者成樸必削是故興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效功而取官爵雖有辯言秦本

范本雖上有廷字疑當作朝廷闕朝字今依元本删去不能以相先也范本能作得此

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亾百國

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重刑少賞上愛

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

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

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蝨也六蝨成羣則民不用是故

興國罰行則民親賞行則民利范本作上利行罰重其輕者

輕其重者案輕其重者句當在下罪重刑輕上以舊本相承不敢擅乙輕者不至重

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

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賞罰以壹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惪惪生於力聖君獨有之故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

成信其刑則姦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㠯私害法故多惠言而剋其賞則下不用舊本多作不多於文義悖今刪去數如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傲死案如字疑當作加如加形近致譌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任法范本任作愼義長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威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㠯亂也先王縣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

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知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授官予爵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案賦字誤以形求之或當作賜范本作賦尤誤）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

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㠯義親五霸㠯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治天下舊本爲天下上有議字當屬衍文故刪去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管一官之重㠯便其私此國之所㠯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亾之本也秦本范本交作敗誤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㠯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

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商君書卷第三

總校余肇鈞分校孫詒綸 孫瑛 同校

# 商君書卷第四

## 徠民第十五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秦本作什一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藪澤谿谷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

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案此句有脫誤葉校連下民字讀亦無誼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案復陰陽未詳疑亦有誤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范本似作以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竊以王吏之明爲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秦之所以彊者舊本秦上有今字據文義刪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

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彊而爲三晉之所以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彊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法曰敵弱（范本法作稱）而兵彊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竟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

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非直虛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土出天寶一切舊本然作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壙什虛出天寶今案文誼移虛于言上增非字改曠土字而百萬事本其所謚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范本少得休字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舊本服作能今依文誼改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

兵雖百宿於外竟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彊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竟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

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亾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竊㠯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彊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彊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㠯爲不可則臣愚不能知己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㠯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愛於無也故不如㠯先與之有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㠯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

其有㠯亾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㠯爲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立今時案此句當有脫誤范本立作力亦非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刑約第十六篇亾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爲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

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俗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壹賞者利祿官爵摶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知愚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胷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爲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是故兵無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捍城者攻將凌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賓而致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

管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卒裂土封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從馬華山之陽從牛於農澤從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升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范本君作居秦本其臣作功臣）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人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

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干戈秦本作戟戈 范本搢笏作爲樂㠯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㠯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㠯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

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
止過也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
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
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千宮顛頡後至
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案文倒當作焉用事吏或云吏字當屬下句遂斷顛
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
以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亟
案舉兵以下文多脫誤五鹿衛地不應屬之伐曹圍鄭事在戰城濮後二年不應越次先敘葉校本作舉兵伐衛取五鹿伐曹救宋下接勝荊人句蓋據左傳任意刪改非有原書引證姑存之勝荊人於城

濮三軍之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輕於顛頡之脊而晉國治案重輕卽本書所謂行刑重其輕者秦本作重刑誤又而晉國治秦本作而曰吾國治亦誤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天下知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舊本作而況疏遠天下內不用云云脫誤不成文此依秦本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雖曰聖知巧佞厚樸則不能以非功罔

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富貴秦本范本作貴富下同存亦作在存在形近誤亦通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彊梗焉有常刑而不赦舊本作有常道而不禁誤彊梗不禁是縱戰士之殘暴而召亂矣今依秦本改正繹其文誤言人敢有相犯者罪不赦也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存秦本作有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壹教也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

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凡加范本作王誤主不必廢殺人不爲暴賞人不爲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壹而已矣

畫策第十八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

王彊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
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閭無所逃遷
徙無所入入行閭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
無所處罷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
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
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
邪盜賊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
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
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賞

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或重治或重亂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彊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彊民固不欲戰又

得無戰是謂重弱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
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
富貴凡人主悳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
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
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縣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
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
則削國之所㠯取爵祿者多塗亾（秦本塗下有人字）國之欲賤
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
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

善言皆吕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吕人主處匡牀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彊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吕勇彊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虛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所謂彊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己用其志足天下謚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

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彊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范本無服從字有朝字朝下闕一字有黄鵠之飛一舉千里秦本范本一舉作日行有必飛之備也麗麗巨巨秦本作駃騠騄駬范本巨作臣日走千里秦本范本日上有每一字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鷙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秦本范本

作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商君書卷第四

總校余肇鈞分校孫詒綸孫瑛同校

商君書卷第五

境内第十九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爲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元本范本月字作缺文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已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簿爲伍一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

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已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將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國封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口短兵能一首則優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諭吏自操及校已上大將盡賞行閒之吏也元本范本無也字作缺文故爵公士也就爲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爲簪褭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爵吏而爲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

而爲國治就爲大夫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已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已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訾由丞尉能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訾下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隸僕爵自二級已上有

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已小失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墓樹級一樹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訾莫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徒校分積尺而攻之爲期曰先已者當爲最啟後已者訾爲最殿范本啟後作國家秦本啟下有國字恐誤再訾則廢內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面十八人陷隊之士舊本人下有之字陷隊字倒今依文誼刪乙知疾鬬不得斬首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死之千人環規諫黥劓於城下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爲木壹與國正監與正御史參望之范本

下正字作王 其先入者舉爲最啟其後入者舉爲最殿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幾者不足乃㠯欲級益之

弱民第二十

民弱國彊國彊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彊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彊故曰㠯彊去彊者弱㠯弱去彊者彊民善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匱有任乃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㠯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蝨無萌

故國富而民治重彊兵易弱難彊民樂生安佚死難難正案此句有誤字易之則彊事有羞多姦寡賞無失多姦疑敵失必利兵至彊威事無羞利用兵久處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彊事興敵之所羞為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彊亂則弱彊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彊去物者弱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彊民

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范本怠作息誤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闢地商物官法民三官生蝨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秦本必作則農有餘食則薄燕於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爲卒六蝨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衆國亂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國治言息兵彊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彊民弱國彊民彊國弱舊本無民弱國彊四字從秦本

增又國弱范本作國羸誤秦本作國羸亦非今依上下文改正故民之所樂民彊民彊而彊之兵重弱民之所樂民彊民彊而弱之兵重彊故以彊重弱弱重彊王以彊政彊弱弱存以弱政弱彊彊去彊存則弱彊去則王故以彊政弱削以弱政彊王也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則無敵矣今離婁見秋豪之末不能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賢在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爲上聖舉法之謂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秦本馬牛字倒濟

大川而無舡楫也今夫人眾兵彊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與危亡爲鄰故明主察法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秦本辟淫字倒）游處之王迫於戰陣萬民疾於耕戰有以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鉇（范本鉇作拖）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爲池汝潁以爲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衆涉莊蹻發於內楚分爲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眾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案此下有佚脫）

□□第二十一　篇亡

外內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為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無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輕法戰之是謂設鼠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為辯知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

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㠯此遇敵是㠯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㠯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元本秦本無故其食賤者云云二十二字范本附注篇末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

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彊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彊入休而富者王也

君臣第二十三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范本制下有節字秦本位作秩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

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㠯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知不能㠯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㠯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

者（秦本廛作里）足㠯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
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㠯知背功而㠯譽故軍士不
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
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㠯功勞與則民戰
上㠯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
無擇也民徒可㠯得利而爲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
而語勇者得衆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
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㠯得民去農戰而爲之或
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㠯勇爭之故農戰之

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愼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爲也言中法則辯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爲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彊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與無

道同也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彊而恃其勢不恃其信而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㬉則上別飛鳥下察秋豪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物當今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㠯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㠯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也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

難匿者雖跖不爲非焉或先王貴勢或曰人主執虛後㠯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㠯爲不然夫吏專制決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㠯定事㠯一歲別計而主㠯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員不足（案此句有闕誤）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㠯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多官衆吏吏雖衆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㠯爲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爲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

不能相爲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吕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若使馬馬能焉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吕問子君不能吕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吕爲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於蓋賢者不能訔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去知（秦本去作棄）治之數也

愼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吕其所吕亂者治故小治而小亂大治而大

亂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無不亂之國奚謂㠯其所㠯
亂者治夫舉賢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㠯亂世之所
謂賢者言正也所㠯爲善正也黨也聽其言也則㠯爲
能問其黨㠯爲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之不待其有
罪也此其勢正使污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
施其巧詐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慤其末禹不能
㠯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㠯御一國之民彼而黨與人
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舉一與民民倍主位而嚮
私交民倍主位而嚮私交則君弱而臣彊君人者不察

也非侵於諸侯必刼於百姓范本刼作却彼言說之勢愚智同學之士學於言說之人則民釋實事而誦虛詞民釋實事而誦虛詞則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㠯戰必損其將㠯守必賣其城故有明主忠臣產於今世而散領其國者案散字誤秦本作能亦非不可㠯須臾忘於法破勝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無㠯守則雖巧不得爲姦使民非戰無㠯効其能則雖險不得爲詐夫㠯法相治㠯數相舉者不能相謚訾言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謚相管附惡見訾言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

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國治矣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萬乘能以戰者自完也雖桀爲主不肯詘半辭以下其敵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爲主不能以不臣諧所謂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於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無耕危者無戰二者孝子難以爲其親忠臣難以爲其君今欲敺其衆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以爲非劫以刑而敺以賞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辯慧後

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務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卽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入而食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貫也元本范本無貫字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爲之非如學之所巳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彊能行二者於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㠯當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柰何公孫鞅曰爲法令置官吏樸足㠯知法令之謂者㠯爲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則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各㠯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爲法令㠯罪之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㠯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㠯其故所

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㠯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㠯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卽㠯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押㠯室藏之封㠯法令之長印卽後有物故㠯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爲法令爲禁室有鋌鑰爲禁而㠯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㠯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剟一字㠯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㠯禁令諸本㠯禁令三字空作闕

文此據秦本增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幷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已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已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卽已法之罪告之民卽已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已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已枉法雖有千金不能已

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爲善皆務自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吕備民也爲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兎走百人逐之非吕兎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騖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貧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爲法於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吕下爲上也此所謂名分

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而况衆
人乎此令姦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亾國滅社稷之道也
今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
不師受之而人已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
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已定
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
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
者不可亂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
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

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商君書卷第五

總校余肇鈞分校孫詒綸同校孫瑛

商君書附攷

史記商君列傳太史公曰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漢書藝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本註曰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敕後主曰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

隋書經籍志法部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譔

舊唐書經籍志法家商君書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法家商君書五卷商鞅譔或作商子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通志藝文略法家商君書五卷秦相衞鞅撰漢有二十九篇今亾三篇

郡齋讀書志法家類商子五卷右秦公孫鞅撰鞅衞之庶孼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彊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亾者三篇太史

公旣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㠯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㠯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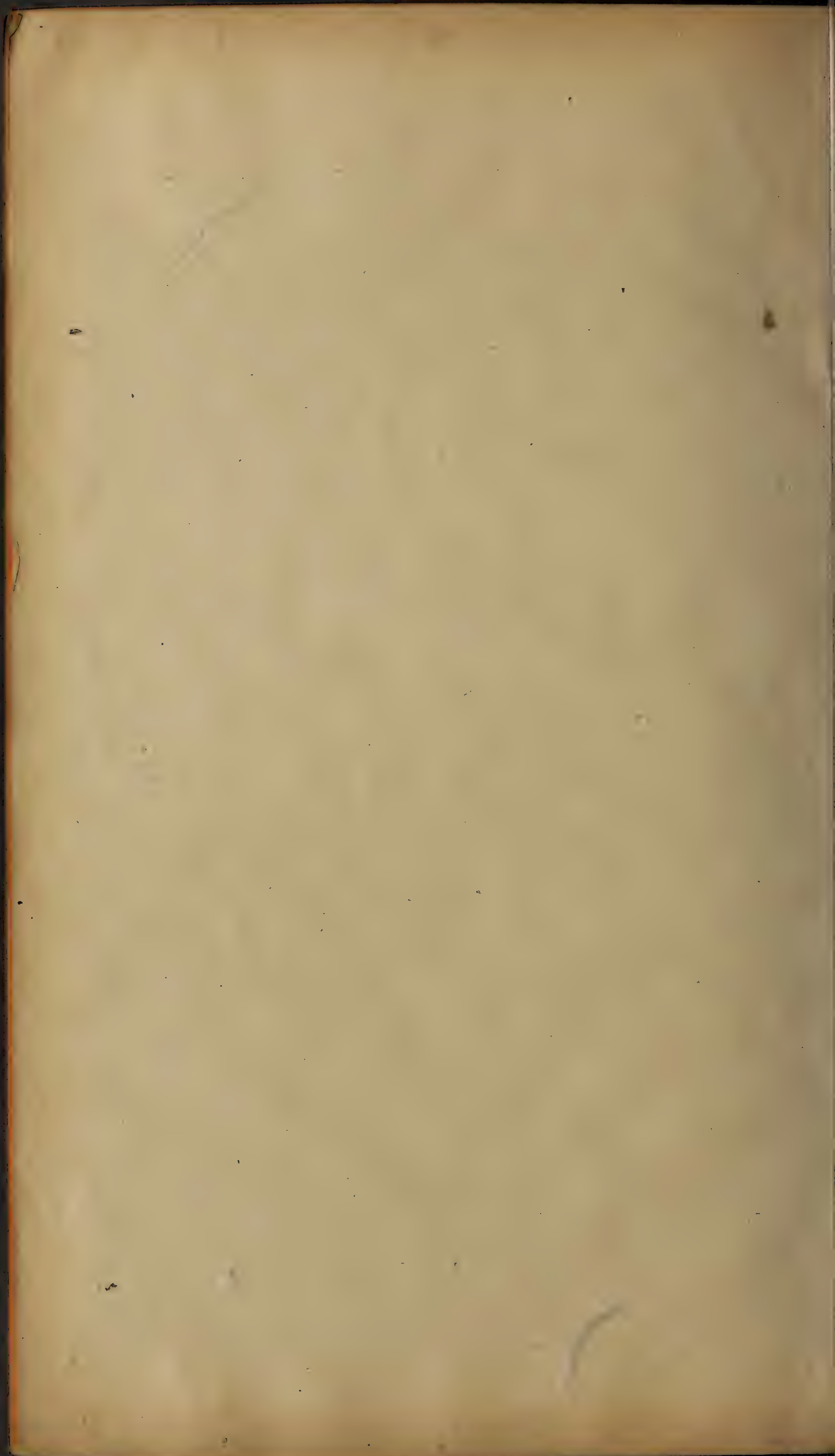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箸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爲本根今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加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曩口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爲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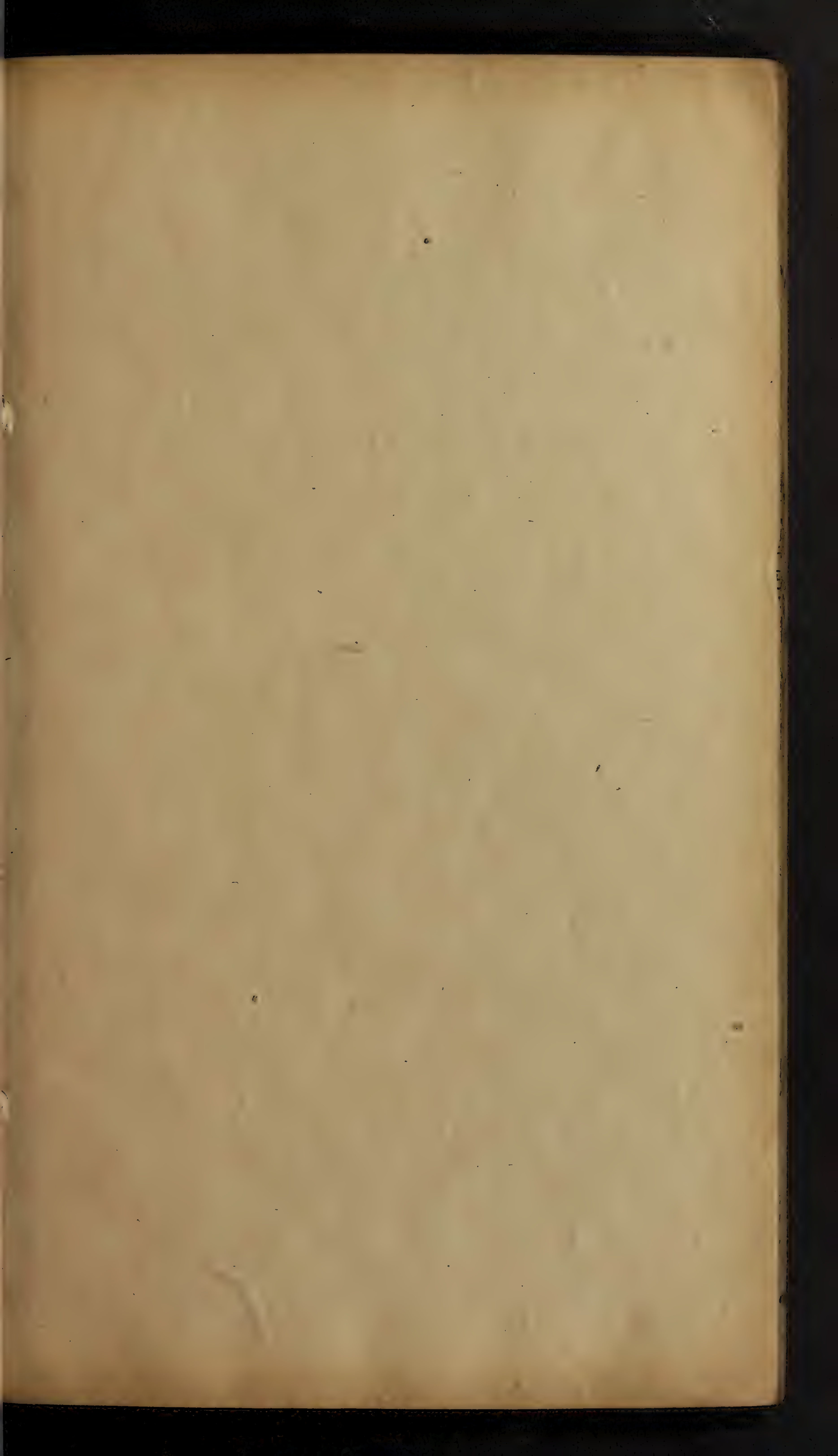
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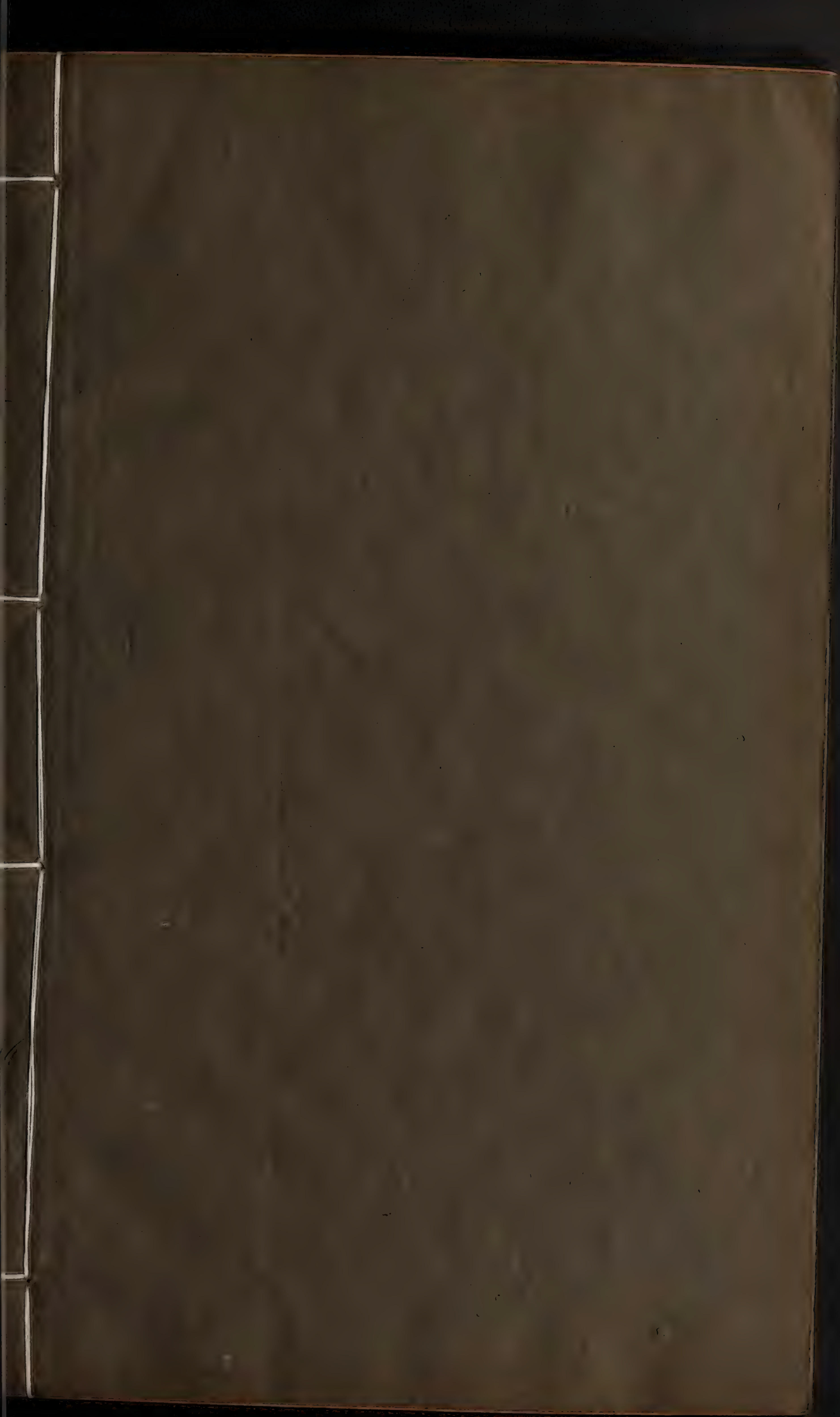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商子五卷秦相衛鞅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亾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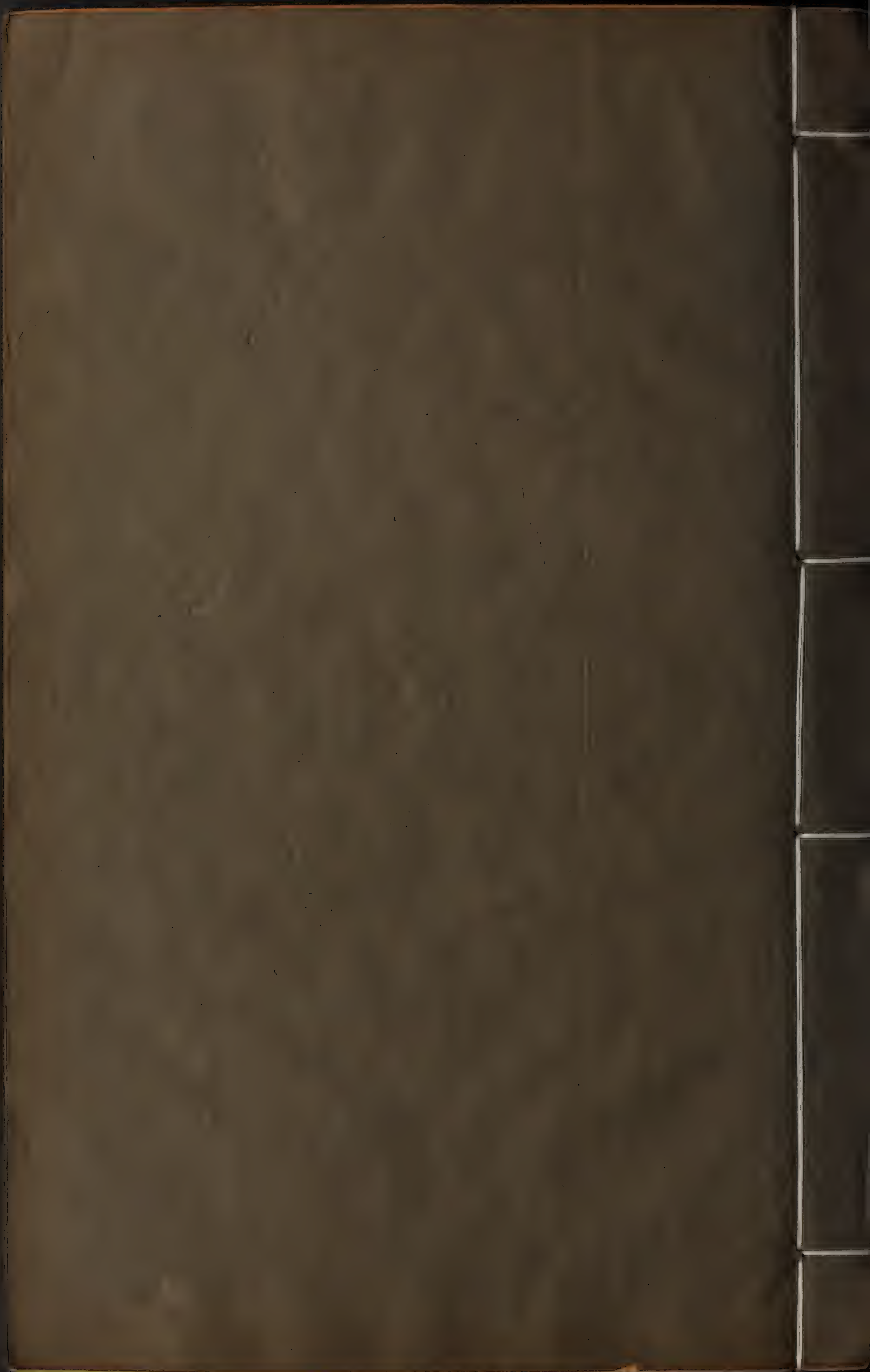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商子五卷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商子五卷









# 韓非子

坿顧千里識誤

光緒元年浙江書局據吳氏影宋乾道本斠刻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
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
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
先生方為吾省布政使察賑鳳
潁過呂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
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而

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
上專使送是册來匯屬將手影
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
五月携至江甯孫岡如甫輩
德惠付梓丑明年戊寅五月刻
成而岡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

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擠標舉具道此槧之所昌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書

後仍歸之千里昔鼒為朱文正
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 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曾呂奏聞
今上退謂吾子錫經必以業還鼒
聽入私集且与鼒書曰一不可掠人

之美一不欲亂我〻真也𪉬老且病于尚思傾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鶂披隼翼麂蒙虎皮也

是年月陽在乙〻乙朏舊史氏

吳𪉬序

楚歆置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

戰國策一作蟓史記甘茂列傳作𦕅於范蜎徐廣義一作蠉韓非作𦕅於干象𢑴宋槧一本中前作于𫐰作干
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𫎇寔叟精博定不誤也
同日又記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

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

# 韓非子目錄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韓非子目錄

董愼行校

# 韓非子卷第一



##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

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　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郤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

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强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

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爲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

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

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可閒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

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

弩戰竦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谿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

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

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入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

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

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則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强弱在

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强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㤮然㤮妨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㤮音艾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令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

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

者以事秦爲計矣已也疑伐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强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

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

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强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强若不聽臣之計

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劫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

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愼比於班洋洋美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愼完則見以爲掘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𢫬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閎大廣

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入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

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轉次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逄斬萇宏分胣（磔裂也敕氏反）尹子穽於棘（投之於穽棘中）司馬子期死

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

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疏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

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

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恆弒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也（淫散）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眾所聚恐其乘眾而生心也）黨與雖眾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不

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

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自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

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上智者正（爲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絶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

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不意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

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寳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

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

董愼行校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强無常弱奉法者强則國强强爲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强弱也故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

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黨者則重
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
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
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
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魏與
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爲老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
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
齊桓公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强
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

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

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

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

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為君而視也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鏌鎁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

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强諫臣不謂忠逆法强諫淩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何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

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惟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眞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眞僞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

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强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惠

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
以法其或淩過遊外卽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
也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
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
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
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上
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
爲其比利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
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

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徤羨齊其為非絀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

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刼故今

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爲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之不當名害甚

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刼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

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毁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眞僞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簒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

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 揚權第八

揚權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捐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故去泰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子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

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之臣不須有所除去
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
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
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
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
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
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用一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
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
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

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具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任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

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巧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而先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

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故能均於燥溼君子不同羣於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爲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大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開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闇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奏也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

愈惛惛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構結也）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閒暇雖有所改無爲而爲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爲事上

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扃謂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說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

（下考之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疏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其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眾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眾而邪滿）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

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勢聚焉故失其都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爲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爲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臣隱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謂君君臣臣也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

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爲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爲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爲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

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已勢過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圉今自內欲求出圉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眾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之道也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急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一刑法罰不當立人官也

棲兩雄其鬬顚顚爭鬬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爲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王充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閭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

則臣將一而危君矣公子既衆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淩適子故憂吟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黨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爲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

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大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啁笑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其進之所欲退則俱其退之命之則皆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

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畢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其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心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

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議希也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

威强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强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巳者必利不爲巳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强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强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

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刼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

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之流行其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鬭之勇無赦罪邑鬭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鬭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則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

搆結今君既不聽則交之外心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

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毀也或本爲墮也

韓非子卷第二

董愼行校

韓非子卷第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

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
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
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
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
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
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
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
言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

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

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

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谿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

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

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垝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

徵乎師曠曰不如淸角平公曰淸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竝鎋切蒲末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淸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閒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

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瑶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將生心他求也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

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

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閒人奇音羈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

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

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

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

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叚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

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

削鋸修之迹(磨其斧迹)流漆墨其上也(流布)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蔣席名)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

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旣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矣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獖以爲治內其身不愛也虧勢

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衞之閒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

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涖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

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
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
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
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
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
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
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
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
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

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强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

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

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

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三　　董愼行校

韓非子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刼弒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旣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擅爲虧法逆理

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爲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寃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郎中爲郎居中則君

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談者謂爲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寃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

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究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法術之士既不得進乎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

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貧必不可勝之數而又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明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眞僞

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

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

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辭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不

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此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污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

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詐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上與之為徒屬者必惡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

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與阿黨爲比忠信爲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爲忠信與親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

之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為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弃遺而疏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

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內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言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爲不密

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已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矣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爲薦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爲短人而賣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謂爲藉君之所愛以爲已資論

其所增則以爲嘗已也嘗試也論君所增則謂爲試已也含怒之深淺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徑直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米鹽之爲物積羣萃以成㪷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合而猥交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具其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

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强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爲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爲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

於私患也欲爲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爲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爲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彼同汙則大文飾之言此汙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爲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爲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爲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

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割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

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已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

（故曰處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爲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

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

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

璧之忠乃更禁其臣人爲卞和之急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然則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謂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僇者則以未獻法術也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絶滅百吏之祿秩損不

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宦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

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爲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爲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霸王也

## 姦刼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

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

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淸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

必曰我以淸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

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顚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

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敎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

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

過曰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强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詼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

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螘垤之比大陵也其相
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
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
禍使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
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
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
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
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
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

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

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

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

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

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

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
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
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
商君地以廣兵以强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
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
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
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
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
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

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虚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刼殺死亡之主言也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

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
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
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
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
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
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
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
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卓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
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

未至於絞頸㪅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刼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第四

董愼行校

# 韓非子卷第五



##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

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無而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

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强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强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

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襍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

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
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
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
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欲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
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
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
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發
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
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

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强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

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

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

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刼殺之徵也凡刼有三有明刼有事刼有刑刼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

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刦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刦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刦三守不完則三刦者起三守完則三刦者止三刦止塞則王矣

##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

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刼君弒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

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

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

觀眾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

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

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爲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

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

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

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

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遇䜛竊憧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貪虎受阿謗而輾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刼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

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衞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

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
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
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
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吾
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
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
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
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
恃魏而不聽韓攻魏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

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强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以主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

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巵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

中閒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
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
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
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
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
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以相愛是與
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
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强匡天下威行四
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

之時人衆兵强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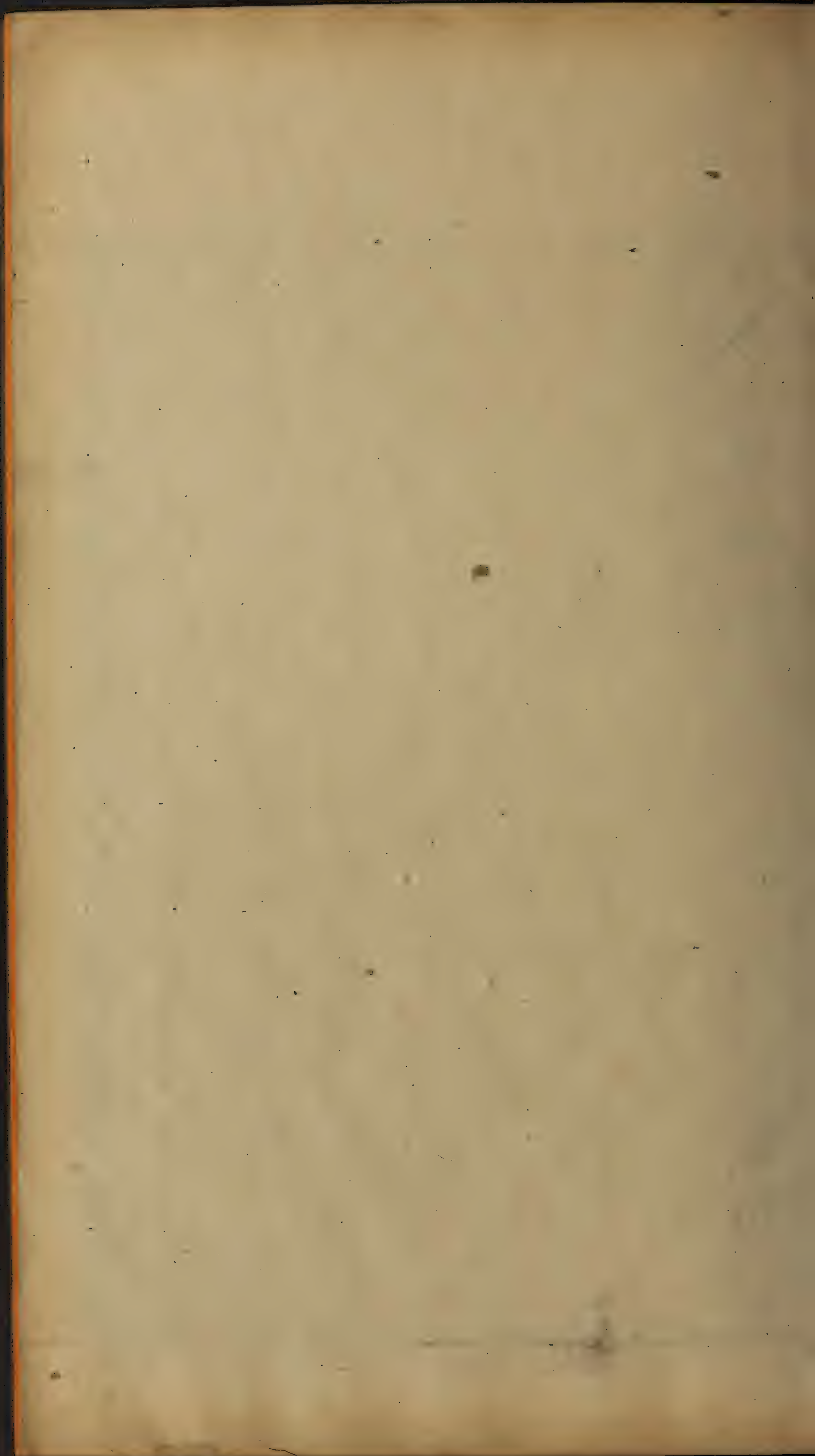
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淸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

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

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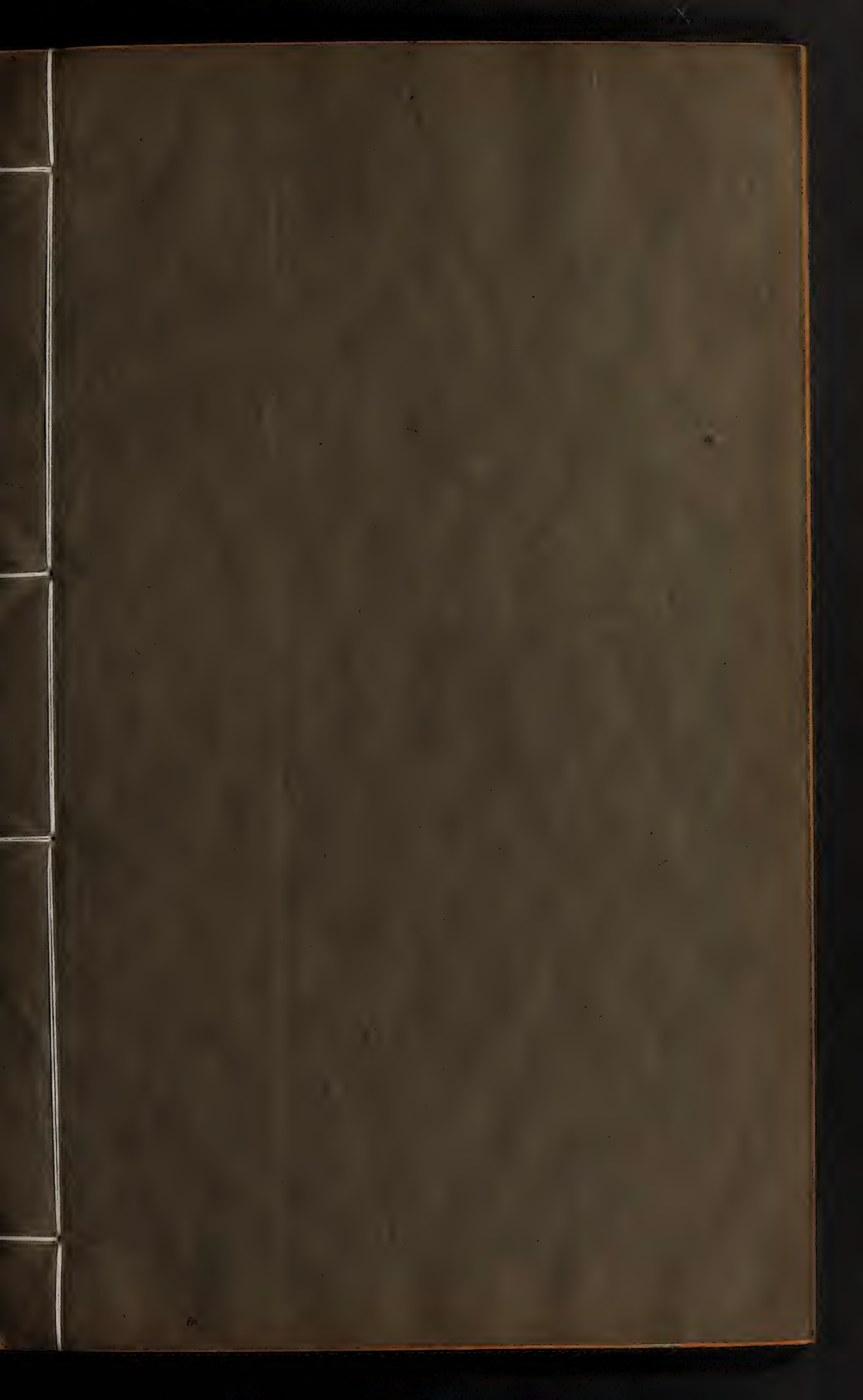
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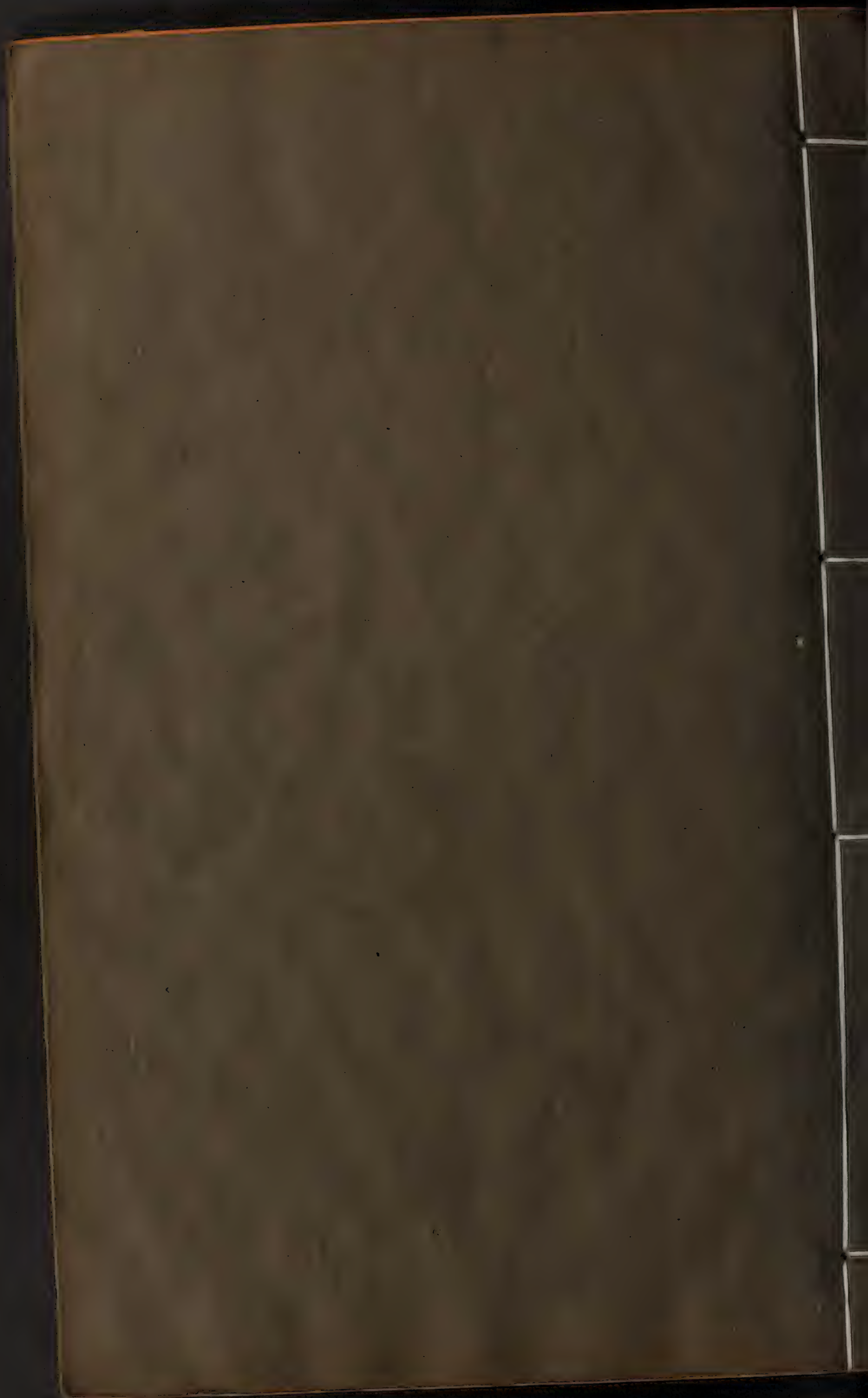
韓非子卷第五　　董愼行校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

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衆敬

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
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
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
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
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
知其爲身之禮也眾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
時衰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
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

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

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閒其禮朴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

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

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

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
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
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倚頓陶朱
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
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
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
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
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

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内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

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眾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强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眾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眾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强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聽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

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淸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
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淸
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
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
人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
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
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
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

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

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眾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眾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

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

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

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

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

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

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

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

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

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

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

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

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

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

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

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

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

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

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

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

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虛

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

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

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

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
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
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
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
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
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
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
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

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

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

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眞者愼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

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卷第六

董愼行校

# 韓非子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鷰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

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旣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閒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

敖之謂也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

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强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强也有形之類大必起

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

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

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

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

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上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鋭貫頤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觀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

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

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强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

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

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

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

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

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

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
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
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
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韓宣
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
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
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

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內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

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
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
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
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
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

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眎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眎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眎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

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巴西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强而富衛弱

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
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
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
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
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
如服衆小以刼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

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

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
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
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
血已血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
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
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
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

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

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
知其益富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
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
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
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
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
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

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卷第七

董愼行校

#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踒

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衞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

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

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以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事有舉之而

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蟲有就者或作蚘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

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

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相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

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蹷融犒於荊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荊人曰今荊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

荆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

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

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

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

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

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

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

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

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

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

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

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

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饑寒雖賁
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則
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
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
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
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
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
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
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

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

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僞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名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

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

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强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失廢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

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

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

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

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

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

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

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金輕錙銖重
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
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
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
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
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
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
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
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

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

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
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
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
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
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
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
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
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
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

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閑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上不天則下不偏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

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撲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

董懭行校

# 韓非子卷第九

##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下不一能則不明五曰疑詔詭使疑詭而制使之譎詭而使之則下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不敢隱情此七者主之所用也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其說

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眾而迷公言謀事無眾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爲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爲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已故更貴臣妾以敵之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爲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爲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市有之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行以樂池不專任以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刑賞之柄故去之犯重罪故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尚不能犯則無由先重輕罪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重罪不止也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卜皮以慈惠亡知其必弱齊國

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當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句踐知故式怒鼃句踐知勸賞可以詔人故

式怒鼃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蔽袴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惱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襍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襍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申子爲請兵先合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搆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

行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爲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爲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讙詔視輼車戴讙欲知奉詔者更使視輼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智一

物眾隱皆變於伏一物智之能深則眾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

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

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

山謾樛豎僞謾樛豎知君疑也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惡已齊人欲爲

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

分離訟者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舉事不與眾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人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

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

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遇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

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詹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可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言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妒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

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

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江乞爲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衞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愛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愛其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

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

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形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雚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淩之者宜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因鬭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

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有者以爲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

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重刑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而人竊

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

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

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

備而入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

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雖胥靡不敢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

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

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
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
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
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
則功不立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

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毀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

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到死以其頭獻者也到割

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敎燔臺而鼓之使人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

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爲也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爲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鱣蠶有利

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給廩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己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盜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氾而問焉王召公子氾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

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

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㊄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立以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轀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割爪不誠韓昭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人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吏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樛豎

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已也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爲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第九

董慎行校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

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

是以子胥宣王言而子常用內美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桀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

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

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閒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

士李奕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屎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來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

敎子於外市也不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
魯三桓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
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
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
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
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
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

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

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

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

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

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

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王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

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㈢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

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
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
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
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
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
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
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悦之夫人鄭

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强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

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
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
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
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有不見
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
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
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
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

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 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

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

財無徵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

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旣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爲太子旣欲置公子職商人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膰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

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

田恆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

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

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

子巳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

不巳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

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

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犂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

王曰然則爲之柰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吳政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

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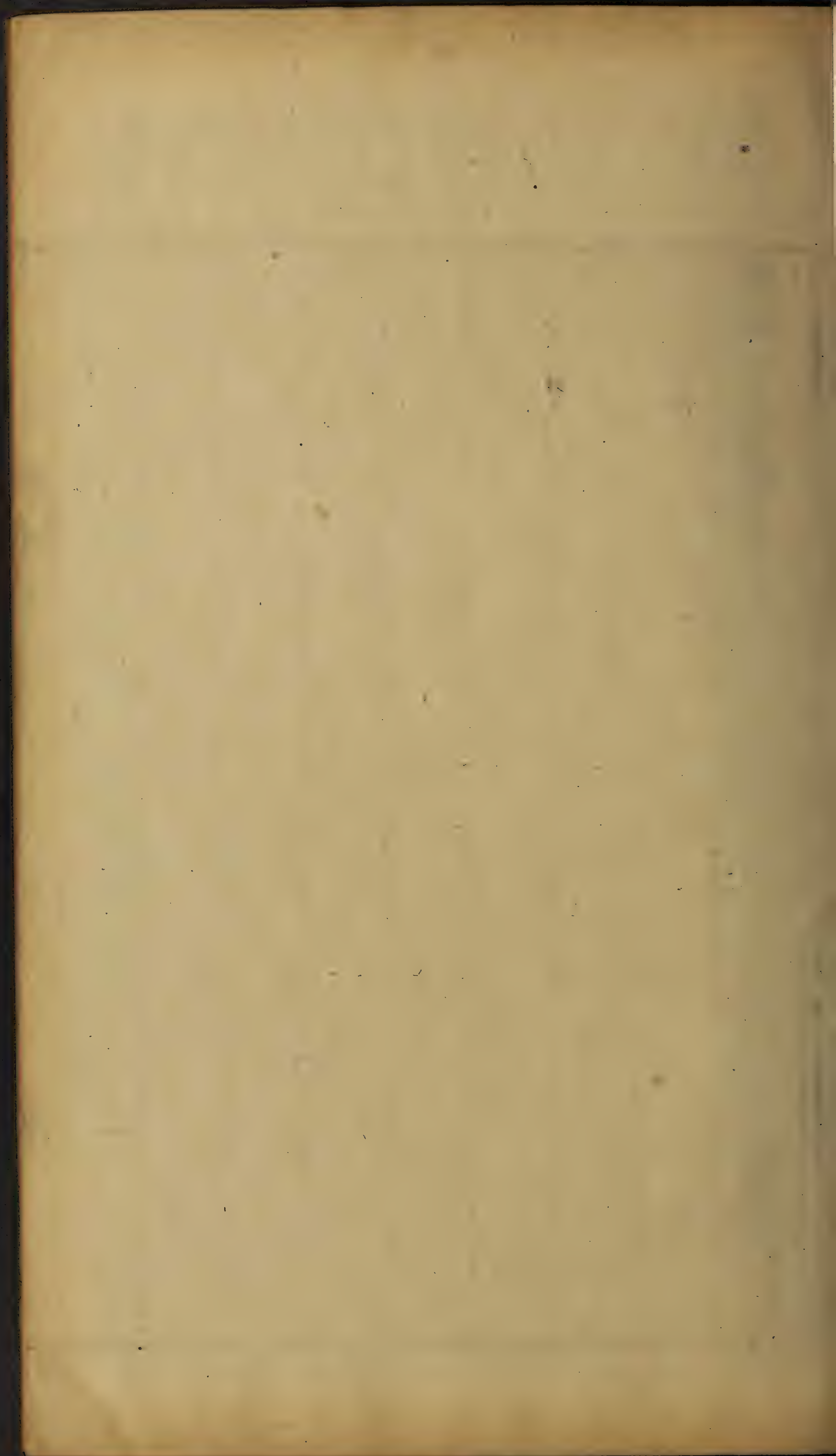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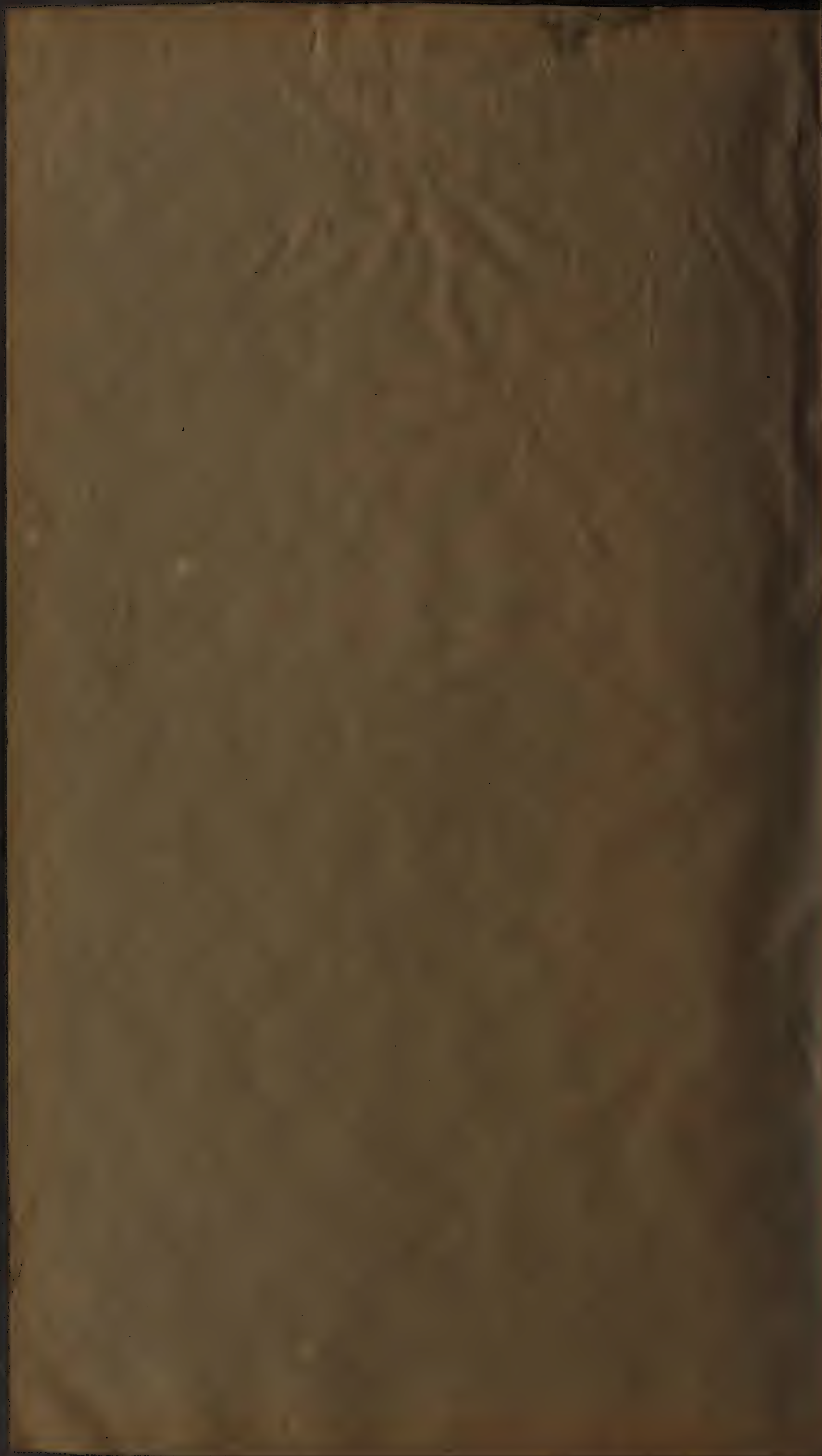
(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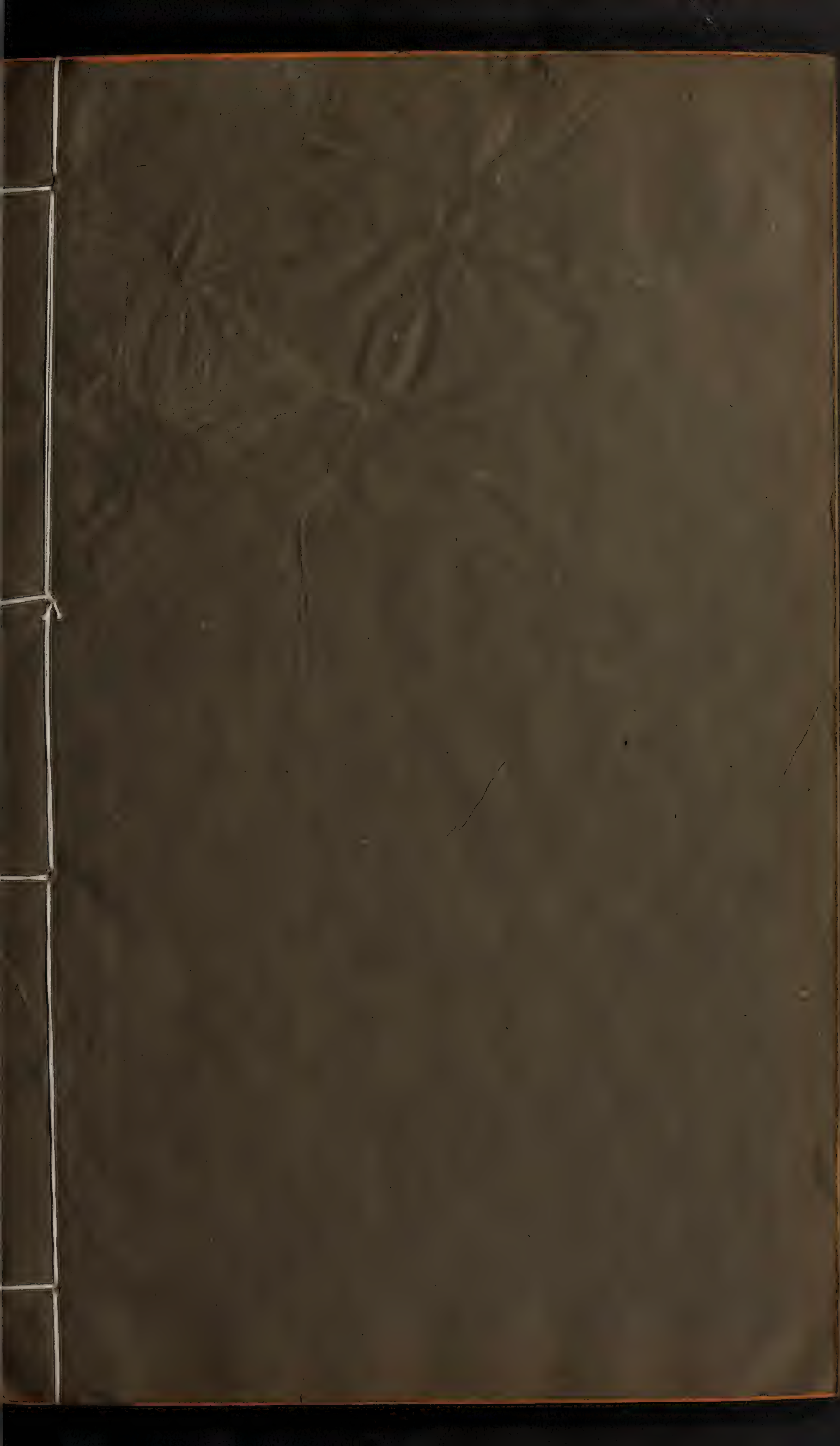
文君荆適有謀倸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衞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獘甚
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獘甚賜
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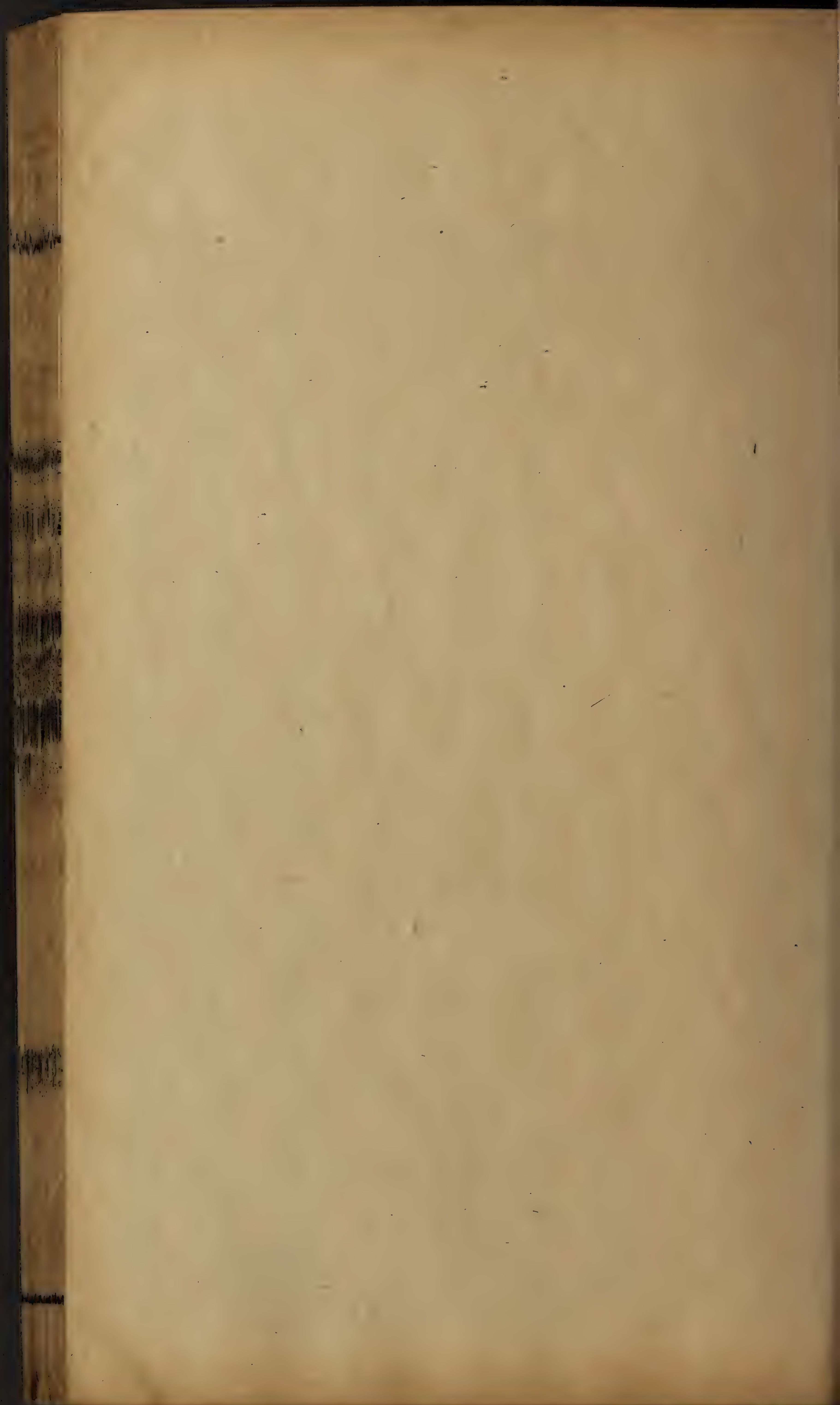
韓非子卷第十

董愼行校









B
126
.S7
v.68

# 韓非子卷第十一

##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

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桓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

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
得車厄也衛人佐弋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
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
意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
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
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
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
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

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

親位下走睡臥與去捽獘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

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

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
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
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
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
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
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
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
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

巧巧爲輗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

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
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
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
今臣冶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
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
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
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
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
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

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𣪠弩而射雖冥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

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

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閒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

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
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
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
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
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
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
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

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晩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

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

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

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

吾衿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

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書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

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

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䏟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

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

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郤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

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
没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
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
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
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
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
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
濟右司馬購强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

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

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莅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

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柰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

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第十一

董慎行校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跀危坐子皋（皋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跀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蹻（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蹻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卽臣將爲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卽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

仲公欲專仲國柄乎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危必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內矣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信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駿行必得所利駿行不貞白而駿襍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駿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如止也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孱不用璧孱用王以魏主用毀故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爲國之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跀者兒不恥其父跀以不也跀所著衣榮人人所諂媚爲非猶是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能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

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諂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先王之患臞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偪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犧餙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反其得罪而三人爲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

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爲私也

㊅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爲鄴令其姊犯法刖之趙侯以爲不慈免其官也矣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雖賢是用人怨謗也

㊀孔子相衞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衞君者曰尼欲作亂衞君欲執孔子孔子

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跀者行步危故曰跀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

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嬴勝而履蹻嬴利也謂貫者嬴利

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蹻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

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

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用兒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

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

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襪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

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屨所履席大美則更

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去又當美求美美不已則君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

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四詎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尙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

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

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

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

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

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
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
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
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
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
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
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

皆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

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第十二

董愼行校

# 韓非子卷第十三

##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二)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

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戊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巵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矣

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敎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敎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

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眾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

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嬴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

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

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

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

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

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大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

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

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衞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

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廄獻良馬因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讒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頜焉斷其下頜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

藏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

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

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

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

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

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

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

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

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

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
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
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
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
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
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
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
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

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

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奚患對

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陁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閒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閒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

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
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
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
曰不殺其狗則酒酸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
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
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
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
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己者必利

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

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霤廷
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
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
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
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
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
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
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
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

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衞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

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嫗也在中請歸與嫗計之衛君自請薄嫗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嫗嫗許我矣薄疑歸言

之媪也曰衛君之疑奚與媪媪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媪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媪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

對曰五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徧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

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
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
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
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
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
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
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衞東其
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
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

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第十三

董愼行校

# 韓非子卷第十四

##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至彘趨飲遂不能制及子罕爲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簒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恆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弑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御車使共操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誠能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

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旹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啟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

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其車同族者其家恐其因同而擅己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圖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君名辟彊行人以辟彊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

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因擅意因以富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

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旣不後得前郤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騑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騑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

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

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

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

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

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

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公孫衍媿不

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

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

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

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

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

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淺娟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

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貲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覷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

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郤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 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四 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 拊擊動也 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

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令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

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僇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

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閒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偸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

止役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反桓公歸以

告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
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
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
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
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
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
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
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
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錣在後錣鍬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有利錣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

所以退之也利鎩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非子卷第十四　董愼行校

# 韓非子卷第十五



##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

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僞俗故言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

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㝡犯之言㝡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

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安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相謙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

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三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

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

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

爲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

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户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

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

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
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
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
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
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
之曰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
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罰也
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

之是失賞也臣行不驕偆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

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

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

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敎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郄獻子聞之駕往

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

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郄子之得之也望郄子正韓子之過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

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卽避卑卽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霸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

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

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

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

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

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

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

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

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
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
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
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
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
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
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
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
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

也而弒其君令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作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

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之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人將奈何

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

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衞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爲脅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幷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衞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

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

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

益況於君百族而　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

行孝哉是誣也

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

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

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五

董愼行校

#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𢣚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龐𢣚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

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

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卽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絶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

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讐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晩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

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刼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

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孼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

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爲寢也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

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

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　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

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精廉剋己）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伊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

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以齊韓子桓修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必姦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

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胷察爲之弓矢則子産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産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强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强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强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

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强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强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

不可侵强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

其曰甚然則訣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說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僈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

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
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
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
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
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
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
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

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

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
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
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
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
以桀索嶓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
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
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
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

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閒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

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弒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弒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

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説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故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
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
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
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
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
矣或者一人煬君耶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
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
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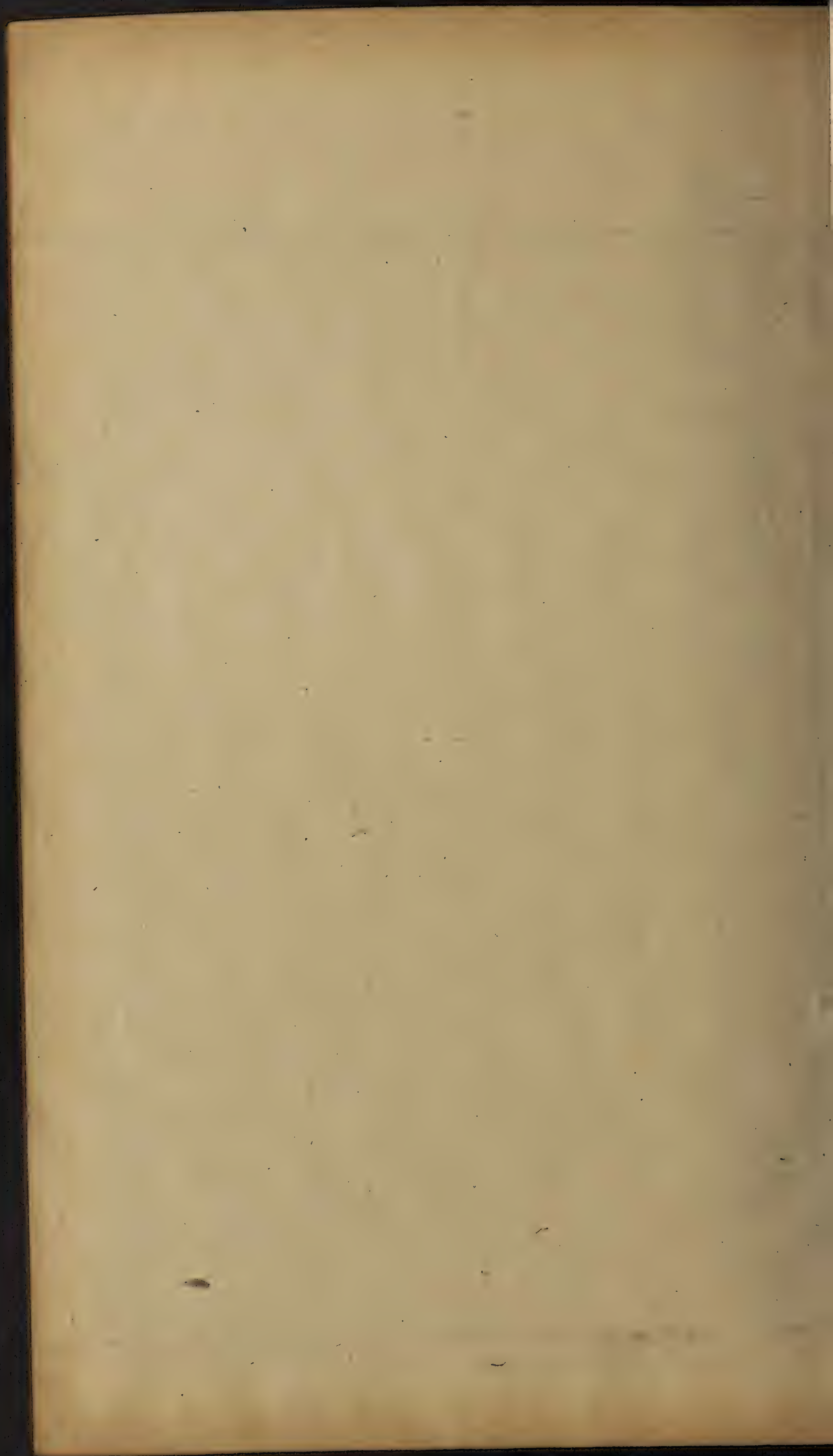
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已則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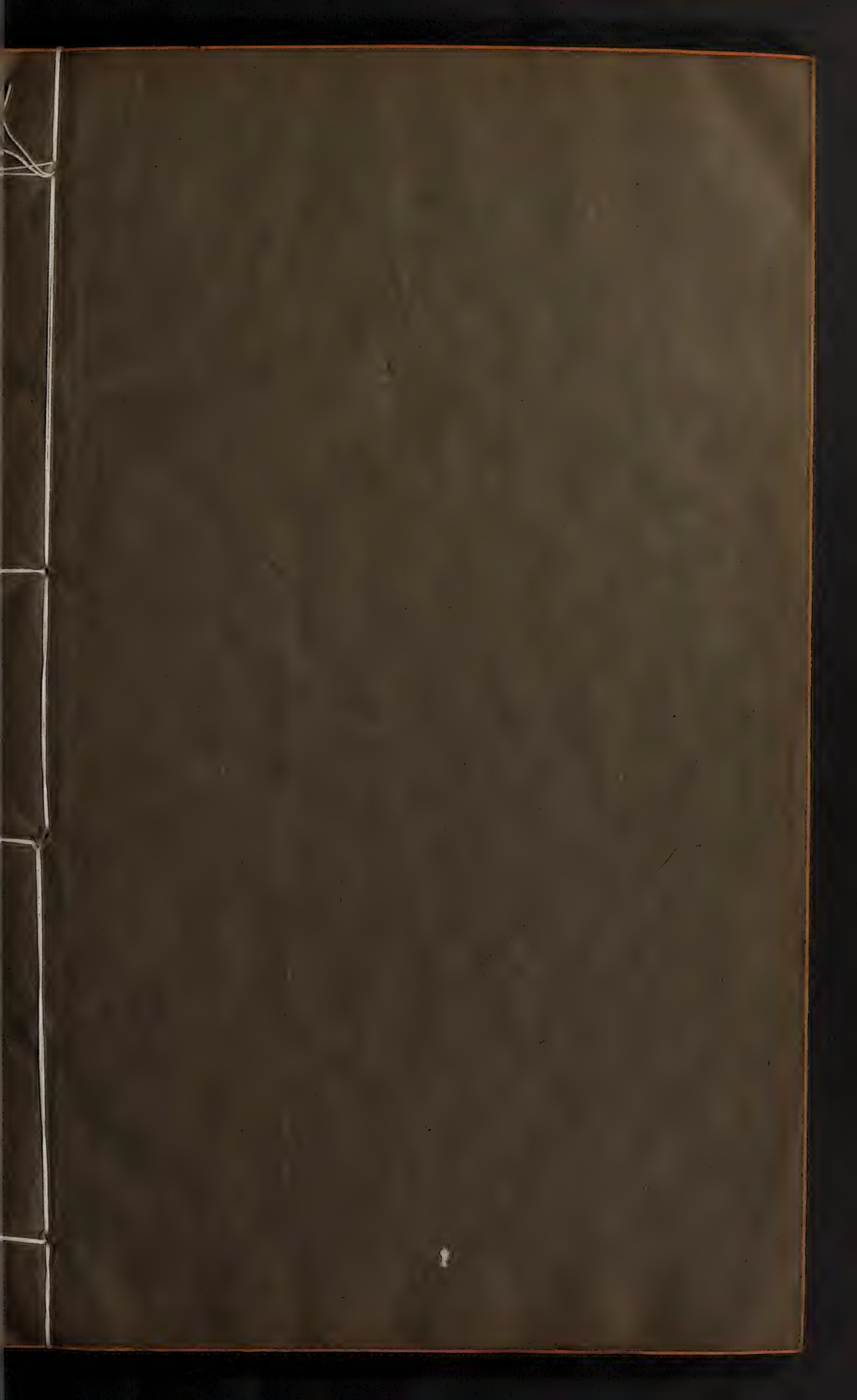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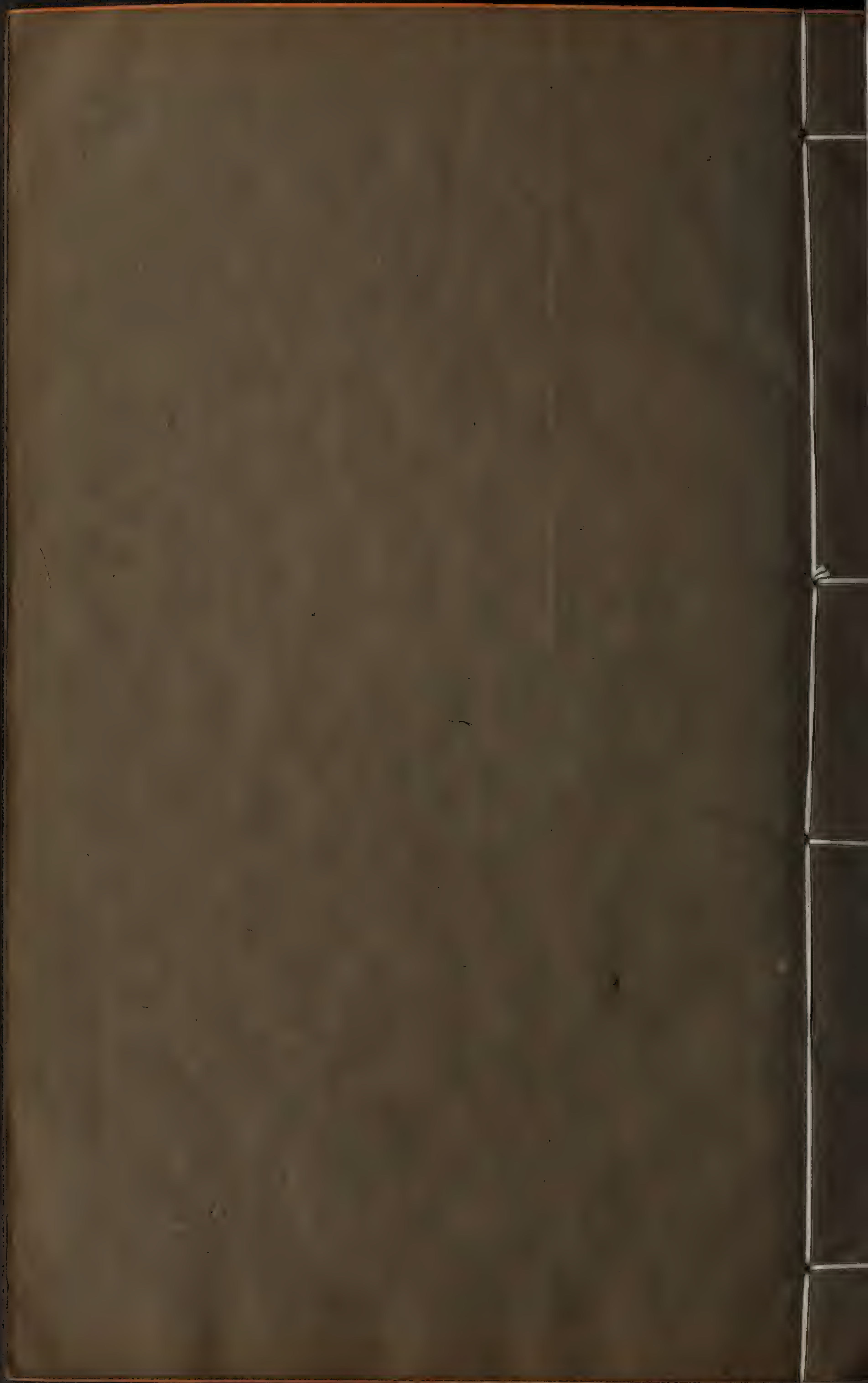
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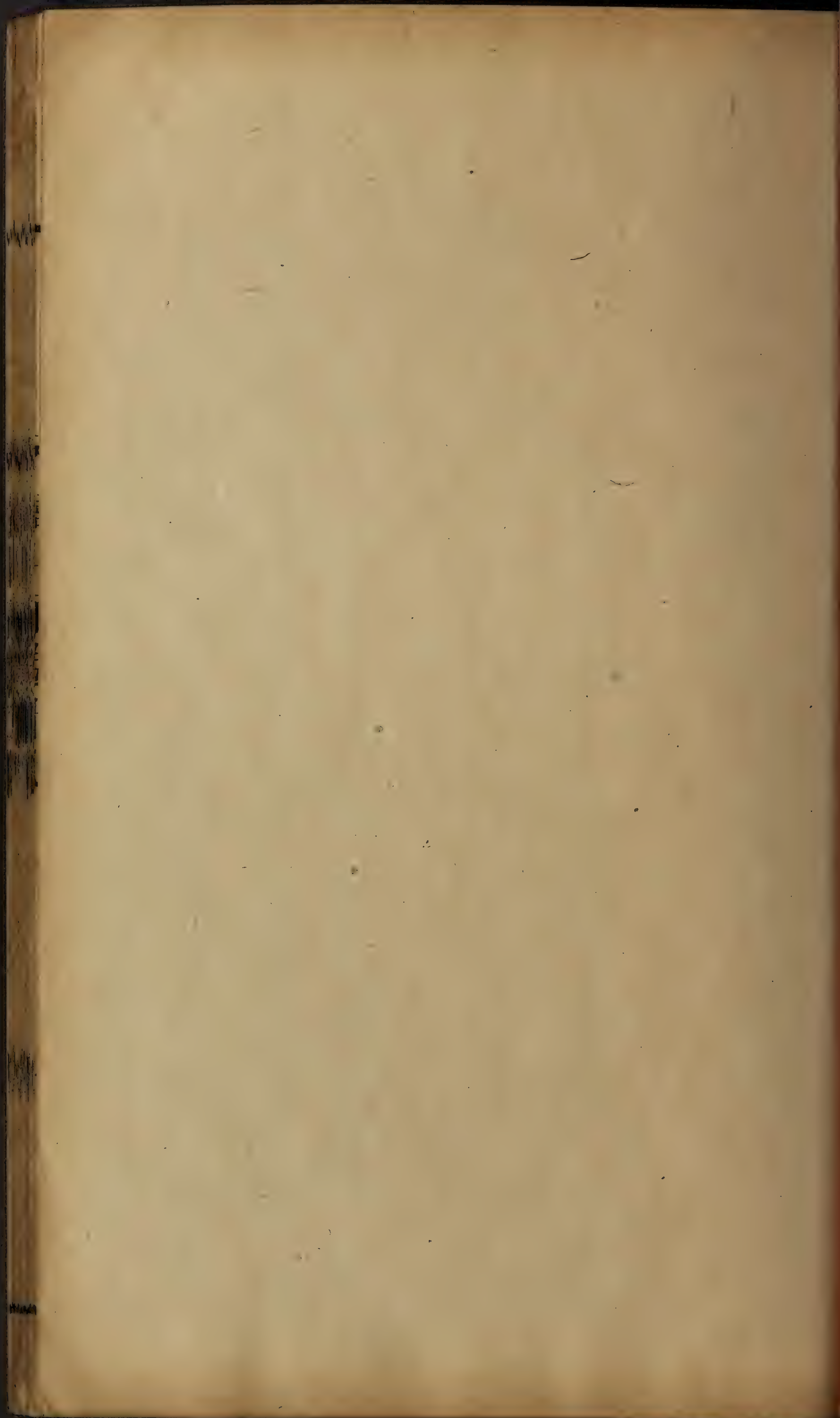
董愼行校











# 韓非子卷第十七



## 難勢第四十

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

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

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
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
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
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
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
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
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
書曰毋爲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
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

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

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

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

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

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

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劒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

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王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

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

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

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
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
矣故託万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
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
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
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
强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及
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
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

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强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

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
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
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
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
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
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

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衞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

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治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

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㤨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皐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

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甯儀行父荆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

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眾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
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
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
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
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
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
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
避親外舉不避讐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
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

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閒或在囹圄緤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為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眾人之口斷之眾之所譽從而悅之眾之所非從

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

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

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衞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蹷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搆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

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

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眾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

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

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

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絶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

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怯言時謂之窶
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
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
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
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
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
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
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
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

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敎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

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於前者
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
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
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
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
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
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
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
死田畝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

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善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
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
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
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
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
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
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
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
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

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
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
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
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
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
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
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
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

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

董慎行校

韓非子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劒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

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

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
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
賞之士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
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
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
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

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强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

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

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
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
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
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
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
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
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
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

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
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
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
言皆曰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心者勸禁也賞厚
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
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
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
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
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

愚智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

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

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君天子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

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

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

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

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戸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

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産利也惰夫貴

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銛不相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蜃以蜃爲銚也郎推輪也上古摩蜃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

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

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

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

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

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
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
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者爵尊而
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
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
也

八經第四十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

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

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　一曰收智

〔三〕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故智力敵而羣物勝人之智力不知任眾而用國也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道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是以言

陳之曰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　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與其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之姓則強庶逼兄弟

則公子擅國大臣代圭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權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充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

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

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刦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卽亂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毋謁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

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官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鬭以散朋黨深一以敬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

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
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
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
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
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
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
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

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

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搆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賛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

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為貨賕）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

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誘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卷第十八

董愼行校

韓非子卷第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

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

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

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閒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

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

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

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

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

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棄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

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闘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

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

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
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
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
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
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
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
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
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
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

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劒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

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

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

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
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
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
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
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
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
劒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
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
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

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

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

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
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
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
治强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
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强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强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
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
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
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

於從衡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

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

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

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

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襍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

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

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劒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

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劒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

伐則肅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强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

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

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

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釋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

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揊痤則寖益謂癰也副成而潰之披副也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鉼力疾鬭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韓非子卷第十九　　董愼行校

韓非子卷第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

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

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爲臣主退不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

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絶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

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
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
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
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夭也此皆
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
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
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
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

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悗密惷愚（悗忘情貌）故可以虛

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

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横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横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横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

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

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

用者必有能賢用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
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劒之士安得無離於私
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
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
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
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
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
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
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

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

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强既王且强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

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

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

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

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

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亂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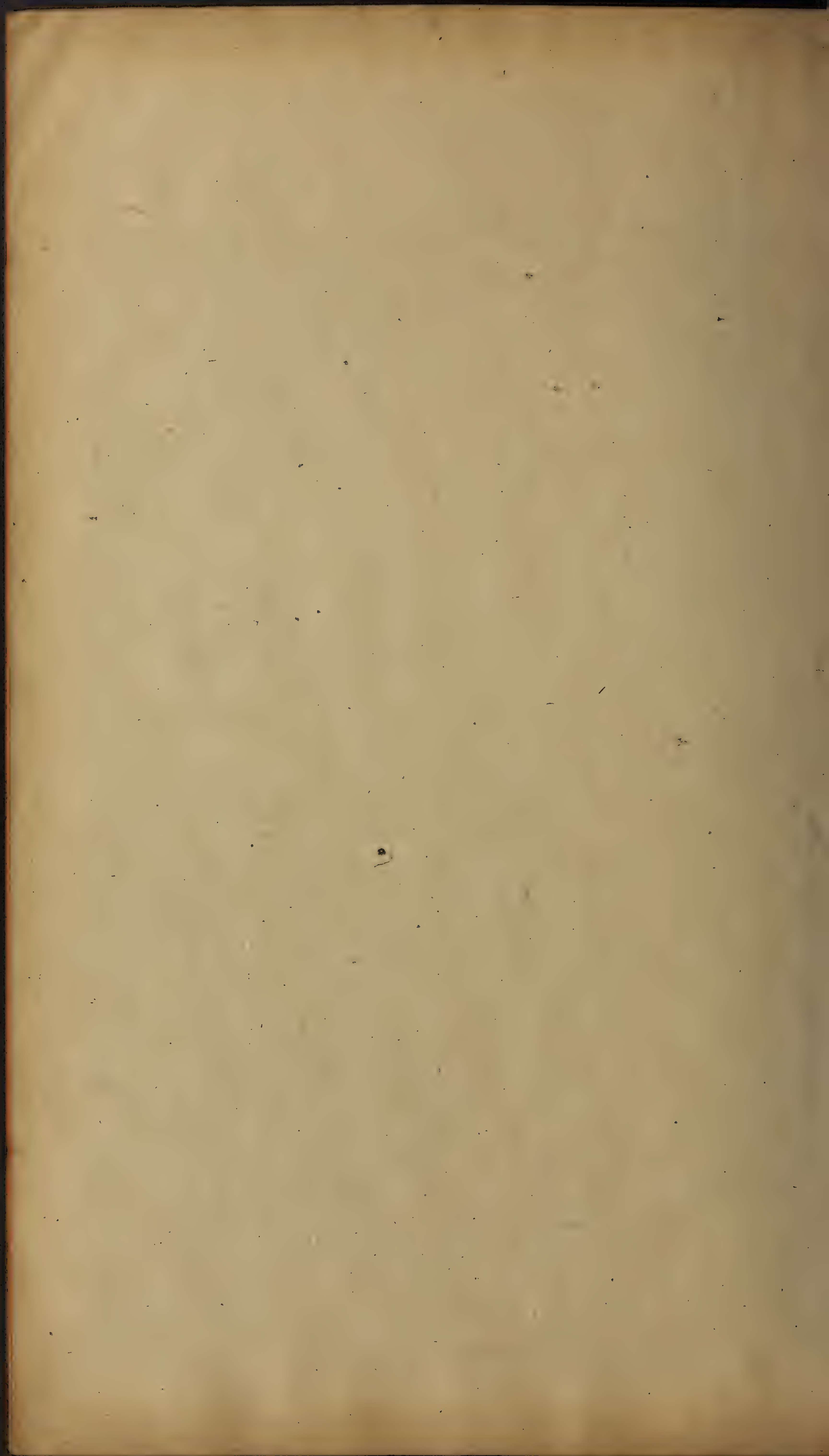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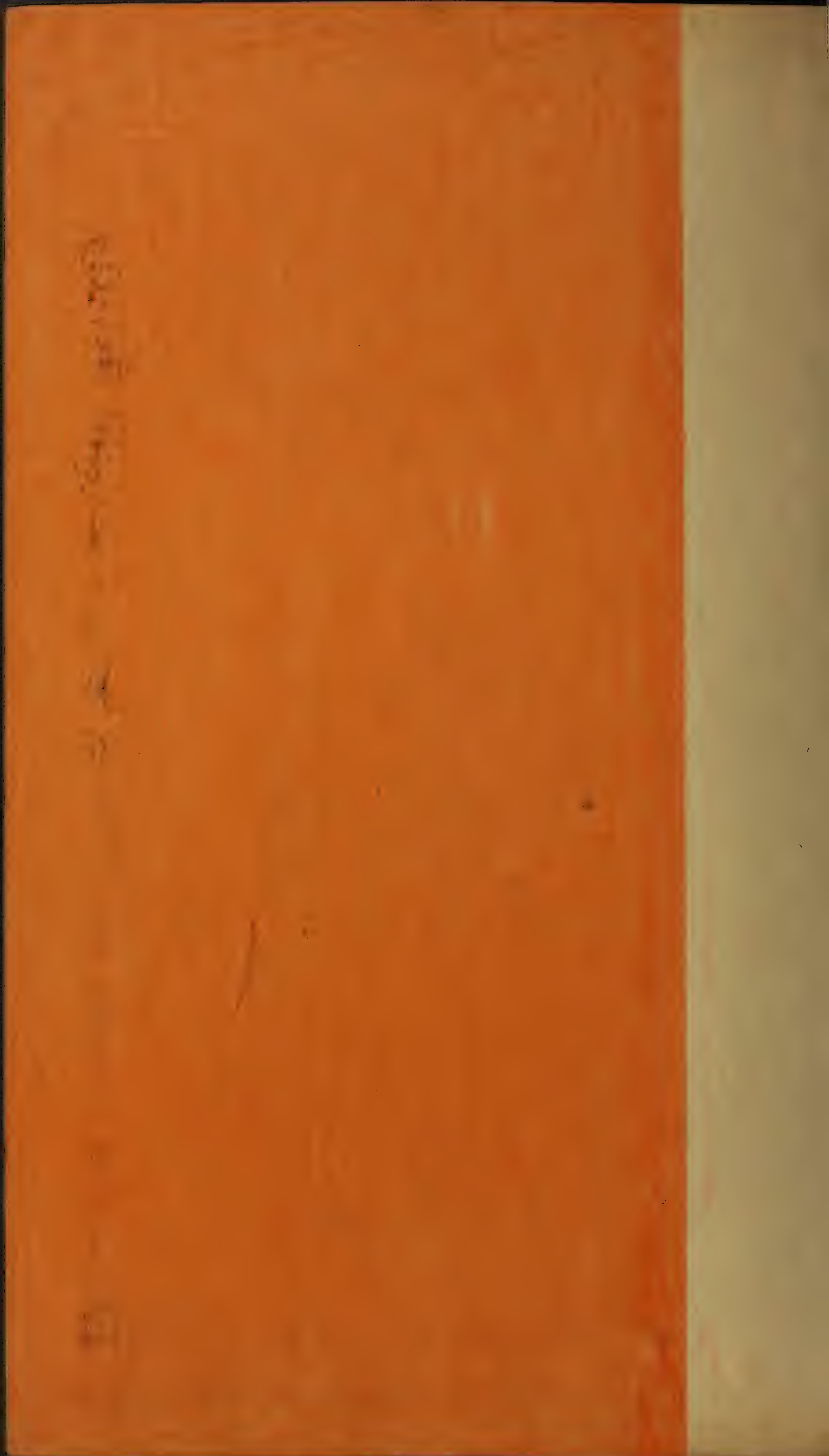
罰上賞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奈何曰蓋里相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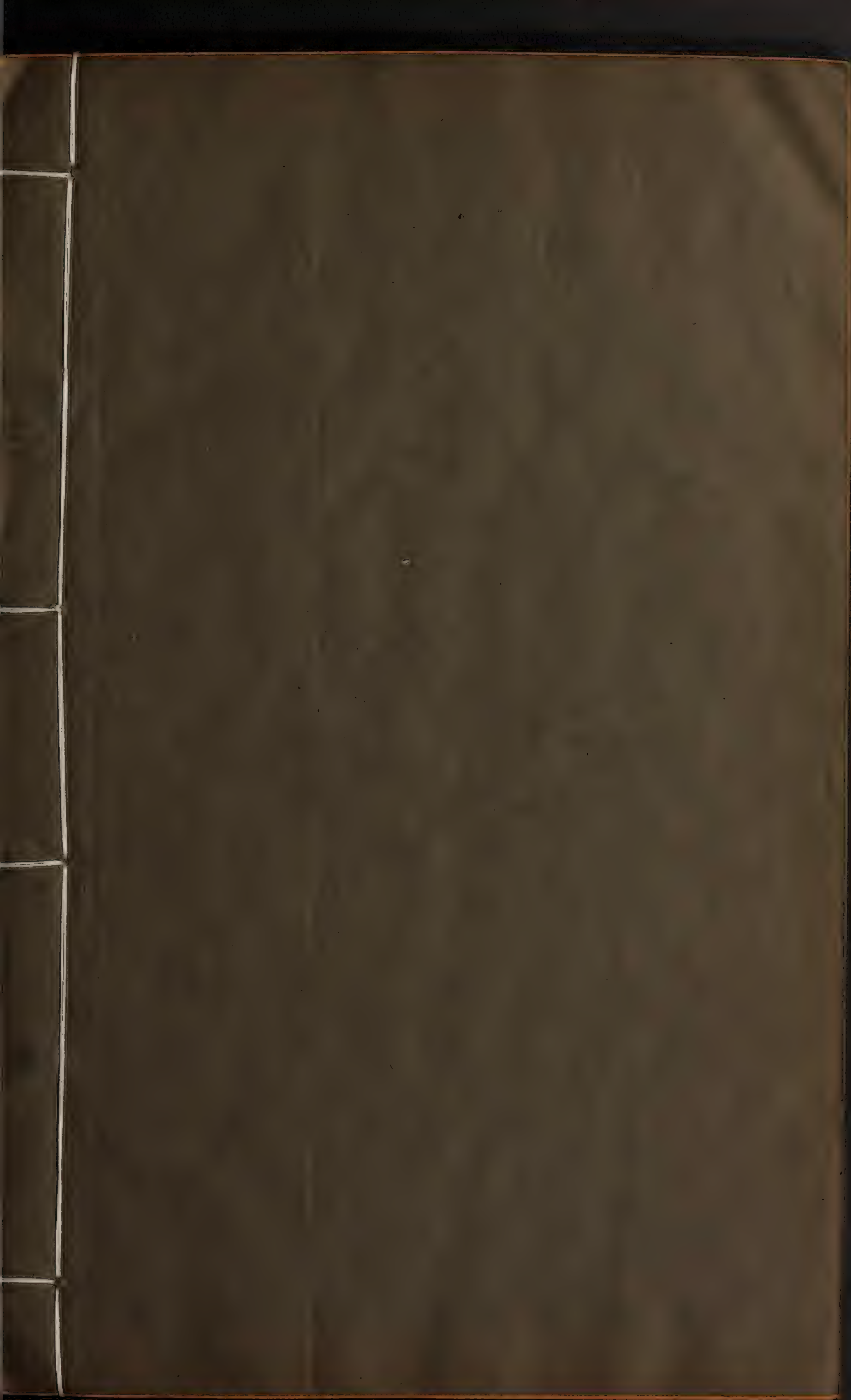
而已（同里有罪罪必相坐）禁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人則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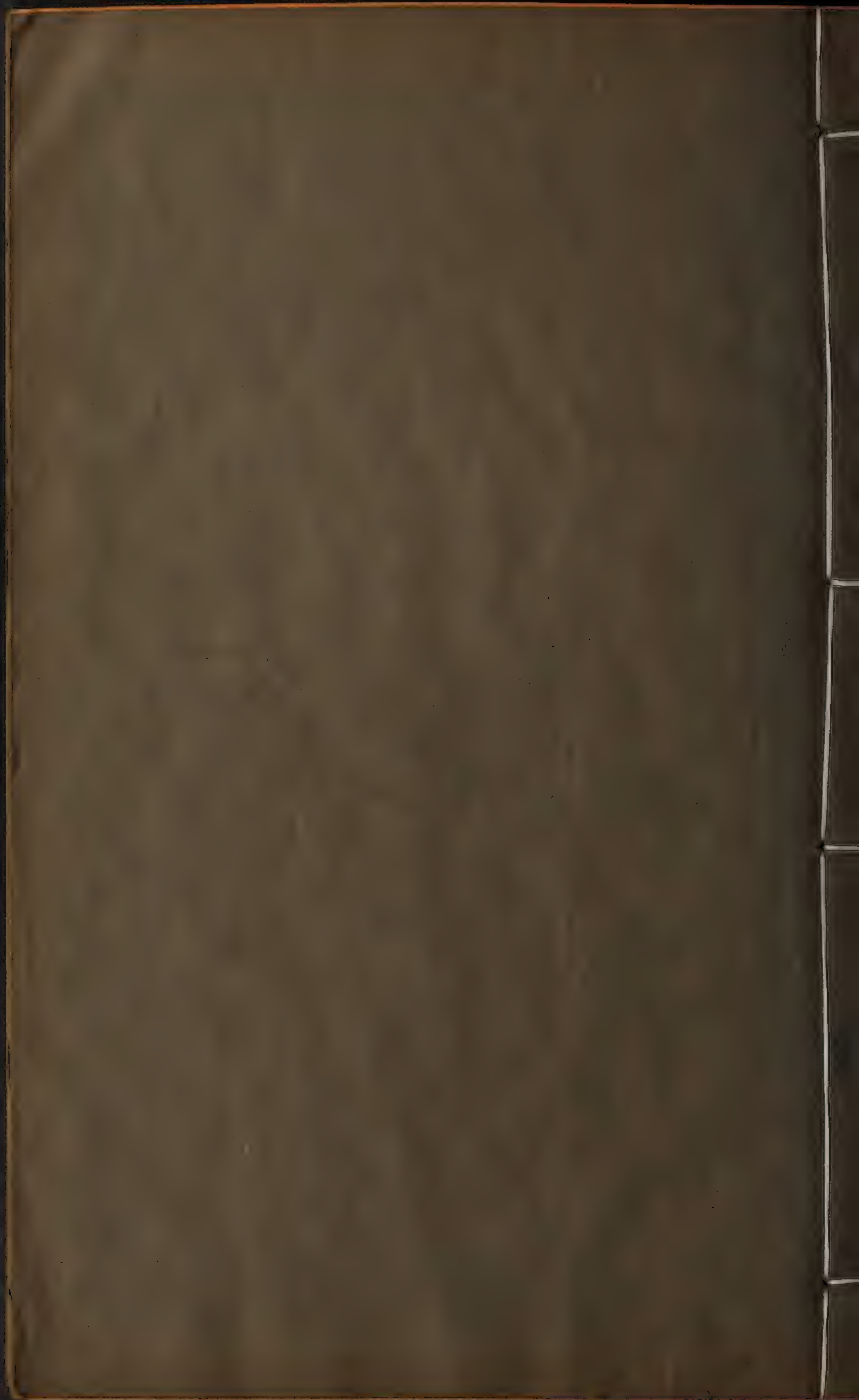
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第二十　　董愼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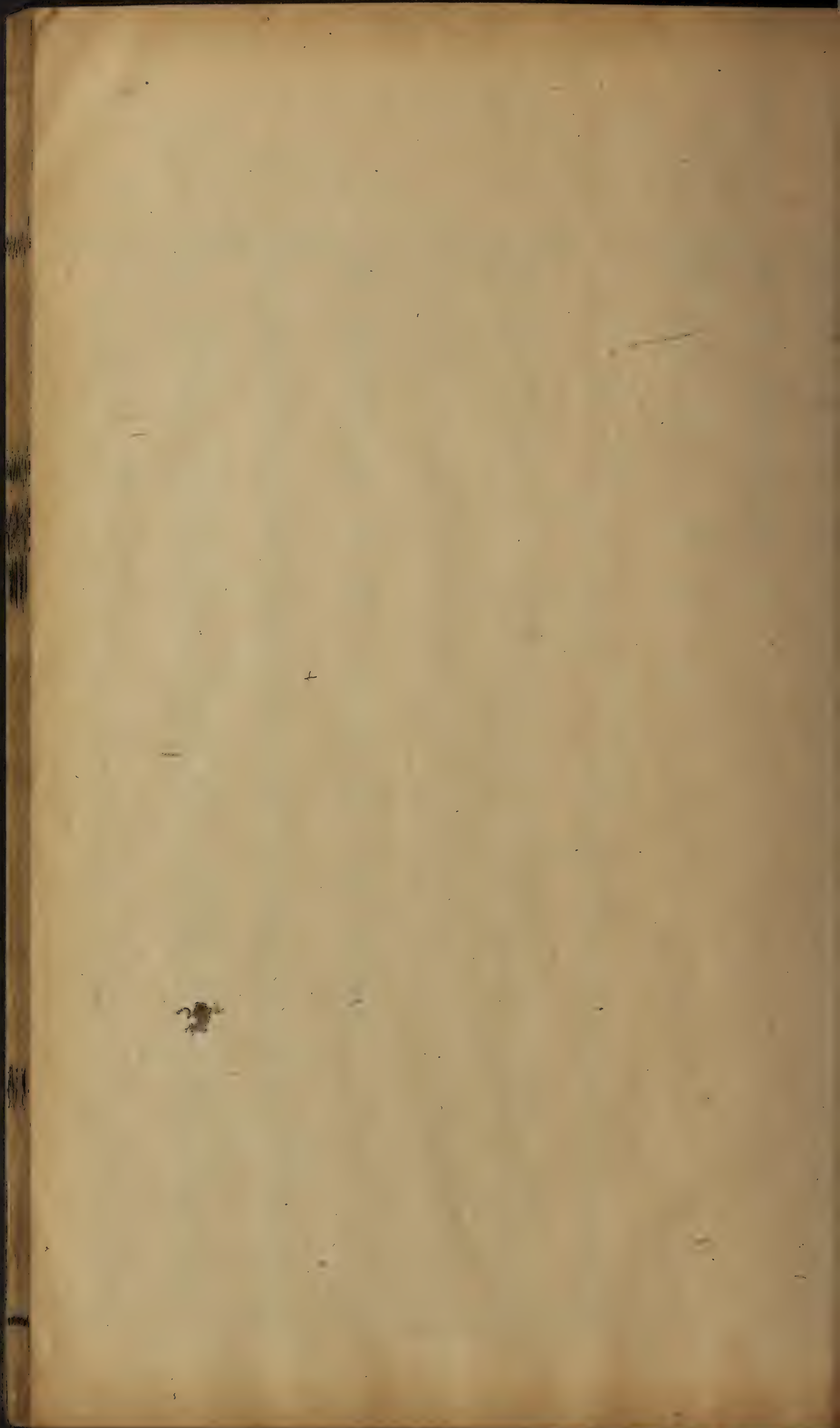












# 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

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澗爲之寫錄閒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値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習荼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 韓非子識誤卷上

## 韓非子序

道藏本無非字今本删去不載今本趙用賢本以後盡同按此即史記列傳耳韓子首必本有劉向序錄而今佚之也漢志韓子五十五篇在法家

## 卷第一

### 初見秦第一

戰國策作張儀說秦王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曰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今按吳依此是也

以與秦強爲難秦強當作強秦策無強字世有三亡吳師道引此三作二策作三末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其頓首戴羽頓字有譌吳師道引此同未詳所當作削迹無遺根當從策作削株掘根取洞庭五湖江南湖策作都吳師道曰當從韓今按吳所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也湖是渚之譌東服於陳服策作伏東以弱齊燕弱策作強高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

下文同**立社稷主**稷字策無下文同**置宗廟令**策讀此以廟字句絕令字屬下下文策亦無令字皆不同**天下又比周**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趙意甚固策兩意字皆作志也

**危而荊狐疑**狐當從策作孤衍疑字策無**而不憂民萌**萌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

**筦山東河閒**策無山東二字乾道本河閒作可聞藏本亦作可皆譌**踰華**當從策作踰羊腸高誘注羊腸塞名也**絳上黨**當從策作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四策作三**上黨**

**七十縣**七十策作十七王渭曰郎趙策今有城市之邑七十今桉史記趙世家彼亦作十七**拔荊**

**東以弱齊強燕**策作挾荊以東弱齊燕無強字**天下編隨而服矣**藏本同今本編作偏誤策作偏吳師道引此作編**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已量秦**

**力**藏本同今本兵作負誤而下有卻字策有高誘注卻退也吳師道引此無弩策作怒吳引作拏不合**軍**

乃引而復幷於李下[藏本同今本復作退李作李策作退幷於李下高誘注李下邑名吳師道引此作李]與戰不能尅之也[七字爲一·句]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爲揮]罷而去[二字爲一句能讀爲波策作又交罷郤棱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幾不能矣[策作豈其難矣王渭曰能當作難舊注亦譌]決水而灌之三月[月策作年吳師道作日趙策亦云三年引此作月]襄主鑽龜筮占兆[筮當從策作數筴二字校本書飾邪鑿龜數筴兆曰大吉凡三見可證此爲脫誤]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藏本同今本無於字知上有反字策同]此與天下可兼有也[藏本同今本重天下策作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乾道本可作何譌]以爲王謀不忠者也[當從策作以圭爲謀不忠者主謂爲主首也爲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爲字非]存

韓第二功歸於强秦（王渭曰秦當作趙見下文）聚士卒養從（藏本今本從下有徒字）趙據齊以爲原（原當作厚舊注誤）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王渭曰當衍而共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趙當作韓亡韓貴人之計也）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質如字射的也舊注誤）陛下雖以金石相弊（王渭曰文選廿九卷注引此以作與以即與也枚七發注亦引舊注誤）今賤臣之遇愚計（藏本無遇字是也今本作進誤）則轉可以移書定也（藏本同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荊魏）韓秦强弱（韓當作轉）攻伐而使從者間焉（間當作閒閒反閒也）書言韓子之未可舉（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虛處（逗）則㤥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一句）以極（逗）走（此字衍）則發矣（虛處平居也與極對）

文極困也㤥說文苦也廣韻云患苦胡槩切舊注皆誤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渭曰趙當作秦因令象武王渭曰象當作蒙蒙武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以禦秦軍於閼下矣藏本閼作閼是也而失攻荆藏本同今本失作先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臣斯不見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藏本今本重聚散城固守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左右計之者不用用當作周周密也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藏本今本因上有見字

難言第三

則見以爲掘而不倫藏本今本掘作拙激急親近藏本同今本急作意誤家計小談藏本同今本家作纖誤辭不悖逆逆當

作遻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逆釋文云遻五故反本亦作逆桉本書說難云大意無所拂悟拂悖同字遻悟同字作逆者形近之誤也又鄭檀弓注噫弗寤之聲弗寤卽拂悟正義讀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拂不寤亦用寤字以質信言藏本信作性是也故文王說紂因之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翼侯炙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伯里子道乞伯讀爲百吳起收泣於岸門呂氏春秋仲冬紀云抿泣侍君覽云雪泣分肔見莊子胠篋尹子穽於棘未詳田明辜射未詳故君子不少也藏本同今本不少作難言誤桉此句下有脫文

## 愛臣第四

以徙其民王渭曰民當作威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藏本同今本也下衍十四字

## 主道第五

去舊去智句失韻有誤漻乎漻讀爲寥正字作廫說文云空虛也故君子不

窮於名藏本無子字是也不智而爲上智者正藏本無上字是也官有一人本書揚搉有作置則萬物皆盡函句絕掩其迹匿其端本書二柄云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可證舊注讀函屬下誤絕其能望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衍能字處其主之側句絕側與下文忒賊韻爲姦臣聞其主之忒臣聞當作以閒以正字作己形相近閒去聲收其餘餘當作與下文輔虎其韻也同合刑名刑讀爲形揚搉同則主失明藏本今本明作名是以不言善應藏本今本言下有而字事以責其功藏本今本事以作以事桉當作以其事以臣不陳言而不當此句下有脫文曖乎曖讀爲愛則雖近愛必誅此句下有脫文卷第二

有度第六莊王之氓社稷也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未譌燕襄王

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殘齊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一謚襄也襲涿方城
句有誤魏安釐王攻趙救燕當云攻燕救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救邯鄲二十一年
救趙又世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攻盡陶魏之地魏當作衛見本書飾邪安釐死
而魏以亡藏本釐下有王字是也故有荊莊齊桓公藏本無公字是也故
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失當作夫桉舊注未譌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
夫加以羣臣之上加以當作以加桉舊注未譌則良伏矣藏本今本良下有臣
字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渭曰句絕數至能人之門能當作態
態人卽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非所尊君也藏本同今本所下有以字小臣奉祿養
交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

賊也又見韓詩外傳能者不可弊弊讀爲蔽無百里之感感讀爲感而以作非上藏本今本無作字先王之法曰此下五句文與洪範有異或別有所出非引彼也無或作惡藏本同今本無作毋險躁不得關其佞藏本同今本險作陰誤法所以淩過遊外私也淩字未詳過當作過衍遊字舊注誤

二柄第七

則虎反服狗矣服下當有於字故劫殺擁蔽之主擁當作壅言異事也藏本同今本言下有不字誤異當作與爲人臣者陳而言藏本同今本陳下有事字誤按而當作其見本書主道專以其事責其功當衍專字齊桓公妬外而好內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難一無桓公好味當衍桓公二字此與上相承也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藏本今本子首作首子按作首子爲是漢書元后傳有首子可證也十過

及難一同故君子見惡藏本今本無子字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藏本尸作戶是也十過戶故曰去好惡藏本今本惡上有去字

揚權第八權當從劉淵林蜀都賦注引此作摧廣雅曰揚摧都凡也舊注誤

甘口而疾形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說情而捐精捐當從七發注引作損故去泰甚去泰藏本今本無上泰字權不欲見素無為也句有誤未詳用一道藏本今本一下有之字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句失韻有誤復脩其形脩當作循舊注未諭督參鞠之句有誤未詳與時生死生死當作死生生與下文情韻舊注未諭德不同陰陽藏本今本同下有於字君子藏本今本無子字不同羣於臣藏本同今本羣於作於羣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同調韻與詩車攻五章合溶若甚醉溶字

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爲閒不見所出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上固閉內扃上字下當有脫文參咫尺已具當衍尺字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周合刑名周當依本書主道作同法刑狗信信讀爲申申與下文人眞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爲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必伐其聚聚讀爲蘩蘩下句同蘩與下文衆韻備將代之備當作彼舊注誤主將壅圍圍當作圉圉與下文拒處韻木數披藏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校三三字句上文數披其木凡四見黨與乃離披離韻掘其根三字句與上文同本此字衍木乃不神根神韻塡其洶淵毋使水淸句失韻有誤不卽有脫文也入姦

第九　內事比以金玉玩好（藏本同今本比作之）事畢公子側室（藏本今本無畢字）曰君臣者國小（藏本今本臣作人）而制斂於內（斂字未詳）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王渭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爲一句舊注誤）其勇力之士也（藏本今本下有於字）其所謂亡君者（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故不聽（句絕）羣臣知不聽（藏本今本重羣臣誤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大國與上文云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相對舊注全誤）諸侯之不聽（王渭曰之當作知）則不受之臣誣其君矣（藏本同今本之臣作臣之）聽左右之謁（乾道本亦提行誤）　卷第三

十過第十　豎穀陽（左傳同他書又作陽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藏本也下有穀陽曰非酒也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飾邪有此句而無酒字）是亡楚國之

社稷亡當作忘飾邪同而不言吾衆也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桉飾邪恤荀息
伐虢之還藏本同今本之作而誤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反當在興字上讀下
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
合本書諭老云還反臧虞亦可證楚靈王為申之命命當作會中射士諫曰
本書說林上下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
之官此與左傳昭四年言椒舉不同昔者桀為有戎之會戎當從左傳史記楚世家作仍
有左傳無史記有而有緡叛之而左傳無史記有下句同紂為黎丘之蒐而
戎狄叛之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丘
史記作山左傳無居未期年句有誤左傳日不過十年晉平公觴之於施夷

之臺史記樂書夷作惠正義曰一本虒祁之堂靈公起公曰起下脫字有平公問師涓曰藏本同今本涓作曠集於郎門之垝垝他書又作危反而問曰藏本反下有坐字是也樂書有風伯進掃進當作迅今主君德薄主當作吾平公之身遂瘙病瘙當作癃正字作𤺋說文罷病也好利而鶩愎藏本同今本鶩作騖誤戰國策作鶩吳師道引此亦作鶩宣子欲勿與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陽規而陰疏規當從策作親夫董閼于本書七術同觀行閼作安閼安同字策閼安兩有者衍安字耳當依此訂乃召延陵生生策誤作王當依此訂令將軍車騎當從策衍軍字藏於臣臣當作民遺有奇人者遺下有脫文藏本刪遺字非也皆以荻蒿楛楚牆之句絕蒿讀爲槀荻策作狄楛策作苦皆同字有楛當衍此二字策無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甚高

至于丈（策作其高至丈餘）其堅則雖菌餘之勁也（藏本餘作幹是今本簵誤以策作簵而改耳菌策作箘同字）因軍而圍之（藏本今本因下有舒字策有）君失此計者（失當從策作釋）麤中而少親（麤策作麄棪當讀爲怚史記王翦列傳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粗即此字）人莫之知也（藏本之知作知之策同）二君以約遣張孟談（以讀爲已今戰國策脫去二君已約遣五字遂誤屬張孟談於下句當依此訂）遇智過（姚宏校戰國策曰一云知果）而嚮其利（嚮當從策作饗）何常以（說苑反質作當何以也下文常以儉得之常亦作當）堯禪天下（說苑禪作釋下文亦云舜釋天下）斬山本而財之（說苑財作裁同字）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說苑作消銅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椄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剞劂削鋸高誘注削兩刃句刀也讀綃頭之綃其下未詳說苑即

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墨染其外說苑無墨字染作漆縵帛爲茵說苑縵作
緍蔣席頗緣藏本同今本頗作頷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說苑無此一句有褥字連茵字讀當有
誤仍各依本書三十三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四壁堊墀四當作白自壁
與堊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亦未詳公乃召內史廖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繆
廖同字蓋姓也王僻陋而道遠道當依說苑作遼而後爲由余請期後當
依說苑作厚乾道本藏本期作其譌說苑作期以疏其諫諫說苑作閒史記秦本紀亦作閒皆當讀
閒爲諫乃使史廖史上當有內字以女樂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
與此同奈臣有圖國者何藏本臣作人是也然則公子開方何如
藏本則下有衛字是也乾道本如下有曰字衍秦之攻宜陽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

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 公仲朋 朋策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 秦得韓之都一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句絕策作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作以一名都 夫以實告我者 策同姚校云告一作困今校告當作苦形近之誤史記作伐 宜陽果拔 策作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 與叔瞻侍於前 叔瞻與左傳及本書喻老皆不合 嗣子不善 藏本今本嗣上有其字 卷第

四 孤憤第十一 此所爲重人也 王渭曰爲當作謂舊注未譌 故人主愈弊 弊讀爲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皆同 同乎好惡 藏本同今本無乎字誤 處世卑賤 藏本今本與世作勢 同好爭 王渭曰好下當有惡字 而又不得見 又當作猶舊注未譌 不憀於吏誅 藏本同今本憀作僇 其不可借以

美名者藏本同今本無不字誤乾道本名作明謁夫越雖富兵強藏本今本雖下有國字智不類越類當作賴下句同賴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而不智不類其國藏本同今本智作知誤此及上句二智字皆讀爲知本書屢見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脩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郎謂貨賂不聽請謁郎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幷言精辨與幷言脩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誤治亂之功亂當作辨舊注誤則人主之明塞矣藏本同今本則作而與相異者也與當在相字下

說難第十二史記列傳有索隱曰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今桉各依本書者不悉著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當依史記不重之字桉此文首三句三吾字皆吾說者也

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諦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

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桉失佚同字故史記以失為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騁智辨焉郎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

說行而有功則德忘德當依索隱引此作見史記作德亡索隱曰然見忘勝於德亡也

如此身危此下當有者字論其所增藏本同今本增作憎史記憎

米鹽博辯史記作泛濫博文則以為多而交之史記作而久之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桉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書難言云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

有欲矜以智能藏本同今本欲作所誤欲內相存之言內讀為納舊注誤

自勇之斷（之當依史記作其）大意（意史記作忠忠字非）無所拂悟（藏本今本悟作忤史記正義曰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辭言無所繫縻（藏本繫縻作擊摩是也索隱引此正作擊摩史記作擊排索隱曰亦別無有所擊射排擯）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盡下當依索隱引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汗也（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仕當依索隱引此作士史記作仕恥作設）而周澤未渥（未史記作既）則明割利害（割史記作計）人閒往夜告彌子（閒史記作閒）柔可狎而騎也（柔可史記作可擾柔擾同字）

## 和氏第十三

奉而獻之厲王（厲王未詳椄此無可考當闕之耳新序云荊厲王武王共王亦

不同未爲主之害也害字起藏本脫持帝王之璞未獻耳今本持作特桜新序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此貪國弱兵之道也貪當作貧絕滅百吏之祿秩絕滅當作纔滅纔裁同字此世所亂無霸王也今本所下有以字姦劫弑臣第十四

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所當作非二者不可以得安王渭曰句絕亦知方正之不道藏脫止不字桜此乃乾道本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乾道本可知矣能無廢法行私能上當有我安二字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藏本今本弊作蔽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愛當作爲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藏本以下有爲字桜當補爲字於我字上此承上句也耳必不固其勢藏本今本固作因民疾怨而衆過日聞當衍

衆字而私姦者衆也私下當有告字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句有誤又妄有術之士藏本今本妄下有非字而實於去千萬也藏本今本於作相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幾不亦難哉幾當在難字下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按與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猶可以而害也句有誤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夫施貧困者王謂曰施下當有與字夫有施與貧困當衍有字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不外當作外不夫嚴者藏本今本嚴下有刑字託於犀車良馬之上犀字未詳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句有誤故有忠者句有誤上不能說主使人之

明法術度數之理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豫讓乃自黔劓藏本黔作黚今桜當作黔

諺曰厲憐王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至末可也皆作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

人無法術以御其臣人下當依策補主字外傳亦有廢正的

而立不義藏本的作適策外傳皆作適是也

卓齒之用齊也藏本今本卓作淖策外傳皆作淖今桜卓淖同字乾道本未嘗誤改者非也古今人表淖齒顏師古曰字或作卓

未至於絞頸股也藏本今本股上有射字策外傳有

下比於近世藏本同今本近世作勢臣誤

未至饑死擢筋也藏本同今本至下有於字饑作餓策作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外傳無而字餘同

必甚厲矣藏本甚下有於字是也策外傳有

卷第五　亡徵第十五

小民右仗者句有誤

事車服器玩好句絕器下當有脫字聽

以爵以待參驗藏本同今本下以字作不緩心無而成藏本今本無而作而無喜淫而不周於法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載民信其相句有誤則羣臣易慮者藏本今本重羣臣易慮知有謂可四字為一句出君在外而國置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民當作人逆當作近校此言近刑人也時以行雜公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校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變編而心急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校當作攣形相近輕疾而易動發六字為一句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心當作必簡本欲教藏本今本無欲字藏怨而弗發藏本今本怨作怒馬府之世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紺字校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

三守第十六　使羣臣輻湊之變 藏本同今本之變作用事 然則羣臣直莫敢忠主憂國 藏本今本無直字桉直當作且 則主言惡者 主謂爲主首也與初見泰主謀義同 三劫止塞則王矣 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備內第十七　則身死見疏賤 藏本今本無死字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文又云而擅萬乘不疑相承也 故桃左春秋曰 藏本桃作挑桉皆未詳 故日月暈圍於外 戰國策趙四有此下四句暈圍作暉誤當依此訂 偶參五之驗 藏本叄作參今本作 三士無幸賞 句絕 無踰行 藏本同今本重賞字誤桉本書南面云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勢即此無踰行之意 則姦邪無所容其私 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桉此與徭役多不相接私字下當有脫文 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 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 偏借

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以下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末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泯者］

南面第十八

在已任在臣矣［當衍任下在字］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當衍而字以十二字爲一句］無道得小人之信矣［藏本今本人作臣］人主有誘於事者［當以此句提行］人臣易言事者［句絕］少索資［逗］以事誣主［藏本同今本少作誤］必如是者謂之誘［誘下當有於事二字］事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藏本同今本責作資誤］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意字誤］不知治者［當以此句提行］故雖拂於民心［逗］立其治［藏本今本心作必桉拂於民心與上文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未誤］是以

愚贛窳墯之民藏本同今本贛作戇墯作惰校贛或省字也乾道本愚作遇譌苦小費而忘大利也逗故貪虎受阿謗句而輒小變而失長便逗校輒字有誤未詳所當作故鄒賈非載旅句狎習於亂而容於治逗故鄭人不能歸句絕校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微外儲說左右四篇之經相同必韓子此下尚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佚之耳

## 飾邪第十九

劇辛之事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鄒衍之事未詳趙代先得意於燕王渭曰當衍代字後意於齊藏本今本後下有得字校世家四年移攻齊取饒安即其事也國亂節高藏本同今本節作飾誤本書十過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即此節高之義始攻大梁句誤有兵至釐而

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鄰矣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鄰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闕與鄰取九城即其事也龐援揄兵而南則鄗盡矣援讀為煖史記燕趙世家漢書人表藝文志皆作煖援煖同字耳南者兵自燕返也救燕有有名藏本今本不重有字王渭曰上有讀為又利劊利當作地亂弱者亡四字為一句下治強者王句同與吾戰而不勝藏本同今本吾作吳桉吳吾二字他書亦有相亂者身臣入宦於吳臣字當衍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二荆字皆當作邢攻魏荆而韓滅鄭藏本今本攻魏作魏攻王渭曰戰國策二作魏攻蔡而鄭亡蔡荆異同未詳孰是今桉魏策四又云伐榆關而韓氏亡鄭皆即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主慢而聽秦當補不字於聽秦上此與上諸不聽相承為文也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

魏上當有脫文此復說上文邢鄭曹許之侍吳魏侍齊荆爲用也故曰而小國愈亡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桉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爲不足以存許言之齊攻任扈當爲不足以存曹言之其不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則國雖小逗富句絕下文民雖寡逗强句絕國雖大逗兵句絕其句例同弱者二字逗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爲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强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以主是過予藏本今本主作主以以其友十過無寡人無與復戰矣十過無與字則必將赦罪以相愛藏本今本重赦罪當魏之方明立辟逗從憲令行之時當衍行字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逗從大軍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法逗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强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及法慢三字爲一句

妄予二字爲一句用者弱三字爲一句則臣飾於智能藏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則古者先貴如令矣藏本同今本先作必棪此字有誤未詳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王渭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棪法句絕知下屬佚而則功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藏本有故字是也亂主使民飾將智藏本同今本將作於必設詐託物以來親藏本同今本來作求則疾強諫有辭疾下當有脫字若是禁藏本今本是下有者字棪有者字是也四字爲一句屬上君之立法句絕以爲是也四字爲一句今人臣多立其私智逗此與上君之立法句相對以法爲非者句絕與上以爲是也句對是邪以智過法立智以上當有誤字如是者禁句絕主之道也四字爲一句禁此字衍也主之道三字逗屬下自若是者禁至此今皆失其讀也

富國而利臣富當作害爲法爲之藏本今本之下有也字

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無功則生於德藏本同今本於作有誤不得藏本今本得作德則在有德當衍在字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所無當作無所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德經不作以非唐傅奕校定本作不與此合皆無也字下二句同下懷上此下當有宜字衆敬貴宜藏本今本衆作賤今本無宜字誤藏本有下而疏者外宜同其疾趨卑拜而明之藏本同今本其作故故曰禮以情貌也當衍曰字按此及喻老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藏本同今本上以字作之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按此以十四字爲一句故曰攘臂而仍之經典

釋文仍作扔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仍道有積而德有功德當作積故曰失道而

後失德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下失字下三句同其禮而不明藏本同今本禮下有樸字

樸句有誤未詳故曰禮薄也句有誤人應則輕歡歡當作勸上文云時勸時衰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下道之華也同而亂之

首乎今德經無乎字傳本作也牛鳴於門外藏本今本牛上有有字是以曰愚

之首也句有誤當衍以曰二字而愚之首也今德經無也字傳本有與此合首皆作始

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去

貌徑絕去下當有禮字而取緣理好情實也當衍好字全壽富之謂

福藏本富下有貴字是也富貴至衣食美藏本至下有則字是也則邪僻而

動棄理 藏本同今本則下有行字桉依下文當補 而天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 藏本今本無天字卜祝未詳 故曰人之迷也 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傳本人之迷也與此合 其日故以久矣 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 公心不偏黨也 藏本同今本公作立桉當衍此字 雖義端不黨 藏本同今本義作異誤桉端正也 而肯聽習問知 王渭曰習當作能見下文今桉下文二能字或本皆作習而後人改之耳 知如字 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 王渭曰適讀爲謫 而與天下之爲讎 藏本同今本無之字桉之下當有人字 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 句有誤 廉而不穢 藏本穢作劌今德經作害傳本作劌經典釋文云劌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引亦作劌今桉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侮罷羞貪卽不穢之義 故曰治人事

天莫如嗇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故曰夫謂嗇傳本及今德經謂皆作惟是以蚤服今德經以作謂經典釋文服作復傳本是以早服與此合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今德經及傳本是謂皆作謂之莫見其端藏本今本端下有末字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能上當有體道二字則可以有國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書之所謂柢也今德經柢作蔕傳本作柢與此合經典釋文云柢亦作蔕今桉蔕字非此之用木之所持生也藏本同今本所下有以字桉依下文當補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字也字首有是謂二字其凡法令更藏本連上自工人數變業至若烹小鮮止通爲一條是也故曰治大國者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藏本今本重舉動理今桉

當重血氣治舉動理七字而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痔當作疛說文云小腹病也小徐本云讀若紂詩小弁釋文云𤸫韓詩作疛集韻四十九宥疛𤸫云或從壽故曰以道蒞天下傳本此下有者字與各本全異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下句同其神不傷也藏本傷下有人字是也傳本及今德經皆有鬼祟也疾人王渭曰也字衍鬼祟疾人四字作一句讀與下文民犯法令同又桉人逐除之上邪戮民句例皆同故曰聖人亦不傷民傳本及今德經民皆作人桉韓子自作民則德交歸焉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外字當衍入字爲一句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藏本同今本淫通作通淫誤所積力唯田疇藏本下有積力於田疇五字今本於仍作唯卻走馬以糞也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桉

喻老無凡每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也

人君無道藏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道字譌

戎馬乏則將馬出將當作牸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郤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牸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

戎馬生於郊矣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則事經絕事經絕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桉經當作徑上文云必緣理不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爲徑周禮云禁徑踰者是也水行不緣理爲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

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桉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傳本及今德經皆作罪據經典釋文王弼老子無此句非是

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閒苦痛雜於腸胃之閒藏本不重痛禍薄外桉此疾嬰內則痛爲一句禍薄外則苦爲一句苦痛雜於

外內之間爲一句多複衍外內誤作腸胃遂不得其讀今正之 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今德經憯作大非傳本作憯與此合傳本及德經利皆作得校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耳又云其欲得之憂不得除也仍作得字可證矣諭老不誤 故曰道理之者也 句有誤校自上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 萬物各異理 藏本今本重萬物各異理 維斗得以成其威 藏本同今本得下有之字校依上下文當補 日月得 藏本今本得下有之字 以爲暗乎光昭昭 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 唯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 藏本今本無下與字 具生 藏本同今本具作俱誤 謂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 藏本者字在而常下是也謂常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逗屬下今本兩常下各有者字誤 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 藏本

無所字王渭曰常句絕強字之曰道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字之曰道與此合今道經無故強二字非也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傳本及今道經皆無之字也字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者字桉本書之例當作故曰生之徒十有三也至死也藏本今本至下有其字故曰民之生生而動當於此句動皆之死地當於此句之十有三傳本之作亦餘盡與此合今德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爲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子自如此則兒虎之爪角害之藏本同今本兒虎作風露則虛痤疽之爪角藏本今本無虛字凡兵革者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連誤無害人之心藏本重無害人之心是也入山不恃備以救害山當作世故曰入軍不備

甲兵藏本備作被今德經作避傳本作被經典釋文云被皮彼反今椄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兵無所害其刃藏本同今本害作容傳本及今德經皆作容故曰無死地

焉今德經無焉字傳本有與此合務致其福藏本重務致其福是也故見必行之

道藏本今本重見必行之道五字是以舉之曰之下當有脫文是以故曰以下當有脫文故能為成事長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為字事皆作器經典釋文作器椄韓子自作事故

曰慈於戰則勝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各本全異必且有天生

天生也者傳本及今德經第六十七章皆云天將救之此解彼也當是韓子所引有不同今未詳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也所謂貌施也者皆作惟施是畏此未詳所謂徑大也者皆作而民好徑此未詳則田荒皆作田甚蕪經

典釋文蕪音無則府倉虛皆作倉甚虛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十一字爲一句故曰資貨有餘資貨下文作貨資傳本作貨財今德經作財貨非大姦作小盜隨藏本同今本作下有則字故服文采故下當有曰字而貨資藏本作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者之矣四字竽皆作夸今校韓子自作竽以守宗廟不滅藏本今本重宗廟校此不當重之謂祭祀不絕傳本及今德經絕皆作輟經典釋文不輟張劣反校喩老作輟故曰脩之身今德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無與此合下四句同校淮南子道應訓引此句亦無於字其德有餘傳本及今德經有作乃校當作乃涉上下文而誤故曰脩之邦今德經邦作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其德乃普傳本普作溥校普溥同字也以家觀家藏本下有以鄉觀鄉一句傳本及今德經皆有吾奚

以知天下然也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與此合也皆作哉

韓非子識誤卷上

董愼行校

# 韓非子識誤卷中

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藏本與解老同卷非 則曰靜 日當則作月

以城與地為罪 藏本同今本無則字誤桉則讀即藏本并上句亦添則字非也 為霸其

可也 藏本今本霸下有王字 故曰知足之為足矣 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

皆作知足之足常足 此不以其邦為收者 邦讀為封 故曰善建不拔 傳本

及今德經不上皆有者字下句同 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 傳本及今德經皆無

以其世世四字 故曰君子終日行 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傳本作君子與此合 不離

輜重也 傳本及今道經皆無也字 故曰輕則失臣 臣當作本傳本作本經典釋文云本

河上作臣桉上文云重為輕根本根也河上非是 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 傳本及今

道經皆無深字人臣乘其威藏本同今本人上有而字按依上句當補而觀之伐齊

藏本今本觀作勸桉觀示也勸字非故曰將欲翕之傅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翕河上本作

歙故曰將欲取之傅本及今道經取皆作奪是謂微明是上當有故曰二字而

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傅本云柔之勝剛弱

之勝強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強傅本與此為近之故曰圖難於其易也藏本於字上有

乎字傅本有無也字今德經乎也皆無下句同故曰白圭之行隄也曰字當衍扁鵲

見蔡桓公史記列傳新序作齊桓侯桓侯又不應扁鵲藏本今本鵲下有出字

湯熨之所及藏本同今本及下有也字按依下二句當補故曰聖人蚤從事

焉曰字當衍桉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故曰其安易持也傅本及今德經

無也字下句同而箕子怖怖當作悑下文及說林上同必旄象豹胎旄讀爲芼必
不衣短褐藏本同今本短作裋誤校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襲文選注云韋昭以
短爲裋裋襦也短丁管切依此短褐自有所出不必改爲裋矣爲吳王洗馬洗他書又作先文
王見詈於王門王當作玉戰國趙策云而武王羈於玉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夜不懈
亦不忘王門之辱高誘注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爲恥而不忘也云云王亦當作玉高
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即詈之譌耳故曰守柔
曰強今德經曰作日傳本與此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今德經無之字傳本有與
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校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
也傳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而不貴難得之貨藏本同今本無

而字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見徐馮於周句絕讀依淮南子道應訓塗馮曰塗淮南子
作徐此文上徐下塗未詳孰是知者無常事王滑曰知當作時知者不藏書淮南
子無不字復歸眾人之所過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歸字也字又傳本復上有以字與各
本全異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有誤未詳以象為楮葉者象列
子說符作玉豐殺莖柯豐列子作鋒此人遂以功功列子作巧而學一
人智藏本同今本人下有之字校依上文當補故曰恃萬物之自然傳本及今德經
恃皆作以輔而不敢為也今德經無也字傳本有與此合故曰不出於戶可
以知天下今德經無可以二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於字淮南子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句同
可以知天道今德經知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子道應訓引作見學御於王子

期（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儲說右下皆同）及上何以調於馬（藏本同今本上作尚）罷朝倒杖而策（淮南子道應訓列子說符作罷朝而立倒杖策）銳貫頓（道應訓說符作綴上貫頤桉頓卽頤字之訛體也藻鄭注頤或爲霤可借讀矣）玉將何爲忘哉（爲道應訓說符作不）

故曰其出彌遠者（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其智彌少（傳本少作尠與各本全異）

故曰不見而明（傳本及今德經明皆作名）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亦各不同呂氏春秋重言不翅作不動）將以觀長羽翼（藏本今本無觀字）舉兵誅齊敗之徐州（事未詳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大音希聲（傳本希作稀希稀同字也）桉楚莊王欲伐越（楊倞注引無莊字桉莊王與莊蹻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嚴蹻與威王相接）杜子諫曰（楊倞注引

此杜作莊臣愚患之智如目也王渭曰患下有脫字莊蹻爲盜於境

內藏本今本無蹻字桉蹻字當衍荀子議兵篇莊蹻起楚分爲三四楊倞注引此無蹻字史記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又云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楚莊王弟爲盜者當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云莊蹻之暴郢也高誘注莊蹻楚成王之大盜成當作威又異用云跖與企足高誘注企足莊蹻也皆大盜人名蹻誤作蹊校者旁改遂致兩有故曰自見之謂明傳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末有也字下自勝之謂強同是謂要妙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

說林上第二十二藏本以此爲第七卷起非

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藏本同今本下子字作之誤桉孔子二字不當更有爲臼里之盟臼戰國韓策作九彭喜彭策作房校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謂鄭君曰鄭君策作韓王桉此鄭卽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章本書

七術魏王謂鄭王曰又困梁鄭六微公叔因內齊軍於鄭鄭皆可證也晉人伐邢此與左傳不同其名實美王渭曰實字衍子胥出走燕策云張丑而欲走越左傳云奔吳智伯索地於魏宣子宣策作桓說苑權謀作宣任章曰說苑權謀作任增校魏策與此同古今人表中中有任章宋使臧孫子宋衛策無孫字甚歡歡當從策作勸高誘注勸力也趙刻曰刻趙策作利君必許之藏本今本重許之策有而大歡歡當從策作勸鴟夷子皮事田成子墨子非儒云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卽其事也說苑臣術篇陳成子謂鴟夷子皮乃相衛負以越公道藏本今本道下有而行二字校不當有周不納客句絕問之曰客耶對曰周策無問之曰客四字耶作卽非姚校一本同此者是謂樛留曰樛韓策作摎校樛摎同字本書難一作樛其多力者樹其黨此樹

上脫內字策有有內樹黨有策作或或有同字校以驕主內此衍內字策無而康
誥曰毋彝酒者者字當衍而聖人之智藏本今本下有師字而田駟束
慢齊侯慢讀爲謾嚴遂不善周君句絕患之上當更有周君二字馮沮曰
即周策之馮且也沮且同字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與本書六微及韓策不同居
一月自問張譴曰居當作君月當作日文侯謂堵師贊曰堵魏策作覩姚
校云後語作堵乃逐藏本今本逐下有之字聖人見微以知萌萌當作明將攻
商蓋江徵君聲曰商蓋商奄也懼以失曰懼當作懽陳軫貴於魏王魏策云田
需桉田陳同字軫當依策作需已血衂藏本今本血下有而字而自知其益富知讀
爲智其御曰反見藏本同今本反作及公孫友王渭曰友當作支慧子曰王渭

曰慧惠同字

# 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藏本連前為卷非一

人舉踶馬其一人乾道本此下有舉踶馬其一人六字今本無桉有者衍也其一人子非失相也今本人下有曰字而拙於任腫膝乾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任拙於八字桉有者衍也鳥有翢翢者李善詠懷詩注引此作周周桉翢周同字集韻又云翢弱羽者即此桓赫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柱也為其不可復者也王渭曰不字當衍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三讀為參高誘注戰國策曰參三人並也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即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而無惡於太宰矣以富之以涯今本無上以字得千溢焉今本溢作鎰誤人乃弗殺卷首至此藏本脫非蟲有就者就當依顏氏家訓引此作螝云古今字詁此亦古之

虒字舊注當云或作虒藏本今本皆作蚘王滑曰洪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螝也爭相齕
也藏本爭下有食字案顏氏家訓引有齕下無也字遂相殺藏本同今本殺作食誤顏氏家訓殺
下有也字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桉此也遂去之故日勿之
八字衍涉下文而複誤耳是其貫將滿矣六字作一句讀周趨趨魏策作肖桉又作胥皆同字因以
有齊魏矣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相逢者相收藏本今本上相字作
先養秦醫雖善除藏本今本無養字桉未詳吳使沮衛歷融未詳左傳云蹶
由餘多不同而將軍曰藏本同今本而作荊荅曰卜卜吉藏本今本此下有乎日吉
三字知伯將伐仇由戰國策作厹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首者酋之誤本書說
林上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由作繇呂氏春秋權勳作夙繇高誘注或作仇酋夙厹之誤也當互止說文云

臨淮有厹猶縣漢書地理志同赤章曼枝曰（曼呂氏春秋作蔓）卒以隨之（藏本今本以作必呂氏春秋作必）至於齊七月（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衞七日）不如起師與分吳（與藏本同今本與作以誤）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說苑權謀云遂取東國）雨十日夜星（說苑指武云雨十日十夜晴桉星正字作姓說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晴暒三支）韓子索兵於魏（王渭曰子字衍策無）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搆策作講桉搆講同字）索讒鼎（呂氏春秋審己新序節士云岑鼎）使樂正子春來（呂氏春秋新序云柳下季）靖郭君曰將城薛（藏本同今本無日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同將作欲）乃輟不城薛（策無不字新序作罷民弗城薛也）以鍊金（藏本鍊作諫桉當作練練鍊同字也）百鎰（藏本鎰作溢是也）則無逆者（藏本今本逆作溺桉所改誤也逆當作遂形近）

之誤十過云不可遂又云子其使遂之

觀行第二十四

故以有餘補不足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聖賢之樸淺深矣句有誤未詳

安危第二十五

二曰斲割於法之外藏本同今本斲作斷桉此有誤未詳危人於所安藏本今本於作之故後世服令藏本同今本令作今誤則上不能安藏本同今本則作雖誤則下對無有則輕法藏本今本重無有桉當重下對無有四字拂耳則子胥不失七字爲一句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人主當權其臣之力使不得爲田成不當責其臣之身使爲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以無功御不樂生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故臣得奪主句絕殺天子也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逗天子也

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剖傴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傴以天性剖背是其證矣以詐僞是藏本今本下有爲字僞小得勝大藏本同今本大下有矣字誤

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正字當衍而遺行藏本今本遺作道能立道於往名古藏本同今本無名字

守道第二十六

其備足以必完句法治世之臣句誤有中爲金石藏本今本中作守不赴谿而掇金藏本今本重赴谿而掇金五字巨盜貞平藏本同今本無平字桉此不當有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藏本同今本耳作禍誤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對句可也藏本同今本可作何誤羿巧於失發藏本今本於下有不字乾道本發作廢譌邪人不壽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桉上文云惡之死如秋此其義也人臣垂拱金

城之內藏本同今本拱下有於字按依上文當補非所以避曾史也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所以庸主藏本今本以下有使字恃法之所能服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通貴育之情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惑於盜跖之貪王謂日惑字有誤

## 用人第二十七

故莫爭訟訟字當衍此涉下句而誤以鼓語耳鼓當作敎下文其易知故言用承此敎以法敎心此敎字誤未詳所當作而行之一難知之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心字按依上文當刪補故上君明而少怨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則私怨立藏本同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譌見憎不能盡力藏本同今本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雖中小不巧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

## 功名第二十八

則務而自生王謂

曰則下當有不字以尊主主御忠臣王渭曰當衍一主字故人有餘力易於應易字當衍而技有餘巧於事藏本同今本巧下有便字誤而日月之明藏本明作名王渭曰文選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而守名藏本同今本名作功誤

大體第二十九

故致至安之世藏本同今本無致字操鉤藏本同今本鉤作鈞誤故天下少不可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則物不必載必讀爲畢

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其說侏儒之夢見竈藏本同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此字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藏本乞作乙是也成歡說歡作驩驩歡同字下不用也藏本今本無也字句踐知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姦則鹿散四字爲一句挾智而問智讀爲知下二句同

故必南門藏本同今本必下有審字誤詳遺轄說詳作佯詳佯同字故陽山謾
摎豎陽山當倒詳後藏本今本摎作繆臣之夢賤矣賤當作踐本書一難四作淺亦誤
人不能擁也擁當作擁其故也藏本今本故下有何字猶之人不免於
亂也藏本無人字今本無之人二字一曰按一曰者劉向敘錄所下校語也謂一見於晏子春秋
其所曰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哀公問曰王渭曰晏子春秋哀作昭遇為壇場大
水之上藏本遇作乃今本無誠不可利藏本今本無可字孺子何足見也
王固已數見於君矣藏本同今本也下有豎牛曰三字吾以爾請之矣
藏本以上有為字今本作已為不食而餓殺藏本今本不上有困字江乞乞戰國策作乙
得庶無危乎藏本今本無庶字戰策云得無遂乎愛世姬楊倞注荀子王制篇引此世作

泄桉世泄同字以敵之如耳之字當衍龐恭與太子魏策恭作葱姚校云孫作恭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有龐敬縣令也當是一人使吾治之無赦藏本治作法王渭曰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引此作吾法無赦也何爲不治之王渭曰李善注引此無之字人多溺藏本人上有故字是也子必嚴子之形藏本同今本形作刑桜當作刑下文游吉不肯嚴形同故子產死故字當衍此上文所錯入也霣霜不殺菽春秋經僖公卅三年菽作草桃李冬實藏本桃作梅桜春秋經云李梅實選其客之有智能有者藏本今本無下有字有威足以服之人藏本同今本無之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而利足以勸之藏本同今本之作人誤我得以斬其首藏本同今本得作能誤重輕罪者藏本同今本者上有重罪二字壅離其水也離讀爲籬請徒

行賞賞當依馮氏舒校改作罰成驩謂齊王曰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此成作戴云蓋爲唐鞅所逐奔之齊也今按此非一人楊說附會失之也安不忍人王渭曰安下當有所字因爲襄王之后治病未詳宋衞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王曰王當從宋衞策作君君欲之藏本今本欲下有知字以人之善戰射也戰射當作射戰毀之足以殺人矣藏本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故曰藏本同今本曰作越誤王將復吾藏本同今本吾作矣其助甚此矣助當作勸皆爲孟賁說林下孟賁作賁諸公子謂鄭君曰藏本今本公上有鄭字乃令趙紹韓咎韓策云趙卓韓鼂三國至韓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秦策云三國攻秦入函谷此韓卽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國入函谷王謂樓緩曰王上當依秦策有秦字王何不召公子

氾（氾策作池）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策云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必大悔王曰（王當作之）王曰爲我悔也（爲我策作鈞吾）必弛易之矣（易字當衍弛卽易也不容複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立以閒（藏本同今本以作有）有乘輼車（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此輼作輜）謹爲我伺之（楊倞注引伺作司）吾之吏之不事事也（藏本同今本上之字作知桉依下文當作知）商太宰（上文云戴驩宋太宰六微同說林下云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桉誠不句絕不否同字也割字當衍今本所改誤甚）韓昭使騎於縣（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固有令入（藏本固作同今本無入字桉句有誤）其御史（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桉吏字誤也戰國韓策云安邑之御史死）陽山君相謂（藏本同今本謂作衛桉謂

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爲證下文繆繆豎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難一皆云韓宣王謂樛留也今本輒改爲衞繆甚矣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也藏本今本不重也字藏本齊下有文字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藏本作誠信不桉此當作誠不舊注誤因事關市以金與句絕關吏乃舍之五字爲一句嗣公爲關吏曰楊倞注荀子王制篇引此爲作召吏作市某時有客過而所王渭曰句絕而汝因遣之楊注引因作回關市乃大恐藏本同今本市作吏誤楊注引作市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道本藏本皆無後各卷同此說也非傳

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則內外爲用則人主壅藏本今本重內外爲用四字是以人主久語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盧氏文弨鍾

山札記云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祗夜語之見忌久與夜兩通不知何者爲是而左右譽懷刷藏本同今本作尉誤鍾山札記云觀我生賦寍懷刷刷之足恃考說文刷本作㕞云拭也荼巾帨之屬可用以拭者其慮在胥僮之權厲公藏本同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而翟黃說黃作璜按黃璜同字大成牛牛當作午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袁同字也其市主之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而不僖侯譙其次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是以子胥宣王言藏本今本無王字內美而虞號亡藏本今本美下有人字廟攻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與故人久語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與誤猶以成富按此下當有公取重二字惑易也四字爲一句燕人李季好好遠出藏本今本不重好字季突之

藏本同今本之作至桉句有誤一曰浴以蘭湯桉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殆經後人刪去之耳使我無故句絕故與下文布韻得百來束布藏本今本無來字桉此不當有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二句判王之言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而擅其制此下當有一曰二字魯三桓公偪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桉此不當有凡有孫藏本今本有下有季字父叔相韓而有攻齊藏本今本攻作功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使齊韓約而攻魏藏本同今本魏作衞誤大成午牛當從韓策作午古今人表中中有大成午趙世家成侯三年大戊午爲相徐廣曰戊一作成魏將也藏本同今本魏作衞誤二君相當藏本同今本君作軍誤桉依此上文宋石石當作君也白圭相

魏王（藏本今本無王字、）本齊中大夫有夷射者（與左傳不同）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藏本同今本隸作歷）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藏本同今本不重濟陽君桉此當衍）鄭袖因敎之曰王（王字下藏本脫）王悖然怒曰（今本悖作勃誤桉悖勃同字後又多作怫）不已知也（戰國策云妄知也）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桉張壽張旌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旌果令人要斬尚刺之爲一事傳之不同也）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廐當依上文作廥）而不善濟陽君（今本無而字誤也）濟陽君有少庶子（桉有當作之）有燒倉廥⿱穴舛者（⿱穴舛當作窌）堂下得財無微有疾臣者乎（今本無財字桉句有誤）而不能成也（不當作乃）公子朝（本書難三朝作宰史記周本記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

於輦以奉王號東周惠公郎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於是乃起宿營之甲左傳云宮
甲韓虎說林上及韓策作傀傀虎傀同字相韓哀侯此郎世家之烈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
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令之諫紂鍾山札記云此讀諫爲閒
梨且謂景公桉上文作黎下文作犂犂是也今本皆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犂鉏遺哀
公桉世家定公十四年以驕榮其意王滑曰榮當作熒下文以榮其意同楚王謂干
象曰史記甘茂列傳作范蜎徐廣曰一作蠉索隱云戰國策一作蝝字今楚策作環王使邵滑
之越徐廣曰滑一作滑策無邵字令亡之秦亡當依策作忘下句同不如相共
立策云公孫赫下文云共立一云公子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謂叔向曰王滑曰困學紀聞謂
此時叔向死已久而殺之藏本脫止此將欲襲鄶鄶他書又作檜會盡與姓

名盡與說苑權謀作書其而理之理當作埋鄰令囊瓶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佚儒後當譌倒也

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一

如有若之應密子也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桉說作宓宓密同字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故李李當作季季梁也惠惠施宋宋鈃墨墨翟論有深閎大藏本同今本有下有迂字桉句脫一字故畏未詳或當作魏魏牟也形近誤震未詳或當作處瞻瞻何莊子讓王釋文云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未詳或當作陳陳騶也形近誤狀皆鬼魅也狀皆當作皆狀言而拂難堅确言而當作行有故務務光卞卞隨鮑鮑焦介介推之墨翟此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也挾夫相為藏本同今本挾夫作夫挾誤故父子或怨譟譟當依說作譙皆播吾之迹藏本今本挾作潘他書又作番得

車厄也藏本同今本厄作軏桉說作軏衞人佐弋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卜子妻卜當依說作乙寫儆袴也藏本同今本寫作爲誤而世意小者藏本今本意下有之字而下畜之於君藏本同今本下作不晉國之辭仕記者藏本記作託今本作托慕桉說作託慕二君又何禮之當亡藏本今本重禮之則周主上之法周當作害緩之以鄭簡宋襄藏本緩作緩今本作子產皆誤而以躬親句絕位下走睡臥藏本今本走止有且爲下三字今本位作位皆誤桉此位字有誤未詳所當作與去掩弊微服藏本同今本去作夫桉說不見此事故明主信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桉非也此當有尊字患在尊厲王尊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與李悝謾兩和也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桉此當有其言多而不辨而字當衍則

恐人懷其文忘其此下當有用字三年而成句絕蜚一日而敗五字爲一句下同今以觀無用之器也藏本今本無今字一曰好微巧王渭曰曰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有人主欲觀之藏本同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臣削者也藏本臣下有爲字必以削之藏本今本重削字客爲棘削之削當作刺之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王曰吾欲觀見之藏本同今本無王二字誤見字當衍曰見說藏本同今本見作兒桉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守淮南人閒訓則羿蒙藏本同今本羿下有逢字桉依上文當補問辨有不應之以度句絕而說其辯逗說讀爲悅不度以功句絕譬其行逗而不入關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譬上有而字無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爲關此其說也其一人曰馬總意林此下多我與堯同年其一人曰九字

宋人屈穀七命注引此穀作㲉餘亦多不同則不可剖以盛物剖字而當衍

任重如堅石此任重二字涉下節而衍如堅當作堅如則不可以剖而以斟下以字當衍

虞慶爲屋虞慶卿也慶卿同字呂氏春秋別類云高陽應高誘注或作魋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椽燥則直椽任輕塗藏本直下有以直二字今本重直字

范且曰范雎也且雎同字且張弓不然藏本同今本且張弓作范且曰誤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十一字爲一句

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范且提行爲虛辭逗其無用而勝句絕實事逗其無易而窮也以上今失其讀

不得施其技巧不上當有工匠二字調布而求易錢者調當作請易錢當作錢易易去聲下同

耨者熟耘也熟上當有且字耘當作云

此與下文錢布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庸客致力而疾耘耕句絕者

此字衍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疇按時非此之[illegible]句當衍二字

未詳文公伐宋公當作王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築如皇之臺未詳請無以

此爲稽也藏本今本稽作規誤爲博句絕箭長八尺一[illegible]字爲句面目黧

者藏本今本黧下有黑字今臣有與在後中七字舀[illegible]一句有讀舀爲又攜撅而

置之藏本同今本攜作攐王謂曰魏書古弼傳引此作蹇歷今按此同字耳字書無攜字鄭縣人

乙子藏本同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某乙也姦劫殺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云畀

生甲禍歸乙亦可證夫曰象吾袴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校此不當有鄭縣人乙子

妻校此條見於上不書對曰藏本今本無書字曰難之日當作日人質切燕相

白王大說（王字當重）今世舉學者（藏本今無舉字）王登（藏本同今本上有四字桉此當補王當作王呂氏春秋知度作任壬任同字）非晉臣之意（臣當作國意當作章知度云非晉國之故）而隨文學者之半（藏本同今本者下有邑字桉依上文當補）國之鍾矣（藏本同今本鍾作鍾誤桉上文亦云鍾皆未詳桉八說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其君見好巖穴之士（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見中山策作而朝）戰士怠於行者（藏本同今本行下有陣字）五素不一紫（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寡人好服紫貴甚（藏本今本重紫字）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桉欲下有脫文）今欲欲民無衣紫者（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桉當衍）王以自解紫衣而朝（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桉以上有脫文）寡人之（之下當有罪字）

句絕事不一事上當有脫字未詳戰於涿谷上與三傳不同右司馬購強
未詳趨駕煩且之乘王渭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駔按此同字也而騶子韓之
巧藏本今本韓下有極字長纓出以示先民藏本同今本作乃斷纓出以示民按句有
誤法度甚易行也王渭曰甚下當有不字一曰藏本同今本曰作日按以下在韓策
也亡其用子之謁按韓策云又亡其行子之術廢子之謁乎云云此有脫文而曰信
名信名句有誤今返而御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會天疾風魏策云天雨餘
多不同曾子之妻之市之妻二字當衍聽父母之教令藏本同今本令作令
下屬有相與訟者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按皆複出七術不當有也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藏本同今本左下有下字跀危坐子臯藏本

同今本坐作生校依說當作逃而履蹻說蹻作蹻卽臣將爲失少室周失當作夫

在爲字上如字讀之則鉅不費金錢說無錢字此當衍舊注未譌孱不用璧藏本

今本璧上有玉字校說無舊注亦未譌此所添誤而出入之容變藏本同今本變作變樓句

有誤未詳而簡以爲枳棘藏本今本簡下有土字武子之用杖藏本今本此下

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并注云云校此藏本所添未必是也子臯從出門從當作後說苑至公

云子臯走郭門郭門閉則翟黃也藏本今本則下有徒字校依注當有昭卯校卽孟卯也顯

學云魏任孟卯之辨難云孰與曩之孟嘗芒卯三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句絕將軍

此二字當衍涉下而誤耳舊注全譌猶贏勝而履蹻贏縢當作贏縢形相近也舊注全譌主

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騎當作驂君知能謀士之下君當作若知卽智字以

管仲能藏本仲下有之字是也有舉兵攻用兒而拔之藏本同今本用兒二字作
原桉句有誤渾軒或云即渾罕軒罕同字也吾不可叛也藏本今本吾上有恃字故
君子曰夔有一之藏本同今本之作足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作故曰夔一而足
晉文公藏本同今本與下條文王伐崇倒上有一曰二字履係解藏本同今本係作繫誤
文王伐崇呂氏春秋不苟云武王至盤郊君與處桉君上當有上字今王先君
之臣藏本同今本王作皆孔子御坐於魯哀公自此至盡使民諂上不見於上文
必為殷藏本此下有禍字今本有患字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藏本同桉下人
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誤儒者以為害故不弋藏本同今本害下有義字詎者藏本
詎作鉅桉上文作鉅王滑曰困學紀聞引作距豹自曰藏本今本自下有請字桉此自當作白危

子曰【危上當有朋字】君無聽左右之謂請【藏本今本無謂字桉謂當作謁】韓宣子【王渭曰子字誤】桓公問置吏【此條上文未見】於管仲【句絕】夷吾不如弦商【新序商作寗呂氏春秋勿躬作章管子云賓須無】臣不如寗武【武當作戚呂氏春秋作遬】臣不如公子城父【呂氏春秋作王子城父】孟獻伯【藏本同今本上有五字】相魯【桉魯當作晉】晉無衣帛之妾【桉晉字當衍此上文所錯人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王渭曰晉卿無孟氏此或郎晉語叔向賀韓宣子憂貧事而致誤】門有御【此下當有車字】子無二馬二輿【上二字當作秩】是故循車馬【王渭曰循當作脩】以成節【藏本今本節下有儉字誤桉節上當有私字】刑伯子【刑當作邢】可子黨於師人武立如不勝衣【王渭曰有脫今桉新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

也立若不勝衣云云解狐舉邢伯柳藏本同今本上有一日不提行曰道曰暮藏本同今本道下有遠字而獨於主藏本今本獨下有忠字暮而後門閉閉字當衍烏封人跪而食之上文云約烏皆未詳能使藏本同今本能下有之字

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難一曰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云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云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云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句例皆同

以遇勢按遇當作過故而駕鹿而當作不

說在蓄焉說焉作烏

與唐易之言弋也易下說有鞠字

患在國年之請變藏本同今本年作羊說作羊

甘戊之道穴聞也藏本今本戊作茂按戊當作戊戊茂

同字也古今人表作甘戌知賁不能王渭曰未詳則其除之王渭曰其字衍師曠
侍坐藏本坐下更有始坐二字是也已與二弟爭藏本同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爲以公
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按與左傳不同未詳故周秦之民按秦當作齊周
遍也謂遍齊國之人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與史記田成子
世家不同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天字當衍又見本書雜三以爭名藏本
名作民是也難三作民車而下走者也車字當衍今本車上有舍字者非是而師曠
不知藏本今本無不知二字有漸而以至矣藏本同今本無以字誤狂矞論衡
非韓　矞作譎華士楊倞荀子宥坐篇注引此士作仕又所以敎於國也藏本今本
又下有非字誤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時

季羽未詳鄭長者聞之田子方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曰字桉田當作曰問弋
於唐易子古今人表中上唐易子卽此上文云鞠或其名也故曰然則爲天下
何以爲此廩藏本同今本故作王下爲字作異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
告客何有誤齊威王夫人死齊策無威字楚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云云不同
以勸之王置之藏本今本無上之字與之閒有所言六字爲一句言秦策作立
道穴聞之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依此訂曰以告甘茂藏本同今本無曰字策無
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藏本同今本也作已誤於是
曰也境內盡知之日當作月故可以爲天下主主當作王與上文明聽韻
懸幟甚高著然不售文選應休上與滿炳書注引無著字然下有而字韓詩外傳云置表

甚長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藏本同今本無下問字桉當作閒選注引此作閭韓詩外傳云問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而欲以明萬乘之主王渭曰選注明作輔今桉明字是也韓詩外傳七云欲白萬乘之士白明也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故桓公問管仲治國藏本今本仲下有曰字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桉不當作所晏子春秋云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案安同字察即案形近譌又桉依二書此而上當脫腹字而擅禁禦藏本今本無禦字而閒主之情藏本今本情下有矣字誤桓公問管仲曰藏本今本桓上有一曰二字桉有者是也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桉危當作安說見上安據連文失其讀者改之耳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桉依下句當衍殺字而下尚校也說苑至公云而下陵上也廷理曰說苑云少師慶疑智足以信

言家事信字當衍而疑之言藏本今本之下有所字衛君自請薄媪曰藏本重薄媪曰衛君之疑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愛字桉依下文當補其聲反清徵者反當作及不可謂教謂當作爲其妻請其兄而索藏本今本索下有人字使之衣歸衣當作夜東其畝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亦云東衛之畝攻陽陽當卽陽緐勝號未詳南圍鄭反之陴王渭曰呂氏春秋簡選反鄭之陴高誘注反覆覆鄭之陴取之而遂城衛雍之義城當作成非如是如當作知下同則安欲治其藏本同今本其下有國字桉句有誤而誅亂臣者藏本同今本重亂臣桉當重下屬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藏本同今本以作猶誤桉此當重以解左髀說右髀七字

韓非子識誤卷中

董愼行校

# 韓非子識誤卷下

卷第十四 乾道印本第二葉缺以影鈔本補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藏本同今本右下有下字 非仁下也 藏本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本仁下作不仁誤 而忠君也 藏本同今本而下有非字校依上文而當作非 人主鑒於上也 藏本上作士校此當作下 故恐同衣於族 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譌 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 此廿二字舊注誤入正文 羣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 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 是以說在 是以與說在例不複出此當衍其一也 而駙馬敗者 馬當作駕 成竅撅下 撅當依李善注琴賦引作撅 亦故也 藏本今本亦下有共字校亦即共之誤 其始發

也伏溝中藏本今本也下有義字察手吻文未詳攣不能正也正當作止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爲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藏本同今本草作果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公儀休相魯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自當作日三子之相燕當提行乾道本多連寫之條既所易明今不悉著外事屬仲藏本今本屬下有管字而聽其所使之王渭曰之字衍戰國策無其亡何也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潘壽謂燕王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曰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引此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藏本同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桉此當依策

衍於字屬下補子字潘壽闒者藏本同今本闒作隱太子之人盡懷印爲藏本同今本爲作璽誤棪爲下當有史字人主之所以自淺娋者藏本同今本淺娋作弱翼棪此未詳奪號之資號藏本作號今本作虢棪此未詳皆效之子之遂重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不與同族者共家不上當有居字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藏本同今本下有觀之二字棪此舊注云輟而觀之誤其字入正文也盼然環其眼王渭曰盼當作盻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當重一一攝萬目五字得有子父乘車過者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棪得上有脫文請造父助我推車推車二字當衍而馬轡驚矣藏本同今本驚作鷩今身使佚藏本今本身使作使身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棪此未詳罷

食 句絕 後復坐 後字當衍 則身雖絕力至死 藏本同今本至作致誤 以告

管仲曰 藏本同今本重管仲 下令於民曰 藏本同今本曰作也誤 後則利錣

藏本今本則下有有字校依上文當補 筴 此字衍 進則引之 藏本今本無進字校此誤刪

卷第十五 子目衍難三第三十八當刪 難一第三十六 偷多

獸後不必無獸 藏本同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 此非君所知也 君當作若

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 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校有當作在十字爲一句 拔

拂今日之死不及 校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 請詐其敵也 藏本同今本請作謂

乃躬藉處苦 藏本今本藉作耕校藉借同字 今耕漁不爭 王渭曰今當作令

譬之曰楯之堅 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校依難勢此無吾字 舜有盡壽有盡

上有盡二字當衍四字爲一句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以已當作已以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處勢而驕下者藏本同今本驕作令桉此當作矯外儲說右云榜檠矯直爲君主惟人肉未嘗藏本主下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藏本今本無惟字聞開方事君藏本今本無聞字蟲出尸尸當作戶下同所以豎刁易牙者藏本今本以下有去字且臣盡死力以與藏本同今本與下有君市二字桉依下文當補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桉進字當衍上文云負犯有二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此論字之義賞罰不弊於後弊讀爲蔽高赫爲賞首赫他書又作赦寡人國家危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仲尼聞之曰王渭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者

也曰竈生鼃藏本同今本曰作穴鼃作鼁桉此當依趙策作曰竈生鼃說苑權謀同太元經窮上九亦云曰竈生鼃蓋本於彼也是襄子罰也藏本今本子下有失字左右請除之除當作涂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此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不可明也藏本同今本明作行誤下句同不可謂兩明謂字當衍此為兩過藏本同今本為作謂誤故伊尹以中國為亂句絕下句同道為宰于湯于當作干下句同道虜于穆公藏本今本道下有為字將欲憂齊國藏本欲作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是隱也藏本同今本也下有宜刑二字桉依

下文當補舊注未譌若罪人不可救藏本今本下有則字人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楼當作不可二字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而郄子且後至也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是子言分謗也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楼句有誤胥略曰未詳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王渭曰國當作貴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樓鼻翟强也見魏策舊注誤甚事而手死乎東廟王渭曰手當作身見下文主有術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則爭爭事而外市爭字不當重一則專制一下當有用字

難二第三十七

請徒子家豫章之圍與左傳不同踴貴左傳云踊景公造然造讀爲蹵猶且不止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則是桓公行義行當作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

子矣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昔者文王侵孟孟當作盂尚書大傳曰二年伐邘盂邘同字克莒藏本同今本克作堯誤舉鄷鄷他書又作豐不識臣之力也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讀爲邪新序四作乎賓須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新序互易且蹇叔處干藏本同今本干作于下同按此未詳而干亡秦而秦霸藏本同今本秦上有處字桉依上文當有此有君與無臣也臣當作君而亡歸藏本亡作忘是也文公舅犯霸藏本同今本公下有以字桉依上文當有無道賢而已矣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必度量準之藏本今本必下有以字以事遇於法則行以字當衍上文錯入此且桓公管仲又不難藏本同今本公下有得字桉依下文當補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且爲湯

武藏本同今本重湯武校依下文當重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藏本同今本旦下有
亦字誤而作葬藏本同今本作作不誤校當作後語言辯絕句聽之說說讀爲悅
下同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辨非說者也六字校此不
當有不以和私欲害人事藏本今本無和字無術之害也藏本今本害作
言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論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立於矢石之所及及上
當有不字無弊者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文公授之校授當作受圍衛取鄴
呂氏春秋鄴作曹校鄴未詳亦有君不能士耳藏本今本無士字簡子未可
以速去脅櫓也藏本今本脅作楯孝子之所愛親也王渭曰所下當有以
字是以百族之子於上藏本同今本子下有愛字誤人輕敵矣人上當有

夫字失人不北矣藏本同今本無失字校失當作夫數百不一失藏本同今本失作人校此當衍而道乎百無失人之失人二字當作一本之下重有行字今行入

未知衆之道也藏本今本衆上有用字

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

十八 吾聞龐⿰米間氏之子不孝⿰米間氏論衡非韓作撊是校氏是同字⿰米間當依論衡作撊字書無⿰米間字史記酷吏列傳云濟南瞯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癇病也即此姓龐當是其里也舉

善以觀民藏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校此以觀爲是觀示也子服厲伯入見龐⿰米間氏子藏本今本見下有問字皆君之所未嘗聞之當依論衡作子此宜

賞譽之所力也藏本今本力作及且此亡王之俗王當作主又使攻之惠賓惠賓當依左傳作渭濱除君之惡恐不堪藏本今本惡下有惟字不

忠之臣以藏本同今本以字在不字上校此當乙則有燕操未詳是臣雖而明不能燭藏本同今本雖下有君字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藏本同今本復作後校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桓公不能對藏本對作射是也夫處世藏本世作勢是也而悖不去國藏本同今本悖作徃校悖當作恃遂以東州反州讀爲周見本書六微雖處大臣藏本同今本大臣作耄老校句有誤而不敢隅君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校隅當作愚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藏本今本無誠字法敗而亂藏本今本下有政字而不紹葉公之明句有誤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校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賞者不得君得當作德民知誅

罰之皆起於身也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藏本同今本太疾作習誤上下智有之智讀爲知校此老子第十七章文燕子噲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荀卿也其事未詳臣相進也校臣當作功不自賢賢上當脫選字功自御也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無術使智空字之侈藏本智下不空一字今本使智鋥之侈作以享厚樂誤校句有誤當云無術以知富之侈知作智者同字也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藏本今本無方字校句有誤知下之謂也知下明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云云景公之無患也所脫爲葉公之無患也因知下明則復出而誤漏之耳則禁於微則姦無積藏本同今本重禁於微校此當更有則見精沐見精沐王謂曰精沐二字疑過東匠之閭論衡東作東閭作宮

則手絞其夫者也論衡絞作殺異日論衡異作翼恃毒聰明勞智慮藏本今本毒作盡桉此以毒與勞對文智不足以偏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藏本同今本無則字猶無奈寡人何也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史記魏世家云中旗憑琴索隱云桉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桉索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伏同字難二云師曠伏琴而笑之強與弱藏本今本強上有則字其畏有水人之患乎畏字當有誤未詳說之無說證藏本今本無下說字非行情也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誤

難四第三十九

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藏本今本不重亡字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為臣而君行不後二字諸侯伐之伐當作代代之代為君也下文盡同

孫子君於衛句絕不察句絕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楼臣當爲巨巨詎同字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爲一句而天下謂藏本同今本謂作離湯身易名未詳武身受詈名見諭趙咺走山咺當作宣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田外僕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庶字卽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負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林上而犇齊句景公禮之藏本今本不重齊字誤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未知齊之巧臣其證也鄭去疾子弟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堅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而立子亶也左傳桓十七年亶作亹公子圉曰左傳圉作達則臣罪輕舉以行計藏本同今本臣下有

懼字桉臣罪罪當作罪罪臣此此下當重有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故靈臺之飲與左傳不同故

知所惡藏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桉當有舉字大誅小罪也者藏本今本誅下有報

字獄之患句絕故非在所以誅也以當爲已鄭子都殺伯咺而

食鼎起禍未詳而公父之不誅也藏本同今本公父作子公誤齊故胡

之所以滅也藏本今本無故字國語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卽其事君行之臣

四字爲一句衞靈之時藏本靈下有公字是也七術有臣之夢淺矣見七術吾

聞人主者聞下當有見字七術有遂去雍鉏趙策作雍疽鄭子都賢慶

建而進焉未詳而使賢者煬主己藏本同今本無己字誤桉依下文當衍主字

則賢矣藏本今本賢作必危二字桉依下文是也晉靈侯說參無恤未詳之非

正士也（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非賢而賢用之（藏本同今本無下賢字誤）與愛而用之同（句絕）賢誠賢而舉之（六字為一句）與用所愛異（句絕）狀（此字衍）故楚莊舉叔孫而霸（王渭曰叔孫當作孫叔）衞奚距然哉（距讀為遽）則侏儒之未可見也（王渭曰可字當衍）是加知之也（之字當衍）日不加知（藏本同今本日作曰誤）

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藏本同今本缶作任桉句有誤）雖然夫擇賢（擇當作釋）以治天下也其勢（藏本同今本無以也其勢四字誤）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藏本今本無上也字桉當作以）非能必使賢者用已（已字當有誤未詳下句同）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藏本今本飛上有將字桉之字當衍）為炮烙

以傷民性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一也炮烙三也下文云四行其一未見桀紂得乘四行者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桉乘當作乖下文云未始行一其證也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藏本同今本無風字桉句有誤本末有位也末當作未則拙相去遠矣藏本今本則下有巧字言人之所設也藏本今本更有三十二字桉此不當有夫聖舜生而在上位也藏本今本聖作堯非也此聖下有脫文謂人之所得此下有脫文以不可禁之勢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道誤桉當云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下禁之勢則亦然矣藏本今本亦下有不字誤桉亦即不之誤必苦萊亭歷藏本同今本萊作菍兩末之議也句有誤客議未及此論也句有誤

問辨第四十一

主有令藏本今本主下有上字堅白無厚之詞

章無厚見莊子天下

問田第四十二

令陽城義渠令當作今而措於毛伯毛當作屯外儲說右云屯二甲義同公孫亶回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者省耳明先生之言矣藏本今本上有臣字明然所以廢先王之教王渭曰王當作生下同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利作科譌

定法第四十三

前後相勃藏本同今本勃作悖誤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七十有誤或當作十七殉韓魏何絕成其汝南之封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上文乃城其陶邑之封亦當作成法不勤飾於官不當作雖申子未盡於法也當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大字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今本不上有治字依

下文當有又見難三弗亦作不謂之守職也可藏本今本也可作可也是不謂過也藏本同今本無不字校句有誤是屋不成而乾道本下空十八字藥也藏本今本藥上有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十三字今治官者智中空四字藏本今本有能也二字今斬首者今本此下有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藏本亦無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藏本今本無者字此未詳

說疑第四十四疑讀爲擬

罰不辜民藏本今本辜下有之字非所謂明也明字當衍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藏本同今本人方作當乃誤校在當作任形近誤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皆未詳桀有侯侈校墨子所染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又明鬼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古今人表下中有推侈卽此侯侈又呂氏春秋簡選云移大犧淮南

子主術訓云推移大犧侈哆移皆同字耳善禪其主以集精微句有誤未詳續牙此七友在第三晉伯陽晉字當衍此七友在第四秦顛頡衞僑如皆未詳狐不稽莊子大宗師狐不偕釋文司馬云古賢人也重明未詳董不識此七友在第五桉齊策云舜有七友姚校云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古今人表上下有雄陶續身柏陽東不訾秦不虛顏師古曰雄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宇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回此靈甫人表未見也此續牙郎續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即東不訾其餘或皆彼之駁異耳有萃辱之名藏本同今本萃作卑有如此藏本今本有下有民字楚申胥未詳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藏本同今本待作從其身雖作威雖身桉句有誤晉僑如衞子南勁鄭太宰欣皆未詳下文云太宰欣取鄭周最荼未詳下文云最氏之取周親下以謀上藏本同今

本親作侵誤趙襄襄當作衰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鬴洧未詳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句有誤若夫周滑之藏本同今本之作伯校依下文此周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鄭王孫申依下文此鄭子陽所用也越種干下文未見吳王孫頟頟國語作雒頟雒同字也他書駱作駱晉陽成泄依下文智伯所用也此十二人者校上文但有十一人當有脫文陳靈藏本今本靈靈下有公字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圯字誤或在圄周緤紲纆索之中藏本今本緤作縲纆當作纆然明主藏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以其能爲可以明法藏本今本無爲字校能字逗無數以度其臣者藏本同今本無上有夫字誤虛相與爵祿校相字當衍曰與我者藏本今本曰作且校日字是

外假為諸侯之寵使句絕使諸侯淫說其主藏本同今本侯下有而字
誤校句有誤古之所謂聖君明王句絕君者藏本同今本無君字校君上當有脫
字非長幼弱校幼弱二字當衍其一也及以次序也上也字當作世九字為一
句貪得人之意也人字當衍度其行三字為一句易牙之取衞未詳
外攄巷族上文作接未詳孰是外以諸侯之懽驕易其國藏本同今本懽
驕作權矯校所改是也隱敦適藏本同今本敦適作正道未詳其臣弒其君藏本同今
本無下其字若夫轉身法易位全眾傳國藏本同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校句有
誤未詳為人主者藏本同今本主作臣校依上下文當作臣明君之所疑也疑讀
為擬下文同又本篇二字互見不敢北面談立句有誤不誣敢情以談說

藏本同今本誣敢作敢誣校所改未是敢字有誤耳

詭使第四十五

世謂高藏本今本謂下有之字謂之重藏本今本謂上有世字世謂之烈士句絕世謂之勇夫句絕用心怯言時謂之窶藏本今本怯言時作壹者則校此乾道本誤涉下文之字而未經改正者未一字當作則字上二字未詳藏本以意作壹者恐非韓子元文吏聽吏從教者藏本同今本無上吏字少欲寬惠行德藏本同今本無少欲二字校欲下當有脫文謂之疾句絕險躁佻反覆句當脫一字險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譏諛者任言大本稱藏本同今本本作不校句有誤減其近藏本同今本近作迹今有私行義者尊行字當衍恭儉聽上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不二字誤上字下當有也字城池之所以廣者池當作地今死之孤藏本同今本死下有士字誤播骨乎平

原野者藏本同今本原下有曠字誤校平字當衍涉乎字形近耳無宅容身死田畝今本重身字藏本畝作敏今本作奪校句有誤所善剬下也所下當有以字剬制同字而戰介之士戰當作耿而閒官之士尊顯藏本同今本官作居夫卑名位者名下當有危字有二心無私學無字當衍二心私學上下文凡五見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藏本同今本無世字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藏本同今本無之字誤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字校句有誤未詳巖居窞路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又從而尊之五字爲一句上下文及此凡四見以名上有脫文當本重尊之二字而脫耳以非法措於上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校句有誤

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

死難藏本同今本死下有遠字桜句有誤未詳所當作語曲牟知桜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
暴傲之民也本書亡徵有暴傲即此未知孰是必爲之句絶愛棄髮之費
藏本同今本重愛字誤夫彈痤者自此至末皆當連本多提行皆非是各慮其後便
王渭曰句絶此不熟於論恩藏本同今本恩作思誤故明不受也藏本同今
本明下有主字桜此當有則官法句絶法依下文當作治則民用句絶官官治當作
民用官治四字則不可以霸王矣不字當衍外儲說右云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
王矣此其證也積愛而令窮藏本同今本積上有父母二字誤故母厚愛處句有
誤當脫一字父薄愛教笞五字爲一句今家人之治產也藏本同今本今
作令誤而棄仁人之相憐也桜人字當衍此仁與法相對也皆曰輕此亂

亡之術也藏本同今本輕下有刑字按依下文當有凡賞罰之心者藏本同今本心作必誤則所惠之禁也急惠當作惡其欲治又不甚也藏本也下更有其欲治又不甚也七字今本有其欲治又不甚也者八字皆誤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藏本同今本知作智美作分按句有誤所揆也者藏本今本所上有治字奚疑於重刑名藏本同今本無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又勸一國四字為一句故人順之順讀為慎而下恐上恐當作怨凡人之取重賞罰王渭曰賞當作刑而後厚愛之藏本同今本無後字按後當作復此雖財用足藏本同今本雖作則誤按雖當作唯上懦則肆於為非藏本同今本懦下有治字按下文作上治懦不能足使為君天子藏本今本無君字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藏本同今

本必下有以字誤授之以鼎俎俎字當衍下句同身不任者藏本同今本無者字按依上句不當有

八說第四十七

而爲所然藏本今本爲下有其字賤德義貴句絕下必坐上句絕決誠以參句絕聽無門戶藏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本作法術倒言而詭使按德義當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說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即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謬甚矣賢者然後行之藏本同今本後下有能字不可以爲法句絕華角未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藏本同今本雖下有賢字按依上文當補故人主之察之下當有所字智士盡其辯焉藏本同今本士下有能字誤能士能盡其行焉藏本同今本無下能字按此衍不適有方鐵銛適讀爲敵有方未詳舊注

全誤不逮日中奏百奏讀爲湊荀子議兵篇日中而趨百里即其義干城距衝衡藏本同今本無衡字校衡即衝字複衍耳齊策云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即其義不若堙穴伏橐王渭曰荀子強國篇注引橐作橐校橐字是見墨子而推車者推當作椎下盡同淮南子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匱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亦當作推又鹽鐵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椎車則作椎字不誤可證也而道推仁厚藏本同今本無推字校此不當有非聖人之治也藏本同今本下有也字誤非聖人不行推政也藏本同今本也作難誤法有立藏本同今本無有字校此不當有權其難而事成藏本今本成下有則立之三字而功多則爲之藏本同今本無則字誤天下有也藏本同今本有上有無字校此當有而務無易之事藏本同今本易作益誤貨賂不行藏本同今

本行下有者字誤 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藏本同今本於作則 暴者作義暴當下文暴人在位日仁暴者皆同 故不爲能活餓者也藏本同今本爲能作能爲誤下文亦當云不爲能富民者也 知道虛聖以說民藏本同今本無知字聖作惠皆誤 法省而民訟簡簡當作薾在訟字上薾民也薾訟與弟子辯相對訟猶辯也 明主之法必詳盡事藏本同今本無盡字校此不當有 明主慮愚者之所易藏本同今本慮作操誤 以責智者之所難以當作不 故智慮力勞不用當作故智不勞力不用 貴者爵尊而官大也藏本今本貴下有臣字 官爵受功句有誤

八經第四十八此篇多不可通 智力不用藏本同今本力作術誤 然後一行其法句絕 禁誅於私家禁誅連文也姦劫弑臣云以禁誅於已也外儲說右

云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皆可證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藏本同今本功作公桉句有誤未詳不中則在過藏本同今本在作有中君盡人力藏本今本人下有之字不斷則事留絕句自取一三字逗下文聽法云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即此句之義則毋道墮壑之累藏本今本則上有聽字無道字桉句有誤諷定而怒藏本同今本而下有不字桉句有誤未詳是以言陳之曰藏本同今本曰作由桉曰當作日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徵藏本同今本不重成敗桉謀下當有脫文事智猶不親智當作至則君神則下盡藏本同今本不重君神桉句有誤以為同者劫藏本同今本下有異字誤以權籍不失籍讀為藉下同結誅親暱重帑藏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其皆誤桉帑讀為孥下同則姦充塞矣藏本同今本充作宄忍不

制則下上藏本下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而名實當則徑之而上當更有誅字徑者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生者不誅也害事者實不當也死者誅之也傷名者名不當也則行飲食者以飲食行其誅也不然者不行飲食也而與其讎者以所誅與其讎也故曰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曰易藏本不重詭字今本作緊棲句有誤未詳醫易功而賞功藏本同今本作均誤王渭曰易當作見生於內則治自此下皆未詳也其故國治而敵亂藏本同今本其作是棲句有誤卽亂之道藏本重之字今本作亡之棲句有誤行參必拆藏本拆作折是也下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藏本同今本徵作微棲句有誤誅毋謁而罪同藏本同今本毋謁作罰誤重官以懼遠使藏本今本官作言設諫以綱獨爲王渭曰諫讀爲閒深一以敬衆心藏本今本敬作警知避罪以止

威（藏本今本知下有罪字王渭曰桉句有誤）陰使時循以省衰（藏本同今本衰作衷誤）

是以喜見則德償（償當作瀆）相誨以和（句有誤）百人然乎（句有誤）

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衍即收之誤耳王渭曰句絕）說

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

臣（以上皆有誤）衆諫以效智故（藏本同今本無故字誤）今符言於後以

知謾誠語（藏本同今本無語字桉句有誤未詳）故奉重無前則徵多（藏本同今本重奉重無前四字桉句有誤）任事也無重（藏本同今本也作者桉依下文當作者）然則

民無榮於賞之內（王渭曰句有誤脫）而務賦紋之政（紋字有誤未詳所當作下同）

不聽則謗主（主當作生）信賞罰以盡民能（藏本同今本無民字桉不

當有

此之謂有國之道也下脫題上事未詳

卷第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不法常可藏本同今本可作行誤

堯之王天下也有藏本同今本無有字桉當云堯之有天下也李斯列傳可證

股無胈胈當作胈

非疏骨肉愛過也藏本同今本過下有客字桉疏下當有客字

爭土橐藏本同今本爭上有重字桉未詳

古者大王大當作文

鐵銛矩者及乎敵藏本同今本矩作距誤桉當作短

皆先王兼愛天下藏本同今本皆下有稱字桉句有誤

則視民如父母句有誤

子必不亂也藏本同今本子下有未字王渭曰當有

而仁義者一人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爲字誤桉一人仲尼也

誠易以服人藏本今本誠上有勢字桉句有誤

而勝務行仁義藏本今本無勝字桉字有誤

而以勢之凡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

棪勢上當脫服字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下有脫文盜跖不掇李斯列傳
引掇作摶必害手則不掇百溢藏本同今本手則作則手誤法莫如一而
故藏本同今本故作固誤知友辱隨仇者藏本同今本友下有被字誤謂之賢
藏本今本謂上有則字誤賢能之行藏本今本行下有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十五
字而忘兵弱地弱之禍藏本今本下弱字作荒而功公利滅矣藏本
今本無功字而諸先王王當作生以文學藏本同今本學下有取字棪依下文當有故
行仁義者非所譽王渭曰句絕譽之則害功王渭曰爲一句下文非所用句
絕用之屬下同此例文學者藏本同今本文上有工字棪何有誤未詳而人主兼也舉
匹夫之行藏本今本無也字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云厶

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說文云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爲有政

如此有字當衍而於游學者日衆藏本今本無於字若夫賢良貞信

之行者良字當衍上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不欺之士者藏本同今本不

上有貴字亦無不欺之術也棲不下當有可字而不責其功藏本同今本功

下有焉字棲依上句當有而國貧藏本今本國下有愈字民耕者衆藏本同今本民作言

棲依下文當作言伐禁無用藏本同今本伐作必棲句有誤無先王之語王當作生

此與下文吏對則有仇讎之忠藏本同今本忠作患誤從者合衆强以攻

一弱也强弱當互易舉則圖而委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棲句有誤而

交大未必不有疏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王渭曰交當作敵則以外權士官

於內藏本同今本士作市誤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國利未立四字為一句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句有誤內政之有也藏本同今本有作脩誤朞年而舉句絕衛離魏為衡五字為一句而其境內之治藏本同今本而下有嚴字棱句有誤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內外當互易上文云而事智於外民之政計藏本同今本政作故棱句有誤皆就安利如避危窮如讀為而而完解舍解廨同字也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棱此皆有誤而致尊過耕戰之士藏本同今本致尊過作不貴誤其言古者古當作談上文云言談者為勢於外其患御者藏本同今本患作近誤聚弗靡之財藏本同今本弗作沸誤而倖農夫之利牟倖同字也

顯學第五十

有仲良氏

之儒藏本亘作梁按亘梁同字也有孫氏之儒孫孫卿也難三云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不可復生藏本同今本不上更有孔叢二字按當有按當有世以爲儉世下當有主字宋榮子之議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又天論解蔽皆云宋子漢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行無常議藏本同今本議作儀誤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藏本今本澤作宅立節參民藏本今本民作明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藏本今本主下有之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與處而智不充其辯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區治不能以必劒區他書又作歐磬不生粟磬下當有石字夫禍知磬石象人按禍知當作知禍此以知禍與下句不知禍相對也夫嚴家無悍虜李斯列傳引悍作格用人

不得非 藏本同今本得下有爲字 一國可使齊 五字爲一句 爲治者用衆而舍寡 藏本同今本者作也誤 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 王渭曰此皆有誤 以仁教人 藏本同今本仁下有義字校依下文當有 故善毛嗇西施之美 藏本嗇作廧是也今本作嬙誤校左傳昭三年釋文云嬪廧本又作嬙哀元年妃嬙本又作廧嬙在說文新附 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 藏本下秋字與上歲字互易是也今本二秋字皆作歲誤戰國策云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 括耳 藏本括作栝校當作聒 儒釋辭曰 藏本今本釋作飾今本儒下有者字校句有誤 不道仁義者 者字當衍 而以爲貪 藏本同今本以下有上字 覽內必知介而無私解 藏本同今本必知介而無私解作教戰陣閱士卒誤校境內必知者八說云此其臣有姦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是其義介當作分分

而無私者制分云云宜務分刑賞爲急又云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下當有脫文 夫求聖通之 此下至末乾道本缺藏本復有土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今本同未詳所出也

卷第二十　忠孝第五十

一　有曲於父 藏本同今本無於字誤 豈得利焉哉 藏本同今本焉哉作哉焉誤 雖眾獨行 王渭曰雖當作離四字爲一句 數出於無用者 藏本數作教校依上文是也 不可以恬淡之人 藏本同今本無之人二字校此不當有 誹謗其君者也 藏本同今本誹上有是字校依上文當補 知謂不孝 藏本謂下有之字是也今本謂作其誤 天下此賢之 藏本今本無此字 不足以禁 藏本同今本不上有罰字校依上文

當補此二者藏本同今本二作三天下太平士藏本今本士上有之字桉平當作上見下

文天下太平之士平當作下見下文不可以爲刑禁也爲字當衍諸

侯言從者曰侯字當衍是以三王不務離合句絕而止五霸不

待從橫句絕止字當衍卽五之形近而複誤耳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九字

爲一句

人主第五十二

左右太威也藏本同今本威作戚誤當

使虎豹失其爪牙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賢用能之士進藏本今本無用

字以主之明塞矣藏本同今本以作而人二字桉以當作而而蔽愚不肖之

患也藏本同今本蔽下有於字

飭令第五十三桉此篇皆商子靳令文

行法曲斷曲當作由以賞戰三字爲一句見商子厚祿以周術藏本今本周作用桉

句誤
有行都之過藏本同今本作國無姦民物多者眾藏本同今本者作未桉依商子是也則震不怠震當作農見商子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桉成讀為盛戚當作成亦讀為盛商子斬令作盛去強作成則治見者省言有塞見字當衍有當作者商子作則治省言寡必當桉當當作富見商子其能勝其害王渭曰此以下皆當依本書用人改正桉用人云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而道壞餘力於心道壞用人云莫壞莫負乘宮之責於君乘宮用人云乘官使明者不相予用人云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爭句絕言此謂易攻此五字皆涉上文而衍上不愛民民死賞藏本同今本死上有不字桉此當有利出一空者空讀為孔輕者不至至藏本同今本不重至字桉此不當有

心度第五十四

喜其亂藏本同今本無其字

誤

王之者也藏本今本者作本校當作自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天字當衍王渭曰亂字當更有賞字衍必塞塞字有誤未詳而難致而力者藏本今本無下而字桉當作其與世世宜藏本今本與世作治與世知維之以刑藏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誤桉知讀爲智下當有而字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治衆二字誤未詳所當作故聖人之治民治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桉此字衍而禁與能變藏本同今本能作治誤能越力於地者越當作趨下句能起力起亦當作趨强不塞者王句有誤故王道在所聞藏本同今本聞作開桉當作閉下文云能閉外塞私而治立者削治當作始敵適於不亂之術藏本今本無敵字桉當云道於不可亂之術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夫當作大

而可以至乎合行禁止於天下者也天字當衍分爵制祿則法必嚴藏本今本制祿作祿制情莫不出其死力藏本同今本情上有人字誤上賞好惡藏本今本賞作掌有持以異爲分異字當衍是何其法通乎人情藏本同今本何下有也字然則去微姦之奈何藏本今本之下有道字校非也此當衍之字其務令之相規規讀爲闚與下文互見其情者也句有誤理不得相闚理當作里姦不容細句絕私告任坐使然也七字爲一句不用譽則毋適藏本同今本則無適作而得人之情誤校適敵同字也雖知藏本今本雖作難過刑之於言者刑當作形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藏本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貳乎貳實故有所至藏本同今本實故作故實校句有誤刑賞

之不分白也不分當作分不

韓非子識誤卷下

董慎行校

# 韓非子識誤跋

韓子各本之誤近又得其二事外儲說左下兩云孟獻伯孟皆當作盂盂者晉邑杜預云太原盂縣者是也獻伯晉卿盂其食邑以配謚而稱之猶言隨武子之比矣說疑云楚申胥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矰丹姬事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曰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時已刊成補識於後己卯孟陬廣圻又書

